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特雷莎·巴蒂斯塔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I777.4
5
3

特雷莎·

巴蒂斯塔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文华 音伦 忠亮 译

0395566



责任编辑：杨勇翔　常勤毅
封面设计：李　欣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

yanjuan le ji nu shenghuo de teleisha badisita

〔巴西〕若热·亚马多　著

文华 育伦 忠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4 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9 550

ISBN 7-5317-0094-8/I·95　定价：2.75元

（本书印装质量如不合标准，请读者直接向承印单位联系调换，其寄书所付邮资，均由承印单位负担）。

PDG

这个平凡无奇的故事，
叙述了特雷莎·巴蒂斯塔一生：
瘟疫、饥饿、死亡和搏斗，
更重要的，它体现了爱情。

让你的躯壳更坚硬些吧，
让它可靠地保护你的柔情，
而柔情——
恰似那湍湍流水，
冲破险阻，无往而不胜。

——安德列·巴伊：《您爱蜗牛吗?》

内容提要

美丽、善良的少女特雷莎·巴蒂斯塔被黑暗社会所逼，论为酒吧招待和妓院妓女。但这位“青铜少女”没有沉沦，不甘堕落。她忠于爱情，嫉恶如仇，乐善好施，成为反抗社会罪恶的妓女大军中一位斗士。

作品生动，细腻地刻划了她多情而坚贞、温柔而勇敢的性格，描述了她饱含血泪的生活经历。

本书是巴西当代作家若热·亚马多颇为得意的作品。

1

塞尔希培州首府阿腊卡茹的港口码头旁矗立着“梵蒂冈大厦”，特雷莎·巴蒂斯塔将在这幢大厦里的“快乐的巴黎”酒吧首次登台献艺。彩绘海报配以夸张的字句宣传已久，但此时此刻却偃旗息鼓，演出一拖再拖；因为这位明星不得不镶复一颗假牙。首场演出推迟，这自然给人称懒汉弗洛里的酒吧老板弗洛里安诺·彼雷列带来不少损失，然而身强体壮的弗洛里经受了这场命运打击，表现得颇为坚强。他没有象类似情况下常见的那样，既不怨天，也不尤人。

把特雷莎·巴蒂斯塔引见给弗洛里的是卢鲁·桑托斯博士。不错，“博士”这个称号仅仅在穷人中间叫叫而已，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包揽词讼的人——没有证书的律师。可是他在全塞尔希培州颇有名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作为辩护人在法庭常发表雄辩的演说，善写辛辣讽喻的诗歌，说话刻薄挖苦。

酒吧里座无虚席；大厅里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午夜爵士乐”演奏个不停。顾客们不紧不慢地饮着啤酒、鸡尾酒和威士忌。“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花费不多即可在‘快乐的巴黎’寻欢作乐”——城内比比皆是的广告牌上这样写着。所

谓的"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指的是商铺店伙，机关官员，大学生，推销员，以及诗人若热·萨拉伊瓦和青年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其中一些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些人则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固定的年龄；更有甚者，个别人竟把"风流子弟"的年龄延长到了六十岁开外。懒汉弗洛里是个身材不高、能说会道的混血儿。为了萨姆巴舞皇后的首场演出，他下气力准备得格外豪华隆重。他不惜工本，力争让特雷莎在"快乐的巴黎"的首次登台成为经久难忘的大事。实际上，事情也不可能不如此。

2

首次登台前夕，特雷莎举止如常，行动相当自若。不错，开头她确实手脚有些慌乱，不过她尽力掩饰了过去。她坐在大厅角落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边，一边等待化装更衣，一边同桑托斯闲聊，听他用尖刻的语言介绍酒巴的顾客。她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至于这个讼棍，则无人不识。

尽管大厅内灯光暗淡，座席又隐在大厅深处，特雷莎超俗的姿色仍难逃众人的眼睛。桑托斯先生让她注意看一张桌子，那里有两位脸色煞白的青年在喝鸡尾酒。

"诗人在看你，特雷莎，连眼睛都看直了。"

"什么诗人？是那个年轻些的？"

面无血色、呈现病态的年轻人从桌旁站起，举杯敬祝特雷莎和律师身体健康，他手按心窝表达友好、忠诚的感情。桑托斯指夹雪茄，挥手答礼。

“若热·萨拉伊瓦。是个世界规模的天才，伟大的歌手。遗憾的是他不久于人世了。”

“他有什么病？”

“肺结核。”

“他怎么不治？”

“治？他是在慢性自杀。整宿整宿不睡觉，酗酒，生活散漫。是全塞尔希培州数一数二的荒唐放荡的花花公子。”

“比您还厉害？”

“若同诗人相比，我算得谦谦君子哩，只是稍稍喝几杯啤酒罢了。他却不知节制，好象希望早死。”

中歇了几分钟的爵士乐——乐师们每人喝了一杯啤酒——重新如痴似醉地狂奏起来。年轻诗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来见特雷莎和桑托斯。

“桑托斯，我的兄弟，把我介绍给黑夜女神吧。”

“我的女友特雷莎——这位是诗人若热萨拉伊瓦。”

诗人吻了吻姑娘的手。他已经有些醺醺然，可是眼里流露出的却是悲哀情绪。这悲哀情绪同他那放荡不羁的举止和故作玩世不恭的态度非常不谐调。

“您怎么美到这般地步！真的，三位美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您的艳丽、娇媚。我的仙女，我们跳舞去，好吗？”

去舞池途中，诗人萨拉伊瓦走到自己座位前略停片刻，喝干了剩余的鸡尾酒，顺便把特雷莎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画家，欣赏欣赏神仙般的模特吧！她真配得上拉斐尔和提香的手笔。”

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凝睇呆望特雷莎：多么令人神往的容貌啊！特雷莎矜持地淡淡一笑：她的心已沉静得犹如古

井之水，不易激起波澜，对这类饱含欣羡的目光已经完全无所谓。彻底安下心来之后，她学会了控制自己。

特雷莎和诗人翩翩起舞。青年苍白似蜡的额角沁出颗颗汗珠，虽然他怀中拥抱的是最华贵、最轻盈的舞伴。特雷莎的听觉敏锐，连鸟鸣的旋律都分辨得出。舞蹈，她得到了博士的真传，跳得堪称美妙绝伦。跳起来她如痴似迷，半眯着眼睛，把世上的一切都置诸脑后了。

"如此说来，萨姆巴舞的耀眼明星就是您？弗洛里的广告简直是长诗，您可知道？当然，您哪能顾得上这些——您的义务只是当个绝色美女。我看到预告您首场演出的海报时，不禁问自己：若热·萨拉伊瓦，你一向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么你告诉我：这个懒汉究竟怎么了？是什么使他一跃而成了诗人？现在我能够回答了，而且不仅能回答，还能够写出几十首，几百首长诗来赞美你！不，我不会落在弗洛里后边的！"

他本打算不停舞步马上即兴作出几首赞美诗，若不是紧贴他们身边爆发一场纠纷，继而酿成真正的殴斗，他无疑会这样作的。

一对舞伴紧紧偎依一起，脸儿贴着脸儿，旋转个不停。男的——是个商品推销员，这从他那华丽衣著——风度翩翩的运动衫，五颜六色的花纹领带——就可以猜出，更不必看他那闪着宝石光泽的头发了。他伏在阅历不深、模样可人的胖姑娘耳边发誓许愿，从这个行为上也可看出他的身份。姑娘似乎在兴趣盎然地倾听商品推销员的甜言密语，艳羡他的豪华奢侈，优雅脱俗的举止，然而惊悸不安的眼睛却泄露了她内心的恐慌——她的目光死死盯在入口的大门上。猛然间，

她发出一声惊呼：

“哎呀！里包利奥来了，我的天哪！”她急忙挣脱出舞伴的怀抱，打算逃开，可是她意识到此时已无处藏身，吓得两腿发麻，失声痛哭起来。

那个一出现就吓得姑娘魂飞魄散的里包利奥——有三个同伙随行——是个细高挑儿，身着黑色服装，眼泡虚肿，头发稀疏，溜肩膀，松嘴唇——总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夸是个美男子。他进来时脸色阴沉难看得好象刚刚参加完葬礼回来。里包利奥走下舞池，停在姑娘面前。接着传出了他那难听的鼻音：

“原来如此啊，窑子娘们儿。你不是到普罗普里亚去看生病的母亲了吗？”

“里包利奥，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闹事。”

诗人对发生的事毫未在意（受辱的绿帽子在酒吧寻衅闹事，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继续跳舞，想把舞伴引开得尽量远些。“啪！”——忽然传来一记耳光声，这声音清脆得连爵士乐都未能压过它。特雷莎恰恰在细高挑儿汉子掴姑娘耳光时止住了脚步，她听见那难听的鼻音正重复她从前听惯了的话语：“母狗，你得学会尊重我！”声音不同，但语句一模一样，连耳光的响声也相同。

眨眼间，特雷莎挣脱了诗人萨拉伊瓦，扑向里包利奥。

“动手打妇女——算不得什么男子汉，只能算是败类！……”她挺身站在拳头高举的细高挑儿面前。“对败类，我犯不上动手去打，我只能往他的脸上吐唾沫。”

说着，她果真唾了一口。特雷莎小时候常玩捉强盗游戏，同顽皮的男孩子交锋打仗，锻炼有素，吐得百发百中。可是，

这一回因为对手身材过于高大，竟偏离了目标——瞄的是细高挑儿那只挂满眼屎、淫荡乜斜的眼睛，但唾沫却落到了他的脖子上。

"窑子娘们儿！"

"你若是个男子汉，就打我试试看。"

"我马上就满足你，小窑姐。"

"你打，给你打。"

她并没有等待挨打；她猛然一脚向里包里奥的小腹踢去，可是又没有踢中——这个细高挑儿长的不是腿，简直是一对高跻。特雷莎失去平衡；细高挑儿的一个同伙趁此机会从身后搂抱住姑娘，握紧她的两手，扳过她的脸去承受大个子的毒打。里包利奥蛮狠地一拳打下，打得特雷莎的嘴唇皮开肉绽。

诗人萨拉伊瓦扑向这个卑劣之徒：他竟然胆大包天，企图毁坏萨姆巴舞的灿烂明星。于是三个人在地板上滚成了一团。特雷莎迅疾地一跃而起，向里包利奥唾了一口。这一次命中了敌人的脸面，从她嘴里飞出了一团又粘又稠的血痰，而且带着一颗被打掉的牙齿。交战双方都来了援军：一方是受辱的绿帽子的同伙，另一方是气得咬破嘴唇的画家奥古斯托和商品推销员。后者的过份小心险些使他丢下女伴，让她听天由命。不相识的姑娘却干出了本应由他来干的事。于是，他热血上冲，不顾一切，甚至冒着可能暴露自己的风险，只希望挽回同行们对他的尊敬。他奋然投入了战斗。爵士乐继续轰鸣，可是一双双舞伴却逃离舞池，让给了交战双方。有一位顾客爬上餐桌，手挥钞票，大声喊道：

“我出二十个克鲁赛罗[1]作赌注，押在姑娘一边。谁敢应战？”

特雷莎一把抓住高个子的稀疏头发，拽下来一绺。细高挑儿企图报复——打算用铁拳打下她另一颗牙齿。可是，她灵活机警，勇敢而又大胆，一闪身就躲开了他。她跳来跳去，跳出种种神奇莫测的舞步，一边继续向敌人脸上吐唾沫，伺机给他一下新的打击。

当战斗正酣时，赶来了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同印第安女人生的混血儿。他双臂肌肉发达，晒得黝黑，面孔被海风吹得皲裂粗糙。他在一旁欣赏特雷莎的纵跳，口中高声品评说：

“至圣至洁的圣母啊！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见过比她更灵巧的打架女人哩。”

恰在此时，大厅里出现了两个警察，他们是被吵闹声惊动来的。看来他们是认得里包利奥一伙的；他们高举橡皮棍径直奔向了特雷莎，显而易见想教训教训她。

“扬桑，我来了！”混血儿威风凛凛地大喝一声。甚至如今仍然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喊“扬桑”这个名字：或许他是用这位最勇敢无畏的异教女神的名字来称呼特雷莎，也有可能他是在祝祷神灵，说他，让努阿里奥·热莱巴，作为坎多姆布莱[2]的祭司，将要参加战斗了。

他果然出手不凡，干得漂亮极了——两个警察东倒西歪，接连应声跌翻在地。他及时阻止了细高挑儿的一个同伙用皮

---

① 克鲁赛罗——巴西的本位币名。

② 坎多姆布莱——巴西黑人举行宗教祈祷典礼的场所，典礼进行时伴有各种舞蹈。——原注

鞋跟踩践诗人萨拉伊瓦的脸。诗人手无缚鸡之力，心里却空怀鸿鹄遐想。此时他已经默默无声地躺卧在临时变成的战场之上。混血儿犹如一阵骤雨、台风，转瞬间便把诗人拽起，随即重又投入战斗。警察也正是在这时重整旗鼓，再次奔来的。

巴伊亚的萨姆巴舞皇后在那天晚上终于未能如期首场演出，然而她在阿腊卡茹舞台上的第一次出现仍然是令人久久难忘的。牙科医生雅米尔·纳雅尔——就是那个出二十个克鲁赛罗作赌注的人——给她镶复了一颗金牙，不肯收取任何报酬。他技艺高超，事后不久便把金牙给特雷莎镶到了被细高挑儿的铁拳打得皮开肉绽的上牙床上面了。

3

弗洛里已经把一切整顿就绪，可是，重定特雷莎在“快乐的巴黎”首场献艺的新日期，这却要取决于牙科医生。人们等待这一天都有些不耐烦了。纳雅尔在精心地医治，他说:“凡是涉及黄金的活计，不管具体是什么活计，我亲爱的懒汉，都要求有技艺、耐性和时间。至于装点美妙绝伦的小嘴的金牙，那就更不在话下：这颗牙决不许作得马马虎虎，匆匆忙忙，草草率率——这是件精巧、细致的活计。”弗洛里催促他说:“你列举的理由，亲爱的医生，我全明白。不过，还是得请你动作快些，可不要偷懒。”与此同时，弗洛里尽一切努力，更加大吹大擂、着力渲染，到处宣传这次首场演出。

特雪莎把服装穿戴整齐，采排预演。这套服装是一个破

了产的杂耍班子遗留下来的：缠头巾，镶皱边缘饰的舞裙，胸前系扣的短上衣。穿上它，身体的绝大部分都裸露在外，可是这又何必呢？脸色阴郁不乐的弗洛里危襟正坐在钢琴旁，这就足以拒追求者于她的周围之外了。他防备的追求者是诗人墨客，间或还有法律界的那位人士，而更须戒备的则是那个牙科医生。除了狡猾多智以外，弗洛里还表现得坚韧不拔，他甚至学会了遇事忍耐：不管怎么说，他是酒吧老板，又是明星的保护人，还有谁能处于比这更加有利的地位呢？……

人人都爱上了特雷莎。卢鲁·桑托斯爱得也不比旁人轻些。别看这位律师柱着拐杖，还带有其它毛病，他却是个远近驰名的不可救药的登徒子。特雷莎俘虏了所有周围的人。诗人萨拉伊瓦公开宣布他的爱慕之情，抒情诗的洪流滚滚涌来，特雷莎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源泉，鼓舞他写出了最优秀的长诗，创作出整整一组诗歌——《青铜姑娘》：这是他给特雷莎取的雅号。牙科医生纳雅尔本是阿拉伯人血统。他情火中烧，热血沸腾。当他给特雷莎镶复金牙，围着姑娘张开的嘴巴团团转时，他真满心想使她得到幸福。画家那双天兰色眼睛时刻离不开特雷莎，眼光满露出深沉的痛苦。他默默地给她写生。奥古斯托在劣质广告纸上画出的这些水彩画是特雷莎的最初几幅肖象。其他许多肖象，都是他凭记忆画出的。只是数年之后，在巴伊亚特雷莎才同意到他在里奥维尔米里奥的画室里给他作模特，这幅画后来荣获了奖金。画面上的特雷莎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是一位体态婀娜多姿、风华正茂的绝色女人：巴伊亚式缠头巾，前胸半袒的带花边的短上

衣，带皱边缘饰的花哨舞裙，裸露的大腿，闪闪发亮的小腿肚。

无论对于那一类追求者，特雷莎都是以玩笑待之，亲切温和，感谢他们对她的关怀爱戴和馈赠给他的礼物。她一直寻觅的是真正的依恋之情，而这种真正的依恋需要有真正的人的温暖。要寻找到它，真是谈何容易，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她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工作便是当一个女佣（也许用“女奴隶”这个词更确切？），不然的话就得当陪伴各种男人过夜的妓女———开始是受恐惧所迫，后来则是单纯是为了尽量赚钱糊口度日。所以今天无论是狡猾的弗洛里，处处陪小心的牙科医生，言词锋利的卢鲁·桑托斯，还是沉默无语、目光敏锐的画家，以及诗人——他们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拨动她的心弦，都不能点燃她心底的死灰。

她不久前才到此地，在老阿德里安娜开办的寄宿公寓里租赁一个房间（经由卢鲁·桑托斯介绍）。她还受到阿腊卡茹最漂亮、最豪华的妓院女老板维涅兰达的聘请。从举止行动、穿绸裹缎，足着高跟皮鞋等情况看，维涅兰达的年纪绝不会象她隐藏起来的出生证注明的那样大。特雷莎还是个小女孩时就从上尉口中听说过她的名字——当时维涅兰达风靡于阿腊卡茹。卢鲁·桑托斯是她的妓院的常客，他还可能了解特雷莎的往日经历。维涅兰达从他那里得知特雷莎到来，便亲自登门造访，当面同她谈判条件。

维涅兰达打开扇子，坐下身来，使眼色支开好奇得要死的老阿德里安娜。

“你原来比我听说的还要美，”她这样开始了谈话。

接着，维涅兰达把自己的妓院描绘了一番：殖民地时代建筑的宽敞的独门独院，淹没在浓密的树荫之中，位于地段中央，四周围有高墙。特雷莎在那里可以结识热尔特鲁捷太太。这是位法国人，她用在此地赚的钱在阿尔萨斯购置了房屋、土地；如果上帝垂怜开恩，她打算明年回国出嫁成家，生儿育女。维涅兰达讲完，莞尔一笑。特雷莎答道：

"这种生活，我经历过。我不隐瞒，一旦需要，我还会重操旧业的。可是，目前我不缺钱用，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说不定，有朝一日……"特雷莎的谈吐表明她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学过上流社会的交际礼仪。

"你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有阿腊卡茹的优秀名流光顾。"

"我已经听说过。但是，当前我对此不感兴趣。请原谅。"

维涅兰达面呈不悦神色，用牙咬了咬扇柄。这个新来乍到的小妞自有其独特的美——对于那些牙齿即将掉光和镶着满口假牙的主顾来说，这可是个勾魂摄魄的诱饵；她能让更多的金钱滚滚流进钱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

"如果有朝一日你下了决心，只要告诉我一声就成。随便哪个人都能告诉你上哪儿找我的。"

"谢谢你。请再一次原谅我。"

走到街门门槛时，维涅兰达回转身来说：

"你知道，我非常熟悉船长。他曾是我的主顾。"

特雷莎脸色登时阴沉下来——仿佛暮色一下子笼罩了这座城市。

"什么船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

"啊！不认识？"维涅兰达咯咯一笑，便转身离去了。

4

不，谁也触动不了她的心。内心的事——该怎样理解，怎样解释呢？

阿腊卡茹如此庞大，那个巨人在哪儿闲逛呢？就是那个来自天高水阔处，经受海水洗浴、海风吹拂的黑黪黪的混血儿，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单人独骑，一边笑嘻嘻，大声呼唤在场的人和不在场的神灵，一边轻而易举地结束了酒吧里的这场混战。看来他是节日角斗场上的能手。警察局的密探刚刚拔出手枪，企图恫吓，弗洛里马上拉下了电闸——黑暗之中难道能够找到罪魁祸首？既然如此，就是说谁也没有罪过。混血儿当即灵巧地夺下密探的手枪，若不是密探跌翻在地，碰破了嘴脸，那么不必去找说谎鬼就可以说：让努阿里奥·热莱巴并没有动手动脚，完全是彬彬有礼地缴下了他的枪。特雷莎就这样认识了让努，二人一见如故，犹如多年旧交一般。

灯光一灭，混战更加如火如荼。在场的很多人不等邀请，立即投入战斗，目的仅仅是松动一下筋骨。可惜此景不长，他们连身子都未来得及暖和暖和。"警察！"——街上猛然有人喊叫，混战者立刻跑散得无影无踪，谁也不肯傻等警察援兵的到来：混战当中早有一个密探跑出去求援了。黑暗中，特雷莎只觉得有人把她从地板上拉起，抱着她跑下楼梯，来到街头；他们绕过一个个街角，穿越一个个胡同——她就是这样偎在满身盐味的巨人怀抱里完成了这次默不作声的旅行。最后，在

一条街道的僻静拐角处，她被放下地面，站稳脚跟。这儿距离“快乐的巴黎”已有好几个街区。站在她眼前的是——满面笑容的混血儿。

“我叫让努阿里奥·热莱巴，愿意为您效劳。在巴伊亚，若提起帆船船长热莱巴，人们会更熟悉。不过，爱我的人，都简短地称呼我——让努。”

说着，他微微一笑。他的笑容使整个世界都好似充溢着喜气洋洋的光辉。

“我把您从混乱里带出来，好躲开警察。要知道，各地的警察全是些畜牲。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一样。”

“谢谢您，让努，”特雷莎回答说。

爱情不能出焦，不能购买，不能用刀子抵住胸膛来威逼，然而逃避爱情也是徒劳的：它总是自动地降临在头上。

见到他，特雷莎不禁联想起另一个人——张张熟悉的面孔。那又究竟能是谁呢？按职业，让努来自海上，是一艘渔船的船长！他停靠的港口是巴伊亚，是诸圣湾和帕拉古阿苏河的水面；他那艘取名“海洋之花”号的小船留在市场山坡港下锚停泊了。

他来到此地，来到阿腊卡茹几乎事出偶然：他决定帮助一位朋友——“温塔尼亚”号大艇的船主。这位船主的一名水手在大艇启航之前突然病倒，可是开船时间已不容耽搁：东家火急催促，丝毫不准延期。这艘大帆船船长卡埃坦诺·贡扎是让努的至交，称得起是老大哥。危难之中他求上门来，作为朋友理应救援一把，不然还算是什么朋友？让努驾驶自己的小船离开巴伊亚市场山坡港——转港途中十分顺利，清风拂面，简直不是在航海，而是象畅游一般。他们昨天夜里方

才到达，在阿腊卡茹逗留的时间刚刚够把烟草包卸下和把新货装上，以便此行获利更丰厚些。还剩有几天，就是说可以寻欢作乐一番。老大哥累跨了，留在船上未动。让努上岸来，想跳跳舞——这是他的嗜好。结果非但没跳成舞，反倒卷进了混战，而且是一场什么样的混战啊！

现在他们信步而行，没有固定的方向，也不考虑时间的迟早；城里还应该有不曾打烊的酒吧，可以到那儿去喝上一口美酒，庆贺一下胜利，也祝贺一下相识——他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漫步街头，他——不断地讲啊讲；她——侧耳细听；她在听潮汐的奔腾咆哮，海风扑打帆樯的呼号狂啸，海浪冲刷贝壳发出的阵阵喧笑。特雷莎对海洋陌生得很，她破天荒第一次这样近地靠近海洋。在阿腊卡茹海湾，在城外，感受到身侧这位来自海上的人左右摇摆的步伐，眼望他经受风吹日晒、饱经风暴锤打的胸膛。让努点燃起泥烟斗；海上的一群群游鱼，遇难的船只，黑色的章鱼，银色的电鱼，从世界另一方驶来的轮船，马尾藻原野。

“原野？海上有原野？这怎么可能……”

附近某处传来了律师的喊声和拐杖的得得声：

“喂！在那边的是你们吗？等等我！”

卢鲁·桑托斯到处寻找特雷莎，担心她误陷里包利奥或者警察布设的罗网。他熟知阿腊卡茹的所有小酒馆，把他们领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去喝卡沙萨酒。特雷莎略略沾唇便放下了酒杯，因为她不习惯喝这种饮料，尽管酒是优质的，甚至有点儿马德拉酒的味道。律师在小口啜饮，津津有味地品尝，似乎是在欣赏头等的蜜酒，陈酿葡萄酒，核列斯酒或法国白兰地。让努船长却一饮而尽：

"再没有比卡沙萨酒更孬的酒了；谁若喝它，会发昏变傻的，"说完微笑着请求再给他斟一杯。

诗人萨拉伊瓦打算拉卢鲁·桑托斯到蒂吉尼亚的寄宿公寓——据他说，这是最理想的度过残夜的地方。为特雷莎的命运担忧的讼棍谢绝了邀请。于是，诗人只好独自一人一边咳嗽着一边朝那里走去。

又喝了几杯卡沙萨酒之后，他们分手了。卢鲁·桑托斯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打算把特雷莎一直送到住所，因为里包利奥是个下流坯，与警察局的密探素有来往，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同他牵连上。她透过车窗又一次望见了他，让努船长。船长正迈步走向桥头，大艇就停泊在大桥附近。海员披着一身朝霞的颜色，他的身影逐渐溶化进朝霞里了。

她同卢鲁·桑托斯告别了——说了句："非常感谢你，我的朋友！"当独自一人呆在家里时，她马上回忆起了这个船长究竟象什么人：他使她想起了博士。其实，这两个人之间毫无相象之处：一个白皙，文雅，富有，学识渊博；另一个是经受海风吹打的黝黑的混血儿，贫穷，文化水平也不甚高。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

让努船长答应前来接她去参观港口、大帆船"温塔尼亚"号和欣赏城外的海潮。他在哪儿呢？为什么不恪守诺言？

5

在沉入梦乡的城市，在空旷无人的海港，孑然一身，凄凉满腹的特雷莎正等候着让努。也许，他不能来了——忙得

不可开交还是生病卧床了呢？不过，他满可以派人送来个字条儿呀。他许诺天晚之前来接她，想请她到大艇去吃按巴伊亚方式烹制的辣味炸鱼——“用植物油炸鱼，这是我的拿手好菜！”——餐后，他们再一道去欣赏海景、波涛、潮声。到那边，在港湾入口外面，可以望见真正的大海，那可不象这个小河套子。科津吉巴河是条美丽的河流，这无可挑剔，它平静，宽阔，环绕着椰树岛，而那边的海上——是大型帆船和小型货轮的锚地；大海——你即将看到——完全是另一派景色，简直无与伦比。啊，大海！这是无际无涯的通衢大道，它拥有不可遏制的威力，忽而展现狂风暴雨的壮观，忽而——当微波荡着涟漪，悄悄亲吻沙滩时——显示出一种热恋者的柔情。他没有来，为什么？他没有权利把她当成一般的女孩子来对待，要知道，她并没有纠缠不休，强求于他。

昨天夜里，在帝国桥头他用手指摸了摸她那受伤的嘴唇，想搞明白挨打之后确实不曾留下痕迹——只是牙齿尚未镶复。让努的举动没有超出轻轻触摸的程度，然而这已足够令她象触电一般浑身颤栗了。他没有用一个个热吻来检验她的嘴唇是否愈合，反而急忙把手缩回，似乎被特雷莎的湿润的朱唇烫伤了。他带给她一本里约热内卢出版的杂志，上面有关于巴伊亚的彩色图片报道。全景图上可以看到市场山坡港和“海洋之花”号帆船。它刚刚远航归来，船上的天兰色帆篷还张挂着。船尾处站着半裸着身体、缝补着裤子的让努阿里奥·热莱巴——对于特雷莎来说，他是让努；“爱我的人，把我叫做让努。”

特雷莎沿着前街走去，两眼搜寻着巨人的熟悉身影、他那海员的左右摇晃的步履、冒着烟的泥烟斗。从离“梵蒂冈

大厦”不远的老木桥上可远远望见灯光已熄的“温塔尼亚”号大艇的轮廓。船上没有任何响动；即使上面有人，那也已睡梦沉沉。特雷莎未敢靠近。可是，热莱巴船长在哪儿呢？这个海上巨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梵蒂冈大厦”的底层楼五颜六色，灯火辉煌——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兰的——这是“快乐的巴黎”在招呼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前去跳舞。也许让努正在那里玩乐，搂抱着某个女人或者港口的妓女狂舞，因为跳舞一向是他的嗜好，发生混战的那天晚上，正是为了跳舞他也到酒吧来的。若是有人能给特雷莎鼓鼓勇气，她就会跨过门槛，登上楼梯，穿过大厅，象里包利奥那样迳直走向舞池，满面怒容，双手叉腰，面带挑衅和嘲弄神情地站在把舞伴拥抱怀中的让努面前：嗅，先生，原来你就是这样到家里接我的吗？

弗洛里禁止她晚间到酒吧来——演出主办人希望在首场演出之前，特雷莎保持喧嚣一时的殴斗时的形象——人们所记得和议论纷纷的形象，如果她每晚都在这里出现，跳舞，谈话，那么酒吧的任何一个老主顾都不会再把她想象成发疯似地挺身而出、向里包利臭脸上吐唾沫的母老虎。应该只让大家在演出时才能重睹她的芳容——身穿带皱边的宽大舞裙、短上衣，头紮缠头巾。他们看不见肿胀的咀唇，豁开的牙床。

她用绣着红玫瑰的黑色披肩——博士送的最后一件礼物——蒙上头，向港口走去。

让努阿里奥船长，巨人让努——无影无踪，无处可寻。回家——这是她唯一能办的事：尽量忘却他，趁着为时不晚，用灰烬掩埋掉烈烈生焰的炭火，扑灭火舌。丧失理智的心啊！正当她看破一切，无事可令她激动，心静如水，与世无争，准

备安顿余生的时候，不听摆布的心却蓦地燃起了爱之火。产生爱情是容易的，在你无意之际，它却到来了。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手势都足以象烈火一样蔓延，烧烤你的胸膛，你的嘴唇；心爱的人很难一旦忘却，寂寥吞噬着她；爱情不是可以拔除的肉中之刺，也不是可以切除的肿块——爱情是一种撕碎心灵的不治之症。特雷莎裹着西班牙大披肩，一步步移回家中。她生来不轻易流眼泪，两只干巴巴喷吐火焰的眼睛失神地朝前望着。

有人匆匆地跟踪她。特雷莎以为这是个寻花问柳的男人，企图把她通过米老鼠秘密小门带进“梵蒂冈大厦”去。

“喂，女士，请等等。我有话跟您说。请稍候一下。”

起初，特雷莎本想加快脚步，但是来人那左右摇晃的步伐和惊慌不安的语调使她停了下来。从来人那忧心忡忡的表情，他身上发出的那种她曾在让努怀中嗅到的令人心荡神迷的气味——海的气味（尽管特雷莎对大海并不熟悉，仅是这几天从让努那快活的谈吐里才得知一二），以及被海风吹得粗糙的皮肤，她已经猜出了他是什么人，心中不免一阵发紧：莫非发生了什么祸事？

“晚安，女士，我是贡扎船长，是让努的朋友。他到阿腊卡茹来就是搭我的大艇，为的是帮我办一件事。”

“他病了么？我们约好见面，可是他没有来。我想知道他的情况。”

“他被捕了。”

他们并肩而行，“温塔尼亚”号大艇船主贡扎向她讲述了他设法打听到的情况。让努买了鱼、植物油、辣椒和茴香，——总之，购买了所有用料。他是位手艺高超的厨师，这

一天烹制的辣味炸鱼，更加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本领。晚上九点钟刚刚响过，贡扎在等待让努和特雷莎过程中曾品尝了一些。还是刚到七点钟的时候，让努就把煎锅放到炉火上，动身接特雷莎去了，临走时说半个钟头后就回来。从此贡扎就再没有见到他。起初，他并没有担心，认为让努准是同姑娘散步或者到跳舞场去了，因为让努一听见音乐，脚板就发痒。据贡扎讲，九点钟刚过不久，他盛出一盘辣味炸鱼，吃了几口，但是没有食欲——他已经开始不安了：他丢下盘子叉子，动身去找让努。直到走出很远才从一家啤酒店打听到朋友的下落。那里的小伙子们告诉他，说警察捉住了一个流氓（听一个密探说，是个最危险的人物），动员了十几个密探和警察才把他捆住；这个人可真是个机警灵活的角斗士，打伤了三、四个警察。这位大叔身强体壮，象位海员。被捕者是谁，至此已无可怀疑了。狂怒的警察们没有忘记那天夜里的殴斗。

"我已经到过警察总局，还打听过两个分局，谁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

唉呀！让努啊，你想想看，我还打算把你忘却，用灰烬掩埋烈烈生焰的炭火，扑灭燃烧我胸膛的火焰呢！我永生永世也忘不掉你！

6

午夜两点钟前后，辣味炸鱼终于端上了大艇船尾处的餐桌上——令人馋涎欲滴的辣味炸鱼哟！卢鲁·桑托斯格外爱吃鱼头，啧啧地吮吸着鱼刺。

"看来，正因为如此,先生,你的头里才有那么多脑汁，"熟悉科学真理的贡扎船长谈出自己的想法。"谁吃鱼头，他就能马上变聪明，这已是人人皆知，早已为事实所证明了的。"

在飞一般流逝过去了的几个小时里,"温塔尼亚"号大艇船主成了这个包揽诉讼的律师的热情崇拜者。特雷莎和贡扎驱车前去叫他，把他从床上唤起。卢鲁住在圣安东尼奥山岗上的一个带花园的简朴小房里。

"我知道卢鲁先生的住处,"司机夸口说。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全阿腊卡茹都知道律师的住址。

汽车喇叭声长鸣，贡扎也连连拍掌，应声出来回答的是一个女人疲惫、柔顺的声音。尽管夜色阑珊，可是他们一说出有急事，要从监狱救出一个人来，女人的声音马上变得更亲切了：

"他马上出来，不会耽搁的。"

果然，时过不久卢鲁就从窗口探出头来，打听说：

"谁在那儿，有何见教？"

"是我呀，卢鲁博士。是我，特雷莎·巴蒂斯塔。"她把卢鲁称为博士，用以表示对他妻子的尊敬。妻子的身影正在律师背后闪来闪去。"请原谅我的打扰。我是和'温塔尼亚'号大艇的船长一起来的，船长是他的朋友……"是啊，该怎么对他解释才好呢,怎么说她指的是在酒吧斗殴时大显身手、行动果断的巨人呢？"我觉得，你认识他……"

"是不是昨晚在'快乐的巴黎'教训警察和密探的那个人？"特雷莎很不好意思,可是卢鲁一提起酒吧的事相当得意。

"是，是他，先生。"

"请稍候，我立刻出来。"

几分钟后，卢鲁·桑托斯便走出门来；透过花园可以望见正在关门的女人身影。她温柔地叮咛说："当心点儿夜里的露水，卢鲁。"他坐着汽车，对司机说："走吧，吉安。"特雷莎开始叙述发生的事。贡扎说话不多。

"我告诉让努，老兄，留点儿神，密探比毒蛇还坏，报复起来不择手段。可是，这个老兄不肯听，他办什么事都真诚坦率。"

卢鲁呵欠不断，他仍没有完全从睡梦里清醒过来。

"没有必要一一拜访各个分局。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到上峰去，去见警察局长马努埃尔·里别伊洛博士。他是我的朋友。一般说来，他是个菩萨心肠的人。"

他完全肯定地描写了这位局长：精通法律，博览群书，富有文化教养，而且为人倔强，同他开不得玩笑，然而他不能容忍不公正和没有根据的侦察，当然这是指对待政治上的对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动也从不带个人色彩：在侦察反对派的，里别伊洛博士把它当作履行自己的职能。至于他的儿子，那更加无话可讲，他正创作着什么——是个日趋发展成熟的天才。

尽管夜已深沉，局长接待室里仍然灯火通明，窗上人影幢幢。警察局的士兵似乎仍在怀念他当强盗的往日，如今他背靠墙壁，显得无拘无束，在保卫着楼房入口。汽车刚一嘎然刹闸停稳，士兵眨眼间就挺直了身躯，手按手枪枪柄，摆出立正姿势。他一认出来者是卢鲁·桑托斯，便重又恢复了原来的姿态，微笑着对他说：

"是你吗，卢鲁博士？想和局长谈谈？请进吧。"

特雷莎和贡扎船长坐在汽车里等待；司机出于有难同当

的感情安慰他们：

“不必担心，女士，卢鲁博士一定能救出您的丈夫。”

律师出来了，嘴里叼着警察局长款待他的高级雪茄。局长亲自出门来送卢鲁·桑托斯。这位政权代表被朋友讲的笑话逗得放声大笑。卢鲁命令司机：

“到总局去，吉安。”

当汽车停下时，让努已经出现在总局门口了。特雷莎一跃而下，伸出双臂朝他奔去，一下子搂住他的脖颈。让努船长笑咪咪地望着她的眼睛：他内心暗自采取的不可动摇的决定烟消云散了；当她已经把嘴紧紧贴在他的嘴唇上，又怎么能不亲吻呢？不过这终究还是在同伴钻出汽车之前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短促亲吻。密探们从大门里往外观望；不幸得很，上司的命令是不容违抗的：“立即把人放出去，如果你们胆敢再碰他一下，那就是想同我较量较量！”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碰过”他——看海员那个青肿的眼睛便可知道。街头发生的殴斗到监狱里又重演了一遍。尽管条件不利，而且缺少站脚助威的同情者，让努船长撕打得仍不算坏：他挨了揍，可也揍了别人。当这些下流坯暂时放手不再碰他，威吓说他们还会回来重新动刑，用一个密探的形象说法，“喝早咖啡”时，海员已被打得动弹不得；不过，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还有密探阿尔西多和侦探阿戈纳尔多。

大家共同品味辣味炸鱼，司机也在座。此时，司机本已决定拒收这无尽无休的旅程的车费，但是最后他还是收下了钱，以免得罪在财政问题上一丝不苟的贡扎船长。卢鲁·桑托斯发现了司机的新才能：原来吉安能编写新的萨姆巴舞曲

和进行曲，他是好多次狂欢舞会的冠军。

吃鱼时，他们饮用的是卡沙萨酒。津师照例慢慢呷饮，每喝一口都要咂嘴。让努和贡扎却是一仰而尽，司机也不甘落后。特雷莎直接用手指拿食物——已经有多少年她不曾这样吃饭了：捏碎食物，用鱼肉、稻米和面粉搓成小球，沾上佐料！一到大艇，她就不顾让努的拚命反对，给他的右眼作了湿敷。

他们很快喝光了头一瓶卡沙萨酒，第二瓶也已打开。卢鲁酒足饭饱——他一连吃了三盘辣味炸鱼。司机吉安吃下大量辣味炸鱼和喝了许多卡沙萨酒之后，邀请在场各位于星期日光临他家去吃干肉烧豌豆。他家住在西蒙·吉阿斯街尽头。他许诺为朋友们用吉他自弹自唱自谱的最新作品。他说，家不富有，请勿苛求，但是无论豌豆，还是友谊，倒还都是取用不竭的。卢鲁欣然接受邀请。他在甲板上就地合衣躺下，随即鼾声大作了。

已是凌晨四点钟，天光刚现鱼肚白色。让努和特雷莎同喝得飘飘然的司机并排坐上汽车驶向阿塔拉伊雅。汽车行驶得扭扭歪歪，曲曲折折——吉安喝下的卡沙萨酒起着作用。

但是，这一夜不可能发生汽车肇事：这一夜是属于帆船船长让努和特雷莎的。司机吉安嘟囔说，这一婚姻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夫妻二人相互热恋得如胶似漆。最后，他总算控制住了这辆旧汽车的方向盘……

一对恋人沿狭径走去；特雷莎俏皮地紧贴在让努的怀中，黎明前的清风吹得她蜷缩起身子。

陡然间，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了一片大海。

7

“啨！”特雷莎叹息一声。他们卧倒在沙地上，热烈地拥抱着，浪花舔舐他们的脚，他们的上空升起了朝霞——让努皮肤那种颜色的霞光。特雷莎终于明白了：巨人胸膛发出的馨香乃是浓烈的大海气味，是大海的气息。

“为什么你不愿和我在一起？”特雷莎问让努。他们手拉着手跑向沙滩，想尽量离汽车远些，此时司机正鼾声如雷地睡在车里。

“因为我爱你！如果我能够把你带回我家，如果能给你戴上结婚戒指，如果能带你走，永世不再分开，那该有多好啊！啨，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让努阿里奥·热莱巴船长？有没有戒指，这没有什么意义；到咱们的家，永世不再分开——这才是重要的。至于我，我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牵挂，而且我也别无它求。”

“我不自由啊，特雷莎。我脚上戴着镣铐；我指的是我的妻子，我不能丢掉她，因为她重病缠身……”

“你是忠诚的人，让努，你说的是一个男子汉应该说的话。让努，我的让努戴着脚镣，不能住进咱们的家里至死不再分开，这有多少遗憾啊。不过，既然不能永远在一起，那就只呆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也好！对我来说，这充满爱情的一天，两天，虽然短暂，但却意味着整整一生。即使我以后凄苦，孤独，整夜整夜地想念你，备受种种折魔，我也

心甘情愿。让今后付出代价吧，眼前，在这一分钟里我愿毫不耽搁地同你在一起，就在这一瞬间，不再拖延，我要同你在一起，让努，我的帆船船长，巨人，海鹰，我的命运……"

大海无边无际，一望无垠——忽而发绿，忽而变蓝，忽而绿中透蓝；忽而明亮晶莹，忽而阴暗深沉，忽而暗中透亮，泛漾出天蓝颜色、橄榄油和雨幕的灰朦朦颜色。仅有大海，让努，似乎还嫌不够，他又订购了黄金和白银制作的月亮，它象一盏悬挂在天空中的明灯。他们来到这里是两个人，可是如今——他们在这细沙海岸上已是一个整体，温情脉脉的海浪掩护着他们。

8

"等到离港前一天你再告诉我，"特雷莎请求说。"我不愿早早就知道你启程的时间。"

他们的一言一行完全象已决定相伴终生，无论近期还是将来都永不分离的夫妻，似乎"温塔尼亚"号大艇已在阿腊卡茹港永远抛锚，永不启航一般。在沙岸上，椰林中，在荒凉野岛，在特雷莎的房间，在大艇上，他们恣意享受爱情的甜果，欢度节庆般的时光。塞尔希培州的各个角落都留有柔情密意的叹息。

他们亲吻，手挽手地在港口漫游，坐在帝国桥头、"温塔尼亚"号船尾闲聊。一天傍晚，让努带她去河上划船。他忽然丢下船桨，把姑娘紧紧搂抱在怀里。他们嘻笑着互相溅水，任凭一叶轻舟顺流而下。后来，他们在椰树岛靠岸登陆，想

找个僻静角落。夜里，他们赏月，偌大的沙岸只有他们二人形影相逐。他们赤裸着身子，畅游大海。特雷莎同爱人浮沉在浪潮里，浑身沾满盐水和泡沫。

"现在你不再是扬桑了。只有打仗时你才是扬桑。现在你是——热纳英娜，是海洋女皇，"让努对她说。

特雷莎想问他关于"海洋之花"号帆船，航海，帕拉古阿苏河，伊塔帕里卡岛，他停泊过的各个港口等情况，问他在巴伊亚的生活景况。但是，自从第一夜他对她讲述了最主要的事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过帆船，帕拉古阿苏河，马拉戈希培，圣阿马洛和卡绍埃尔，岛屿与沙滩，巴伊亚市和诸圣湾等。他们闲聊的是在阿腊卡茹的生活："快乐的巴黎"，她排练的舞蹈节目，近几天终于要安排的首场演出，金牙等等。牙科医生纳雅尔一再吹嘘，说他是镶复假齿的艺术家，并且显示他的杰作，可是至今特雷莎的金牙仍未镶上。他们就这样聊个没完没了，似乎他们已不再分离，似乎生命已停顿在他们相爱的时刻了。

星期日，他们会同卢鲁·桑托斯和贡扎船长一起应约到司机吉安家赴早宴。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宴。活跃热闹，宾客如云：出租汽车司机们，演奏吉他、短笛的业余乐师，一位精通演奏小型吉他的音乐家，左邻右舍的姑娘，吉安妻子的嘻嘻哈哈的女友们。卡沙萨酒，啤酒，为妇女准备的苏打水。大家吃，喝，唱，最后在电唱机的伴奏下，开始跳舞。人人都以为让努和特雷莎是一对夫妻。

"这个壮汉的老婆可真是个美人儿。"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海上的人。"

"这才是漂亮的小妞呢！"

“迷人的尤物！不过，你千万不要想入非非，别去接近她，要知道，她嫁给这个人了。”

海员的妻子——谁不知道这意味什么呢？一旦丈夫牺牲海上或者远航不归，她就得守一阵子寡。海员的爱情犹如迅疾而至的潮水。也许特雷莎晓得爱情如过眼云烟，快乐会转瞬即逝，也许正因为如此，特雷莎才极力避免爱情。

然而，这短暂的、刚刚萌发的爱情却是值得的。

9

特雷莎纹丝不动，——象矗立旧桥桥头的一尊石象——注视着“温塔尼亚”号大艇启航前的准备工作：微风吹得鼓胀的帆篷，绞上甲板的锚练；贡扎和让努两位船长忙前忙后，时而在船尾，时而在艇头，时而使帆，时而掌舵。让努刚刚爬上桅杆——简直象一位杂技演员，王冠上的雄鹰，硕大无朋的海鸟。啊，让努啊，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的爱，我的生，我的死：特雷莎的心缩成一团，匀称的身躯颤抖不止——这是尊痛苦化身的雕像。

太阳爬下灰朦朦的天空，天际染上愁苦的紫红色晚霞，月暗星稀的夜啊，月亮也变成永远无用的废物了。急剧的风吹涨了绷紧的帆篷，在令人郁闷沉重的离别时刻，话筒里传出了让努的吼声：“别了，黝黑的姑娘特雷莎！。”一个低沉的声音如泣如诉地应答：别了，亲爱的让努。这是被离愁折磨得凄然欲碎的心儿在回答。

清风吹动船帆，“温塔尼亚”号大艇驶离阿腊卡茹港，迤

遁远去。站立舵位的是贡扎船长；站在桅杆旁的是试图摆脱窘境，一走了之的让努——这只被割断翅膀、关在笼中、脚戴铁镣的鸟儿。在河海交界处，巨人举起手臂最后一次致意：别了！

10

"快乐的巴黎"酒吧自从欢庆开张以来，大厅里从来不曾象今天这样座无虚席，人山人海；阿腊卡茹的风流子弟从来不曾象今天这样活跃，愉快。在刺耳的"午夜铜管爵士乐"的伴奏之下，一对对舞侣在舞池里熙熙嚷嚷，拥来挤去。所有的餐桌都摆满了啤酒、鸡尾酒、当地产的白兰地、赝造的威士忌，还有为假绅士之流准备的里奥格兰德产的葡萄酒。特雷莎的全部崇拜者都莅临盛会：悲伤得眼眶塌陷的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撰写愁苦诗歌的诗人若热·萨拉伊瓦；镶齿巧匠，牙科医生雅米尔·纳雅尔；庄重严肃的包揽诉讼的律师卢鲁·桑托斯，以及幸福的酒吧老板，指望获得明星青睐的弗洛里安诺·彼列伊尔，即懒汉弗洛里。

除上面指出名字的四个人以外，有几颗陶醉激荡的心儿燃烧起对萨姆巴牧羊女神(五彩缤纷的海报上这样称呼她)的爱慕之火。这里还不包括那些考虑到体面或者由于自惭形秽而不能亲临酒吧为萨姆巴舞皇后（弗洛里的广告上这样称呼她）捧场助兴的人。

在海上，在蒙哥塞科一带某处，"温塔尼亚"号大艇正在破浪航行，经受着浪涛的冲击和南风的颠簸。啊，亲爱的让

努，你望不尽早潮晚汐，航行在充满覆灭险象之路，度过一个个阴暗、寂寞的夜晚。我不喜欢接连不断的求婚，震耳欲聋的掌声，我不需要成堆的金钱，上校的荫庇，我恨死了这些接受姘妇倒贴的面首，我不愿听颂诗。我爱你宽阔雄壮的散发着大海香气的胸膛和你沾有盐和姜味的嘴唇。啊，我永远难忘的让努!

然而，大肆渲染的特雷莎首场演出险些再次被迫延期，原因和第一次相同。掌声刚刚落下，忽然传来一阵嘈杂。这声音来自紧靠舞池的一张台面：一个厚颜无耻的闲汉同一个疲劳不堪的老妓女发生了口角。

特雷莎鞠躬谢幕，感谢献给她的鲜花、颂诗和雷动的掌声。恰在此时，传来了这个"叉杆"的恫吓喊声，妓女被吓得失声哭了起来。

"我毁了你这张脸!"

特雷莎挺胸叉腰，两眼突然熠熠发光，厉声喊道：

"好呀，你打她一下试试看，我到想领教领教，小伙子……你若有胆量，就当着我的面打她。"

刹那间，呈现一片紧张的等待气氛：这个坏蛋会不会挑起争斗？莫非首场演出又得延期？是否又要发生上次那样的令人无法忘却的聚众斗殴？牙科医生纳雅尔是否会得到再次显示本领的机会？不，"叉杆"胆怯了，退却了，他惶惶然不知所措，不晓得该把手、脸藏到什么地方才好。特雷莎的几句话就足够恢复秩序的了。

暴风雨般的欢呼淹没了她的话语，在狂涛咆哮般的鼓掌声中特雷莎开始表演萨姆巴舞蹈。

又是一个新职业；她已经干过多少行业，并且即将要干

多少行业啊，为的仅仅是一个生活目的——同心爱的海员在一起过幸福生活。

前一天晚上，她按卢鲁律师的建议，同他一道拜访了法院，在那里被介绍给法官别尼托·卡尔道佐以及律师、检察官、公证人和其它杰出人士：这位是特雷莎·巴蒂斯塔，舞台明星。对于一个明星来说，她过于质朴——有些羞涩，露出怯生生的笑容，然而多么艳丽照人啊！大家一致认为，她是这个好色的跛讼棍的新欢……法官的目光流露出欣羡心情：他若是位州上诉审法院的法官，那么马上就可以向她建议，供给她房屋和保护，但是……他只领一个普通法官的薪金，连赡养受法律保护的家属，正式的家庭都有些入不敷出，勉强支撑；哪里还敢想象养情妇，蓄外室，并且为她购置住宅呢？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女演员特雷莎开始了纵上跳下的舞蹈生涯——不过，首场演出确实是隆重成功的……

特雷莎·巴蒂斯塔杀死了上尉

1

特雷莎·巴蒂斯塔还未满十三岁，就被婶母菲丽帕卖给了种植园主朱斯迪尼阿诺·杜阿特·罗沙，售价是一个半康托[1]，一点点食物和镶嵌着光彩夺目的假宝石的戒指。这位种植园主就是朱斯托上尉[2]。这个人素以家私豪富、饶勇凶煞、无恶不作著称于谢尔坦地区[3]内外。不论上尉携带大群好斗的公鸡，一队队驴和坐马，载重汽车以及匕首、巨款和雇佣的贴身保镖到什么地方去，他的恶名远远赶在他的枣红马和载重汽车前面，为他的有利可图的交易开辟道路。

上尉不爱多发议论，他喜欢人们屈服于他，仰其鼻息。民间流传着朱斯托上尉杀人越货，拦路行劫，斗鸡场上作势骗人，伪造帐单，以卡宾枪和匕首胁迫为手段廉价购置土地，以及朱斯托上尉糟蹋未成年女孩等骇人听闻的罪恶传闻。他凌辱了多少未成年的幼女啊！上尉肥胖的胸前挂着一长串金戒指。沿途各地响彻了这条项链发出的响尾蛇一般的叮咚声：每一枚戒指——便是一个被侮辱的姑娘，那些年纪刚满十五

---

①巴西旧币单位，相当于一千米列伊索（现为克卢捷洛）。——原注

②在巴西把大地主尊称为上校或上尉。——原注

③指巴西内地干旱地区。

岁的女孩子还未计算在内。

2

朱斯托上尉衣冠楚楚，身穿白色衣装，脚穿皮靴，头戴巴拿马草帽。他纵身跳下载重汽车，和蔼地向罗扎利沃伸过两个指头，向菲丽帕伸出的却是整个手掌：他对菲丽帕格外亲热，圆脸上笑容可掬。

“老大姐，生活得怎样？不能招待我喝一杯水吗？”

“请坐，上尉。我给您端杯咖啡来。”

上尉坐在寒伧的客室，一双贪婪淫邪的色眼透过窗子盯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那小女孩忽而在水泡里奔跑，忽而攀爬上树，忽而又跟守院狗嘻戏笑闹。瞧，她此时正爬到瓜雅瓦果树上，摘下个甜甜的果实在吃。她的一举一动象个男孩，躯体匀称，印花布上衣的下面隐约可见刚刚发育的乳房，裙子很短，那双长腿几乎全部裸露在外。她长得瘦，个子却不矮，在邻家的男孩眼里她发育得还是那样的不适称；其中一些春情已经萌动的男孩子总是追求女孩子，但对特雷莎却从不注目——他们把她看成自己的同性，一起玩“捉强盗”或“战争”游戏，甚至甘愿听任她的指挥。她极其灵巧，勇敢，跑得比谁都快，动作比任何男孩子都轻捷，她能爬上最高的树木。

上尉的目光寸步不离爬上树去的女孩子。剧烈的动作掀起了短裙，露出了沾有泥污的裤衩。朱斯托上尉两眼更加眯缝起来，以便看得更真切些。两周之间他来访三次，不住口

地海阔天空地闲聊——浪费了多少时间啊。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决心摊牌，谈正经事呢？据菲丽帕的看法，早就该结束这种无休止的空谈了。上尉充分证明了他有多么富足，拥有多大权力，同时，众所周知，他的贴身保镖是不惜犯任何罪行的，而上尉的愿望路人皆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那么他还拖延什么呢？

也许他梦想白白地把这块甜食吃到口？他若果真这么想，就是不晓得菲丽帕的为人。朱斯托上尉可以是土地、种植园和牲畜的主人，是城里最大商店的老板，是流氓歹徒的首领，是淫棍，能操纵生杀大权，但是他终究不是特雷莎的主人，不是她的亲戚，不是他供给她衣食和抚育了她四年半之久。如果打算得到她，那可得破费点钞票。

抚养她长大成人的不是上尉，也不是菲丽帕的丈夫罗扎利沃，后者是个酒鬼，无业游民，是人类的渣滓。这样，难以承受的重担便落在了菲丽帕的肩上。假如真的要取决于罗扎利沃，那么他们就不会收养这个不幸的孤儿了……

3

应该善于进行谈判，务求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太需要钱了啊。

既然上尉想把小女孩弄到手，他就得出个好价钱。她可不会象那些被他奸污、而且是白白奸污的姑娘一样不费分文地落入他手。上尉惯用的手法是：当他发现合乎自己口味的姑娘时，就开始不断拜访她的父母，装出一副对他们极其友

好的姿态，不时赠送一口袋咖啡粉，一公斤砂糖，几块蓝色包装纸的水果糖、软糖；对姑娘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送给她糖果，发带，尤其是许下各种各样的诺言。朱斯托上尉富有，在许诺言方面是非常慷慨大方的。不仅如此，他还表现得十分谦逊、规矩。

终于有一天，他不再多费唇舌，或者甜言蜜语地诱骗，或者暴力劫持，把姑娘拉上载重汽车，无情地嘲弄她的双亲。有谁敢反抗或者告状吗？如果您知道有这种人，那就请您回答……

4

菲丽帕的喊声打破了沉寂：沉默中她已想好了计划和对策。

“特雷莎！”她唤道。“到这儿来，小鬼头。”

小姑娘嘴里嚼着瓜雅瓦果，从果树上爬下，跑进屋来，古铜色的脸上沁出一颗颗汗珠，两眼闪烁着愉快的光芒。

“您叫我吗，婶母？”

“端咖啡来。”

小姑娘依然笑着去取白铁托盘。当她走过身边时，婶母一把拉住她的手，令她转前转后，仿佛无意之中把她展示给人看。

“你这是什么规矩？没看见有客人吗？第一件事应该是请求上尉给你祝福。”

特雷莎握住上尉那汗漉漉的肥手，用嘴唇吻了吻手指。

只见他的手指戴满了金灿灿的镶宝石的戒指，其中有一枚镶着绿宝石的戒指最漂亮，引起了她的注意。

“请祝福我吧，上尉先生。”

“上帝保佑你，”他略略抚摸一下她的头，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特雷莎跪在罗扎利沃面前说：

“祝福我吧，叔叔。”

“就要发育成大姑娘了，”朱斯托上尉咂着肥厚的咀唇说，那对近视的小眼睛闪现的是什么光芒啊。

“她已经是大姑娘了”，菲丽帕宣称。她着手进行谈判了。

上尉伸直短腿，搓着手问道：

“那么，要多少钱，老大姐？”

特雷莎向厨房那边跑去，重又出现在院子里，跟狗玩耍起来。他们追逐奔跑，一同在地上打滚。狗吠叫着，特雷莎笑着。她同样是一个小动物，健康壮实，天真无邪。朱斯托上尉拨弄脖子上的金戒指项链，近视眼眯缝着：

“说吧，要多少钱？”

5

朱斯托上尉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钱币，一张张数着，数得很慢很慢，显得无精打采，很不情愿。他不愿同钱分手，每当他别无它法，不得不付钱、放贷或者还债时，他几乎总是感到心痛。

“这只是出于对您的尊敬，因为正象您所说，是您养育

了她。如果说我给予你们帮助，完全是出于好意。若是我想用什么手段带走她，又有谁能阻挡住呢?”他轻蔑地瞥了罗扎利沃一眼，用舌头舔了舔手指，继续点数钞票。

菲丽帕耽心上尉反悔退缩，所以尽量保持谈话的势头不衰：

“我告诉您，上尉先生，已经有一位有身份的人来过这儿，不是什么骗子手，他想娶特雷莎为妻，这可是真事。”

“娶她为妻？请允许我打听一下，这是个什么人?”

“若温吉诺先生。我不知你们是否认识。他是个年轻人，经营一座玉米和木薯种植园，离这儿只有三个列古阿①。是个挺能干的人”。

罗扎利沃想起来了：每逢赶集的日子，每星期六若温吉诺售出自己的玉米、甜木薯、红薯和成袋的面粉之后，便到他们家里聊天，讲些故事，评论各种事件，一坐就是很长时间。

一个星期天，若温吉诺身穿节日盛装来到屯中——原来他想谈谈婚姻大事。他显得有些可笑。菲丽帕简直气得发疯。竟向十二岁的小女孩求婚——哪儿见过这种事？她还不是成年姑娘呢。胡说八道！婶母怒火冲天。

“我等几年再来商量。”若温吉诺走时声明说。

特雷莎不会落入若温吉诺之手，不会的！上尉数了又数，终于点出了一康托五百米列伊索——这可是笔不小的款子哟，菲丽帕太太！

“如果愿意，就拿过去点点吧，我还得开张支票。”

他从小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用铅笔划拉了一个数字，

①巴西的旧长度单位，相当于五公里。——原注

签上了自己那个令人难辨的签名。他一向为这个签名感到自豪。

"用这张支票到我的商店里去买货。可以一次买完，也可以陆续地买。一共一百米列伊索，一个零头也不能再添了。"

罗扎利沃死盯住钞票，可是菲丽帕眨眼间就把它们收拢了去，裹在上尉写有说明的那张纸里，迅速把纸包藏在裙带里。接着，她一言不发，又伸出了手。

"还要什么?"朱斯托上尉惊问。

"戒指。您不是说过要送一只戒指吗?"

"我说过，可是说要送给姑娘，这是她的嫁妆。"他笑道。"我，朱斯托上尉，是不会亏待任何人的。"

"还是让我保存这只戒指吧，上尉。这么大年纪的姑娘不懂得东西的价值，她会弄丢，会随便放在什么地方。我替她保存。她是我的侄女，她既没有爸爸，又没有妈妈，什么亲人都没有了。"

上尉不禁把眼光移到了面前的这个女人身上。这真是个强索财物的可怕的吉卜赛女人。

"我们早就谈妥了，上尉，不是吗?"

他带来戒指是为了送给姑娘，讨她的喜欢。这是个廉价戒指：有色的玻璃，镀金的黄铜。他从指头摘下这块假金，假宝石，鲜绿鲜绿的石头。归根结蒂，他已没有必要再讨小姑娘的喜欢了，因为他偿付了约定的价钱，他已经成了她的主人。

菲丽帕用衣服衬里擦拭了一下戒指上的玻璃，把它戴到指头上，迎着阳光反复欣赏，十分满意。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项链、手镯、戒指更使她满意的了。而有的微薄积蓄她

都花费在从流浪小贩手里买来的小玩艺上了。

朱斯托收拢两腿，站起身来，脖子上的金戒指项链——象征受侮辱的年轻处女的装饰品——哗啦啦一响。明天，项链上将又增添上一只新的金质戒指，这将是第十八只了。

“现在叫她来吧，我要动身了”。

6

菲丽帕眼望戒指，欣喜万分。她强按捺住高兴的心情，大声喊道：

“特雷莎！特雷莎！快来！”

小姑娘带着狗跑回来，站在门外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您叫我吗，婶母？”

菲丽帕为戒指感到由衷喜悦，连她的声调都几乎变得温柔可亲了：

“特雷莎，快去收拾收拾你的东西，你要跟上尉去，今后就住在他家，给上尉当侍女。你在他家什么都会有，会变成贵夫人。上尉是位好人。”

一般说来，给特雷莎下命令不须重复第二遍。可是，这件事过于离奇，她无法理解：

“到上尉家去住？为什么，婶母？”

朱斯托上尉亲自用主人口吻开始答复。他站起来，把手伸出：

“没必要知道为什么，不要再问了。你将到我家去干活儿，今后要服从我。这一点，你要知道，并且要永远记牢。

走吧！”

特雷莎慢慢后退，离开门旁。可是她的动作不够迅速：上尉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开我！”特雷莎试图挣脱身子。

“走啊！”

他开始连推带搡，把特雷莎带出门外。突然，特雷莎狠狠咬了一口他的手，肥腻腻的多毛皮肤上留下几个深深的渗血牙痕。上尉松开她，姑娘转眼之间就扑出门外，逃往树林去了。

“小坏蛋，竟敢螫了我一口。她得为此付出代价。捷尔托！捷尔托！”他冲着正在载重汽车座席上打着呼噜的贴身保镖喊道。“快来，捷尔托！你们也来！”他又冲着婶母和叔叔喊道。“你们一起去抓小丫头。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白白浪费时间！”

他们跑出院外。狗腿子捷尔托走到他们身边。

“罗扎利沃，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菲丽帕猛然转过身，狠狠地盯视丈夫一眼。

“啊哈，你不去？我知道你这头没羞没臊的骚公羊想干什么！趁着我还没发火，还不快去！”

于是，罗扎利沃满心不愿意地参加了对特雷莎的追踪。

追捕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说不定还要长些，因为上尉没有看他那块准确的计时器——手表。总之，大家都累得疲惫不堪，最后才在小树丛里把她包围住了，罗扎利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面靠近了她，看院狗没有冲他吠叫。

捷尔托踢了狗一脚，把它踢翻一旁。狗趴伏在那里不能动弹，看来腿被踢断了一条。捷尔托协助罗扎利沃，抓住特

雷莎一条手臂。另一件手臂被罗扎利沃紧握着。她竭尽全身气力挣扎，企图用牙撕咬，两只眼睛喷放着怒火。上尉缓步走近她；站在她的对面，张开巨大的肥胖手掌猛掴她的脸颊。一下、两下、三下，接连打了四下。一缕细细的血流从特雷莎的鼻孔淌出。她甚至没有掉眼泪。指挥官是不哭的——玩“战争”游戏时，男孩子们教会了她。

“走！”

她被拖到载重汽车旁——拖她的是上尉和捷尔托。菲丽帕转身回了家。特雷莎就这样开始迎接自己的一生厄运：瘟疫，饥馑，战争。

特雷莎一被押送到上尉家中，立即被关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房门也上了锁。

7

上尉打开囚室的门，迈步走进，把烛台放在地板上，随手从里面把门反锁上。特雷莎鼓起全身气力，站了起来，身子紧紧贴着墙壁，嘴半张着。朱斯托似乎并不着急。菲丽帕说得不错——无论在巴伊亚，还是在阿腊卡茹他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姑娘：她的皮肤泛漾着古铜颜色，浓黑秀发长可及肩，两腿修长——简直就是幅美人图，宛若一幅木刻的圣女象。墙上恰好挂着一幅这种木刻画。为得到她，花费了多少钱啊。上尉舔了舔嘴唇。

姑娘的身子紧紧贴在墙上。朱斯托上尉笑咪咪地望着她：你怎么，还想装扮出贞洁圣女的模样？……上尉喜欢征服，令

对方心怀恐惧，而且恐惧得愈厉害就愈好。上尉向前迈了一步。特雷莎闪身躲避，于是鼻子上立刻挨了一拳。上尉仍在笑着：她马上就会放声大哭的。姑娘的哭声一贯能点燃上尉的心头欲火，加速他的血液循环。可是，特雷莎不仅没有哭泣，反而回敬给他一脚；她在同男孩子打架当中训练有素，这一脚是她竭尽全身气力踢出的。上尉瞅了瞅自己被踢疼的大腿，突然挺直身躯，握紧拳头用力捶击姑娘的肩膀。这是为了吓唬她一下。特雷莎在同男孩子打仗时是战士，又是指挥官；她懂得：战士不应流泪，因而她也不会哭泣的。但她忍不住要叫喊——肩膀疼得锥心刺骨啊。“好受吗？尝到滋味了吧？满意了，还是希望再挨一下？”这个倒霉的丫头不仅不肯服从，相反，又抬脚踢了他一下。上尉急忙闪身避开。“啊，你这个无耻的破烂货。好，你等着，有你好受的！”接着一拳直接打在她的胸脯上，打得特雷莎身子一晃，不由自主地张大嘴巴喘了起来。朱斯托上尉乘此机会，机灵地抓住她，紧紧地搂入怀中，亲吻她的脖颈、脸庞，并且企图亲吻她的嘴唇。为了便于亲嘴，他不免稍微松动了一下两手。特雷莎拼命挣扎，猛然挣脱出来，用指甲抓搔上尉的胖脸，险些把这位最勇敢的上尉抠成个瞎子。上尉，你说归根结蒂感到恐惧的究竟是谁？在特雷莎的眼睛里，除了仇恨以外，再看不出别的什么。“小母狗，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哄你玩耍得够了。”接着，室内人影闪烁不定，窜来窜去。上尉气得发疯，向特雷莎的前胸重又猛击一拳——几乎象擂大鼓一般。特雷莎身子一歪，跌倒在草垫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上尉满面通红：这个下贱的骚货胆敢抠挖他的眼珠。他冲着姑娘俯下身去，特雷莎蛇一般快速爬起，接着迅雷不及掩耳地一把抓起烛台。

上尉觉察到烛火烧烤着自己的身体。“你这个罪犯！杀人凶手！马上给我放下烛台！你若敢放火烧房屋，我就揍死你！”狂怒之下，上尉下死手毒打她。此时他眯缝起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在姑娘面前晃动戒指：“你看，这全是你的……快点脱，我命令你”。特雷莎的手伸向衣服，上尉注视着她这一驯顺的动作——终于治服她了。“好，好，快些脱！”特雷莎一手拄地，突然象弹簧似地一跃而起。上尉刚刚来得及迈出一步，特雷莎飞起一脚，正巧踹在他的小腹上。他凄厉地大叫一声，弯下腰去，脸都疼斜歪了。特雷莎扑向房门，挥拳擂打，大声呼救：“看在上帝份上，救救我，他要杀死我！”突然，飞来一阵鞭笞，她几乎被抽打得站不稳脚跟。这根鞣皮皮鞭是专门订制的，由涂抹脂油的十根牛皮条编成，每根皮条上结有十个疙瘩。皮鞭抽打着特雷莎的大腿、肚腹、前胸、后背和脸部，每抽一鞭——便出现一条撕开的伤痕，一个血肉模糊的裂口，一道鲜血淋漓的血迹。鞭子的皮条——犹如锋利的刀刃。皮鞭嗖嗖地响个不停。上尉气喘吁吁，愤怒得眼前发黑，不顾一切地烤打特雷莎，对于别的人，他还从来不曾象这样下过毒手：连黑女人温金娜都不曾受过如此残酷的虐待。直到特雷莎不再嚎叫，已经动弹不得时，上尉才住手。两记耳光镇压了她最后的反抗。上尉最爱这种年轻稚嫩、“乳香未退”的女孩子。可是，此时的特雷莎身上散发的却是血腥气味。

8

黯淡的曙光透过紧闭的窗子的缝隙射进屋里，被折磨得

遍体鳞伤、鞭痕累累、浑身瘫软的特雷莎爬到草垫旁，喝干了杯里残剩的清水。她勉强支撑着坐起，但是上尉的鼾声令她不寒而慄。她什么也不能思考，唯独心中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此之前，她是个爱说爱笑，嘻戏玩闹，喜爱交往，愉快开朗，同所有的人都友好相处的温柔和蔼的小姑娘。可是，经过这一个晚上，尤其是这一夜，她变得仇恨满腔了，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

上尉一觉醒来，呼唤她：

"到这儿来！"

他伸手抓住她的脚，掀倒她，让她与自己并排躺下，吻她的嘴唇。"若不想挨揍，不想找死，就别违抗！"但是，这个该死的丫头不仅不停止反抗，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她拽住项链，一用力，拉断了金链条，只听哗啦一声响，戒指滚落得满屋皆是——每一只戒指都是对一个未成熟就被糟蹋了的姑娘的纪念啊。该死！上尉翻身跳起，忘记了心窝处的疼痛：对他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无论是人，牲畜，还是价值连城和备受珍视的物品——能比这条戒指项链更为宝贵的了。一夜之间——戒指和项链全毁了！"小鬼头，坏蛋，你还没学会，那就让我再教训教训你！你得给我在皮鞭的伴奏下把戒指一个一个地捡起来。快点儿！捡戒指，一个一个地捡！"

他重又野蛮凶狠地鞭笞她，只差没有致她于死命而已。特雷莎不住声地惨叫哀号，远处一群群狗应和她的叫声发出一阵阵狂吠。"让你尝个够，坏蛋，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直到她失去知觉，上尉才停下来，但是，那些戒指，他却精心地一一收集了起来。

9

危急关头反映在姑娘们脸上的恐怖神色，使他感到刺激。眼见她们面无人色，吓得魂不附体，乃是一桩乐事，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恐惧乃是驯服之父嘛。但是，这个特雷莎，尽管年龄还那么小，可是上尉在她的眼睛里却没发现恐惧；自从第一夜残酷无情地毒打她一顿之后，上尉得到的唯有愤慨，仇恨，抗拒。见不到一丝一毫的恐惧迹象。

后来的几天，除了姑娘试图逃跑之外，别无它事发生。上尉卧病在床，忍受着特雷莎踢踹造成的伤痛——如果这个女强盗脚上穿有鞋子，那么朱斯托上尉自然会终生得上疝气病的。老厨娘古佳每天打开两次牢门，走进特雷莎的房间，给她端来一盘黑豆，面包，干肉以及一杯清水。那一天早晨，当古佳带着早饭走进来的时候，特雷莎躺在草垫上一动不动，她遍体鳞伤，完全丧失了气力。在室内暗影里，古佳想象出了发生过的事情，不禁摇头叹息。她俯身捡起皮鞭，开口说道：

"你这样抗拒上尉，有什么好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迎合他的心意，硬蹩着劲儿有什么用处？你还很年轻，还是个小孩子，可别自找苦吃。你最好不要再反抗了。他下毒手打你，我听见你的叫声了……"

晚间，黑女人又来了。她还未及跨过门槛，特雷莎裹着一块床单，扑向敞开的房门，逃窜到户外去了。

直到半夜才在远处的林中空地上找到了逃亡者。被特雷

莎手抓脚踢、伤痛难忍的上尉，正躺在床上养伤，他命令狗腿子捷尔托率领一队保镖去捕捉小丫头。这些亡命徒把丛林象篦头发似地梳了一遍；精于搜寻丢失和迷路的牲畜的马尔基尼奥在一个荆棘丛里找到了睡得烂熟的特雷莎。上尉严格命令：不许虐待她。他不准许别人碰他的女人，唯有他本人才有权打她。

康复之后，上尉决心恢复攻势。

一连两个月，他不断拷打特雷莎。“是谁嚎叫得这么吓人？”有个过路人好奇地问。“啊，先生，这是个女疯子，是上尉的女仆。”特雷莎坚持了将近两个月。上尉每到她这儿来一次，总是伴随着一顿毒打。每前进一步都须花费一定的时间，都须行使一定的暴力。黑夜接着黑夜，每一夜都是一场教训：掴耳光，挥拳头，戒尺打，皮鞭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特雷莎再也无力坚持的日子。

朱斯托上尉坚持不懈，他暗中与自己打赌：特雷莎必须经受恐惧，学会尊敬，最后乖乖地驯服。

10

特雷莎再次企图逃跑。她发现只要古佳一来，走廊里的看守就不再值班。经过为时两月的紧张训练之后，上尉误以为姑娘已经相当驯顺了。

特雷莎确信雇佣的看守不在走廊，急忙披上上尉亡妻陀丽丝的一件内衣，又一次逃出门去。然而她仍旧未能逃出很远：听到古佳的呼喊声，上尉连同两名亡命徒立即应声跑来。

他们在离家不远处捉住了她，押解了回来。这一次上尉下令把她捆起，然后把她锁进小房间里。

半小时过后，朱斯托上尉又冷笑着出现在门口——致命的判决作出了。只见他手中提着炭火熊熊的熨斗。他把熨斗高举到面前，吹了一口气，登时火星四溅，炭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了。上尉往一个指头上沾了点儿唾沫，触了触熨斗底部，熨斗发出一阵嗞嗞声。

特雷莎睁大了眼睛，她的心紧缩成一团，顿时丧失了勇气——她终于尝到了恐惧的滋味。她的声音颤抖了，编造谎言说：

"我发誓，我没有想逃跑。我只是想去洗澡，因为我全身都是污泥。"

遭受毒打时，她从未求过饶，只是哭泣和号叫，她甚至没有诅咒，没有谩骂；只要还有气力，她就进行反抗。哭泣——这是事实；然而她从来不曾讨过饶，不曾求人开恩。但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了。

"不要烙我，看在上帝份上，别这样作。我永远不逃跑了，原谅我吧。看在您母亲的面上，千万别这样作。原谅我，嗳呀，您饶了我吧！"

上尉发现了特雷莎眼里流露的恐惧神情，只是微微一笑。终于害怕了！世界上一切事都有其固定的规律，都必须为其付出一定的代价。

绳捆索绑的姑娘仰面躺在地上。朱斯托上尉坐在草垫上，紧挨着特雷莎一双裸露着的脚跟。他举起熨斗，先贴向一只脚掌，然后再按在另一只上。嗞嗞的响声，烧烤皮肉的焦臭气味——狂叫哀号和继之而来的死一般的寂静。

上尉干完此事便解开了姑娘的绑绳：现在她已经不再需要绳索和监押，不再需要走廊里的看守和门户上的牢靠铁锁了。特雷莎终于被征服了……她在世界上孑然一身，孤伶伶地面对着恐怖。这样，特雷莎·巴蒂斯塔便成了上尉项链上的一只新戒指。

11

特雷莎与朱斯托上尉同居了两年多，她的活动仅仅局限在农场和商店之间，可以说，她处于外宠的地位。按公众的看法，她是上尉的新欢——但她果真是外宠新欢吗？所谓外宠，或者说姘头，外室，女友，情妇等的地位，乃是意味着在这个女人和她的保护者之间建立了协议，存在着一系列相互承担的义务、享有的权利和优厚待遇，应得到的利益。完整、准确意义上的外宠应该是极可尊敬的法官的情妇彼丽尼雅那样的人。法官为她在冷僻幽静的地方修建了一幢带花园的住房。花园里生长着芒果树和卡朱埃罗树。家俱虽简朴，但大方体面，室内有绳床，装饰有帷幕、地毯。此外，他不仅供给她衣食之需，而且给她零花费用。当彼丽尼雅身著新制华装，眼帘下垂，由侍女陪同去找女裁缝时，她甚至能令那些已经出嫁的贵妇仕女感到嫉妒。她雇有女仆，为她料理家务和陪伴她去找女裁缝，看牙科医生，逛商店，看电影——情妇的名誉脆弱得很，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保护才成。作为对这些福利的报答，彼丽尼雅必须全身心地属于自己名高望重的情夫所有，必须施展柔情蜜意，百般体贴逢迎，作讨他喜

欢愉悦的伴侣，保持完全的忠贞。这便是最基本的要求。破坏这类不成文协议的某项规定，自然是人类缺陷导致的后果。作为理想情妇的典范，彼丽尼雅却不能保持忠贞不贰，这位可爱女士生来的天性就是如此。法官富有渊养，见多识广，因而对姑娘的表兄趁他不在之际屡屡造访探望一事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也许是出于对她的家庭关系的尊重。不过，他的结发正妻在巴伊亚也有很多快乐的男性亲戚，既然如此，又怎么能限制谦恭温顺的彼丽尼雅接待她绝无仅有的一位表兄呢？要知道，她往往要一连几个小时冷冷清清地与小姑娘独处呀。

任何一个女人也不曾这么长久地受到上尉的宠幸，因为上尉一向喜新厌旧，喜爱掉换口味。他的情妇队伍——小女孩，大姑娘，成年妇女——分别住在他的两幢楼房里，完全听任他的支配。通常，上尉若对某个女人产生好感，一开始总是情欲浓烈，然而几天，几星期之间便会兴趣索然，冷淡下去，很少有维持几个月的事例。在此之后，不幸的女人便被分别遣散，绝大多数留在奎雅达古阿——当地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少数最有风韵的则被装入火车送往阿腊卡茹或者巴伊亚，投入较大的活肉市场——上尉向本州的和邻近各州的用户供应漂亮标致的姑娘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12

即使到今天，朱斯托上尉对特雷莎的感情也值得研究，很难对它下一个更准确的定义——至今为止，一些博学之士仍然

意见纷纭，看法各异哩。至于特雷莎本人的感情，则根本无须议论和分析，这些感情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恐惧。

最初，当姑娘拼命抗拒的时候，她心中充满的是愈来愈强烈的对上尉的仇恨。后来，剩下的唯有恐惧，别无其它感情了。在同上尉同居的年代里，特雷莎成了对他百依百顺，尽心竭力的女奴隶。繁重的劳动把她锻炼得强壮有力，坚忍耐劳；没有人相信，象她这样身小脆弱的女孩子竟能够拖动重达六十公斤的一袋袋饭豆和干肉。

她向上尉的岳母布里热达太太提议，帮助照料她的小外孙女，可是老太太甚至不准许她靠近孩子。老太太认为特雷莎是个阴险毒辣的骗子手，占据了陀丽丝的卧榻，享受着陀丽丝的衣装(绷得紧紧的衣服突出说明姑娘的身体日渐发育，丰满，体态更加富有勾魂摄魄的魅力)。她在竭力打扮得象陀丽丝，目的是想攫取陀丽丝的遗产。布里热达太太生性多疑，头脑里怪诞虚妄的想法层出不穷，然而，凡是遇到涉及外孙女——上尉的唯一继承人的事，她却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总有一天，复仇天使定会从天而降，到那时一旦变富的外孙女和已从地狱赎身而回的外祖母将蒙受上帝的恩典，享不尽人间荣华富贵。外孙女就是她手中的王牌，就是她赖以获救的钥匙。

唷，她若是有机会照看小孩，该有多好啊！特雷莎爱孩子，也爱动物，这倒不是因为她希望玩布娃娃，而且应该说她从来不曾玩过布娃娃。陀丽丝还在怀孕之初就选择法官夫人彼阿特里斯太太给自己未来的孩子作教母。教母从巴伊亚给孩子带来一个布娃娃作为生日礼物。这个娃娃能睁眼闭眼，会喊叫“妈妈”，长着一头浅黄色卷发，穿一身洁白的结婚礼

服。平常，这个娃娃总锁在柜子里，只是在礼拜天才让孩子玩上几个小时。只有一次，特雷莎得以用手拿了一下这个娃娃，可是立即被布里热达太太夺下，挨了一顿恶毒的咒骂。

午饭后，每逢上尉在家，特雷莎便端过一盆温水，给他洗脚。按布里热达太太的看法，这同样是模仿陀丽丝。可是，陀丽丝是幸福的，她亲吻他的脚趾，是因为急不可耐，期望得到他的爱怜宠幸。对于特雷莎来说，这却是件危机暗伏的冒险差事：她宁愿给古佳清洗流脓淌血、恶臭扑鼻的痈疮，认为这要比给上尉洗脚体面千倍。有时，上尉回忆起陀丽丝或者仅仅是由于冷酷性情发作，便飞起脚掌踹她，把她踢翻在地："为什么不吻我的脚趾，不喜欢？有的人可比你干得强些。"他把脚伸到她的脸前："下贱的傲气鬼！"无缘无故的踢、踹，纯属于卑劣的恶作剧；上尉只须大吼一声，特雷莎就得忍下傲气，压下厌恶，用舌头去舔舐他的脚掌。

特雷莎从来不曾有过性的快感。每次同朱斯托上尉肉体接触都只能引起她的厌恶——她不得不让步顺从，只是出于恐惧……性欲，热恋，温情，快感——这一切对特雷莎全不存在。

她从来不肯开口向上尉讨要任何东西，然而这个"下贱的傲气鬼"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朱斯托上尉从陀丽丝的陪嫁妆奁里拿出一些衣服，一双鞋子给她。每逢上尉鸿运亨通的日子——属于他的雄鸡在角斗场上啄死对手，用铁一般的鸡爪将其撕裂——他还送给她一点点廉价的首饰。但是，即使这些偶尔赠送的礼物也未能减轻郁积特雷莎胸臆之间的恐惧感。只要一听到上尉怒冲冲提高嗓音说话、骂人，断断续续和冷酷生硬地狞笑，马上就会有一股死一般的寒意袭

上特雷莎的心头，就会象有一只烧得通红的熨斗在烫烙她的脚跟。

13

她本是个活泼、自由、快乐的少女，攀爬树木，带狗奔跑；同男孩子一道参加强盗历险和战争等游戏，因打仗勇敢而赢得尊敬；在学校里同女友嬉戏笑闹，因聪明机敏、记忆力强而博得女教师的夸赞。就是这样一个爱说爱笑，天赋过人，和蔼可亲的小姑娘死亡了——在皮鞭和戒尺的毒打下，在狭窄囚室的草垫上死亡了。被吓得失魂落魄的特雷莎对任何事物也不再眷恋喜爱，她总是躲进自己的角落，闭门索居。整天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朱斯托上尉每年总要到阿腊卡茹或者巴伊亚去两三次。唯有在这些日子她的紧张心情才略有松弛。

她强迫自己忘却在叔婶农场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日子，在米尔谢捷斯太太学校同扎西拉和谢伊桑相处的时光，同男孩子的英勇战斗，星期六的集市，节庆假日；她之所以要忘却，为的是使自己不再忆起菲丽帕婶母，是她命令自己跟上尉来的："上尉是位好人……你在他家将会什么都有……变成一位贵夫人……"叔父罗扎利沃把盯着地面的视线移开——他摆脱了不时出现的木然呆板的神态，甚至帮助外人捉她。最后抓住她的正是他。婶母手指上闪耀着一只戒指。"我怎么了，罗扎利沃叔叔？我犯了什么过错，菲丽帕婶母？"特雷莎想忘掉一切，回首往事非常痛苦啊！她总是睏得要命。天刚蒙蒙亮，

她就得起床，从来没有什么星期天，节假日；夜里——侍奉上尉，往往要一直侍候到天色大亮。有时，上尉外出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留在城里没有回家，这时简直就是神圣的夜晚，幸福的夜晚，特雷莎得以酣然入睡，摆脱掉恐惧，安然休息；于是，在床上又复活了那死去的童年。

特雷莎打算同佃户们，同其他妇女建立友好的关系，然而这谈何容易。她是上尉的女人，是睡在他妻子卧榻上的情妇，大家都逃避与她接触，以免惹上尉生气。他的外室不容随意置喙，不容随意品评。居民中有很多人亲眼见过若佳的遭遇，另一些人也对此有所耳闻。若佳还真算走运，幸而得了一条活命。谢里娜因为说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上尉用刀鞘抽打一顿。上尉——这是致命的危险，蔓延的疾病，蛇蝎的毒汁。

特雷莎在上尉的农场里的家中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了两年多。一天，上尉无意发现她正在纸上写着什么……他一把夺过纸和铅笔：

“这是谁写的？”

原来特雷莎是在写自己的姓名——特雷莎·巴蒂斯塔，学校名——托比阿斯·巴列托学校，女教师的名字——米尔谢捷斯·丽玛。

“是我写的，先生。”

上尉想起了：他听菲丽帕夸耀过小女孩会写会读——这是她婶母在抬高她的身价。上尉当时对此并未在意，他感兴趣的只是女孩子本身。

“会算术吗？”

“会，先生。”

“加减乘除，全会？”

“是，先生。”

几天后，特雷莎被派到城里的家中，她的小包裹安置在上尉的房间。离开农场，她不感到遗憾；同古佳分手，离开她的脓疮和虱子，她同样毫不惋惜。她取代了商店里那个去南方了的小伙子。在此之前，只有这个小伙子懂得算术的四则运算。留在商店的还有上尉的心腹亲信希科·梅雅索拉。这个人对商店的货物记得烂熟，了如指掌。若是有谁胆敢偷窃，那人一定会大倒其霉的。希科是个不可多得的讨债能手，身上总是佩带一把割鱼的大刀。不过，他纵然费尽气力也难以算出二乘二等于几。店里还有两个黑人孩子，其一名唤旁别鸟，另一个外号人称捕蝇草。他们都是欺瞒拐骗的能手，精于秤量尺度，但是对于算术也是一窍不通。特雷莎记载买卖货物数量，计算总数，收货款，找零钱，填写每月的流水帐目。朱斯托上尉一连监督她三天，最后深感满意。顾客们斜眼偷偷看她，觉得她体态婀娜，容貌艳丽，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冒险跟她攀谈；上尉的女人——这是能够致人于死地的传染病，是蛇蝎的毒汁，是暗伏死亡的危险。

14

那还是特雷莎住在农场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叫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的人来访。他此行目的是购买牲畜。

朱斯托上尉是个从事多种事业的人，什么买卖都作——廉价买进，暴利卖出，别无其它的赚钱方法。几个月前，他

在自圣安娜来此的途中从一个名叫阿格里宾诺的人手里买下一群牛。这些牛已经羸弱不堪，一头头都瘦得皮包骨。有几头倒毙了，牧人也死于伤寒病。于是畜群主人决定廉价卖掉剩余的牛。付款时，朱斯托上尉又从总数中扣除了一到农场就倒毙了的一头和勉强支撑、苟延残喘的两头牛的贷款。牛群主人当时试图抗争，上尉把他臭骂了一顿："你别大声吵嚷，你没理由骂我是骗子手，我不准许！拿起你的钱，趁早滚蛋！狗崽子！"他吩咐把这些牛牵到牧场上去喂养。

为了亲眼看看牲畜，从中挑选几头奶牛，盖代斯博士才骑着一匹乌骓马来到这里。纯银马刺，镶银马镫，缀满银饰的马笼头，真是银光闪闪。朱斯托上尉以应有的尊敬接待这位博士。博士是盖代斯家族的一族之长，三兄弟中的长兄，是本州土地的真正占有者。上尉的卑躬屈节的接待是他当之无愧的。与他相比，朱斯托上尉真是相形见绌，自愧不如。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上尉如今失去了骄横跋扈，胆大妄为的神色，好象是个摇尾乞怜的乞丐了。

在客厅里，来客——神经质的手里提着根银柄马鞭——发现了布里热达太太。她老态龙锺，昏昏噩噩，穿着家常拖鞋跟在外孙女后面蹀蹀躞躞地走来走去。

"自从贱内去世，她就有些神经失常。整天悲伤，对什么都不再注意了。我完全是出于怜悯才养活她。"上尉解释道。

盖代斯家族的长兄目送远远走向树林里去的老妇人，说道：

"这么一位令人起敬的太太，谁能想得到呢！"

特雷莎走进客厅，她端来了咖啡。盖代斯博士一见，马上忘掉了布里热达太太——不仅她，连世上的一切都被他抛

往九霄云外去了。他抚摸了一下口髭，两眼直勾勾地盯视着女仆。他深谙女人的奥秘，止不住大为欣羡：我的天主爷爷！

“谢谢你，我的女儿！”他搅和着咖啡，两眼始终不离姑娘。

盖代斯博士仪表堂堂：颀长的身材，消瘦的体形，满头银发，浓厚口髭，鼻子呈鹰钩型，两眼炯炯有神，目光锋利得能洞察他人肺腑，保养精心的两手白皙细嫩。特雷莎背朝他站着，给上尉斟咖啡。盖代斯博士瞪着欲火腾腾的眼睛，端详她的裹在陀丽丝衣服里的苗条躯体。真是个天生尤物！眼下她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今后她一定会变得雍容华贵，无与伦比的。

喝过咖啡，他们骑马去看牲畜。盖代斯博士挑选出一些最好的牛，讲妥了价钱。归途中他们进一步明确谈定交易的最后细节。在此之后，他在门前勒住马匹，向上尉表示谢意，婉言回绝了下马小停的邀请。

“十分感谢，我还有急事要办。”他举起马鞭，但是策马之前，他摸了摸口髭，说道。“您能否把您家里这个新货色加在这批货里一并卖给我？如果愿意卖，请指明价钱，我按数照付。”

上尉没有马上听懂：

“家里的新货色？先生，您指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那个小姑娘，您的使女。我正需要一名女仆。”

“她是由我保护的孩子，是个孤儿，先生。我受人委托来教育她。我无权支配她。假使我有这种可能，她当然会成为您的；可是，请您多加谅解，我实在没有可能为您效劳。”

盖代斯博士把手垂下，用银柄马鞭轻轻敲打皮靴。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不必多说了。请把牛给我送来。再见。”

真是位生来惯于发号施令、权势无边的领主。他用银马刺踢了踢马腹，猛然一提马缰，迫使马前腿扬起立了起来。多么高傲啊！他掉转立着的骏马：上尉也本能地向后退步躲避。博士挥手道别，马蹄扣击地面，溅起一串烟尘。忍耐吧！如果这个侍女属于他盖代斯所有，他同样不肯标价出让的；他已经发现了她眼睛里闪烁的光泽，这是一种未经研磨加工的宝石的光泽。这颗宝石理应交给能工巧匠去雕琢，去研磨。具有如此完美品质的姑娘是令人惊叹和罕见的。他又一次远远地望见了她：她正头顶包裹，摆动臀部，缓步走向小溪。若是加以精心调理，使之生活充裕，受到抚爱的话，她一定会成长为貌比天仙的理想美女。可是这个朱斯托是只有低级本能的魔鬼，他没有能力发现宝石并精雕细刻它，研磨它的棱角，使它获得真正的价值。这枚宝石落入他手完全是由于命运的不公平。她若是属于他——盖代斯博士的话，他一定能使她变得更加姣好，尊贵得象个皇后。

15

在可尊敬的法官、热情的十四行诗作者埃乌斯塔基奥·菲阿里奥·霍梅斯·奈托——或简称为菲阿里奥·奈托的客厅里灯火辉煌；厅内座无虚席，高朋满座。他们都是来探望法官夫人贝阿特丽丝·盖代斯·玛尔康捷斯·霍梅斯·奈托太太的。法官夫人几乎总不住在家里，一直生活在本州首府，因

为她要在那里教育子女："在目前这种时代，决不能把孩子自己留在充满各种各样诱惑的大城市不管。"

随她来此的儿子达尼埃尔不久将满二十二周岁，他是法官的次子。长子伊萨雅斯即将年满二十七岁——在长子和次子之间还生有一个女孩，可是她夭折了。十二月伊萨雅斯就要从医学院毕业。这样看来，贝阿特丽丝太太在巴伊亚日夜挂在心上，而且为之宁肯让丈夫孤单单地留在此地的子女乃是两个细高挑儿和维拉。维拉也已是二十岁的成年姑娘，她的中学课程虽然无论如何也念不及格，可是已经庆祝过第三次订婚典礼了。"贝阿特丽丝太太住在巴伊亚，每日赌牌作乐，淫荡无度，可是不知羞臊，硬是装扮成为了孩子宁愿自我牺牲的贤妻良母。相形之下，我们这些人却成了一伙疯疯颠颠的傻老太婆，除了传播闲话，诬蔑他人，干涉人家的私生活，就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难道我们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善良的玛丽基尼雅斯·波尔吉里奥笑道。可是别的人却赞同前者——潘茜安娜·阿泽维托太太所说的上面一席话，因为她从贝阿特丽丝太太的各位芳邻口中听到很多，她十分清楚可尊敬的法官先生的家庭生活究竟怎样！每天晚上贝阿特丽丝太太都要外出，或者到女友家里玩牌，或者去同医生伊利里奥·巴埃托伊教授幽会。这位医生作她的情夫已有二十多年之久，据云，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他就使她失去了贞操。贝阿特丽丝太太给法官戴上了绿帽子，可是她并未就此满足。她非常喜爱年轻人，所以同样奖赏给这位名医一顶绿帽子。为此她不得不随时整复自己的颜面，保持体型，关心眼睛，束紧乳房等等，从而嫉妒得那些长舌妇乳罩撑胀欲裂，口发干，舌发苦……

达尼埃尔是她的爱子，简直象得同她如出一个模子。他和往常一样，面含迷人的笑意步入客厅。他顿时感到客厅内气氛紧张——他一向讨厌争吵，辩论，厌恶性格内向的人——他打算缓和一下局势：

“我到处走了走，观览了市容。略嫌阴郁些，不是吗？我都忘记它是什么模样了，因为我离开这里已经好久好久。我真不懂，爸爸，你怎么能在这儿呆这么些年头，怎么能很少到巴伊亚去，要知道这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可以按你的意愿，一定念完法律系，但是你可不要让我当一名外省的法官。这太可怕了！”

贝阿特丽丝太太面向儿子莞尔一笑：

“达尼埃尔，你爸爸总是有些爱好虚荣，他是个诗人嘛。聪明绝顶，博闻强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他若肯利用我娘家的声名地位，本来可以在政界飞黄腾达，可是他不愿意，宁肯当一个外省的法官。”

“任何事都有其应得的报偿，我的孩子。”可尊敬的法官又披上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袍。

“我相信，爸爸。”达尼埃尔一想起刚才在街头父亲的情妇彼丽尼雅同他相互问候，随即表示同意父亲的话。

“在这里，在远离尘嚣的环境中，我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能够安安静静地写完两部著作——刑法法典和长诗选集。等我致仕之后，我想参加大学教授的竞选；教育对我有诱惑力；政治嘛，它从来不曾吸引过我，相反，我讨厌它！”法官甚至硬充起最高道德的卫道士。

贝阿特丽丝太太宁愿改变话题，埃乌斯塔基奥的故作高雅的漂亮话刺激她的神经——这是什么苦刑啊！

“达尼埃尔，你一定激起炽热的情欲了吧？揉碎了多少颗芳心？给多少个丈夫，多少个幸福家庭造成了威胁？”她对儿子们的风流艳遇极其感兴趣，儿子们也向她倾吐这类秘密。每当达尼埃尔同她的某个玩牌的女友发生风流韵事时，她总是个爱说爱笑的同谋者。

“这里的女人都平平常常，妈妈，但是一举一动却又显得神圣不可侵犯。我还从来没遇见这种现象。她们很少能令人感到诱惑，至少暂时如此。”

“难道什么都吸引不了你？据说，本地的姑娘虽然生长乡下，却能够刺激人的性感。”她转向丈夫说道。“埃乌斯塔基奥，你的这个儿子在州首府里是征服女性的一号能手哩。”

“这是母爱导致的夸大其词，爸爸，你别相信这些话。我不过有时在老太婆中间取得些成就，有过几件浪漫史而已。总的说来，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

门口传来了问候声——这是可敬的市长夫人来拜访可敬的法官夫人。达尼埃尔站起身来：该到商店附近散散步去了。

16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有什么办法呢？”达尼埃尔——也就是在老妇人中间享有盛名的达恩——不止一次对同系同学这样表白自己。

达尼埃尔是法律系的大学生，他学会了酒馆、妓院、交际场开设的全部课程，成了游手好闲博士。他早已是妓院的妓女和上流社会的优美贵妇们的宠爱者。这些女人大半已年

届人老珠黄的阶段，作过了最后的整形手术；达尼埃尔高兴地从这两类女人手里接受礼物和金钱，甚至骄傲地向旁人夸耀，这里有领带、腰带、手表、布料、高面值的支票。他用这些实物为自己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作注解说明，借以驱散课堂上的枯燥闷人的空气。

扎扎·多比考·道塞委婉得体地把自己白天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塞进他的上衣口袋。天亮时，达尼埃尔赶到伊扎乌拉·玛涅塔妓院去接她，二人沿着圣弗朗亚斯库街漫步下行，打算回到舒适的斗室——水泥地面上铺满芳香扑鼻的树叶，床上铺着洁净的散发薰衣草香味的床单——共享安逸生活的乐趣。途中，扎扎这个质朴纯真，体贴他人的姑娘找到合适的时机，暗暗把钱塞进他的衣袋，而且天真地自以为他毫未察觉。

"我只需装出神不守舍的样子，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口袋，而且不伤害我的自尊心。"达尼埃尔道。

同学们拿他的厚颜无耻取笑。达尼埃尔是个不可救药、不堪造就、无与伦比的卑鄙无耻之徒，尽管他的好友证实，说他偶尔也会突如其来地另有所爱，从而抛弃富有的女保护人和合适的情妇。他在情场上大交桃花运，这在大学生和文人骚客当中是人人皆知的。有些人乱点鸳鸯谱，凭空胡乱把某些女人说成是他的情妇，甚至夸大他的艳遇的次数。自从成为少年，这个胆大妄为的孩子就开始从女人身上赚钱，同时又把赚得的钱花费在她们的身上。

可尊敬的法官的子女很少到遥远偏僻的外省探望父亲。贝阿特丽丝太太一向注意生活条件和典雅的举止行为，一向遵循合情合理的信条，她有时能够带领某个孩子来探望丈夫

和父亲——这无疑是无聊之举，但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美好声誉，又完全是在所必需的。达尼埃尔最桀骜难驯，同时最繁忙无暇，他已经有五年不曾坐过火车——“妈妈，为什么要到那个洞穴去把自己埋葬整整一个月呢！爸爸完全可以到这儿来，我不是同样能够见到他吗?！何况我在这个假期有那么多课程要学习。”然而，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陪同慷慨大方的、崇拜他的外貌和才能的女人去逛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一切费用都由这些崇拜者承担。可是，这一次贝阿特丽丝太太却不须好言相劝和强迫说服：达尼埃尔突如其来地自动提议前来。他说：“我想变换一下环境，妈妈！”实际上，这样一来他便可摆脱掉靠整容化妆和珠光宝气遮掩老态的贵妇彼罗拉·施瓦茨·列安太太了。这位太太早应该老泪纵横地缅怀过去，如今她连笑一笑都力不能及，因为整容手术使她的面部皮肤绷得过紧了。她家资豪富，但是不知为什么，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大蒜臭味。这位圣保罗的六十岁富孀到巴伊亚来参谒著名的教堂。她在圣弗朗西斯克圣殿同青年大学生邂逅相逢，立即被这个温柔娇嫩，相貌出众的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忘记了廉耻羞臊，在海滨租赁下一幢房屋，为他打开了鼓胀欲裂的钱袋。诚然，她的钱都花到了达尼埃尔的新欢——基布尔西亚妓院的翘鼻子黑姑娘塔尼身上，他为她购置了各种各样的时髦物品。

如今他既厌倦了老妇人，又厌烦了塔尼。任何东西也减轻不了彼罗拉太太发出的大蒜臭味，而金钱和卖弄风骚更暴露了塔尼的伪装手段之劣，她变成了纠缠不休、贪得无厌的女人。达尼埃尔的热情篝火里可供燃烧的木柴已经不多，他不得不一逃了之。他随同贝阿特丽丝太太来到父亲主持司法

大权和撰写十四行情诗的本州腹地。

小妹妹维拉不久前被选为学校的“公主”，由于评判显然偏向，她失去了“皇后”的称号。她让哥哥们注意父亲发表在《晚报》文学副刊上的几首十四行诗。

“小伙子们，咱们的老头子看来非常了解女人，他的诗可以说是超级性欲旺盛的……我喜欢这些诗，它们给人以强烈印象……”

十四行诗引起了达尼埃尔的好奇心，所以来到卡扎泽伊拉斯之后，他试图寻找引起他父亲如此炽烈热情的女人。关于彼丽尼雅的消息，是他父亲的同行——业余文学爱好者马尔科斯·列莫斯提供给他的。这个人素以善于造谣生事驰名，他还向达尼埃尔讲过特雷莎·巴蒂斯塔的事，而且还把她指给他看过。

自此以后，达尼埃尔的视线就离不开特雷莎——他简直为她发了疯，他的热情好似吞噬一切的烈火一般点燃起来了。

17

朱斯托上尉过于声名狼藉：阴森可怖，性情躁烈，寻衅斗殴，种种恶习根深蒂固。可是，尽管达尼埃尔为人一向谨慎小心，不愿陷入尴尬的窘境，马尔科斯·列莫斯的警告却未能令他望而却步：这个办事员显然是言过其词。达尼埃尔相信自己的好运和往日的经验；他不认为上尉会注意监视自己众多的女人当中某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况且除特雷莎之外，他身边往往总还有两三个女人得宠——在农场的，各妓院的，

街面上各个角落的，其中也包括就在特雷莎周围，就同她一起在商店里的一个。

何况——活见鬼——上尉又从哪儿能知道呢？小心谨慎，考虑周详，这些固然都是必需的；何况在这些方面，达尼埃尔早已达到了博士水平啊。

恰好，在商店对面座落着莫拉埃斯一家的住宅。这是全城最优秀的家庭之一，它的成员是四姊妹。她们出身于家业中落的富家，姊妹们继承了几幢出租的楼房和一些股票。她们这些快乐、可爱、精明的女主人若是生活在首都，本来可以不乏觊觎她们嫁妆的求婚者。在此地，她们却不会有什么乐观前景。

朱斯托上尉的商店成了这几位老处女的唯一消遣。她们趴伏在二层楼的窗台上观看一个个顾客，议论他们购买的货物多少，回答投来的问候，就这样打发掉无穷无尽的漫长日子。最近一个时期，商店的顾客猛然增多了，尤其是男性顾客。由于侍女忙得分不开身，玛格达只好亲自出外购买食品。她解释了出现这种络绎不绝光顾商店的现象的原因。一走进商店，她立刻一目了然了：收货款的姑娘是上尉的情妇。这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披散着头发，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玛格达向姊妹们这样描绘特雷莎，应该说描绘得十分准确。日久天长，好奇心逐渐减弱了，唯有马尔科斯·列莫斯成了商店的老主顾：每天早晨他必来买香烟，每天晚上，从工厂办事处下班回家途中必来买火柴。

达尼埃尔走近商店时，恰值朱斯托上尉从农场回来。上尉下了载重汽车，刚好亲眼目睹达尼埃尔在和莫拉埃斯姊妹中的一位相互微笑和互致恭维之词。

“您好，上尉！”

“您近况如何啊？”因为达尼埃尔走上前来，伸手致意，上尉便压低声音补充说。“我看得出来，您可真能抓紧时间……”

达尼埃尔未置可否，他故作神秘地微微一笑，挽住上尉的臂膀，一面回头回脑地观望对面的街门。望得见门扇后四姊妹之一的费奥，只见她似乎无意之中裸露出了乳房。接着，达尼埃尔又看了看二楼的窗口：其余的三姊妹——玛格达，阿玛丽娅和彼尔塔聚在那里。再没有比这更妙的掩护了：这些老处女简直是从天而降，这是上帝有意照顾他啊！不仅如此，其中年纪最小的那个也确实值得为之献献殷勤……可是，眼前既然有了上尉的小妞，有了这样天仙般的美人儿，怎么还能去想其他女人呢？达尼埃尔挽着朱斯托上尉的手臂，走进了商店。

18

特雷莎觉得有人死死盯视自己，不禁抬头观看：原来是个年轻人在瞅她，他正和上尉交谈，显得是那么自信。因为漠不关心，也由于心怀恐惧，特雷莎从来不曾同顾客对望过一眼，尽管她发现了马尔科斯·列莫斯不断地进进出出，看见了他那淫荡乜斜的目光和笑容，记下了他来商店的次数。这个动作笨拙的细高挑儿已经年有五十，外表看上去还要老些。他常常向她挤眉弄眼，打各种手势。头一次看见时，特雷莎不由发笑：这样体面的男子汉竟象个街头顽童那样挤眉

弄眼。日子一长，她便不再注意这个人，而是全神贯注在她记载货价的账本上。给她唱货价的是旁别乌或“捕蝇草”以及希科·梅雅索拉。后者虽是贴身保镖，偶尔也来帮助店伙。他的职责是验收火车或者毛驴运来的货物，同车夫、脚夫和搬运工讨价还价，按每月结算的账单外出讨债，所以他很少上柜台接待顾客。马尔科斯·列莫斯总是在商店久久逗留不走，点上香烟抽着，满心希望能博得特雷莎稍一顾盼，哪怕能再次看见她的笑容也好。最后，他终于走了，显得多少有些匆忙。不过，他完全相信他是排在可靠的位置上的：在加比妓院的嫖客名单上他也名列前茅。谁也不及他到商店来的这样早：一旦小妞被上尉一脚踢出家门，她首先想起的一定会是他——马尔科斯·列莫斯。他认为他稳操胜券了。

一阵哈哈大笑声引得特雷莎再次抬起头来，年轻人正越过上尉的肩头瞅她：上尉弯着腰捧腹大笑个不停。年轻人趴在柜台上面现微笑：半开半合的嘴唇，懒洋洋的眼光，卷曲的头发，细嫩的皮肤——不知为什么，特雷莎看他好象眼熟得很，虽然以前从未见过他。他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怎么这样眼熟呢？忽然，她记起来了，这是石印油画《圣母报喜》上的天使长，真是维妙维肖，丝毫不差。这幅画挂在农场家中的小屋里，是特雷莎平生见过的最好看的东西。现在她亲眼看见天使长显灵了。她不由垂下眼帘，嫣然笑了。

“捕蝇草”在给她唱念数字：“干肉一公斤半，每公斤一千四百列伊索；三公斤，也许是三公升面粉，每公斤三百列伊索；一公斤或一公升黑豆，售价四百列伊索；一公升卡沙萨酒，二百克食盐。”透过笑声，上尉高声说道：

“特雷莎，等算完账，你给我们烧点儿咖啡来。”

达尼埃尔不厌其详地向上尉介绍巴伊亚各个妓院和酒巴的生涯，描绘各个妓女的身段姿色，列举她们的名字、外号，讲述各种各样的奇闻故事。朱斯托上尉非常乐意了解本州首府发生的事情：每次到巴伊亚去，他都是这些娱乐场所的常客。何况这个小伙子讲得这样活龙活现、趣味横生呢。

特雷莎把托盘放在柜台上，托盘上有咖啡壶、小茶杯、糖罐。倒咖啡时，她听到年轻人在给上尉讲故事，可是他那双充满祈求神色、顽强固执的眼睛却不肯离开她的身子。

“上尉，在我围困堡垒的日子里，能否利用您的商店作为我的战壕？”室内咖啡香气四溢，达尼埃尔品尝了一口。“好极了！在此期间我能否偶尔得到一小杯象这样的咖啡？”

“从早七点到晚八点，商店一直营业，它完全供您使用。至于咖啡，只需吩咐一声即可。”他转身命令特雷莎说。“等我的朋友达尼埃尔一到这——我想他会常常来的——你就请他喝上一杯咖啡。你若是忙得脱不开身，他可以等一等，他不着急。是不是这样，英明的先生？”

“对，根本没有急事，上尉，现在我的全部时间都将只用在这件事上。”他两眼紧盯特雷莎，似乎他的话是为她而发。

特雷莎撤下咖啡壶和茶杯，走出房去。上尉告诉达尼埃尔：

“据说，费奥道拉……您知道她名叫费奥道拉吧？简称为费奥。听人说，她已经不须保护童贞，已经挂上通行无阻的绿色信号了：有一个路过这里的杂技演员跟她度过了初夜。至于我，说老实话，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当然，他们亲过嘴，搂抱过，这些确实有过，我从商店这儿就亲眼看见过他们站在家门口亲嘴。他们确实有过放荡行为，这是事实，可

是我认为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况且，活见鬼，他们能在什么地方胡搞呢？卡扎泽伊拉斯可不象有很多合适场所的巴伊亚，它也不是到处都有树丛的农场。更不用说这里每个人都注意别人的私生活了，这一点您很快就能有所体会。在此地只有一个人从不看旁人的眼色行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人就是在下——您的忠顺奴仆。然而，我从来不跟象女邻居这样的名门闺秀打交道。如果有一天我同她们打起交道，那也只是为了正式婚娶。我倒宁愿一般地打猎玩，这用不着废事，也不会引起头疼病。坦白地说，我认为费奥同那个家伙只不过调调情而已，至于别的事——全是无中生有的胡扯。不管怎么说，这个姑娘还真不赖！”

达尼埃尔提高嗓门说道：

“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漂亮的姑娘！”

“嗳！您说什么？您不要夸张。按我的口味，她当然有些过时了：这倒不是我对她估价不够，而是因为我喜爱年轻的姑娘。我认识一些比她强到不能相提并论程度的女人。在阿腊卡茹的维涅兰达妓院里有一个外国姑娘，鬼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我只知道她是个浅黄头发的女郎。她的头发颜色浅极了，她说在她们国内好象把这种头发叫作亮银色。

“白金发女郎。”达尼埃尔用着外国腔调附和说。

“对，对。这可不象咱们这儿的浅黄色头发的婆娘，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想到欧洲去，目的就是在那儿弄一个年纪轻轻的，长着这种浅色头发的外国小妞。”

达尼埃尔装扮出一付全神贯注、洗耳恭听的模样，可是两眼却盯住姑娘不放。特雷莎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象他这般美的男人。连一个也没见过！除非是那次来的那位工厂老板，

可是即使那位工厂老板，也是另外一种样子。特雷莎不由自主，也把视线投向了达尼埃尔。她忸怩不安，不觉半启口唇，嫣然笑了。

19

她忸怩不安，不觉笑了。为什么笑？连她本人也不知道。心里本不想看，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来瞟去。年轻人就在附近来回踱步，沿着大街走过来走过去，然后跨进商店。目的仅是同她交谈几句，讨杯水喝。"不想喝杯咖啡吗？我马上去煮。"特雷莎十分腼腆，声音发抖，心儿忐忑。等候咖啡期间，达尼埃尔分送给店伙们走私来的美国香烟抽。两个小伙子不会多嘴多舌说坏话的，因为他们深信这出戏的起因在别处——戏里的年轻女主角是费奥道拉。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妒羡心情，观察着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强盗，窃玉偷香老手的言行举止。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捕捉一个天真纯洁的牺牲品。然而这个强盗很讨人喜欢，而牺牲品却并不那么天真纯洁。

特雷莎并不是总坐在小桌旁整理帐目；她还负有打扫房间和洗涤上尉衣服的职责。房屋和商店，包括院子里的厕所——这些地方的总清扫由每天早晨前来上工的店伙负责。希科·梅雅索拉把锅子放在火上，烧煮黑豆、干肉、南瓜、甜木薯、红薯、口条碎块等——他是在监狱里学会烧菜做饭的手艺的。中午，顾客变得非常稀少，于是希科和店伙们便出去吃饭。特雷莎孤身一人留在商店里，万一有顾客光顾，便

由她来接待。每逢上尉在城里，特雷莎便铺上桌布，摆好杯盘餐具，饭前先给主人端上卡沙萨酒，吃饭时再端上啤酒。朱斯托上尉用的饭菜全由科琳娜寄宿公寓用手提饭盒送来，丰盛佳美，花样翻新。上尉的胃口很好，吃得很多；喝起酒来，也是海量，能够随意不停地喝。希科有权在早饭时喝上一小杯卡沙萨酒，午饭时还可再喝一杯——他总是一饮而尽。然而每星期六晚上和节日前夕，他总是喝得醺醺大醉，不省人事地躺在家里或者睡在某个下等妓女的卖淫窟里。主人不在家时，特雷莎不必铺桌布，也不用餐具，她直接用手抓着饭菜吃。她吃的东西是蹲在屋角的希科烧的。

通过仿佛无意之间向店伙提出问题的办法，达尼埃尔很快就掌握了商店人员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规律。与此同时，他好象有意供店伙们取笑，每天在莫拉埃斯四姊妹眼皮底下卖弄风姿，而姊妹们依旧占据着家中窗台的牢固阵地。

被搅扰得心神不定的姊妹们既急不可耐，又惊讶不已：他为什么会腼腆到如此可笑的程度？他来自本州首府，是素有胆大妄为，善于沾花惹草、窃玉偷香名声的登徒子啊！一位名叫潘茜安娜·迭阿泽维托的太太熟知达尼埃尔的种种艳史奇遇，她曾到过姊妹们的家，向她们详细介绍了他的各种丑闻。可是，如今这个美男子却不敢靠前，极其谦恭有礼，不敢作任何接近她们的尝试，始终在调情的初级阶段踏步不前。更不同一般的是他对四姊妹同等爱慕，把恭维讨好的言词和暗示举动平均地献给她们。谁知道呢？也许这种不可理解的犹豫忸怩正是由于他很难厚此薄彼地选中其中的一位。姊妹们各自占据一个窗口，达尼埃尔则站立在对面的人行道

上。他面含笑意，冒着正午的炎热日光或者迎着傍晚的阵阵凉风来回走动两三趟，然后就一头钻进商店的凉爽屋内。跟在他的身后传来的是四姊妹从阳台发出的声声叹息。

上尉同样对达尼埃尔的进展情况深感兴趣：

“喂，怎么样了？尝到甜蜜的果实了吧？”

“要有耐性，上尉！等事情一成功，我马上奉告。”

“我只是想知道，她还是不是处女。我敢打赌：她准是个黄花闺女。”

“上帝会听见您的这些话的，上尉！”

他们交谈得非常热烈，但话题总是一成不变的那一个：巴伊亚的寻欢作乐场所。这是朱斯托上尉最感兴趣的。达尼埃尔赢得了他的信任，二人一起到加比公寓去喝啤酒，看女人。达尼埃尔臂肘撑着柜台，品评本地寻欢作乐场所的上等妓女代表人物，与此同时，他竟能在严峻无情的上尉的眼皮底下追求特雷莎，用不容误解的眼神和笑意的语言交谈：他是在准备基础。

他日复一日地逐渐把特雷莎勾引诱惑上了。姑娘本人并不希望，然而，不知为什么，竟不由自主地开始回答他投过来的眼神。他的眼睛多么悲伤啊！这一对天兰色眼睛能勾魂摄魄，加上丰满的嘴唇，卷曲的头发，活脱脱是从天而降的天使长。当朋友们走出街头之后，特雷莎连忙把一朵花藏进胸前。原来达尼埃尔背着上尉拿给她看一朵已在凋谢的玫瑰花，吻了一吻，然后放在柜台上。这朵花，是他专为特雷莎采撷的，并且为了她亲吻了一下。肮脏的柜台上放着一朵红艳艳的玫瑰花，还有那象征爱情的热吻。

20

几经盘问、谈话和绕着商店踱步，达尼埃尔终于发现了理想的时间：正午，当希科·梅雅索拉和店伙吃饭时，柜台后只剩下特雷莎一个人，在此期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决不会有顾客光临。此外，为了安全实现预订计划而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上尉离家外出，到城外去料理事务或者到农场去。达尼埃尔万分小心，在耐心等待时机。

过去了几个令人焦急难耐的日子。一天，上尉邀请他作一次短暂旅行，为时仅仅一天。请他一起到离此地仅有五十公里的不远的地方去参加斗鸡。因雨水冲刷，道路颇不好走，但是狗腿子捷尔托是个不错的司机，他自告奋勇说，两个小时即可把他们送到。为了凶狠好斗的公鸡完全值得牺牲一天。这是达尼埃尔可以赢一些钱的大好时机，只须把赌注押在上尉的公鸡身上即可。可是，达尼埃尔高兴地婉言谢绝了。达尼埃尔表示遗憾，不能接受这一好意邀请。他谎称因为恰好在这一天他们约定在秘密地点幽会：这是把美貌的女邻居搂抱在怀，验证一切的唯一机会。多么遗憾呀，上尉！

“这可是正当理由，我就不强邀您了，等下次再去吧。请您仔细检验，以后告诉我：我说的是否对，姑娘是否果真还是处女。”上尉道别之后，与狗腿子捷尔托并排坐上汽车。“走吧，我还得先拐到农场一趟。再见。”

街对面住宅的窗口空无人影，大街上也阒无人迹。达尼

埃尔从拐角处转回商店。特雷莎一见他走进屋来，登时变得动弹不得，噤若寒蝉，既发不出声音，又抬不动手脚。她从来不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心儿象小鹿时紧时慢地扑登登乱跳个不停，但这不是恐惧心理，也不是厌恶感情。至于究竟是什么？特雷莎不知道。

他们一句话也未交谈。达尼埃尔一下子就把她拥抱在怀里，把发烫的面孔贴在她那冰冷的脸上。年轻人的香水气味使特雷莎的头都发晕了。从他的头发、皮肤、手臂以及半张的嘴唇，到处都散发出香气。上尉身上可总有一股难闻的汗臭味和卡沙萨酒味，用他的话说，强壮有力的男子汉是不使用香水的。达尼埃尔抱住特雷莎不放，温柔地捧起她的脸庞。特雷莎注视着他的眼睛。达尼埃尔缓缓地把嘴贴向她的口唇。既然特雷莎一向惧怕接吻，既然当上尉噙住她的嘴唇又啃又咬时，她是那样厌恶他，那么这一次她为什么不转身躲开呢？若是说，往日是恐惧胜过了厌恶，那么年轻人并不令她感到恐惧，她为什么同意接吻，没有转过脸去，没有撵开他呢？

达尼埃尔用自己的嘴唇、舌头长时间地温柔地吻着她；特雷莎的口唇也不觉张开回吻他了。突然，她觉得胸中仿佛剧痛欲裂，盯视天使长天兰色眼睛的那双秀目蒙上了泪水。难道除了疼痛、鞭挞、无力的仇恨和难忍的恐惧以外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哭泣？还有别的使人流泪的原因吗？她无法回答，因为她所经历的唯有凶事：瘟疫，饥馑和战争——特雷莎·巴蒂斯塔的生活就是如此。

忽然传来一阵杯盘碰撞餐具的响声，惊得特雷莎浑身一

抖。他们急忙互相松开，中断了亲吻。临别时，达尼埃尔又用嘴亲了亲她那湿润的眼睛，然后走到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大街上。在冬日阵雨的滋润下，种子逐渐萌芽，破土而出，于是在严峻、干旱、荒凉的大地上将盛开鲜花，而花落之后将结出累累果实。

当店伙旁别乌由“捕蝇草”陪同走回商店时，特雷莎仍旧坐在那里，只见她神不守舍，表情冷漠，仿佛忘掉了世上的一切。

21

达尼埃尔吻她的眼睛，接着又吻她的嘴唇，右手从她的后背滑向臀部,左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初吻之后已过去四天，可是特雷莎仍然感到嘴唇上留有他的气味，即使现在达尼埃尔已是第二次吻她，这股气味仍未消失。他的热情低语点燃了她心中的烈火。

“明天是圣约翰之夜，”达尼埃尔说。“上尉告诉我，说他要出外过节，而这个节……要庆祝一整夜，直到天亮……”

“我也知道，他年年都去……到蒙迪尼奥·阿里卡捷先生的庄园去。”

“明晚九点你在后门等我，九点整。咱们也过自己的圣约翰节。”

重又吻了吻她的嘴唇。特雷莎轻轻地——心慌意乱地——抚摸着他的卷发。这头发软绵绵好似猴子绒毛。明天将是我们的节日，一定会是。

22

关于自己出游交往、离家外宿，以及计划、决定等事，上尉连对合法的妻子陀丽丝都从不告诉，更何况特雷莎这个普通的小丫头：任何时候他也不允许任何女人要他报告行踪——在哪儿过夜，是在家里同她一起，还是到加比公寓去一边呷着啤酒，一边玩赏新来妓院的女郎；是到最近的某个地方处理事务，还是忙于斗鸡赌博。一个尊重自己的男子汉应同女人保持应有的距离。

特雷莎浆洗好白色西装、天兰色衬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摆在床上。床头坐着上尉，他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特雷莎给他洗净和擦干两脚，走出房去倾倒盆中脏水。恐惧感时刻不曾离开她的心头。这已不是先前那种面对粗暴虐待和毒打折磨而产生的恐惧；今天，她惧怕的是他会照老习惯，在穿着打扮去庆祝节日之前命令她与他在一起，再供他发泄一次兽欲。今天可不要这样，我的天哪！这是可怕、沉重的职责，特雷莎几乎日日夜夜都顺从地履行它，只因担心受到惩罚。可是，今天不成，不成啊，上帝保佑吧！但愿上尉想不起来这事！

但是，他想起来了此刻要干什么……事完之后，特雷莎跪在地上给上尉穿袜子和皮鞋，递给他衬衣，长裤，领带，上衣，然后再递上——匕首和手枪。

狗腿子捷尔托在商店外坐在驾驶棚里等候。他是司机，又是雇佣的杀人凶手，跳舞会上的伙伴，手风琴手。希科·梅

雅索拉已经开始了圣约翰之夜的无节制的通宵畅饮：从一家到另一家，到处猛灌卡沙萨酒、白兰地、甜酒——对他来说，不管是什么酒精饮料，也不管是什么商标牌号，一概都喝，全无所谓。天亮时，只要他还不曾疲惫不堪地倒卧在库雅达古阿下等妓院的某个妓女房间里，就会拖着脚步，回到装满干肉、咸鱼袋子的小屋，倒在行军床上，不顾地板脏得要死，苍蝇嗡嗡成阵。

上尉按照时装杂志的要求穿上了白色西装，显得好象一位重要人物，资本大亨。他一边调整领结，一边暗中盘算：是否把特雷莎带去。让她穿上她很少穿的陀丽丝的衣服。这个漂亮的小妞简直是幅美人图，满可以带到舞会上去展示展示。

上尉打算带着小姑娘特雷莎出外炫耀一番，为的是激起盖代斯家族的家长，从卡扎泽伊拉斯到诺尔切一带的领主埃米利阿诺·盖代斯的妒羡。然而，埃米利阿诺·盖代斯眼下正在国外旅游，刚走不久，须待几个月后才能回来。尽管如此，上尉以赞许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了特雷莎之后，本想开口命令她穿上过节的服装，可是……

特雷莎猜到了他的意图，重又被一阵恐惧攫住了内心。这一次已不是面临凶狠粗暴和服从淫棍蹂躏等威胁而产生的恐惧，她担心的是一种更为严重的事：万一上尉带走她，年轻人势必冒着大雨在大门外白白等待，从而永远失去了他应许的节日，她将永远不能再感受神秘的内心呼唤，永远不能抚摸年轻人的丝绒般的头发，接触他那使人发痒的嘴唇了。

埃米利阿诺·盖代斯正在法国同弱不禁风的女郎寻欢作乐。节日里说不定会出现新鲜的甜果——某个适合上尉口味

的姑娘，而他将会突然起意带她回农场去消受。到那时该怎么打发特雷莎呢？让她一个人搭载重汽车回家，让她独自一人同狗腿子捷尔托在一起？属于朱斯托上尉的女人不该半夜时分单独与别的男人走路。虽然捷尔托是上尉的保镖，是忠实的仆人，但是他不知道捷尔托是不是个阉人，如果不是，黑暗之中会受到魔鬼诱惑的。何况即使什么事也不发生，人们照样会造谣生事，说出更难听的谎话。到那时有谁能证明事情不是那样？朱斯托上尉生来不是为了戴绿帽子的：关于他，可以讲各种各样的坏话，而且可以在背后议论。把他叫做强盗，诱奸幼女的人，强奸犯，疯子，任何人也不肯放过的骗子手，斗鸡场上的作弊者，杀人凶犯——这一切都可以在背后讲。难道有谁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对他当面提起？不，从来不曾有人说他戴了绿帽子，受了女人的欺骗……看来，不值得带特雷莎去，今天小妞已经得到了她应得的一份。

“等我走后，你就熄灯睡觉。”

“是，先生，”特雷莎舒了一口气。唉，在圣约翰节前夕她经受了多少恐惧啊！

朱斯托上尉走向商店，打开街门。户外大雨滂沱。

23

大雨浇灭了街头的篝火，街角处淤积出了水洼，出现了泥泞。达尼埃尔身披雨衣向夜幕里窥视，侧耳倾听一切响动，目光恨不得穿透雨帘和暗影。

这一天午饭过后，达尼埃尔问贝阿特丽丝太太说：

“老太太，你有没有不十分值钱，但美观精致的首饰？你能给我一件作为送给一个姑娘的礼物吗？这儿的商店一律都是穷酸相，看上去都叫你觉得可怜。”

“我不喜欢你叫我老太太，达尼埃尔，这点你早就一清二楚。我还没衰老到那种地步。”

“对不起，妈妈，这只不过是个亲切的称呼。你是巴尔扎克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女人，还风韵犹存呢。我若是处在爸爸的位置上，决不会让你独自一人在巴伊亚随心所欲。”他感到自己这句俏皮话已获成功，甚至笑逐颜开了。

“孩子，你爸爸很少注意到我。你等等，我去找一找，看是否有什么适合你用的小玩艺儿。”

客厅里只剩下父子二人。法官警告达尼埃尔说：

“我听说，近来你围着莫拉埃斯小姐的家绕来转去，也许你是在追求费奥道拉。有一些谣言，你大概也有所耳闻，但是这都是无稽之谈。她是个好姑娘，她过去的那事也没有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调情界限。我劝你要小心对待，她们是好人家的闺秀，跟她们闹出丑闻会引起恶劣的反应。说实在的，这里有的是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无主姑娘，她们受不到阴谋诡计和造谣诽谤的威胁。”

“不要耽心，爸爸，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不会钻进老鼠笼子里去的。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什么人找麻烦，添懊恼。这些小姐挺讨人喜欢，我和她们友好往来——仅此而已。何况她们当中任何一位也引不起我的偏爱。”

“那样的话，这个礼物是送给谁的？”

“是另外一个完全无主的女人。她果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也不怕阴谋诡计和造谣诽谤。你就放宽心吧。”

“还有一件事：你妈妈住在巴伊亚完全是为了你们。她若是能住在这儿，我当然非常乐意。可是她不能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就丢下你的妹妹。”

“你是说维拉？”达尼埃尔笑了。“爸爸，请你相信我说的话：维拉是咱们全家头脑最精明的人。她决定嫁给一个百万富翁，这已成定局。当维拉想干什么的时候，她准能干成。你大可不必为维拉操心劳神。”

依可尊敬的法官来看，达尼埃尔大概显得过份时髦了。这时，贝阿特丽丝太太走回客厅，带来一个小小的护身符——一颗镶嵌在金框里的无花果形宝石。

“合适吗，我的乖儿子？”

“好极了，妈妈。谢谢。”

停立在胡同里的大门旁边，他玩弄着装在雨衣口袋里的小无花果。他又点燃一支香烟，缕缕雨水从他的面孔上流下。街对面莫拉埃斯姊妹家附近的篝火行将熄灭，已经听不见奴仆点起的壁炉里木柴发出的噼叭声。在这圣约翰显圣的夜晚，在莫拉埃斯的住宅里酒宴齐备，餐桌上摆满了玉米粥、玉米面蛋糕和甜酒。四姊妹此时也坐在桌旁等待着。滂沱大雨妨碍了顾客的来访，应邀来的只有几位来自教会的姊妹，远房亲戚和个别朋友。达尼埃尔呢？许多人家都组织了晚会，达尼埃尔在哪家晚会上跳舞呢？或者他接受了莱蒙托·阿里卡捷的邀请，去参加梵坦戈舞会？达尼埃尔想起了四姊妹；她们很讨人喜爱，她们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她们的最后希望能否实现？最年轻的一位，体态丰满，还有着诱人的魅力。明天他一定去拜访她们，由四姊妹一起陪伴着尝一尝玉米粥，与玛格达、阿玛丽亚、彼尔塔、费奥道拉腼腆羞赧地调

调情——这是他最好的掩护。雨水一滴滴地从青年的脸上淌下；若不是他嘴唇上仍保留着特雷莎亲吻的香味，若不是他的胸膛还感觉得到她那匀称身体的颤动，若不是他看到她那泪光莹莹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爱情的火焰，他早就一走了之了。

他那紧张的听觉捕捉到停在商店门前的载重汽车的轰鸣声：上尉马上就要动身走了——这个狗崽子，耽搁了多久啊！接着，拐角处出现了耀眼的车灯，刹那之间驱散了黑暗，但它们旋即淹没在雨幕中不见了。达尼埃尔又点起一支走私的美国香烟。他离开大门旁的掩蔽处，朝前靠近了一些，从那里他能观察得更清楚。雨水浇着他，淋湿了卷发。大门上出现了一道狭窄的光线，透过它达尼埃尔辨清了特雷莎·巴蒂斯塔的披散着的头发，被雨水淋湿的面孔。

24

这一夜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它开始于这里，在雨水淋沥的院子里。特雷莎已在他的怀抱之中。达尼埃尔连连亲吻她的面孔、眼睛、两颊、前额和嘴唇。时间还没过一个小时，恶怎么变成了善，愁苦怎么变成了欢乐呢？

印花布的衣裙紧紧裹在淋湿的身体上。特雷莎依偎在达尼埃尔胸前。在她心中充满了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感觉：两腿棉软无力，两颊喷火般发烧、滚烫，悲伤的心情突兀而至，大哭一场的愿望油然而生。此时此际她感到的快乐，唯有那次在农场摸到布娃娃时所感受的可以与之相比。这是一

种平静安详的快乐。所有这些感受一下子竞相涌来。啊，多好啊！

特雷莎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她感觉到达尼埃尔的心脏也在急剧跳动。她两眼紧盯着这位从天而降的天使长的面孔。他的嘴唇成了她的嘴唇的主宰。特雷莎毫不反抗，听任他亲吻，但是回吻他时仍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仍不免心有余悸和留有厌恶的感觉。然而，在这个院子，在这个无尽头的黑夜，自从达尼埃尔开始吻她，她心中的旧仇宿怨重又勾起。往日的仇恨曾经支撑她抗拒上尉欺凌达两个月之久，直到致命的恐惧使她沦为奴隶为止。今天恐惧并未消失，可是特雷莎心中重又燃起了仇恨火焰。一时间仇恨胜过了悲伤和快乐。特雷莎因而变的呆怔失神，全身紧张起来。达尼埃尔发现有些异样，停止了温存抚爱。雨帘丝丝，妨碍他看清姑娘眼中突然迸发的怒火。但是，即使他看清楚了，他能理解吗？难道他有能力理解吗？

达尼埃尔毫无所感，他视而不见特雷莎的恐惧和仇恨——他只顾狂吻姑娘的嘴唇，她的眼睛，整个颜面。特雷莎恢复了常态，她不再去想上尉——心境已趋于平静些了。年轻人让她缓了缓呼吸，她不知所措地笑道：

"天亮之前他不会回来的。你若愿意，咱们可以进屋去。"

于是，他抱起特雷莎，紧紧贴在胸前；他冒雨把她从大门一直抱到楼房门口，就象电影上年轻丈夫把年轻妻子抱进房去一样。

到楼房门口，他放下特雷莎，因为不知朝哪里走。特雷莎握住他的手，领他穿过客厅，来到走廊，在那里打开一个

小房间。只见房里堆满了装黑豆和玉米的麻袋，还有一些装着罐头、干肉和猪油的袋子。一个木杆搭成的木床放在房中。黑暗中，达尼埃尔磕碰到玉米棒堆上。

“我们就呆在这儿？”

特雷莎点了点头。达尼埃尔发觉她颤抖得特别厉害，显然她心情激动。

“这儿有灯吗？”

特雷莎点亮挂在天花板下的灯。借着昏暗凄冷的灯光，达尼埃尔看见了她那带有歉意的笑容——真的，她简直还是个小女孩。

“你几岁了，我的小美人儿？”

“十五岁，前天才过的生日。”

“前天？那么，你和上尉同居几年了？”

“已经二年多了”。

提这么多问题干什么？雨水从达尼埃尔的雨衣，从紧贴特雷莎身体的衣裙上滴滴滴嗒嗒淌下，砖地上已经汪成一滩滩污水。特雷莎不想谈论上尉，不想回首痛苦的往事。方才在大门旁，在寂静和黑暗当中，有多好啊。只求他的嘴唇和手臂挨着她就心满意足了。天使长为什么有兴趣知道朱斯托上尉是占有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人呢？为什么还问？他们浑身上下都已湿透，冷极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此外再没有另外的人了——原来圣像上的天使长并非无所不见，无所不知。她不再注意所提的问题，宁愿倾听他那音乐般的声音。她没有回答怎样落入上尉家中，她的亲戚、父母、兄弟在什么地方等问题……她不自觉地效仿达尼埃尔在商店初次单独见面时的动作：双手捧起他的面庞，亲吻他的嘴唇。

达尼埃尔接受特雷莎这个羞答答的亲吻，这个吻持续得很长、很长……

“我猜到了你的生日，给你带来了礼物。”他把镶嵌在金框里的无花果交给她。

“你怎么能知道？知道的只有我一个人。”特雷莎温柔、幸福地笑着，欣赏这个小小的饰物。“它很好看。可是我不能收下，我没有地方保存。”

“你把它随便藏在什么地方。总会有你能戴上它的一天的。”

他们面对面站着。达尼埃尔含笑不语，因为他还没有想出该对特雷莎说些什么。好话，他倒是会说很多，全是些冠冕堂皇、词藻华丽的话语，全都是情欲趋使下的绵绵情话，他头脑里甚至闪过父亲——可尊敬的法官写下的几行热情奔放的诗句。可是，所有这些话都已被他多次在老小姐，热情难耐的有夫之妇、酒吧和妓院的浪漫女郎面前引用过，都说得稀烂了。那些女人都不能同面前这个小姑娘相提并论。所以他只好含笑不语，而特雷莎也对他回以微笑。突然，他将身子贴过来，抱住了她……

良宵苦短，可是它又好象漫长得永无尽期……

25

这是无尽头的夜，即没有开始，又没有结尾。这是相逢之夜，离别之夜，也是黎明接连到来的黑夜。特雷莎被判处死刑，可是她跨上一匹火马，逃脱了上绞架的厄运。

他沉睡着，她保护他的睡梦，保护这位降临人世的天使长的安静。特雷莎胆怯地抚摸他的面孔。天使们下凡是为了完成预定的使命，然后回到天上——向上帝汇报。特雷莎甘愿死在他那神圣的怀抱里，但是她将一个人去死：在房门口上吊，伸出舌头吊在那里。

姑娘怯生生的触摸使达尼埃尔一觉醒来：你为什么郁郁不乐，亲爱的？郁郁不乐？不，她没有郁郁不乐，她在为生高兴，也为死高兴；这个无限幸福之夜是空前绝后的，是不会再有第二个，不会再有下一个，另一个或最近一个的第一个幸福之夜。在度过这一夜之后，她宁愿死去也不肯再恢复到奴隶地位上去，不愿在挨打受罚，倾倒脏水，任人奸宿蹂躏，忍受朱斯托上尉的口臭。绳子，商店里有的是；绳套嘛，她自己是会系的。

小傻瓜，别说蠢话，为什么不会再有这样的夜晚或者比这个更好的夜晚呢？一定会有的。达尼埃尔坐起身来，特雷莎则把头躺在他的胸脯上。亲爱的，你一边休息，一边听我说，神明的声音驱散了愁云，扩大了视野，把被判决的特雷莎从绞架上救了下来。她不知道上尉即将到巴伊亚去旅行吗？他什么时候去呢？这次旅行既是为了办事，也是为了寻欢作乐。州长邀请他参加七月二日① 的庆祝典礼，参加议会的接见仪式，拜访州政府成员和他的商店的供货人。此外，他还持有一封写给在“塔巴利斯”酒吧献艺的女歌手和探戈舞明星洛扎莉亚·瓦列丽的介绍信。

最重要的是要有耐性，再忍受几天上尉的要求和粗暴行

①1823年7月2日，巴西人在反对葡萄牙人统治的祖国独立战争中攻占了萨尔瓦多城（即今天的巴伊亚）。—— 原注

为，仍然象从前一样，装得俯首贴耳，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他告诉她应该怎样掌握自己，要知道他对此颇有经验，精明得很。至于他本人，不管需要他付出什么代价，明天一定得到莫拉埃斯姊妹家去品尝玉米粥，喝上几杯甜酒，说些甜言蜜语——当然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但却是必要的。上尉将会确信达尼埃尔在追求四姊妹中最年轻的一位。借助这个救命的谎言，他将得以经常出入商店和不引起任何疑心地同特雷莎相会。此外，谁能断定说在上尉旅行之前准不会出现另外一次幽会的可能呢？比方说，在圣彼得罗节之夜，不能吗？今后再不要讲自杀之类的话，小姑娘，别发傻，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万一有一天这个混蛋堵住咱们，你也不必害怕。达尼埃尔会给他一顿严厉的教训，让他学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戴着绿帽子。

从所听到的话当中，只有一点是特雷莎觉得真正重要的：上尉准备出外旅行，而且是到州首府长期旅行，这十——十五天就是十——十五个爱情之夜啊。她握住达尼埃尔的双手，心怀感激地吻个不停。对达尼埃尔来说，他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细节问题，倒是希科·梅雅索拉。怎么办？给他一大笔小费贿买他？给小费——不行啊，我的天使。多少小费也贿买不了他对朱斯托上尉的忠诚。但是，有一个情况倒是可以考虑的：上尉外出期间，他睡在商店里，家里的其它部分留给特雷莎照管。只要达尼埃尔从院子里的大门出入，情人们利用离商店最远的上尉的卧室，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希科什么也发现不了。你看，一切都对咱们有利，只要不让朱斯托上尉产生丝毫疑心就成。不引起丝毫疑心，你明白吗，特雷莎？特雷莎明白：不能让上尉有理由产生任何不信任感，尽管这

使她不得不集中起全部精力来对付。

26

天刚破晓，达尼埃尔在大门口告别了特雷莎，伴随离别的是一个长吻。

上尉直到傍晚时分才回来，在商店旁一走下汽车——店门紧闭着，是啊，过圣约翰节嘛！——他就听见莫拉埃斯姊妹家中笑语喧哗。上尉朝窗内窥视：宽大的客厅里窗子敞开着，年轻的达尼埃尔手执酒盏，四姊妹珠围翠绕地簇拥着他。只见他衣著考究，举止优雅，正向姊妹们大事渲染州首府的风光，社会秘闻。朱斯托上尉打个手势，向这快乐的一伙致意问候。应该向小伙子进一忠告，让他采取一些措施：若是真想破坏费奥的童贞，可千万别使她怀上孩子。这件事若是能办得不声不响，那么她既便已是成年人，也不至于带来复杂后果。可是若有了孩子，她就会希望嫁给达尼埃尔，她就会到处张扬，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事情涉及的是法官的儿子。

特雷莎在餐厅熨烫衣服，希科·梅雅索拉醉梦未醒，还在商店里：主人不在家时，他从来不留在家中单独与特雷莎相处一堂。他是个身强体壮的混血儿，每逢星期六和节日前夕他必然一醉方休，可是他只需睡上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常态。然而，在喝酒上与上尉相比，他仍难望其项背：上尉能不合眼地一连喝上四天四夜，同几个姑娘鬼混之后仍能立即骑马远行——真是铁一般的体魄。筋疲力尽的希科在商店里鼾声

如雷地睡着。

“特雷莎，到这儿来！”

特雷莎听到喊声，顿时手拿熨斗呆怔不动了。我的天哪，她还有勇气挺受住吗？恐惧象床单一样包裹着她；第一次逃跑时她身上就是裹着一条床单。为什么如今不能跟随达尼埃尔私奔，逃得远远的呢?！逃离开这供上尉蹂躏她的合欢床，他的吼叫声，戒尺的毒打，皮鞭的猛抽，熨斗的炮烙?！为什么不能逃离开给牲口打烙印的烙铁？上尉曾经用这个烙铁威吓说，哪个女人胆敢欺骗他，就给她打上烙印——可是谁有这种胆量呢？根本没有这样的傻女人。然而，特雷莎丧失了理智，竟敢于这么作。她放下熨斗，折叠着衣服，稳定一下自己的心神。

“特雷莎！”声音已带有威胁味道。

“来了！”

他伸出腿来，她给他脱掉皮鞋，袜子，又端来水盆。肥腻腻、汗漉漉的大脚，指甲里满是泥垢，脚掌上又是鸡眼，又是脓疱。达尼埃尔的脚可大不相同，那简直是一双腾云驾雾的翅膀，匀称、洁净、干爽，而且洒抹着香水。随他私奔根本没有可能，他是法官的儿子，是来自大都市的年轻人，大学生，几乎就要成为持有证书的博士。特雷莎无论给他当情妇，还是作女仆，都不合适；这类女人在州首府多得数不胜数，可随意选择。但是，他却对她说：我的爱，我亲爱的人，我从未见过象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永远不会使我厌烦，我愿你一生都属于我。这些话若不是出于真心，他为什么还要说呢？

她精心地给上尉清洗脚指甲里的污垢：不能在他心里勾

起不信任的暗影，以防他取消巴伊亚之行，布置保镖暗中埋伏和取来给牲畜打烙印的烙铁——用它给公牛和母牛，也给不忠诚于他的女人打烙印……有一次，上尉为了夸耀把她带到斗鸡场。在那里特雷莎听到他说过："如果什么时候有哪个倒霉的女人竟敢欺骗我，——虽然我相信没有一个女人敢于这样作，——那么在处死这个贱货之前，我先用给牲畜打烙印的烙铁在她的脸上烙个标记，让她永远牢记自己主人的姓名。"

上尉脱下上衣，从腰带摘下匕首和手枪。

"躺到床上去，快些！……"

27

上尉启程去巴伊亚旅行之前的几天狐疑多虑，焦急不安。只有一次，特雷莎在中午时分得以匆匆忙忙地同达尼埃尔接一个吻，受到他的一番鼓舞：上尉一定会去旅行。前一天傍晚，他在柜台上留下一朵萎谢的玫瑰花，凋落的花瓣给特雷莎带来了力量，支撑她熬过焦急欲死，望眼欲穿的五天。

达尼埃尔每天必来，几乎总是同朱斯托上尉形影不离，他们谈些涉及隐私的话题，又说又笑；特雷莎心头小鹿怦怦乱跳，注视着天使长的一举一动，希望从中看出向她透露的爱情。如果上尉不同他在一起，年轻人则到商店里转上一圈儿，立即转身离去；店伙们——可以分享几支美国香烟，特雷莎——得到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和炽热的飞吻——可是，对于刚刚苏醒过来的情欲来说，这未免过于稀少了。

相反，他却每天同莫拉埃斯姊妹共进午餐；餐桌上摆满了最精致的甜食佳肴——加茹果，芒果、热卡果，石榴，菠萝，柑桔，香蕉，各式各样的玉米粉糕点。至于可可奶茶、乳酪，冰镇饮料和果汁，那就更不在话下。姊妹们说：这是简单的便餐，而达尼埃尔则讨好说：简直是神话般的盛宴。

涂脂抹粉，描眉修鬓，喷洒香水，姊妹四人心花怒放，兴奋已极。在城里，教会姊妹们分成了两派：一派预言达尼埃尔和费奥道拉不久即将订婚——可怜的年轻人终于掉进了可怕的姊妹四人在自家住宅布置的陷阱；另一派以潘茜安娜太太为首，她们把矛头对准了达尼埃尔，指摘他吃在嘴里，看在盘里——一边吞吃自荐枕席的费奥道拉，一边还用眼睛盯着另外的珍馐美味，他之所以还没有把其余姊妹三人也一并吞掉，只是因为他饱得吃不下去。上尉是亲眼目睹此事发生发展全过程的见证人，他喜爱这个爱闲聊的可笑大学生，因此提醒他，要他注意可能出现的危险：费奥道拉会怀孕的。

圣彼得罗节的早晨，朱斯托上尉到法官府邸来接达尼埃尔，带他去参加斗鸡。他们乘坐载重汽车前去，直到傍晚上尉才回来。特雷莎还心存一线希望：他将要到莱蒙托·阿里卡捷家参加梵坦戈舞会的，啊，到那时她就能和达尼埃尔度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节日之夜了。可是上尉没有更换衣装，他仍穿着外出旅行的衣服到加比公寓去喝了几杯啤酒。他很早便回了家，立刻睡下了。特雷莎难过已极，替他洗干净了两脚。她真想逃跑，想找到达尼埃尔——到街头，到法官家或者莫拉埃斯住宅去找，——同他一道逃往海角天涯。她感到自己是那样备受欺凌折磨，是那样不幸，痛苦中竟未能立即理解上尉的话有何含意："我明天坐火车到巴伊亚去，你给我准

备好提箱和衣服。”

翌日，特雷莎为上尉备妥提箱，按他的吩咐放进了那件专为结婚缝制、如今仍然崭新的天兰色开司米西装，参加盛典的礼服，——专为参加七月二日州长官邸的接见仪式穿用。此外，还有几套白色西装，大量的上等衬衣：看来他想在那里多逗留一些时日。

动身去车站之前，上尉向特雷莎和希科·梅雅索拉吩咐说：注意看好商店，警惕店伙胡作非为—— 主人外出时，他们可能会顿生歹意，往家里偷拿食品。上尉不在家，希科·梅雅索拉听从他的吩咐，照例睡在商店里的行军床上；一方面须由他看管货物，另一方面，显然还是让他晚上不睡在住宅里，离特雷莎远些会更为可靠。

至于特雷莎，则严禁她走出家门或者商店，严禁她同顾客谈话。每日晚饭后，希科应该闭门呆在商店里，而特雷莎——呆在家中。上尉不愿有人对他的女人说三道四：不论有无口实，他一律不愿意。

临行时上尉没说任何话——例如“再见”、“过几天见”之类的话，——也没有打任何道别的手势，他就这样启程前去车站了，希科为他提着提箱。在上尉的上衣口袋里，除了州长的请柬外，还带有一封写给阿根廷女人洛扎莉亚·瓦列丽的介绍信。她是巴伊亚酒吧的歌女，也是跳探戈舞的明星。

28

他们在上尉的合欢床上整整欢度了八夜，而且其中一夜

一直持续到星期日的上午，因为希科·梅雅索拉前一夜酒醉后一直未醒。星期六晚间他喝下了两瓶卡沙萨酒。他是迳直在商店里喝的，主人不在家，无论如何他也不肯离开委托他看管的货物一步。

圣安娜教堂的大钟敲过九点——这是调情时刻的极限，是姑娘们不可以再在广场逗留的信号——达尼埃尔便出现在大门旁。他在曙光刚刚点染东方，最后的暗影消逝时方才离去。每天时近傍晚，达尼埃尔就去莫拉埃斯姊妹家共进午餐，然后拐进商店，借口是向希科打听是否有上尉的消息。"没有，博士，他还没有打电报来告诉什么时候回来。"他赏给旁别乌和"捕蝇草"几支美国香烟，给希科一枚硬币，而特雷莎得到的则是倾注爱慕、含情脉脉的目光。他继续给姊妹们讲述趣闻轶事，对正经事却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举动犹豫。在此过程中，甜食和米粥使他日见发胖。三位年长的姐姐不住地唉声叹气，而费奥道拉简直只剩拉着他的手到床上去这一招没有使用了。谁知道呢，若不是被特雷莎弄得心荡神迷，达尼埃尔说不定真会乐于为费奥道拉效劳：她确实值得一顾，优美苗条，而且头脑简单。

但是，爱上特雷莎的人是再也不能想到别人的。自从两年半以前成了上尉的牺牲品，开始与他同居以来，她整天提心吊胆，然而保持了纯洁、质朴和轻信等品质。在这些转瞬即逝的夜晚，在无限欢乐之中，她这个突然苏醒的女人精神焕发，更加娇艳了。从前，她仅仅是挺好看的小姑娘，显现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处女的优美姿态。如今，情爱的快感洗涤了她的面容和身体，爱情的乐趣和幸福在她的眼睛里点燃了炽热的火焰，这正是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几个月前发现的那

种火焰。达尼埃尔知道，这种在外省的暑期艳遇会有什么结果——特雷莎这朵鲜花，能够尽情开放的春日是短暂的。特雷莎对此却毫无知觉，她也不想猜测、询问、探明。与他朝夕相处，当他的奴隶和女王——此外还有何求呢？自然是同他远走高飞，这事早已谈妥，已成定局，再不需盘问和争辩。达尼埃尔是天使长，本身是完美无瑕的。

他许诺带她逃走，把她从上尉的魔掌中解救出去。为什么不趁着上尉旅行在外的机会马上进行呢？原来要等待巴伊亚的汇款，这是不需多长时间的事情。许诺闪烁其词，解释更加模棱两可，但他的一些话却是不容质疑的：上尉将会受愚弄到底，他将受到教训——究竟谁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勇敢和夸口吹牛到底有什么区别？

讨论逃走的方案，未来生活的计划并未过多占用那千金一刻的销魂夜晚的时间。特雷莎对年轻人深信不疑——他有什么必要说谎呢？在这欢度的八夜的第一个夜晚，她请求达尼埃尔："带我离开这儿吧，我可以给你当女仆；同他，我再也呆不下去了。"达尼埃尔几乎是庄严地向她许诺："你一定能随我到巴伊亚去，你就放宽心吧。"并且用一个吻肯定了诺言。

后来，特雷莎又说："我若是去不成巴伊亚，我就自杀，就在门口上吊。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和他住在一起了。你带我走吗？不要骗我，你告诉我实话。"

他激怒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生气。"难道我没对你说过一定带你走吗？你在怀疑我？这么说，我是个骗子？"他不许她再开口："再也不许说这件事，何苦用威胁和怀疑破坏快乐呢？何若想到死亡和不幸，从而缩短这

欢乐的夜晚？每件事都有个该办它的时间，每个话题都有个适合谈论它的场合。"——这些也是特雷莎从法律系大学生达尼埃尔那里得到的永世难忘的教训。从此，她就再也不过问逃走的事情，也不再去想绳索了。

美丽的特雷莎·巴蒂斯塔，温柔和勇敢的化身，从此以后就毫无畏惧地挺直了身躯。

29

无论是达尼埃尔，还是别的什么人，谁都没有发现在晚九点的钟声敲响之前，四姊妹当中最丑的彼尔塔把年纪最长的玛格达领到百叶窗前，二人一起潜伏在那里。

"瞧，他来了，你看",彼尔塔说。

她们躲在窗后，注视着街头的一个男人身影。她们望见这个人拐过街角，接着听到小巷深处传来低沉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走到大门口，大概进去了。"

玛格达认为自己身为大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打起精神，一直守候到天明。她终于看清了同特雷莎欢度夜晚之后踏着晨曦归来的那个心满意足的美男子。这个卑鄙之徒把她们姊妹四个全都当作屏风利用了。他同朱斯托上尉的情妇，商店的那个小丫头干下了龌龊勾当，她们四个人却成了他用来遮掩上尉以及全城人耳目的最理想的障眼工具。上尉还在自以为得计，到处吹嘘什么:"随便哪个女人任何时候也不敢欺骗我。"当然，这个下流坯用几瓶卡沙萨酒就收买了

希科·梅雅索拉，只有象朱斯托这样的笨蛋才会把财产和女人托付给雇佣的强盗。达尼埃尔这个下流坯为了完全逃避开惩罚，竟然滥用姊妹们——玛格达，阿玛丽亚，彼尔塔，费奥道拉的善意接待，好心信任和真挚感情，还享用了丰盛的膳食。可是，事到如今却让她们姊妹四人受尽全城人的耻笑，遭受教会姊妹的恶言诽谤，而那个小丫头反倒躺在床上撒娇享乐。

在专科大学里，论起字迹工整清秀来，玛格达是数一数二，名列前茅的人物。可是为了对付这个家伙，她听从潘茜安娜·阿捷维托太太的聪明主意，写信时宁肯采用印刷字母。在掀起的这场喧嚣一时的丑闻当中，她只得到了一种快乐——老处女的凄凉可悲的快乐：有机会写出那些体面规矩的大家闺秀和夫人太太们从来不会使用的龌龊肮脏字眼，诸如乌龟，王八，厚脸皮的面首，姘妇，啊喝，甚至还有卖淫妇！

30

特雷莎沉入了梦乡。达尼埃尔吸着香烟，心中盘算怎样向她委婉说出他必须返回巴伊亚上学和到酒吧去会见同学和浪漫生活中的挚友，去同老女人和浪漫女郎重温旧梦的消息。"我以后再来接你，亲爱的，别着急。不要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哭，不要诉苦。我一到那里，马上着手办理这件事。"懊丧，可是不得不忍受那持续一刻钟左右的不愉快。这可能会败坏最后一夜的兴致，也许最好拖延到最后时刻，黎明时分在大门口，等到亲吻道别时再告诉她。

这件事也许拖到明天去办更合理些：一清早他来到商店，一下子就同所有的人告别——系里紧急召他回去，不容讨价还价；他若不回去，就要白白浪费一年；他得搭乘第一趟火车动身；不过，他此去为时不会太久——至多一个星期。但是，毫无思想准备的特雷莎一旦醒悟过来，意识到上当受骗，大吵大闹，当着希科·梅雅索拉和店伙们的面撒起泼来，那又如何是好？当这个忠实的保镖得知他的主人实际上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被别人戴上了绿帽子，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希科亲口对达尼埃尔讲过，他因犯罪曾被判处死刑，幸亏上尉费心尽力，多方奔走，才减缓了他的刑罚。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辞而别。卑鄙，当然，这极其卑鄙。小姑娘还是那样质朴天真，轻信别人，她简直被情欲遮住了双眼，误认为他是上界下凡的天使，而他一言不发就偷偷地溜之大吉，甚至没有道别。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履行诺言，带她去巴伊亚？这么作，他连想都不必去想，他头脑里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愚蠢的念头。他不加思索地说过此话，那只是为了防止她诉苦和哭泣，防止她总说自杀之类的话。

……朱斯托的怒吼声吓得达尼埃尔翻身跌下床来，特雷莎也惊醒了。上尉站立在卧室门口，右手腕上悬挂一条鞣皮制的宽皮鞭，敞开的上衣里面，望得见插着的匕首和德国造手枪。

“肮脏的母狗，我跟你以后再算账，你不会等多久的。你已经把熨斗给忘记了？现在轮到用它给这个畜牲打烙印了，你要亲自动手给我把熨斗烧红。”他笑了，这笑声断断续续，凶狠恶毒。他的笑声意味着致命的判决。

达尼埃尔面如死灰，哆嗦成一团，紧贴墙边，瞠目结舌，

作声不得。上尉转过身去，背朝着特雷莎——他有的是时间来处置小淫妇，现在仅仅让她回忆起烧红的熨斗就足够了。他向前迈出两步，走到达尼埃尔跟前，连续打了他几拳。年轻人登时嘴角淌血了——朱斯托上尉的手指上戴满了戒指。达尼埃尔吓得魂不附体，他用手擦了擦唇角，一看见鲜血，便抽抽嗒嗒地哭起来。

"狗崽子，你怎么敢干这种事？你要受到我最可怕的侮辱，我要让人人都知道——这里的和巴伊亚的人全都知道。"

达尼埃尔失声大哭，伸出双手请求饶恕。上尉抓过皮鞭，狠狠地抽了他屁股一下。大学生弯下腰去，他的两腿棉软无力，不停地颤抖。

上尉又扬起了手臂。鞭子在空中飞舞。达尼埃尔目瞪口呆。鞭子发出刺耳的啪啪声，就在此刻上尉觉得背后受到一击——他感到刀锋的冰冷、鲜血的火热。他回过身去，看见特雷莎高扬手臂，双眼冒火，饱含仇恨，但仍然是那样美，美得使人神魂颠倒。你从前对我的那种恐惧、敬畏之情都哪里去了，特雷莎？

"放下刀子，你这可怜的女人，你不怕我把你打死吗？怎么，忘了我的话了？"

"我不怕，已经怕到头了，上尉！"

特雷莎的声音直冲云霄，沿塞尔坦的道路四处扩散开来，它的回声波及到大海岸边。后来，在监狱，在感化院，在加比公寓内，人们都称她"怕到头的特雷莎"。她一生得到过不少绰号，这是第一个。

上尉不敢认她了。这确实是特雷莎，是她，但已经不是那个曾被他征服的姑娘了，当初正是他教会她服从他的意志，

知道害怕和敬畏的。若是人人都不顺从，这世界还成什么体统？现在面前这个特雷莎仿佛是刚来到世上，怕到头了的特雷莎，她显得成熟多了，宛若一朵经受了风雨浇打的花。她既是原来的特雷莎，又是另一个特雷莎。他几千次见过她赤身裸体，而现在她的裸体却是另外一种样子：闪闪发光的古铜色，是他朱斯迪尼阿诺从来未曾触摸过的肉体，从未委身于他的肉体。他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而今相见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她当初曾是女奴，而今这女奴不存在了，恐惧消失了。她竟敢欺骗他！为此她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首先要在她身上打上耻辱的印记。上尉背上的伤口热血涌流……朱斯迪尼阿诺，绰号人称“朱斯托上尉”，在布里瑞达夫人眼中是一头骟猪，是地狱中最坏的恶鬼。只见他丢开达尼埃尔，向特雷莎扑去。达尼埃尔抽抽噎噎地啜泣着，跑到街上，一头钻进了莫拉埃斯的宅院。朱斯迪尼阿诺晃晃悠悠地跨了几步，想抓住这个恶女人，把她掐死。特雷莎灵巧地闪开了，用那把切干肉的刀又朝上尉刺了过去，只听“噗”的一声，结果了他的性命。

特雷莎·巴蒂斯塔和天花搏斗

1

布基姆周围地区天花传染病流行，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妇女们也开始了同天花的搏斗。她们勇敢地面对黑痘，战胜了这个残酷无情的杀人犯。领导这一次斗争的是特雷莎·巴蒂斯塔——和过去一样，她同人民在一起。

这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搏斗：如果不是特雷莎挺身而出领头干，穆里卡佩巴地区便不会有人活下来诉说这一般历史了。小镇的许多居民甚至没能跑得出去，这种逃跑的特权只有那些住在中心区的富裕的人家才能享受到；象地主、商人啦，从战场开小差的医生啦。有位医生在墓地"落户"了，另一位如疯似狂地逃跑了，行李也不要，不辞而别："我到阿腊卡茹请求急救！"结果上错了火车，也顾不得方向和目的地，——反正是离开此处越远越好！

天花气势汹汹地向居民袭来，仿佛对此地积压了多年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开来。它似乎蓄谋已久，凶狠、冷漠，富有成效地吞噬着人的生命。这个蛮不讲理的、面目狰狞的死神，这个最凶恶的天花。天花以前和天花以后，天花前三年或天花后三年——至今人们还把这可怕的瘟疫作为日历的界限来计算时间。恐怖是自然的、自发的，又有谁没被吓破胆？没

有吓破胆的只有特雷莎·巴蒂斯塔。即便她感到恐怖，她也会控制，否则就很难鼓舞妇女们，领导她们。那些挑战、决斗、互相撕打和射击的人，那些持有精制的匕首和短剑的人，并不具有真正的勇敢。挑战、决斗、撕打、射击，这些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只要环境需要。但是看护天花病人，坚强地面对恶臭和哭声，面对流满脓水的街道和医院，只具有那种斗殴的勇敢就远远不够了。

2

黑痘来拜访布基姆了：瞎掉的双眼，一对空洞无物的眼窝，两只手长满了脓疮，溃疡糜烂发出恶臭，它来自圣弗朗西斯科河岸，乘"巴西利亚莱斯特"铁路公司的货车抵达这里。它选择了许多漫游之地，此处乃天花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因为在这里天花不感孤独，这里还有伤寒在横行无忌，伴随着伤寒的还有其满脸凶相的同族人——伤寒热、副伤寒、疟疾；虽已千岁高龄，仍青春常在的麻疯病、热带伤寒、黄热病，专门伤害孩子的痢疾，然后是腺鼠疫、肺结核，各种寒热病和……愚昧——一切瘟疫的原因和结果。这里，在圣弗朗西斯科河岸，在横跨五个洲的塞尔坦地区，瘟疫还有着强大的自然盟友：地主们、上校们、警官们（他们指挥着"社会力量的队伍"），还有地方官吏、政客，最后是州政府。

相反，患者的盟友却是屈指可数的，圣上耶稣，某些低级神职人员，为数不多的医生，一些虔城的善心的教徒、护士，收入微薄的女教师——微不足道的一小伙去反对从瘟疫

流行中渔利的千军万马。

如果没有天花、伤寒、疟疾、愚昧、麻疯病、热带伤寒，及其他在农村地区流行蔓延的瘟疫，何以保持和扩大领地的边界、成为国中之国？何以培植恐怖，使人敬畏，更顺当地剥削人民？没有痢疾、哮喘病、破伤风和直接意义的饥饿，怎么能设想会有一个包括正在成长的孩子和成年人、佃农、雇农、抢夺土地的土豪等庞大队伍的社会呢？瘟疫是必须的，是极端有利的，没有这些不可能进行干旱地区的工业化，不可能带来利润，当然不是给饥饿的人们带来利润。没有瘟疫，如何保持几百年来建立的社会，如何使人民免遭另外的灾难、更危险的灾难？你想、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又会读书写字，那才是最可怕的威胁呢，老兄！

3

天花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岸的藏身之所爬了出来，从皮兰亚斯峡谷中爬了出来。在普罗普里亚乘上火车，抵达布基姆为了试验自己的威力，她迫不及待地先传染了车上的司炉和司机，慢慢地折磨他们，还没到巴伊亚州，他们就死在路上了。这件事成了报纸上轰动一时的新闻。几天后，来自塞尔坦的电讯加了黑框，占了整个第一版，题目是："天花的新攻势"。

她为什么出现？又为什么这样凶恶？永远不得而知。反对派将这次瘟疫的大肆蔓延归咎于蓄意组织的庆祝会。当然对这些政客（而且是在野的）的断言须持怀疑态度，不可全

信，也不必过于重视，然而在一些关于难忘的战斗的民歌中也有关于庆祝会的说法。除了这种说法外，没有别的值得一提的说法——当然还有人把瘟疫的发生说成是由于缺乏预防措施，有关当局的渎职，不关心城乡瘟疫问题，是某些人盗用预算拨款的结果（但是主管机关驳斥了最后这种说法），这些暂且不论。

酒宴、焰火、军乐团，一个又一个讲话颂扬了地区复兴的德政。政府通报中宣称，一度曾是天花发源地的这一地区，甚至连一种类似自然天花和风疹的乳白痘，一种让人舒舒服服死去的疾病，也从市场大路上、街头巷尾中悄然溜走了。天花、疟疾、伤寒、鼠疫全都永远被赶出了塞尔坦，这些疾病在历届州政府执政时，都是到处蔓延的。因此——我们敬爱的州长将军，人民健康的不倦的捍卫者万岁！把自己灿烂的才智贡献给亲爱的同胞的卫生部长万岁！最后，我们的市长、律师罗热里奥、卡尔达斯万岁！他盗用公款最少，因为那些身居高职的大骗子们在将这笔钱从首都拨往省里的时候，就私吞了。不过总还给这位擅于嫉妒的长官留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庆祝战胜瘟疫大会后不到一星期，黑痘便乘货车骤然而至，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有意作弄，第一个回合先把这位“疫苗美食家”打倒了。人们给市长起了这样一个雅号，是因为他为了换取政界的支持、换取佣金，曾卷入了一次性畜疫苗贪污案。市府人员侵吞这些疫苗，廉价卖给郊区地主。

天花出现头一天便打倒了市长，紧随市长倒下去的是警察局士兵，教堂执事的妻子（好在是合法妻子，不是情妇），一名车夫，上校西蒙·拉梅戈庄园里的两个佃农（这里是以

社会地位高低排列的)，最后是三个孩子和老妖婆阿乌丽妮娅·平托夫人。老妖婆是最先死的，天花只是轻轻地碰她一碰，她就经受不住了，死时脸、手、腿上、凹陷的胸上的脓疱还没鼓破。她才不傻呢，她怎愿躺在床上腐烂发臭，遭那份死罪。

4

城市战胜黑痘了吗？见她妈的鬼！天花在横行无忌……白痘成了种植园和街道上人们日夜不离的伴侣，它在批发，在零售，免费供应。

白痘——"这不算灾难"，因它死亡的人还不算多：这种病通常害人不多，好象是在例行公事，仅局限于一定范围，人们已经司空见贯、坦然处之：家中有人染上白痘，其他人也不接种，也不报警；也不求医，——用廉价药物治疗，什么树叶之类，保护的只有眼睛，其它顾不得了。

白痘在脸上留下记号，使皮肤受苦，几天高烧，说梦话。除了丑陋的、长满麻子的脸，腐蚀的鼻头、变形的嘴唇，白痘还有一大害——常常使患者失明，它还特别喜欢攻击孩子们……这是一种荒唐的疾病，一些人觉得它比麻疹和水痘更可怕。但这一次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岸乘"巴西利亚莱斯特"铁路公司火车来的不是白痘，而是黑痘，是它来害人了。

来者不善，毫不迟疑，马上开始了害人的勾当。在布基姆中心开始推行制定好了的计划，先从市长之家，从住在教区的牧师和执事之家开始。这个恶魔急于成事，它为自己制

定了一个满足虚荣心的计划：消灭市镇的居民，消灭种植园的工人，不让一个目睹这次灾难的人活下来。几天过后，已初见成效：为死者作祷告，灵柩，葬礼，哭声和丧服。

瘙痒，全身斑疹，变成溃疡的麻点，高烧，说胡话，流脓的眼睛，永远失去的光明；一周内便一切完结，剩下的只有棺柩、哭声和祈祷。天花闹得越凶，哭泣、祷告的时间就越少了。

环境对天花流行十分有利：多荫的沼泽，恶臭，垃圾。在穆里卡佩巴，天花流行达到空前规模。狗和孩子们在市中心区垃圾堆里翻寻扔掉的残羹剩饭用以充饥。兀鹫在傍晚的燥热中盘旋在草泥垒成的小屋上空。古时候的老太婆们就是在这里面抓虱子——这是她们十分惬意的乐事。风儿扩散着含着传染病的臭气。天花在这块地面上垒窝长住了。

村子里不再听到歌声、风琴和六弦琴声。在穆里卡佩巴和在布基姆一样，第一批死人还葬在墓地，后来干脆顾不到这些了。

5

当然，关心布基姆居民健康的不但有穆里卡佩巴的黑人祭司阿格涅洛，有女巫医阿尔杜伊娜（这些人都很有名气，求医人甚多），还有城市保健站的两名医生——埃瓦尔多·马斯卡连亚斯和奥托·埃斯平耶拉，一位没有文凭的护士茹拉西（来自阿腊卡茹，急于要回去）；还有一位马西米阿诺、西尔瓦，既当卫生员、看门员，又当投递员；最后还有一位药

剂师，知识渊博的卡米洛·特佐乌拉：他给农民看病、开药，站在“慈善药房”的柜台后关心着别人的生活。七十七岁的医生埃瓦尔多·马斯卡连亚斯是个很差劲的诊断医师，记忆力越来越坏，只能开那几种他还记得的药。他往给病人看病也十分吃力，——他半聋半瞎，药剂师说他已胡涂透顶了。当天花乘“巴西利亚列斯特”铁路公司货车抵达这里时，这个老大夫并未感惊奇：他在布基姆生活五十年，不止一次听到当局代表宣布天花已经杜绝，可天花还是一次次伴着死神光临。

奥托·埃斯平耶拉是一位一年半前大学毕业的现代青年，由于太年轻，还没有得到居民的信任。他不满三十岁，从外表上看只有廿岁：稀疏的胡须，雅气的脸象个洋娃娃。不被信任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没有结婚，却有个情妇，这在律师界是很时兴的，但医生这样干却要受到严厉谴责。虽然没有病人上门，他到也并不着急。他出身富裕之家，毕业后在卫生部系统找到个差事，在布基姆试用六个月（一天也不能多！）——为了升迁这个期限足够了。他对医院并无多大兴趣，不想当乡村医生，他有更高的奢望：他幻想踏上仕途、竞选联邦院议员，然后利用议员证书飞到南方去，在那里能过快乐的生活，而在塞尔希培只能是混日子。那些懂得享受的人——可尊敬的医生或普通的骗子们对此是观点一致的。

得知城里天花流行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后，他惊慌失措：他相信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至于采取什么措施和天花斗争，他却是胡里胡涂。在所有的疾病面前，他都感到一种神圣的悸动，尤其是在天花面前，因为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即使不把人害死，也会把人变成丑八怪。他想象着自己黝黑色的圆

脸、象个洋娃娃的脸上长满麻点的样子，漂亮脸蛋儿是讨女人喜欢的资本，得了天花后，他怎么会再得到女人的青睐？

在巴依亚读书时，他总是同漂亮女人厮混。当特雷莎·巴蒂斯塔在阿拉戈斯州和伯南布哥州进行了一次充满离奇故事的巡廻演出之后，独身一人，自由自在地重新在阿腊卡茹露面时，奥托找了个借口，说要离开布基姆几天去同上级谈谈地方卫生保健问题，便来到阿腊卡茹，同特雷莎结识，并开始讨她的欢心。

当时特雷莎正值心情不快，她想哭泣，找不到什么可以安慰自己。那新天地，新环境，新城市，佩涅多的教堂，马塞约的浴场，卡鲁阿鲁的市场，累西腓的桥梁；那作为“萨姆巴皇后”博得的掌声；一个个被迷醉的心；那无数热烈、痴情的叹息、求婚和表白——什么也没能排解她的痛苦。她天生有一种抱打不平的癖好，常常踏进那些本来未请她去的地方，结果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这也使她心里不痛快。她全心全意地要去解除别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自己的不幸，对于目前胸中这种使她寝食不安的痛苦却无能为力。

她的好友弗洛里，“快乐的巴黎”的老板，也跟她一样耷拉着脑袋：顾客寥寥，金钱入不敷出，没有可能同时请两位明星在夜酒吧灯光辉煌的舞台上演出。不过，虽然生意萧条，但在爱情上他终于走了红运：他一见那位来拜访他的拉舍尔·克劳丝，长着一头红黄色头发的新演员，他的心便失去了平静。伏在她长满雀斑的胸脯上，弗洛里终于压下了他对特雷莎毫无希望的情欲。

在阿腊卡茹，特雷莎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完全灰心丧气了。这时，那位富翁一封封的情书便象雪片般飞来，几乎

把特雷莎埋了起来。关于这位富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他是塞尔希培最富有的人（当然是根据那些对别人的财产了如指掌的人的材料断定的），一位工业家，参议员和老色鬼。这个人很固执，不能容忍别人不顺从他。他威胁特雷莎说，如果她胆敢不顺从，就让她活不下去。说句公道话，他提出的条件还是十分慷慨的。拉皮条的维涅兰达不给特雷莎喘息的机会：只有疯子才会拒绝这种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保护呢。

而这个没有家的"疯子"，受到那个年轻医生——能说会道的美男子的影响，竟决定不向那位尊贵的参议员让步：不做一个中年人的情妇，不，永远不。

特雷莎虽然没期望再看到让努阿里奥·热莱巴，那个从前在阿腊卡茹港遇见的帆船长，不过她仍然对这位海员保有特殊的忠贞。她不想用那些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爱情游戏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错，是疯子，维涅兰达，但却是个自由人。一旦需要，就可以解缆起航。

6

医生奥托·埃斯平耶拉开玩笑地央求特雷莎把他从订婚礼和结婚礼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一个人到外省去是免不了要举行订婚礼和结婚礼的。在那里他很快便会成为猎取女婿的贵妇人的理想目标。他可不想找这些麻烦，他只是想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休息。在确定自己回布基姆的日期并听到特雷莎已经厌倦大城市：累西腓、马塞约、阿腊卡茹，愿意到外省去逛逛，便建议特雷莎同他一起去。在布基姆非常寂静，绝

对安宁，那里总是平安无事，每天只有两趟火车到达：一趟是去巴伊亚，另一趟是去阿腊卡茹和普罗普里亚。

这样，同特雷莎结伴而行，在这座讨厌的小城镇——婚姻市场上，就不会被待嫁之年的姑娘勾引而落入圈套。也不会从地方妓女那里染上梅毒。这位医生的美貌和轻浮，娓娓动听的言谈，使特雷莎想起了达尼埃尔，她爱上的第一个男人。不过，达尼埃尔心里已经发霉了，是一个高级的无耻之徒，从头到脚虚伪的东西，就象那枚戒指上的假钻石，婶娘菲丽帕把她卖给上尉，得到的报酬就是这种假钻石戒指。不愉快的回忆使特雷莎犹豫不决，但是眼前这个奥托·埃斯平耶拉却是个快活、开朗的人，什么也没有向她许诺，跟达尼埃尔完全不同，特雷莎最后终于同意了。

达尼埃尔本是个懦夫和伪君子，却硬装成勇敢、诚实、正派的人，他发誓永远爱她，使她摆脱奴隶地位，不再遭受鞭打，把她带到巴伊亚去；其实呢，从一开始他就想把她遗弃，不辞而别。后来在狱中她才得知这一切。包括加比在内，对她说出真情的人们是没有过错的。宣读达尼埃尔的供词，难道她特雷莎没有听见吗？他的辩护词是难以置信的：他自始至终把罪过推到她身上，断言说是她，这个堕落的女人，借口让他避雨，把他拖到了上尉的卧室干了坏事；因为达尼埃尔心肠软，才发生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都怨这个无耻的女人发誓说，她和上尉已经一年多没有什么感情了，在这里她只是个女仆而已；若是达尼埃尔知道她仍然是朱斯迪尼阿诺的情妇、做为上尉的朋友和一个始终尊重别人的家庭和私有财产的人，他一定会拒绝特雷莎的纠缠的。听到这些话，特雷莎·巴蒂斯塔当时如遭受了雷击，达尼埃尔的供词使她痛

苦万分。她从前遇见过不少坏人，没有比这个人更坏的。他比上尉本人更卑鄙。

正因为如此，特雷莎在监狱中变成了一只躲在牢房角落里的小野兽——她同谁也不接近，谁也不相信。当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从塞尔希培派来卢鲁·桑托斯时，特雷莎也不想同他谈话，她认为律师和那些人是一丘之貉，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卑鄙的世界上，有谁可以相信呢。上尉朱斯迪尼阿诺被杀，特雷莎被捕的时候，是三个穿制服的宪兵、班长、两个军事警察同心协力才把她制服了。律师救她出狱、把她安置在修道院，让修女照管她，希望把她重新教育好。但直到那时特雷莎仍然怀疑卢鲁的好意，结果没有等到减轻自己厄运、便跑掉了。那位律师出于谦虚没有说出那位派他来保护特雷莎的博士的名字。

后来同博士相识（开始也是怀疑的），对生活的信念、对人的信任才逐渐回到特雷莎心中。她为什么同意同埃米利阿诺·盖代斯走呢?是他来到加比公寓找她，握着她的手说:“忘记发生的一切吧，你现在要开始新的生活。”只有一次，在农场，她见过博士，她对博士的提议没有争辩，没有固执。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博士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迷人的吗？——他不具有达尼埃尔的美丽的外貌，却有一种内心的美。什么样的内心美？特雷莎自己也不大清楚。虽然她担心再一次受骗，她还是跟他去了，而且至今不悔——她尽力忘却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他向她许诺的那样。

现在关于奥托·埃斯平耶拉也可以如此评价；和达尼埃尔相反，他并没用甜言蜜语去引诱她，披肝沥胆地发誓永远爱她，死不变心；他没有谈爱情：他只是建议她去进行一次

普通的参观旅行，到外省去做一次快活的旅行参观。

因为他许诺的很少，特雷莎同意他的建议，至少不会失望；她对这一旅伴不抱任何幻想。医生在交往中很讨人喜欢，愿意说俏皮话，他帮助她从阿腊卡茹脱身，使她不再受到工厂主——百万富翁等追求者的胁迫，这位富翁曾给特雷莎寄来一块衣料和一些小首饰；特雷莎退回了这些礼物——埃米利阿诺博士看见特雷莎躺在参议员的怀里，心中肯定是不会舒服的。

7

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想让特雷莎在人们面前露面，不再把她关在屋里了，陪同她一起出门。有一次在游览埃斯坦西亚时，博士指着一座年久失修的古老宅院给特雷莎看，让她注意这一建筑奇迹，观看它的细部，使她不知不觉中对之发生了兴趣。

工厂主（当时还是参议员）是个矮个子的胖胖的人，迈着小碎步穿过街道来向埃米利阿诺·盖代斯问候，开始闲聊，他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喜形于色，两只眼睛贪婪地盯着特雷莎。博士客气地中断了谈话，不理睬工厂主要他介绍特雷莎的暗示。博士不愿意让这个有钱的胖子触动特雷莎，哪怕是用手指尖。看那个人走远之后，埃米利阿诺用一种在他身上不常见的粗暴口气说：

“他象天花一样，沾上就得倒霉，不死也得弄一身血腥。他是黑痘，流行性瘟疫。”

为了摆脱这位心地险恶的工厂主的纠缠，特雷莎在医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布基姆，这时候真的天花开始在这里蔓延杀人了。

同博士在一起，特雷莎才懂得“女友”这个陌生字眼的涵义。男伴、女友——这是一种很理想的关系。她——和埃米利阿诺·盖代斯便是这种关系。她同别人没曾有过这种关系，同奥托·埃斯平耶拉也没有。这个人不太有经验，也不太讨人喜欢。哦，让努阿里奥·热莱巴，你在哪里，我亲爱的朋友，我的爱？为什么你不来接我，让我一个人死在这里？

8

这里，在布基姆，特雷莎·巴蒂斯塔和奥托·埃斯平耶拉始终关系淡淡，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连这种淡淡关系也中断了。特雷莎心想，这也好，就让我一个人面对横行无忌的可怕的疾病吧。

特雷莎同一个位卑职微的医生来到这里，是为了摆脱富翁的纠缠。近日来，她意欲靠自己跳舞挣来的微薄的薪水生活，但是夜酒吧里给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几乎是象征性的；歌舞只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些活动。以为当当演员可以挣钱糊口，实在是愚蠢的想法。需要名气和掌声，这只是为了向顾客要更多的钱。在阿腊卡茹，弗洛里是付给她高薪的，因为他爱她，爱得发狂，想方设法要征服她。现在他对拉舍尔·克劳丝也是如此——不过这一次他没有白付高薪，他如愿以偿了。

巡迴演出时，老板付给特雷莎的钱是微不足道的，他说如果嫌少，可以想法多挣：去找那些肯花大钱的顾客；他们会把女演员捧红，利用广告、海报使之芳名远扬，在报纸上抬高女演员的身价。于是特雷莎面前又出现了那个问题：卖身？

在布基姆，特雷莎难于应付医生的狂热的情欲。该怎么对他说呢：我要走了，什么也留不住我，我已经玩腻了，我到这儿来只是做为一个旅伴。说这次旅行可能是一个不幸的错误？怎么能对他说这些呢？是她自己同意来的呀，更何况他对她一直很客气，甚至是很温柔的。怎么能把他一个人留在这个小城里，没有任何娱乐，没有地方消磨时间？但是她必须这样做，她不能再忍受了，她应该撕掉假面，不然她会窒息而死的。

这一切只持续了四个昼夜，恰好也是这个时间，在这个瘟疫蔓延、注定要灭亡的城市里，麻点撒向人的躯体。

9

门上挂着一块简陋的牌匾，上面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等着你！"这个地下室小酒馆只配用这样的牌匾。酒馆里面没有电灯，用的是煤油灯。几个顾客在两个女人的陪同下喝酒、嚼烟叶。这两个女人象是奶奶和孙女，老的是格雷戈莉娅，小的还是个丫头，消瘦、苍白，绰号叫小山羊。她们正在等待顾客，想挣几个钱——不是每个晚上他们都能拉到客人的。

一个体格魁梧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叫扎卡里阿斯，是

与上校西蒙、拉梅戈毗邻庄园的佃农。他手支着桌子，油灯的光亮落到他的脸上。酒馆老板米苏疑惑不解地扬起了眉毛。

“来半杯纯酒。”

米苏按顾客要求的量斟酒，佃农好奇地望着站在墙边的小姑娘。她已经节欲一个月了，因为没有钱。他喝酒前用手指揩了揩嘴。米苏的目光从顾客的脸上转到手上。扎卡里阿斯把厚玻璃杯举起，张开口，嘴唇周围的脓疱更明显了。米苏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是得了天花，但挺过来了，不过麻点盖满了他的全脸和全身。扎卡里阿斯把酒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在柜台上，向泥地上唾了一口，付了账，又开始端详起小姑娘。米苏拾起硬币，问道：

“朋友，请允许我问一句，您知道您是得了天花了吗？”

“天花？天花——不。这不过是皮疹。”老格雷戈莉娅来到这位佃农跟前，心想小姑娘他不喜欢，也许能看中我吧。这些日子她拉客越来越难了。听完米苏的话，她仔细审视小伙子的脸。这种事情她也懂，她经历过几次天花瘟疫，可不知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染上。毫无疑问，这是天花、而且是黑痘。她急忙后退几步，抓住小山羊的手，朝门外走去。

“喂！你们到哪儿去？等一等，”扎卡里阿斯喊道。

女人们在夜色中消失了。扎卡里阿斯把身子转向其他顾客，他们仍在默默地嚼着烟叶，低着头，望着地板。他仿佛是对着大伙说道：

“这不过是皮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看这是天花，”米苏坚持说。“最好马上去找医生。诊断清楚，现在还不晚。”

扎卡里阿斯扫视一下拥挤的小屋，人们默默不语；他看

了看自己的双手，身体抖了一下，匆匆出去了。老格雷戈莉娅拖拉着小山羊，姑娘挣扎着，她不懂为什么老太婆不让她挣几个钱，机会是这样难得。臭气熏天的沼泽，泥泞的地面，高高的星空。扎卡里阿斯十分懊丧，急急忙忙朝市中心走去。

10

每一种法律的颁布都是为了要执行：作息时间表、保健站工作时间表都挂在门上。第一眼便可看到：从九点到中午，从两点到晚五点。但这只是摆个样子。事实上马西米阿诺也好，茹拉西也好，都不喜欢人们来打扰他们。他忙着研究和填写彩票；她呢，每天要给未婚夫写几封柔情脉脉的情书。这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医生，则干脆不遵守任何时间，高兴来就来，或早晨，或晚上，但总是来去匆匆，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护士和看门人可以去找他，他的家和保健站只有一街之隔。当然总是从被窝里把他拖出，这时他不是和特雷莎寻欢解闷儿，就是一个人死睡，忘掉了世上的一切，甚至于忘掉了自己沽名钓誉的决心。

扎卡里阿斯又拍掌又喊叫："屋里有人吗？"累了，便索性用拳头砸起门来。药剂师特佐乌拉不在，他到阿腊卡茹去了，医生埃瓦尔多在一个病人那里，保健站只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扎卡里阿斯心中又害怕，又着急，威胁说要把门砸开。这时，从角落里走出来一个人，加快脚步来到佃农跟前：

"您要干什么？"

"您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是啊，又怎么样？"

"医生在哪儿？"

"找医生干什么？"

"找他看病。"

"这个时间看病！您疯了？您不识字，您没看见这里有时间表，上面写着……"

"您以为得病也得按时间表吗？"扎卡里阿斯气呼呼地说，把手举到马西米阿诺眼前："您看，我以为这是一般的皮疹，可是又象天花，象黑痘。"

马西米阿诺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他也懂得点关于天花的知识，一眼便认出来了。是重型乳白痘还是黑痘？现在是晚十点，城里人都在睡觉，那位年轻的医生一定在被窝里同那个美人风流呢。这个从阿腊卡茹来的妞儿真叫人神魂颠倒，马西米阿诺若是有这样一位美人，也会大享艳福的。值得把医生唤醒吗？说不定会挨一顿臭骂。马西米阿诺在犹豫。但如果真是黑痘怎么办？他又仔细看了看这个农民的脸——是的，脓疱，褐色的、深紫色的，是这种可恶的致命传染病的典型症状。马西米阿诺在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了十八年，在省内各站都呆过，还是有点经验的。

"好吧，老弟，医生的家就在对面，我去找。"

马西米阿诺在一栋楼门前停住，拍了几下掌，一个女人答应了，她就是特雷莎·巴蒂斯塔。看门人兼卫生员有一次听到过她的名字并且牢记在心了。

"是我，太太，马西米阿诺，请告诉医生，保健站有位病人，得了天花，是黑痘。"

11

医术都是在实践中提高的——教授埃莱诺·马尔凯斯在巴伊亚医学院讲传染病时这样说过。不久前才得到文凭的奥托·埃斯平耶拉想在实践中领会那些在理论上没有领会的东西；实在干起来是更难的，更叫人心烦，更令人害怕。这种天花显然是剧毒型的；要了解这一点不须学习六年，只要看一眼这位农民的脸和那一双痴呆的眼睛，听一听他充满恐惧的声音就够了：

“请问大夫，这是黑痘吗？”

是个别现象还是瘟疫的开端？医生在吸烟，从特雷莎通知他这件事起，他就一支接一支地吸，地板上烟蒂已经堆成了堆。他干嘛要同意来布基姆？他的同事布鲁诺是位有经验的人，他说得好：没有什么诱惑能拉我离开阿腊卡茹，外省是传染病麇集的地方。

该如何同天花斗争，如何消灭它呢？他把烟蒂扔到地上，一脚踩灭了。用酒精洗了手，又洗了一次。

街道上传来沙沙的脚步声，一只抖动的手在拉门把手：埃瓦尔多·马斯卡连亚斯博士拎着使用多年、已破旧不堪的手提箱，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他用高度近视的眼睛扫视房间，寻找年轻的医生。

“我看见有灯光，亲爱的同行，便走了进来，我想通知您，我们的市长罗热里奥·卡尔达斯快不行了。他染上了天花，情况很严重，我没有多少办法了。更糟糕的是这并非个

别病例。您认识莉西娅吗？那个执事的妻子？这是他妻子的名字，他情妇的名字叫图卡。这个莉西娅病情也很严重。但愿能不蔓延开去。我看您，我亲爱的同行，一定是得到消息，不然深更半夜不会到保健站来。您一定打算采取必要措施。首先得在居民中打预防针。"

埃瓦尔多·马斯卡连亚斯博士踱到房子中间，在扎卡里阿斯身旁站住，想看得清楚些：莫非此人是保健站的卫生员马西米阿诺？不，这是个他不认识的人，脸上全是斑点；老博士又仔细地看了看，不，这不是斑点，是脓疱，这是天花。

"他也染上这倒霉的天花了。这是传染病，亲爱的同行，是传染病的开始，谁也不知道谁能活下来看到结局。我已经经历了三次瘟疫，这一次怕躲不过了。又有谁能躲过去呢？"

奥托·埃斯平耶拉又把一个烟蒂扔到地上，想说什么，但找不到恰当的词句。

"我可咋办呢，大夫？我不想死，我为啥要死呢？"扎卡里阿斯忧伤地问。

医生奥托找的护士茹拉西终于姗姗而来了。方才她正睡得舒服，梦见了自己的未婚夫。马西米阿诺跑来，搅了她的美梦。她住的是公寓。现在她语调中流露出丧气和不满：

"这么晚派人找我，到底怎么啦，主任？有什么急事？"

奥托·埃斯平耶拉没有回答，扎卡里阿斯嘶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我吧，博士，别让我死。"

他这一次是向全区闻名的医生埃瓦尔多博士求救。

护士茹拉西的胃口是娇弱的：天呀，这个人满脸毒疱！她不再问为什么深更半夜把她从床上拉起来了。埃瓦尔多博

士单调地重复道：

"这是瘟疫，亲爱的同行，天花瘟疫。"

他医治过病人、安慰过临死的人，帮忙安葬，而且还奇迹般救活过几个人；三次瘟疫过去了，他自己却安然无恙。第四次能躲过去吗？奥托·埃斯平耶拉思忖着，埃瓦尔多博士并不怕死，但是他，奥托才刚刚开始生活呀。其实这位半聋半瞎的埃瓦尔多博士——药剂师讥讽他是一堆废墟——热爱生活，而且以农村医生所有的普通医术来争取这种生活。在场的人中只有他和扎卡里阿斯在考虑如何战胜传染病。护士茹拉西一阵阵恶心，马西米阿诺想记起最后一次防疫针是什么时候打的，——可能是十年前，已经失效了；埃斯平耶拉麻木地把香烟点着又熄灭。

门口出现一个人的身影、有个声音在问：

"埃瓦尔多博士在这儿吗？"

"谁找我？"

"是我，维塔尔，阿乌丽妮亚太太的孙子。博士，我奶奶死了，我四处找您，找到了这里，是开死亡证的事。"

"心脏病？"

"可能，博士。她先是全身出疹子，然后开始发高烧，还没来得及找您，她就升天了。"

"疹子？"埃瓦尔多开始询问细节。他不再疑心了。

"是的，脸上、手上、全身都有；发烧的时候她就狠劲地挠；我们从邻居家借了温度计，死的时候四十多度。"

老医生对年轻医生说：

"亲爱的同行，您最好是跟我走吧。如果这又是一个天花病例，就得确认瘟疫发生了，第一张死亡证明已经签署。"

又一支烟，……额头渗满了汗，医生奥托一声没吭，点点头表示同意，——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去了。护士茹拉西也打算陪他们去，这个地方是呆不下去了，这里有传染的危险，你看这个满脸脓疱的人多可怕！如果她茹拉西死于天花，就全是那个卫生部长的罪过。要让大家全知道：他对她进行了政治迫害，把她发配到布基姆这个地方服苦役，——他清楚，她是现政治制度，现议会领导的反对派之一，而且还珍视自己的贞洁，而这两者都是部长大人所不能容忍的。

临走前埃瓦尔多嘱咐马西米阿诺要给病人用高锰酸钾溶液洗身，服阿斯匹林片退烧。

"至于你，小伙子，回家去吧，别忘了高锰酸钾溶液，盖上芭蕉叶，别见阳光，躺着等吧。"

"等个啥，大夫？不是上帝开恩，就是去见魔鬼——还能等个啥呢？"

12

死一般的寂静中，不时传来几声白发婆嘶哑的哭泣。此时阿乌丽尼娅·平托正躺在房间中的桌子上，房中的家俱全已搬尽，空无一人，连个亲戚也没有。第一阵热病袭来，她便长眠不醒了。

医生埃瓦尔多、奥托·埃斯平耶拉、护士茹拉西，默默地望着老妪的尸体。

"她死于天花、瘟疫……"埃瓦尔多医生低声宣布道；年龄和经验都不能帮助他；他全身抖动，闭上了眼睛，不愿

看见这种惨象。

甚至死亡后，阿乌丽尼娅·平托备受折磨的肉体也没有得到安宁，疾病还在肆意虐待她：斑疹变成了水疱，然后又变成脓疱，皮肤胀裂，出现黑色的发臭的脓液，脏污的、令人恶心的天花。没有得到安息的尸体。

护士茹拉西娇弱的胃当即翻了个儿，“哇”地一下吐在房间里。

13

“真不懂？马西米阿诺先生，您把这些珍贵的疫苗保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作为保健站的主任和居民保健的负责人竟然至今没有发现这些救命的宝贝。我为什么以前就不曾想到这些疫苗呢？当我同意上任的时候，他们曾向我保证说，布基姆气候良好，有最佳的疗养条件，卫生保健措施也是无可挑剔；他们发誓说，布基姆是天堂，是塞尔坦的伊甸园，往昔时代的阴暗的魔影，可怕的幽灵——天花，早已被永远消灭；不仅如此，其它瘟疫产生的可能性也被杜绝——我们尽心尽职的政府万岁！他们骗了我，唉，厚颜无耻地骗了我！疫苗在哪里，马西米阿诺先生？我们急用，趁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活着的人。”

“剩下的最后一批疫苗，奥托大夫，应该是在柜子里，可这柜子几乎是空空的，钥匙在茹拉西小姐那里。”

“一年前这里来了一个由女大学生组成的接种志愿人员小组。我帮她们说服一些居民相信接种有好处；真是一堆木

头疙瘩脑袋，既不听解释，也不怕吓唬，他们倒怕接种时接上天花，干脆拒绝，甚至跑到林子里躲了起来。那个女大学生小组用卫生部门的公款继续旅行去了。已经有几个月不寄疫苗来了，虽然一而再地许愿。对阿腊卡茹来的养尊处优的老爷们来说，许愿也是要费不少劲儿的咧。”

“茹拉西小姐，你还是快回去，做点什么吧，别哼哼唧唧了，您这副样子，这顿呕吐也够一瞧的啦。把疫苗拿来做好准备；您和马西姆阿诺到街上去接种，国家会付给你们酬金的，从纳税人身上出。带好疫苗盒子、器械，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找士兵帮忙；逐个给大家接种，不妨先从我开始，给大家做个样子看。不过，我不能跟你们同去，因为我的职责要求我必须留在这里做领导工作。”

“主任先生，现存的疫苗仅够给小学生和某些重要人物接种用。挽起袖子，我先给您接种，也许还不晚。我自己不用种了，在阿腊卡茹已经种过了。我的未婚夫对我说过，关于天花已消灭的讲话——纯属议长的胡扯。他因我父亲的反对派立场而迫害我，可我是个待嫁的姑娘啊。在附近的富人家中、商业企业中我还可以接种疫苗，但是别指望我到贫民窟去给各种败类种牛痘；我可不是生来去同天花患者打交道，看他们流脓的人，我是来自体面家庭的诚实姑娘，不是什么浪女和醉鬼。要想给那些贱民接种，就找您的那位淫婆，同她一起去吧。”

“嗨，别争了，小姐，不要抱怨，更不该侮辱我，我对您一直是很敬重的，可现在我要求您服从，完成任务，我是医生，主任，您应该尊重我。快去吧，您看，我是很担心会发生可怕后果的。”

“马西米阿诺先生，待邮局开门时，您马上往阿腊卡茹发一封急电，请求火速发来更多的疫苗，天花正在蔓延、正在杀人。”

14

二级护士茹拉西是首先离开布基姆的人们中的一个。她原是医学咨询所的登记员，没有读完专科，没有拿到文凭，她父亲是前州政府选举运动的领导人。前政府的拥护者们成了反对派后，新政府便进行报复，把茹拉西调到布基姆这个鬼地方。她的胃口受不了臭气和脓水；这个小城几天来真的开始腐烂了。

一昼夜过去，已经发现七个病人，拂晓时十二个，第五天已达二十七人。人数在不断增长。感染的家庭在窗户上贴了红纸；从门窗缝隙里透出烧牛粪的烟气——这是驱除天花瘴气的好方法。

教徒们昼夜到教堂祈祷——那位执事的结发妻子的葬仪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这位执事终于成了自由人，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同自己的情妇同居了……

虔诚的婆娘们祈祷万能的上帝拯救他们免遭诅咒和惩罚，上帝只应降罪于那些腐化堕落的有罪的人们身上，如奥托·埃斯平耶拉医生和他的情妇之类。

奥托和特雷莎透过保健站的窗户看到茹拉西来到街上，拎着包和伞——她正向火车站走去。“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解雇我，但这儿我是一分钟也不能呆了，我不愿拿生命冒险；

如果主任愿意，亲自去接种吧，让他自己的骚女人当助手好了。”她不满地嘟哝着。

紧张了一夜，第二天登记了第一批天花病例，护士和马西米阿诺带着一盒疫苗来到小学校。女教师们让孩子们站好队，缺了三个学生，是被愚昧的家长领走了：开始他们认为是麻疹或水痘，——现在该明白这些小水疱是些什么东西了。关于疾病和患者的言过其实的流言在小城的大街小巷广泛传开。两位保健站职员带着剩下的疫苗奔赴主要街道的富人住宅。

女护士茹拉西根本不想去穷人居住的棚户区，她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她想起她在大企业家希腊人斯凯富家中曾同天花病人有过接触。

“你们可以把我解雇，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想在这儿染上天花等死。主任，把疫苗给你的淫妇吧，我可是个待嫁的女人。”

茹拉西走了以后，保健站便少了一半人员，医生奥托仰天长叹：现在该怎么办？他又向阿腊卡茹拍了封电报，要求派来勇敢、能干的助手，速乘第一班火车前来。在家里，他用酒精洗了手，把烟点着又掐灭，惶恐不安、无计可施。他同特雷莎商议：阿腊卡茹内部眼下无人办公，应该向谁求助？疫苗一运到，就需几组人行动。在此以前他们还有马西米阿诺和女护士，现在女护士茹拉西也走了。他，保健站的主任，可不能象低级医护人员那样上大街去接种疫苗。他每天早晚能到保健站来讲解、嘱咐、诊断疑难病人，检定新病例就不错了！唉，特雷莎，真可怕呀！

特雷莎默默地、仔细地听着，郑重而认真。她清楚，他

是在害怕，是吓破了胆，只待她暗示一下，他也会仿效茄拉西的。只要特雷莎对他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干嘛要年纪轻轻地死掉呢，我的爱？——医生就可以找到借口：是我把你带到这儿来，现在也应该是我把你送走，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爱情。

医生奥托在房中踱步，表情越来越严肃：

“你知道当我责怪那个可恶的姑娘逃避责任时，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吗？她说让我雇你来干，真是混帐！……”

特雷莎坚定地，快活地回答说：

“那有什么，让我干好了……”

“让你干？你疯了？”

“我去种牛痘。不过得让那个小伙子教会我。”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

“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不可怜那些人吗？”

在教堂祈祷的女人们看见特雷莎和马西米阿诺一起带着接种用的器具走上街头。为了看得清楚，她们抬起了头，但并没有中断祈祷。他们祈祷的声音很低，尚且达不到教堂的天花板，更谈不上传到天堂上帝的耳朵里了。布基姆的老朽的伪君子们无力大声央求上帝。这位医生的姘妇带着器具去做什么呢？

在殡葬教堂执事合法妻子的时刻，响起了钟声。吩咐把钟敲得更响些，副主教先生，发出警报吧，让当局和上帝知道，黑痘正在把布基姆的人斩尽杀绝。用尽全力，副主教先生，用尽全力敲响大钟吧！

15

朋友，告诉我，假如人人都在害怕会死去，每时每刻都在端详自己的手，照镜子，看有没有出现可怕的天花症状，他们还会诚心给死者举行葬礼吗？

灵柩旁的彻夜祈祷要求安静、虔诚和井然有序。在对天花的恐怖中颂读缅怀死者的祷文是困难的。

在瘟疫初期还能请来客人，为前来吊唁的人准备一桌酒菜；可现在传染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做已经完全不可能，已经没有时间讲究这套礼仪。什么颂诗、祷文，全免了。死者的亲属们被恐怖和绝望攫住，已经无力来举行庄重的仪式，来颂扬死者，来号啕、啜泣。

当人们感染上天花，被恐怖攫住的时候，他们只有忙于烧牛粪，洗脓水、挑破脓疱和祈祷上帝。哪顾得上什么灵柩旁的夜祷！

16

罗热利奥·卡尔达斯，那位“疫苗美食家”（这个绰号由于天花泛滥，疫苗奇缺而具有了可怕意义）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傍晚被埋葬的。由于情况非常，在布基姆不可能举行隆重的葬仪，没有乐队，没有小学生、警官、宗教团体代表、共济会分会会员及其他知名人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

没有颂扬死者功德的热情的讲话。不过，为一位死于岗位上的市长送葬，可也不是天天都能有的事情——送殡的人还是集合了一些，虽然人数不多，市议会议长发表了简短讲话。他在谈到这位上下逢源的行政长官之惨死时说道："他成了国民义务的牺牲品。"临死时，他的样子很可怕：脓疱连成一片，全身溃烂，黑痘致死通常都是这种结果。

在人民眼中，黑痘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据议长声称，已故市长肯定是在履行自己的国民义务时，决定以身试病，以便向全城居民证实，这确实是一级天花，最危险的黑痘，其它各种疾病的鼻祖。

埃瓦尔多·马斯卡连亚斯是人们用同情的话语为之送殡的最后一个人。八十岁的老头子，半聋半瞎，神智不清，一步三晃，但他没有关在家中，也没有离开此地。他照看病人——自己的患者，和所有其他患者。有些患者因为害怕进临时病院而东躲西藏，不错耗掉自己衰败机体的最后几分力气。老博士尽了最大努力，可是有什么办法对付天花呢？是他吩咐建立临时病院，但把他的计划附诸实现的是特雷莎·巴蒂斯塔——老博士在这些艰难日子里的臂膀。她帮助他，直至他老朽的心脏破裂。

他通过特雷莎向同事奥托·埃斯平耶拉、保健站主任转了一张便条：急需再得到一批疫苗，否则大家都得死于天花。这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出现在患者身边了。

17

特雷莎很快便学会了接种，给天花患者洗身，往水疱上

涂高锰酸钾溶液和樟脑酯；她已成功地说服了不少怕接种会感染天花的顽固家伙。不过，也真地出现过这种情况：接种牛痘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高烧和斑疹、脓疱一样也是疾病的发作，可是并不危险。

卫生员马西米阿诺脾气急躁，他主张采取坚决行动——强迫接种，结果使完成任务更加困难。特雷莎有耐心，笑容可掬，她让大家看自己臂上的针眼，边给自己接种边向大家讲解，让大家相信接种没有任何危险。结果一切顺利。人们主动到保健站来等候接种，可惜的是，疫苗突然用光了。应马上向阿腊卡茹发电请求帮助。

担心瘟疫蔓延的埃瓦尔多博士曾在商店里得到一些捐赠——临时病院用的褥子。家中无医疗条件的患者，病毒传染危险性最大的患者都应送到临时病院隔离。不过，在取褥子之前尚须把位于远离城市的森林中临时病院的棚房打扫干净。

特雷莎和马西米阿诺一起，每人拎着用汽油桶盛的杂甲酚和水，沿林中小路朝着临时病院艰难行进。林子很密，马西米阿诺不时须将桶放下，用一把破斧子开路，走起来当然相当吃力。棚房已经空了一年多了。

棚房的最后一批居住者是一对夫妻，麻疯病人。他们逢星期六便到市场乞讨——捧木薯粉或黑菜豆，偶而也可以得到一枚镍币。他们被麻疯折磨得不成样子，脸上是可怕的洞，代替了鼻子和嘴，手臂残缺不全，双腿裹着麻袋布。他们大概是同时死去了，因为不再一起按时到市场来了。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敢到棚房去埋葬他们，兀鹫举行了盛宴，水泥地板上只剩下了免于麻疯折磨的骨头。

马西米阿诺怀着惊奇和敬佩的心情端详着这个迷人的妞儿，医生的情妇。她挽起裙子，光着脚开始擦洗临时病院的地板；她把尸骨收到一起，埋进坑里。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位茹拉西护士小姐却溜之大吉了。把自己的责任抛到了九宵云外，离开了保健站。——“解雇我好了，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不愿死在这里。”而特雷莎呢，走家串户，不知疲劳，不知害怕，为患者洗身，往水疱上涂高锰酸钾溶液，在水疱变成暗紫色脓疱时，用橙树刺桃破它们，从牛棚里往外运牛粪。马西米阿诺这个人对塞尔坦的贫困已经习以为常，他了解人民的痛苦和不幸，饱经忧患，没有亲戚和朋友，生死全在自己，他的工作薪金微薄，可是每月都能领到，所以他可从没想过要象茹拉西一样，丢下一切，离开这里……

他知道特雷莎长得美，和主任有关系，可是对她越来越尊敬了。

当特雷莎第一次和他去接种时，他还不理解为什么医生的情妇在瘟疫破坏了社会秩序、混淆了阶级差别的条件下，要来参加这种工作。马西米阿诺设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认为应经受着恐怖和死亡的威胁，去支持特雷莎的热情，并在合适的时机靠老天帮忙取悦于这小妞儿，同她一起，让主任这个卑劣的医生头上戴上顶漂亮的绿帽子——这个想法妙极了！

可他又马上退缩了，试也没敢试——这个脆嫩的女人充沛着的热情和勇气也感染了他。马西米阿诺没有仿效茹拉西，全是因为特雷莎。他不想弃职而去：他是个健康人，干事拿薪水；而她呢，是个弱女子，什么报酬也没有，态度却很坚决，毫无怨言，在患者的家中忙活，给他马西米阿诺，吓破

了胆的奥托医生和老博士埃瓦尔多出主意，吩咐他们做这做那——她在指挥所有的人。什么地方你见过类似的情况呢？

疫苗终于运到了，是药剂师卡米洛·特佐乌拉运来的——他主动到卫生部求援，得到了疫苗，部里答应他很快派人来。"告诉奥托博士，在专家们派来之前，让他自己想想办法，雇用一些城里人。"可是会有多少人为了几个钱去冒生命的危险呢？

马西米阿诺对特雷莎说：

"可惜啊，再没有象您这样的人了，太太。要是再有两三个人，我们就好办了。"

特雷莎抬起了倦怠的脸，向这个粗鲁、没有教养、不知灰心的混血儿嫣然一笑：

"我知道该到什么地方雇人，相信我吧。"

18

药剂师带着疫苗从塞尔希培州的卫生部回来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奥托主任没有等到埃瓦尔多博士安葬；他在车站碰到了药剂师卡米洛·特佐乌拉。本来，奥托如果聪明些，他现在早已远离此地了，他可以在扎卡里阿斯展示满脸水疱的那一恐怖之夜的第二天早五点乘货车逃离。后来，他思前想后，觉得全是那个惹祸的女人的过错——她何必去接种，去看护天花患者？真是个疯姑娘，这个特雷莎。不管她多美——这不是女人，而是个林中野兽，没有感情的动物，不会思想、理解、珍惜生活的欢乐。他，奥托博士，年轻，前途有

保障，可现在正处于威胁之中，他长得不错的小脸蛋儿眼看要变成可怕的嘴脸，活力几乎荡然无存。

他父亲是政治活动家，他是父亲的继承人，他来到此地是为了得到一份选民代表证书，打算把这一贫病交加的地方变成南方富庶地区——节日、戏院、光明、夜总会……只是不会再有比特雷莎更美丽、更性感的女人了。女人？不，不是女人，是魔影，是天花皇后。奥托主任吓得躲在屋中，不断地用酒精洗手，用酒漱口，吸烟，照镜子摸脸，看有没有肿疱——在这种环境中，大夫先生的风度、教养、政治野心、人的尊严全都丧失殆尽。布基姆选民的选票、沽名钓誉的计划、特雷莎的魅力全都不能吸引他了。

在茹拉西开小差引起的那一场谈话及特雷莎外出接种之后，奥托一直未能平静下来；他谈到女护士的逃跑，是想从特雷莎那里得到离开此地的暗示或请求，或忠告，哪怕一个字也好。可是这个傻女人不但没有建议离开此地，反而干起护士差事，不是让他去车站，而是让他回到保健站。

在保健站，代行市长职务的市议会议长拜访了他。他想知道主任想采取什么措施，想和他谈谈。议长是企业家和庄园主，政治领袖，医生家的朋友，奥托初来时就是带着介绍信去拜见他的。他说得很坦率：政治家，我亲爱的主任，应该象政治家一样行动，即便是在大灾大难中，瘟疫——是最严重的灾难。瘟疫对城镇居民来说是一种死亡的威胁，可是对于候选人却大有好处，他可以借此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对医生，而且是保健站的主任，尤其如此。应当负起指挥战役的责任，成为职员们、非职员们——是指在外面接种的医生的情妇——的领袖，控制住黑痘，驱走这恶魔。这是再好不过

的机会了，亲爱的，如此才可得到布基姆居民中未来选民的好感和选票。人民对尽职医生的滴水之恩会涌泉相报的，埃瓦尔多博士的威望就是例子。

感谢上帝赐予您的一切吧，主任，利用好这一形势：投入战斗，访问患者，治疗他们。富人也好，穷人也好，把临时病院当作自己的家。如果您感染上天花，也没什么了不起，接种过疫苗，未必会死；发几天高烧，脸上留下点天花斑痕，如此而已，可这对选民来说却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广告。某种危险性当然是存在的，接种疫苗的医生也有被天花毁掉的，但是冒险——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我的主任，归根到底，生命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每时每刻都需要用生命去赌博。

议长向自己的学生做了上述忠告后，告辞了。在街头，主任的女人正在大门口给一个人接种。她长得太美了，真叫人担心害怕；尤其是象他这种善心的、敬神的和有家眷的人。

19

特雷莎干完护士的差事回到家中，看到的景象令她吃惊：奥托烂醉如泥，叽哩咕噜不知说些什么。听到议长为他的竞选描绘的前景和感染天花的可能性之后，他关在家中喝了整整一瓶酒。本来就酒量有限，所以很快便醉了。他看见特雷莎高高兴兴地进来，急不可耐地要向他讲一天的发生的事情。奥托忽地一下子避开了她：

“请别动我，先用酒精把全身擦洗一遍。”

在她洗身时，他继续喝酒；他不想吃饭，坐到椅子上，喃

喃自语。他躲避着特雷莎，直到昏昏睡去。她把他安置到床上，没有脱去衣服。第二天，在他醒来前，特雷莎便出发了，没有来得及谈什么。那些日子他没有再去触摸她，每日喝得醉醺醺，又想开小差，又怕遭羞辱，在这两者之间挣扎着。奥托一人睡在客厅沙发上，直到她离去。她仿佛是在以自己的行为谴责他。她每日早早去帮助埃瓦尔多博士和马西米阿诺，很晚才回来，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而他呢，呆在保健站的时间愈来愈少，到那里去取高锰酸钾、阿斯匹林、樟脑酮的人却愈来愈多。对医生说来，唯一的药物是酒——这种迷魂汤了。

有一次特雷莎叫醒了醉意未尽的他，告诉他，疫苗库存已用尽；该接见病人了，埃瓦尔多博士已经失去工作能力。这时在奥托心中成熟了一个计划：借口运疫苗到阿腊卡茹去，在那里假装生病：流感、心绞痛、贫血、热病——什么病合适就生什么病，——然后请求上级派人顶替他在布基姆保健站主任的职务，当特雷莎十分严厉地要求他不再喝酒，要学埃瓦尔多的榜样，去履行医生的职责，给病人看病时，他气呼呼地说：

“从这里滚开吧，滚到地狱见鬼去吧，你这个脏女人！”

“我不离开这里，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精疲力竭的特雷莎转过身去，很快睡熟了。她现在已经摆脱了终日醉醺醺，吓破了胆的这个男人，——特雷莎的美色不再吸引他了。

埃瓦尔多博士倒下了，他的心脏不行了，但是勇气并没有弃他而去：在濒死时还想着疫苗。年轻医生奥托没有参加同事的葬礼：“我到阿腊卡茹求助，把疫苗运来！”他连行李也

顾不上带，偷偷地直奔车站，逃往了巴伊亚。去阿腊卡茹的车四小时后才到站，可他一分钟也不愿在这黑色死亡的地上耽搁，他没疯，不会象那个失去理智的不幸女人那样，——让天花把她吞噬了吧。

20

这些事实令许多人震惊——布基姆的居民在黑痘肆虐的日子里成为奇怪事件的见证人：他们亲眼看见保健站主任、年轻医生匆匆逃避天花，甚至等不及去阿腊卡茹的车，坐车去了巴伊亚。主任的逃跑，经过药剂师绘声绘色的描述，引起了灾难中的人民的哄笑。“您这是匆匆忙忙地往哪儿赶呢，主任？”“去阿腊卡茹运疫苗。”“可这趟火车不是去阿腊卡茹，正好是从阿腊卡茹来开往巴伊亚的。”“哪趟火车都行，什么方向都行，时不等人啊。”“可疫苗我已经运来了，主任，我正提着呢，数量很多，足够给整个塞尔希培州居民接种用了。所以我看您还是留下来同自己的选民在一起吧，同自己的姑娘在一起吧，——她真美得叫人馋涎欲滴呀！”

是的，布基姆的居民在黑痘肆虐的日子里看到了许多怪事。他们看到了穆里卡佩巴的被歧视的妓女们，特雷莎·巴蒂斯塔率领的奇怪的医疗小队活跃于城市及郊区——队员有大手大脚大臀的谢达莉，有专爱杨柳细腰的男人们崇拜的玛丽科塔；有年轻时被崇拜者称作“魔手”的妓女；有也为不少人宠爱的勾魂的胖女人“大蛋糕”；有老格雷戈丽娅，她还是随埃瓦尔多博士来到布基姆的，干卖淫这种行当已经有

半个世纪了；有从事卖淫这种职业已经两个年头的“小山羊”———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当特雷莎邀请她们参加工作时，老鸨一口回绝了：疯了?往火堆里钻?!可是“小山羊”说：我去。热烈争辩了一阵。她们只有半饥半饱的生命，不怕失去什么。这种粪土一般的生命，天花不喜得要，死神也拒而远之，格雷戈丽娅还没穷够吗？……，他们一共六个人，很快向特雷莎、马西米阿诺和药剂师学会了接种——对女人说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请相信。她们在牛圈里积干牛粪，用高锰酸钾为患者洗身，挑破脓疱，挖坟坑，葬死人。可她们——是社会的牺牲品，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啊。

布基姆的居民们在天花肆虐的日子里看到了奇怪的事情。她们看见天花患者被从庄园赶出来，寻找临时病院，踯躅街头，死在路上。他们看见人们惶惶然弃家离乡，四处逃散——穆里卡佩巴村镇几乎阒无一人了。有两个逃难者去求农场主克洛多给个栖身的地方，农场主用手枪对着他们喊：“滚蛋，见鬼去吧！”他们继续央求，枪响了：一个被打死，一个受了重伤。而科洛多不知道，他已经染上天花，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养子都染上了天花。

布基姆的居民们惊异地看见特雷莎·巴蒂斯塔把倒在路上的一位天花病人扶起来，在格雷戈丽娅和“小山羊”的帮助下，抬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患者是扎卡里阿斯，可是老婆子和小女孩都没有认出这位曾经光顾过一夜的倒霉的嫖客。他和另外三个患者被上校西蒙·拉梅戈从庄园里赶了出来。上校不能容忍瘟疫在自己土地上蔓延——让他们死在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能死在此地！当扎卡里阿斯和塔皮奥卡染上

天花时，上校恰好不在庄园，所以两个人就留下了。后来塔皮奥卡传染了三个人，很快就死了。主人回来后，监工受到了申斥，于是四个患者在武器的威逼下，被赶出庄园大门。三个人进入森林，去找一个可以安静死去的地方。只有扎卡里阿斯太爱生命了。他几乎是一丝不挂，满身溃疡，满脸脓疱，倒在了教堂前的广场上。

特雷莎发现了他，在两个同事的帮助下——谁也不敢，包括马西米阿诺，触动这腐烂的身体——把他塞进了麻袋，扛到肩上，送到了临时病院。此时已经有两个女人和一个来自种植园的小伙子用自己的双腿迈到了这里，还有另外四个患者来自穆里卡佩巴村。扎卡里阿斯身上的脓水浸透了麻袋，弄脏了特雷莎的衣裙。

21

“滑头，他跑到省府去度周末去了……”药剂师卡米洛·特卓乌拉讲述着主任医生开小差的情况，得意地笑道。“现在保健站的主任是马西米阿诺，护士呢——是一群当地的悔过自新的妓女。”

但是喋喋不休的药剂师看见马西米阿诺来到面前时，咬住了舌头：马西米阿诺的脸布满了天花水疱。

虽然瘟疫开始时，他连续种过几次牛痘，到头来还是没能逃脱瘟疫。特雷莎·巴蒂斯塔完全接管了保健站的指挥工作，把马西米阿诺接到自己的家，安置在医生——逃兵的床上，自己又奔赴穆里卡佩巴村。

在特雷莎的领导下，初试本领的护士们给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和郊区部分农民进行了接种。她们了解人们的住处和工作地点，因而能相对成功地说服那些顽固不化和愚昧无知的人们。在种植园，特雷莎同上校西蒙·拉梅戈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上校不许医务工作人员进入自己的领地、这位庄园主硬说天花疫苗会随牛痘而至。

特雷莎蔑视上校的禁令，从栅门中钻了进去，玛丽科塔和谢达莉也跟着钻了进去。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叫骂，最后上校本人也同意接种了。他对女人下不了狠手，而这个美丽的女魔王又寸步不让，声称不给所有的人接种完决不离开。上校听到人们讲过这个女人：她如何把患者背到临时病院去。他看到她十分镇静。他面对她，心中思忖：这个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他的固执同这个尤物的勇敢相比，不过是一种怯懦的虚荣而已。姑娘，你是一个魔鬼，我甘拜下风了。

22

特雷莎头上包着绣着红、黑玫瑰的彩色披巾，在穆里卡佩巴村走街串巷。这披巾是埃米利阿诺的礼物。那一阵是多么安宁；清洁的住宅，欢乐、惬意的生活。而现在呢，她同“魔手”住在一所陋室中，与其他人相邻，在一个可怕的偏僻的地方。

这些女人过去没有得过农民们什么帮助，可她们为死去的农民们挖了多少坟坑啊！天花来势凶猛，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把死者送往墓地。这些女人们为独身的，无亲无眷

的死者挖了不深的坑，把他们埋掉。有时候让兀鹫抢在了前头，要埋的就只是一堆骨头了。

小队有两个女人染上了天花，但不是黑痘。特雷莎先已给大家种了牛痘。"大蛋糕"天花发作，但不是致命的，只好把她安置到医生——逃兵奥托的房子中，现在这里已经是挤得满满登登了。药剂师称它为特级病院。特雷莎早晚来这里照料胖女人"大蛋糕"（她只有皮包骨了），照料马西米阿诺。谢达莉也有一次发高烧，满身出现斑疹，不过不严重，她甚至没有倒下。她继续护理穆里卡佩巴的病人，这里的死者要比城里更多。谢达莉还没有失去精力和力气，在挖坟坑时没有人能比得上她。

这群女人都没有死，都活了过来，她们还要在以后讲述同天花斗争的历史呢！不过她们可要离开布基姆，到其它地方混饭吃了。在这里不会再有嫖客了，所有的男人们都会对她们惧而远之：她们身上也许还隐藏着天花呢！

瘟疫一结束，特雷莎也离开了布基姆，倒不是因为这里无人追求她，恰恰相反。特雷莎头蒙披巾，背扛着药品、器具、高锰酸钾、锄头、麻袋在城中走街串巷，这一切早被善心的议长看在眼里。这位庄园主、商店老板、借钱必图高利的选民代表，在大选前代理市长职务的人，有点魂荡神摇了。这之前他一直名声清白，是模范家长。现在他被特雷莎的美丽和无私迷住了，也打算仿效某些公职人员也弄一位情妇，弄一所漂亮住宅安置她。因为作为市长，除了其它的标志外，还应有汽车，支票簿，情妇。

情妇？天哪，永远也不再做情妇了，还不如在穆里卡佩巴村当一名普通的妓女。这里瘟疫还没有结束，只是黑痘变

成了白痘，母亲变成了女儿。“阿拉斯特利姆”即乳白痘——塞尔坦的一种地方病，使儿童失明，甚至丧生，偶而也杀死成人的一种天花，也长驻此地了。

23

说到巫医阿尔杜伊娜，她废寝忘食，在天花流行之时挣有限的几个钱。她为吓破胆的人祈祷，保护他们免遭感染，治疗那些已经染病的人；当然治好的只是那些该治好的人，用她的话说，是那些心中无所畏惧的人，但为数寥寥。黑人祭司阿格涅洛呢，也没有中断敲鼓，唱赞颂黑人天神的颂歌。甚至当仪式中“天神的女儿”只剩下三个人（其余人或逃难，或进了临时病院）时，这一切也没有停止。他知道，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天神是不会欺骗他的，天神的化身特雷莎·巴蒂斯塔，从布基姆赶走了天花，战胜了黑痘。

该阿腊卡茹终于派来由两名医生和六名卫生员组成的医疗队时，瘟疫已近尾声；不错，临时病院还有两名患者在呻吟，但一周多来没有新病例，没有再死人。虽然如此，卫生部的官方公报中还是将医疗队成员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加吹捧一番，说他们彻底（又是“彻底”！）消灭了塞尔希塔州内的天花。年轻的医生，布基姆保健站主任奥托也受到了应有的褒奖，说他从瘟疫一开始，便采取了果断措施，阻止了瘟疫的蔓延，由于他坚守岗位的献身精神，在同瘟疫的顽强斗争中取得了成功。

“我只想看看，这位度周末的主任先生有没有勇气回来……”药剂师讥讽道，他出言刻薄人人皆知，这次却没有达到目的。在巴伊亚休养的保健站主任得到了许诺的升迁。当之无愧的升迁。

匆匆而去的茹拉西的父亲投靠了新政府，女儿的职务也就得到提升了——她由于在布基姆天花瘟疫时的杰出贡献而成为了一级护士；她很快结婚了，但并不幸福：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对她进行了报复。只有马西米阿诺没有高升，他还是个普通看门人，不过他也很高兴，他还活着，能讲述同黑痘斗争的情景。

居民各自回到家中，孩子们和狗又开始在穆里卡佩巴的垃圾堆中翻寻食物。兀鹫偶尔挖掘出掩埋不深的死于天花的人们的尸体，啄食充饥。

为了庆贺人们摆脱可怕的灾祸，举行了两大庆祝活动。

在穆里卡佩巴村，在阿格涅洛祭司的主持下，黑人之神奥莫卢在人民中跳舞。他拥抱了特雷莎，为她念咒语，使之永世不得天花。

以副主教和代理市长为首的庆祝队伍由大教堂走上街头。这些达官贵人们抬着圣罗凯和圣拉扎里——白人之神，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五彩缤纷的焰火，歌声，欢乐的钟声。

特雷莎在布基姆已经无事可作了，为了离开这里，他把一些小饰物卖给了土耳其人斯凯富，这个人早就琢磨着亲近她，只要她同意。可是特雷莎不愿意。她再不愿做情妇，做别人寻求欢乐的女伴了，——永远不了！天花和死神没有光顾的特雷莎，全身火一般燃烧的特雷莎，心被无法消弥的痛

苦之剑刺伤的特雷莎，已经厌倦了生活，她真想跳到海里淹死。啊，让努阿里奥·热莱巴，海上的鹰，你在哪里？在黑痘肆虐时，我在绝望中寻找死神，死神也避着我；我的爱人，让努，没有你，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我愿到你漂泊的地方去，投身波浪之中，追随你，哪怕是在远处望着你漂游的舢板……喂，去巴伊亚的火车什么时候开？特雷莎也想逃跑，逃开这无法忍受的苦闷，逃开这无出路的困境。女教徒们从教堂的台阶上看见了特雷莎独自一人朝东站走去。其中一人低语道（大家都附合她）：

"真是破碗耐用。贵人死了多少，可这个浪女又去临时病院，又走街串巷，却平安无事。那漂亮脸蛋儿天花也未能损伤丝毫……"

24

多言多语的扎卡里阿斯康复了；只是至今也不清楚他是怎样来到这临时病院的。

死神宽恕了他，他又和生命言归于好了。也许他会从市场上廉价出售的小册子中了解黑痘，或者听过流浪说唱艺人叙述哭泣、疼痛和死亡。

而我们的讲述，才是最可信的，比在我国东北各州逢市集销售的小册子的记载更为可信。

年轻人和成年人关于发生的事情都已知道得足够多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

25

我仍然想在结束我的叙述时重复一句——希望你们相信：当黑痘在布基姆肆虐时，同它斗争的是穆里卡佩巴那些被歧视的女人，以特雷莎·巴蒂斯塔为首。天花逞凶一阵，被赶进了森林，从那里又乘火车匆匆逃往圣弗朗西斯科河两岸。人们可以回到自己荒芜的家园了。天花隐藏在洞穴之中等待时机再次进攻。唉，假如不能擒住它，它还会回来，把剩下的人们和一切一古脑儿毁灭。到那时，到何处去找那个战胜了黑痘的特雷莎来领导战斗呢？

特雷莎·巴蒂斯塔伴死神度过一夜

1

在那个星期日的夜里开始的谈话是长时间的，和意料之外的，最后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低语道：

“为了成为独身，我可以献出一切——目的是同你结婚。你现在对我说来是最宝贵不过了。”他的话娓娓动听，仿佛柔和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含着几分羞怯：“我的娇妻……”

这种突然的羞怯，谦虚的激动，手足无措的表现，完全不是博士应该有的，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坚强的个性，习惯于下命令，自信、直率、刚毅，必要时也可以骄傲、粗鲁，但常常还是和蔼可亲的人。羞怯同博士的性格无缘，他是地主，甘蔗林主，糖厂老板，资本家，银行家，许多企业董事会的主席，法学士。

在这儿，在埃斯坦西亚，在花园中，慷慨的月亮将金色的光辉洒在芒果树、油梨树上，栀子的香气伴随着皮奥伊廷加河面的微风阵阵袭来。博士痛苦、气忿、热烈地说，他既不信任朋友，也不信任亲戚、合伙人；特雷莎从不想听他说起这些（虽然她料到他会说起这些话）。这之后，博士紧紧地拥抱着她，吻着她的朱唇，激动地说道：

“特雷莎，我的生命，你是这世间我唯一的……”特雷莎

躺在吊床上，她被深深地感动了。双眼湿润，心中充满了柔情。她也想说一番情话，表达自己的爱，可是竟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虽然她这六年来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特雷莎从吊床上坐起来，送上双唇，等待新的吻，——如何对他说：丈夫和情人，父亲和朋友？……“把头放到我胸上，我的爱。”她的心中翻腾着多种情感：敬重，感激，温柔，爱情，只是没有怜悯！绝不该有！他不乞求怜悯，不接受怜悯，他象山崖一样傲慢。爱情，只有爱情和忠诚——可是如何马上说出这一切呢？“把头放到我的胸上，休息片刻，我的爱。”

除了四周散溢的栀子的芳香，特雷莎还闻到一股男人香水的气味，令她神怡。从热吻中移开嘴唇，她说道：“埃米利阿诺，我的爱，埃米利阿诺！”这对他说来，已经足够了，他已经明白她的心意。她平日称他为先生，从未以“你”相称，只是在亲近的时刻，才允许自己对他说几句情话。现在看来，最后的障碍已经消除了。

“再也别叫我先生了，不管在什么地方。”

“再不叫了，埃米利阿诺！”

从埃米利阿诺骑马来到加比公寓，把特雷莎接去的那一夜起，特雷莎象一朵花儿盛开了，成了一位美丽妩媚的女人。但是在栀子花香气四溢的今宵，表白爱情和无限亲密的今宵，在博士向她坦露了心灵之后，特雷莎成了他的支柱，他的宽心的安慰，他的欢乐；情妇的秘密住宅变成了温暖的家，她是他痴爱的夫人，——在这唯一的夜晚，他不再抱怨生活，非同一般的柔情使他们变得亲密无间。

他们象新婚夫妇般相互抚爱着；现在特雷莎回忆她在上尉的农场第一次见到埃米利阿诺时的样子。这是他们同居前

很久的时候：他骑着烈性的种马，右手执银柄马鞭，左手捋着胡子，冒着火的目光紧盯着她。她当时就觉得她爱上了他：一个吓得半死的女奴，第一次斗胆望了一个男人一眼，第一次。

而今，博士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嘴唇热烈地贴在一起——真叫人心荡神移！……

"唉，特雷莎！……"一声勉强听得到的爱的呼唤，然后便屏息无声了。

2

特雷莎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她似乎感到胸脯上死亡的重压，似乎听到了爱人的最后的呻吟——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快乐？"唉，特雷莎……"——只说出了这句话。她无力叫喊，无力呼救，她身上的一切都僵死了，胸、颈、唇沾满了他的鲜血——甚至死亡，博士也能选择一定的时辰，保持必要的分寸。

3

特雷莎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套上了裙子，急忙跑去叫醒卢拉和尼娜这一对夫妻。她的样子一定是象个疯女人，女佣吓了一跳：

"出什么事了，特雷莎太太？"

卢拉边系衣扣边来到门口。特雷莎鼓足劲说道：

“快去请阿马里利奥博士，让他赶快来，埃米利阿诺博士很不好。”

卢拉冲出门去。穿着睡衣的半裸的尼娜回到卧室急急忙忙地划十字。在卧室里，看到揉皱的床单，她用手捂住了嘴，没有发出声来：“呀，老头儿是在干这种事的时候死的……死在她的怀里！”

特雷莎吃力地移动双腿，回到卧室，还没有清醒过来。她此时还没有想到发生事情的后果。尼娜跑到床边，喃喃祷告，偷眼望着女主人呆滞的脸，——是博士的女主人，而她尼娜只是博士的佣人而已。为什么这个坏女人不跪下祷告，请求上帝和死者的宽恕？尼娜真想哭出声来。她是这位富翁寻欢做乐，风流韵事的见证人，他在这种特殊情景中死去，对她说来并不意外。他，这只老山羊，就该死于脑溢血。尼娜不止一次地对卢拉和洗衣妇说过，总有一天这老头儿要在被窝里完蛋。

这个狡滑的，堕落的，狠心的坏女人把他推向死亡，而且不打算表示对爱她爱得发疯，在她身上大把大把花钱的死者的感激之情……

尼娜诅咒这个老头子和那个可恶的浪女不得好死。

4

尼娜回到自己房间去整衣和温水，卧室只剩下特雷莎一个人等候医生。她坐在床边，握着埃米利阿诺的一动不动的

手，娓娓道出了她昨晚没能道出的情话。在花园里，在树荫下，在月光中，他们在轻轻摇荡的吊床上进行了谈话：对特雷莎说来，这谈话是出于意料之外的，奇怪的；对博士说来，这却是最后一次谈话。

在谈到家庭问题时，埃米利阿诺总是很矜持的，可是却同她谈起了他在家庭中的许多苦恼和不快，他缺少理解和抚爱，他感到可怕的孤独。实质上，除了特雷莎，他没有另外一个家庭，特雷莎是他唯一的欢乐。他曾对她说过，他觉得自己衰老、憔悴。但是他哪能料到，他已经站在死亡的门槛？假如他知道，就会早对她说出一切，早采取必要的措施。特雷莎从未提出过任何请求和要求。

“直至今日我才明白，那时我对你的感情是一见钟情，埃米利阿诺。我是突然明白这一点的。初次看到光临上尉农场的著名博士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卡扎泽伊拉斯糖厂的老板，我仔细端详过你，发现你是一个无以伦比的美男子。而今留下的只有回忆。仅此而已了。埃米利阿诺……”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她认识了达尼埃尔并爱上了他，为这个大学生美男子而如痴如狂。当时她曾不由自主地想起过埃米利阿诺博士，并将二人加以比较。当上尉手拿鞭子突然出现在房中的时候，埃米利阿诺正在欧洲旅行，只是回到巴伊亚几个月后，才得知在卡扎泽伊拉斯·多诺尔特发生的事。

他的亲戚贝阿特丽丝，在他归来后马上绝望地对他说：“表兄，您是一家之主。达尼埃尔卷进一件可怕的事情中去了，表兄！无法脱身了！不！他成了一条真正毒蛇的牺牲

品！”

她乞求帮助，想把儿子从案子中解脱出来，法官助理这个坏蛋，是把他当作帮凶牵扯进去的。

贝阿特丽丝同时想求人把她丈夫调到另一地区去，因为在卡扎泽伊拉斯·托·诺尔特，她丈夫已无法安静地行使司法权或写十四行诗了："埃乌斯塔基奥不愿回到这里，同样也不能长期呆在首都，这就使家庭生活变成了地狱一般。"贝阿特丽丝太太向善心的表兄要一块手帕擦拭眼泪。"对这种使人不快的麻烦事，任何整形手术都无济于事，表兄！"

埃米利阿诺博士从贝阿特丽丝太太语无论次的叙述中确知事情与特雷莎有关之后，在办亲戚的事之前，他在巴伊亚同在阿腊卡茹的卢鲁·桑托斯取得了联系，让他关照姑娘的安全。这位忠实的朋友，不只一次竭诚相助，是一位善于吹毛求疵的律师，他熟知法律的细节，也了解对付法律的各种方法。

"把姑娘从监狱里放出来，安置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尽力不让案件传开，把它搁置起来。"

将特雷莎从狱中接出来倒不是难事。因为她尚未成年，监禁她是对法律粗暴的违犯，更不用说拷打她了。法官同意释放她，至于其它什么——法官推得干干净净：他没有下令拷打她，那是上尉的朋友、警官干的。谈到搁置案件，他绝对不让步，决心一审到底。

特雷莎不知博士在干预此案，她同探监的加比谈妥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看来，那个女人还是同情她的，——晚些时候从修道院逃跑后，她回到了加比的寄宿公寓。

5

阿马里利奥·冯特斯医生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小老头，他给所有的患者都要开严格规定的食谱，而自己却是个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吃什么都胃口惊人。六年来他成了博士的挚友，特雷莎丰盛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食客。每次埃米利阿诺到来，他都要参加午宴和晚宴，大享口福：埃米利阿诺设宴，可谓丰盛之极，——在埃斯坦西亚只有在若安·纳西缅托·菲里奥的府上才能吃到如此的珍馐佳肴。而博士库藏的法国葡萄酒和烈性甜酒更是无与伦比、令人赞不绝口的。

这位工厂主频频到埃斯坦西亚来：“亲爱的阿马里利奥，总有一天我会永远留在此地的；这可是安度晚年的最理想的地方了！”

博士出于礼貌，在门口拍了几下巴掌，没等请就进来了：夜间求诊使他不安。在如钢似铁般健康结实的人们患病时，情况必定是严重的。特雷莎听到掌声，起身相迎。博士看见姑娘更加激动不安了。

“出什么严重的事了，相好的？”博士这样亲切地称呼她。特雷莎握了握博士伸出的手：

“埃米利阿诺先生故去了。”

“你说什么？”

阿马里利奥急步走进房间。特雷莎打开了落地灯。这灯旁边是一把安乐椅，埃米利阿诺总愿坐在这把椅子里给特雷莎读故事，而她呢，则蹯在他的脚下静静地听。博士阿马里

利奥摸了摸死者的身体——可怜的特雷莎！她眼神呆呆地回忆着逝去的岁月，逝去的分分秒秒。

6

博士来到卡扎泽伊拉斯·托·诺尔特，得知特雷莎住在加比的寄宿公寓后，感到十分不快。他当即决定让她听凭命运摆布——她不值得怜悯。他，博士埃米利阿诺·盖代斯，曾费心求一位朋友——能干、机敏的律师从阿腊卡茹来，把她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藏到一个可靠的地方，可是这个胡涂妞儿不等他到来，便匆匆跑到妓院里去了。就让她呆在那里好了！

其实，博士恼火的不是特雷莎的行为，他恼火的是原以为这个姑娘值得关怀和保护，他看错人了。当她在朱斯迪尼阿诺的农场遇见这个姑娘时，他觉得她乌黑的眼中有一种不平常的、极富表情的光芒。贝阿特丽丝和埃乌斯塔基奥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叙述也证实了这第一印象，虽然他们的叙述显得杂乱无章。但是他到底还是错了：姑娘原来是个普通的浪女。有点轻浮、但沉醉于自己母爱的贝阿特丽丝表妹说对了。姑娘眼中的闪光不是别的什么，只是太阳的反光而已。

因为了解人和品评人的能力曾帮助过博士的活动，所以当他第一眼便判明一个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满足；可是后来证实他判断有误时，他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希望被欺骗，促使他移恨于法官助理——他必须找一个人来发泄怨恨。他来到警察局，法院就在二楼。但是在那里只找到了一

个秘书，秘书见到他，一副媚态，只差没有为他祝福了。

“见到您，三生有幸，博士！法官还未到，不过我可以把他找来，可敬的法官先生寄宿于阿格里皮内公寓，离这儿不远。他的名字？皮奥·阿尔维斯博士，多年来一直在法院任职，曾被派到巴拉坎任法官。”

博士等着法官，瞭望着窗外这个小城的污浊的全貌，心中怒火更加强烈了：他不喜欢别人同他过不去，更不用说上当受骗了。失望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个堆积起来的。

法官皮奥·阿尔维斯大模大样地走进屋子，不过看得出，他有点不安——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他始终是不公正的牺牲品，总是退居次要地位，被迫把主位让给那些背后有靠山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宗教界、政府和人民的牺牲品，这三者联合一起使他每走一步都受到打击。他审判时的样子是固执的，不满足的，判决很严厉，除法律条文，对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当人们呼吁他表现出理解、同情、宽恕以及人道主义情感时，他便文诌诌地回答：

“我的心——是法律的贮存库，心上铭刻着古罗马的公理——都拉莱克斯，塞德莱克斯！①……”

由于自己这种永恒的凶狠和妒嫉，他甚至曾接近过诚实，虽然在他的岗位上这种诚实无异于一种枷锁，一种不合算的投资。对埃米利阿诺，他既怕又恨，认为他是自己至今身任微职、官运不享通的罪魁之一。

秘书踏着碎步紧跟在法官身后，充满着好奇，但埃米利阿诺博士，想单独同法官谈谈，用手势把秘书支走了。

“博士，您想同我谈谈？愿意效劳。”法官努力保持着傲

①原为拉丁语dura lex，sed lex，意为：法律是严峻的，但这是法律！

慢、权势的架子，就是那嘴唇仍在神经质地抽搐着。

“请坐下，我们谈谈。”埃米利阿诺用命令的语气说，仿佛他是最高法官，是这里的顶头上司。

法官犹豫了一下：坐到哪儿？坐到法官座位上，以便向博士显示自己的权势，引起他的尊敬？他没有勇气这样做，只好坐到了桌旁。埃米利阿诺站着，眼睛望着窗外。他漫不经心地开口说：

“卢鲁·桑托斯转达了我的委托了吗？还是您没有收到？”

“律师来过这里，表述了自己的理由，我同意了他的要求，把警官逮捕的尚未成年的姑娘释放了。您的委托人为她担保。”

“怎么，他没有转达我的委托的全部内容？我还让他告诉您把这一案件搁置起来。您已经这样做了吗、法官？”

法官脸部抽搐得更厉害了：博士发起火来可不得了，虽然他很少发火。法官做出了最后努力：

“搁置起来？这不可能！这是一桩对头面人物犯罪的案件，而且引起了这位人士的死亡。”

“什么头面人物？微不足道！不可能？为什么？案件牵扯到一个年轻大学生，我的亲戚，埃乌斯塔基奥法官的儿子听说您要求判他罪。”

“作为同谋犯……”法官降低了声音。“虽然据我看，他不仅是同谋犯。而且是罪行的直接参加者。”

“虽然我是法学学士，但并不是以律师身分到此。我的时间很宝贵。听我说、博士，您应该明白，这一地区的主人是谁。您从前也曾亲自证实过这一点。人们对我说，您仍愿

意做卡扎泽伊拉斯的法官。这取决于您自己。但愿是卢鲁没有向您转达委托的全部内容。请立即签署搁置案件的命令，两行字足够了。假如您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那我劝您尽快将法官事务交给我选定的人，立刻回到巴拉坎去。您的命运在您的手中，自己决定吧。”

“这是严重的犯罪……”

“别浪费我的时间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严重犯罪，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您到卡扎泽伊拉斯当法官。马上决定吧，别让我费脑筋了。”他不耐烦地用马鞭敲打着靴子。

皮奥·阿尔维斯博士慢吞吞地站起身，去取写命令的表格。对抗是没有用的：假如他坚持己见，就只有回到巴拉坎去混日子，会有另一个人来签署这一命令，并获得博士的好感。当然，此一案件多有违犯法律的地方，在审理过程中也有许多疏漏，搁置理由是绰绰有余的。体面的法官不能受到卑劣的报复情绪的影响，忒弥斯①的臣仆不应有这种情绪。此外，在这个塞尔坦地区多搁置一个案件又有什么了不起？……无所谓的……皮奥博士研究过世界史，读过泽瓦科和仲马的书。巴黎配做弥撒，难道卡扎泽伊拉斯就不配下一道命令？

他终于写完之后——小写体，拉丁术语——抬起眼睛望了望站在窗前的博士，笑了笑：

“我这样做，是出于对您和您家庭的尊敬。”

“谢谢，请接受我的祝愿，卡扎泽伊拉斯·托·诺尔特的法官先生。”

埃米利阿诺走近桌子，翻阅案宗，浏览了报告、审讯和特雷莎、达尼埃尔供词的片断，真卑鄙！他把案宗扔回桌上，

①希腊神话中司法律的女神。

转身向门口走去：

“您可以指望提升了，法官先生，不过切勿忘记，我对本地区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回到了工厂，怒气尚未消尽。

几天后博士去阿腊卡茹银行分行视察，在那儿同卢鲁相遇，从谈话中才知晓，特雷莎根本不知道他干预了这一案件。不知道他对她的好感。

他不愿等第二天的火车，乘汽车去了工厂。晚间到厂，又骑马赶往卡扎泽伊拉斯。他马上访问了加比寄宿公寓，有生第一次迈进这个门槛。招待阿鲁达一见他驾到，便立刻抛下酒和顾客，跑去找加比。公寓的女老板很快出现了：

“喜从天降，真是三生有幸！”

“晚安，您这里有个叫特雷莎的姑娘……”

加比没容他说完：特雷莎——是个奇迹，无价之宝；就是说她的美名已传到博士耳朵里去了，他也来光顾此地了。

“我要把她带走……”他从钱夹子里掏出一些钞票，递给了激动不已的这个拉皮条的女人。“去把她领来……”

“您要带走她，博士？一夜，还是几天？”

“永远。她不再回来。请快点！”

餐桌上的顾客们默默地注视着发生的事情，阿鲁达回到酒吧，一个劲发愣，竟然忘记上饮料了。加比想反驳，找理由，可是把话吞到肚子里去了，她把那几张五百元的克鲁赛罗藏了起来。她如果想争辩，那将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只有等博士玩够了特雷莎，把她赶回来。她在那儿不会呆长久的，最多一两个月。

“请坐，博士，先喝点什么，我先准备个皮箱，让她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不要什么皮箱，就她穿的一身衣服足够了，别的什么也不要。”

他把姑娘扶上马，驰骋而去。

7

检查完毕，阿马里利奥博士用床单盖住了尸体。

“突然死亡，是不？”

“她只哼了一声就死了，我一时还没明白过来……”特雷莎抖了抖，用手捂住了脸。

医生犹豫了片刻，但他必须提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晚饭吃了很多，胃口胀满，这之后马上就……是不是？”

“他只吃了一片鱼，不多的米饭和一瓣菠萝……然后我们散步，回来后他坐在花园的吊床上，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小时左右。十点后才躺下睡觉。”

“他近来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你知道不？”

特雷莎没有回答。他突然死去，追究原因有什么意思。难道医生希望复活他？医生继续说道：

“据说，扎伊罗，他的儿子，盗用银行存款，埃米利阿诺博士得知后……”

他住口不说了，因为特雷莎摆出一副不解的样子。凝滞

的目光呆呆地望着死者。

医生坚持说：

“我只想知道原因——心脏为什么失去功能。前天他还对我说过，在这里，在埃斯坦西亚，他精力正在恢复，激动的心情趋于平静。您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在我看来埃米利阿诺博士始终是那个样子。同第一天一样。”

她不作声了，但是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

“不，不是这样。他是一天好似一天。在各方面。我只能说，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再别问我了。”

寂静片刻。阿马里利奥深吸了一口气。特雷莎是对的，用不着追问博士生活的细节了，很清楚，无论是宁静，还是同女友的交往都不能挽救他的心脏。

“我的女儿，我理解您，想象得出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如果由我作主，我想让死者停留在这里，直到安葬。

“我想法同死者的亲戚取得联系。女儿和女婿在阿腊卡茹。如果电话不通，就得派专人送信去。”医生临走时又问道！“须要派人来为死者洗身和换衣服吗？还是让卢拉和尼娜做这些事情？”

“我自己来办吧，目前他还是我的。”

“我很快就回来，带来死亡证明和神甫。”

埃米利阿诺不信上帝，要神甫做什么？不过教堂的宗教活动他都参加，而且在圣安娜节时把神甫带到工厂做弥撒。

神甫维尼亚乌斯在罗马研究过神学，喝酒有海量，是午餐桌上的好伙伴。

8

博士喜欢特雷莎穿着考究地张罗午餐（她的衣服都是从巴伊亚运来的）。除医生外，他还邀请一位一起在法学系学习过的朋友纳西缅托·费利奥，还有维尼西乌斯神甫和专程从阿腊卡茹赶来的卢鲁·桑托斯。

餐桌上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谈论政治，烹饪，文学，宗教和艺术，国际和巴西的时事，引起争论的新思想，越来越离奇的时髦，道德的可怕堕落和科学的进步。

但是当谈话涉及国家政治时，律师和医生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谈论某些政客的立场，大选前的骗局，而此时博士只是有礼貌地听着，一副完全无所谓的神态。他认为政治是一种不讲廉耻的活动，那些追求卑微、脊椎骨具有弹性的人才适于搞政治，他们总是执行别人的指示，为真正有权力的人、为国家的真正主宰者效劳。

神甫同纳西缅托离去了；卢鲁·桑托斯抽完最后一支烟，也告辞了，只剩下博士和特雷莎两个人。客人走后，他们又在花园里耽搁了一会儿，埃米利阿诺拥抱了她，说道：

“每当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就来问我。不要怕惹我生气，特雷莎。你对我不坦率才会让我不高兴呢。你会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个不信神的人还雇神甫到工厂做弥撒，而且还搞庆祝宴会，是不是？”

她依偎在博士怀中，微笑着。

"我不是为自己，而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对我的好感。明白吗？是做给那些信神、而且以为我也信神的人看的。人们需要宗教和节日，他们生活很苦，哪儿有不做弥撒，不举行洗礼和婚礼的工厂呢？我只是在履行职责。"

他吻了她的唇，说道：

"只有在这里，在埃斯坦西亚，在这所房子里，同你在一起，我才是我。在别的地方，我——是工厂主，银行家，企业主，家长；我不是一副面孔，而是四副、五副，我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抗议者，又是犹太人……"

只是在这最后一个夜晚，在花园谈话之后，特雷莎才最终明白了他想对她说的心里话。

9

尼娜端来盆和水桶，卢拉端来一罐热水，她们打算帮助她，可是特雷莎让她们出去了：需要时再唤她们进来。

她一个人用温水洗博士的躯体，从头擦到脚，喷上他最喜欢的美国香水。选了衬衫，袜子，领带，蓝色西装；精心地给他穿好衣服、鞋子，象博士活着时教她的那样，搭配成博士喜欢的色彩，她把卢拉和尼娜唤来收拾一下房间。她想要一切都井然有序。

唉，特雷莎再也不能坐到博士膝下，将头伏在他的膝盖上，聆听他亲切的话语了。

10

他们刚一到埃斯坦西亚，博士就因急事到巴伊亚去了，留下一个当地女仆和特雷莎作伴，还有一位保镖阿尔弗雷丹。特雷莎不同人说话，不相信这些人，她身上还遗留着被殴打的青痕，心灵上还遗留着条条伤口，她想起不久前被殴打、被羞辱的分分秒秒，想起朱斯迪尼阿诺，想起了行尸走肉般生活过的监狱和寄宿公寓。特雷莎长时间没有恢复理智。她同意跟博士来是由于形势所迫，是由于博士引起了她的敬意。只是敬意吗？不尽然。她对他有一种强烈的好感。她来了，但对后果茫然无知。

博士对她的感情却是日益强烈。她开始报答他。在其他方面，同与上尉相好时一样，生活无异于往日。大清早起来，她便清扫这栋大房子，倒让那位女仆消闲纳福了：她只要照看锅里的饭，拿着彩色掸子在客厅里茫无目的地走走就可以了。那位阿尔弗雷丹头发蓬松，银丝掺杂，是个沉默寡言，精力充沛的人。他看管荒芜的花园，出外购物，看家护院，同时保护特雷莎的贞操。博士当时对她还不完全了解。谨慎些还是必要的。

特雷莎也想方设法完成阿尔弗雷丹的工作！他刚想去倒垃圾，一看，她已经倒了。她和女仆，保镖一起在厨房吃饭，就用手吃，虽然柜里装满着银制餐具。

在特雷莎精心料理下，房屋变得整洁可爱。

博士特别喜欢院中的树木和屋内的家俱，房屋的位置也

很好，离市中心远，是个安宁、寂静的角落。

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男女，谁也不怀疑，这所富贵华丽、设备舒适的宅邸是藏娇的金屋。被迫在父亲的布店做生意的年轻诗人阿明塔斯，鲁福就是这样认定的。博士在埃斯坦西亚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他偶尔来到此地只是为了同朋友诺安·纳西缅托共进早餐。购置了蒙特涅格罗的这座别墅，当然是为了安置自己的情妇——那些伪君子们、游手好闲的无赖们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有一次博士八点左右醒来，发现特雷莎没在床上：她正手拿着刷子在工作，而那个女仆却在客厅里懒洋洋地动动身子，向他微笑和问安。埃米利阿诺没有说什么，只是请特雷莎来喝咖啡。

“我喝过了，那位姑娘会给您送上来的，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起来晚了……”她继续干着活。

博士若有所思地喝完牛奶咖啡，吃了一份玉米、炸香蕉、木薯粉馅饼，眼睛望着工作的特雷莎。她扫完卧室、收拾起垃圾，把花盆端了出去。女仆在厨房门口等着他吃完饭，好去收拾餐具。喝过咖啡后，博士抱着一摞书来到花园吊床上，直到午间才离开，然后洗淋浴，换衣服。特雷莎见他换好衣服，便问道：

“可以开饭了吗？”

埃米利阿诺笑了笑：

“等你洗完淋浴，换好衣服再说。”

特雷莎根本没想到洗淋浴，她还有许多活要在上午干完哩。

“我收拾完毕再去洗澡吧，我还有许多活。”

“不，特雷沙，马上去洗淋浴。”

服从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从浴室回来，穿过内院的时候，她看见阿尔弗雷丹正往花园送酒瓶子，石椅旁放了一张折叠桌（用大汽车运来的众多家俱中的一件）。博士正在那里等她。穿着整洁衣裙的她，走近博士问道：

“可以开饭了吗？”

“稍等片刻。你坐下，到我身边。”他拿起一瓶酒和高脚杯。“为我们的房子干杯，愿它能成为快乐房屋。”

特雷莎不惯于喝酒。有一次上尉请她喝一杯卡沙萨酒，她刚一沾唇就受不了啦。

想起卡沙萨酒，她对眼下这种透明的金黄色葡萄酒也只是微微用唇抿了一下。奇怪的是味道非常甜香，她又尝了尝。

“波尔图葡萄酒，”博士说，“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葡萄牙最好的葡萄酒。喝吧，别怕，好饮料不会带来任何坏处的。”

特雷莎并没有完全听懂博士的话，不过她突然觉得心境从未有过地安宁。博士对她讲了波尔图酒，告诉她这种酒要在饭后喝。

特雷莎变得不那么拘谨了；她听着博士描述外国美食鱼翅、百年蛋、蝗虫时、不时发出赞叹声。特雷莎听说过有的地方还吃青蛙，博士证实说，那东西的肉很香。

她有一次尝过希科·梅伊亚——索拉打死和烹炸的蜥蜴，还挺合她的口味。

“野味都很鲜，”埃米利啊诺说道。“味道很独特，不一般。你想知道吗，特雷莎，最香的菜是用什么做的？”

“用什么?”

“用蜗牛。”

“蜗牛?哟,真叫人恶心……”

博士笑了,笑声真挚而快活。

“等哪一天我给你准备一盘蜗牛菜,你会把手指头也舔得干干净净的。告诉你,我烧一手好菜。”

“蝗虫呢?真有吃的吗?什么地方?”

“亚洲,就着蜂蜜吃。在中国广州更喜欢吃狗肉和蛇肉。”

当他们离开餐桌时,博士握住特雷莎的手,她微笑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的微笑,已经包含几丝温柔了。

他们又回到花园,坐到那张古老的砌着瓷砖的长椅上,博士轻轻地吻着特雷莎留有波尔图酒香的湿润的唇,说道:

“你必须首先弄清一点,牢牢记在脑海,”他摸摸她的黑发,“你是女主人,不是女仆,这房子是你的,属于你的。如果女仆不老老实实地工作,你可以换一个。我愿意看到你是一位有人服侍的、举止优雅的真正的太太。是的,太太。”

“太太?我可永远当不了太太……”听到这些话,特雷莎心中想道,博士仿佛具有猜测的才能,已经看出她的心思。

“你能当太太,除非你不愿,没有愿望……”

“我尽力吧……”

“不,特雷莎,只是尽力还不够。”

特雷莎瞥了他一眼,埃米利阿诺在她黑黑的大眼睛中看到了那种曾使他神魂颠倒的钻石般的、金刚石般的光辉。

“我不知道太太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过您不会再看到我腌腌臜臜、破破烂烂的样子了。”

11

特雷莎独自同死者在房间里呆了很长时间。死者的头安放在枕上、双臂交叉在胸前。特雷莎在花园里摘了一朵刚开放不久的玫瑰，暗红色的，象鲜血一般，把它放到了博士手中。

博士乘汽车从工厂或阿腊卡茹到来时，她总是用柔情的吻迎接他，他则把自己的智利礼帽和银镶头的手杖递给她。同时司机和阿尔弗雷丹把手提包、文件夹、书等送进客厅和餐具间。

博士总是随身带着银镶头的马鞭，在骑马视察甘蔗园和牧场时如此，在城市巴伊亚、阿腊卡茹，在银行董事会上、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上亦然。这只马鞭成了他的装饰品、象征和武器。

在这里，在埃斯坦西亚，博士午饭后外出散步时，手中拿的已不是马鞭，而是花束。这种习惯是他们相识后开始养成的，刚刚萌发的柔情或多或少地转化为更亲近的关系。这位工厂主到城里来时，还从没有和特雷莎一起上过街，他一个人到老桥、堤坝、皮奥伊廷加河的河湾散步；他金屋藏娇，同特雷莎保持着体面的关系，从不跟她在街上露面。只有亲近的人们才成为这一耐心求得的爱情的见证人。

这是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他吻了她，说道："我去散散步，特雷莎，马上就回来上床休息。"她跑到花园，摘了一朵深红色的玫瑰——象血一样红——献给了博士，低语道：

"让你在街上也想着我……"

第二天去散步时他问道：

"我的花儿在哪里？我要带着它，不是为了想起你——有花就象有你在我身边一样。"

以后每次告别时，他走向汽车，悲伤的特雷莎便吻玫瑰花，用别针把花别在他上衣折领上。埃米利阿诺手中握着的便又是银镶头的马鞭了。

手中的马鞭，折领上的玫瑰，告别的吻——在远离特雷莎的地方，博士又恢复自己多棱面的生活了。不得不又重新等待这个回埃斯坦西亚做短期客留的人。

此刻，在房间里，她把花儿塞到爱人手中，想把他那双从前曾是清彻的、敏锐的蓝眼睛合上。这双洞察一切的眼睛现在已毫无生气，不过仍然睁着，仿佛在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目光对向特雷莎——他对她的了解多于她本人。

12

温暖的傍晚，微风徐徐拂面，晴空群星闪烁，一轮圆月在树林上方高悬。她和博士常常坐在花园中饮葡萄酒。他更喜欢烈性饮料：杜松子、伏特加、白兰地，而她却喜欢波尔图葡萄酒或匡托酒。

他们的宅院变得更加舒适了，因为博士舒服惯了，也愿意教会特雷莎习惯过舒适的生活。

博士担心特雷莎闲极无聊，给她买了缝纫机和织针。

"你会缝衣服吗，特雷莎？"

“我也说不上会还是不会，不过我在农场用缝纫机修补过衣服。”

“不想学一学吗？这样，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有事可干了。”

“圣母玛丽亚”服装学校位于“忧伤公园”后身的一条小街上，到那里去要穿过市中心。学校的校长萨尔瓦莱娜小姐是一个粗壮高大的女人，高耸的臀，古铜色的胸，步履如母马，浓妆艳抹，每天中午给特雷莎上课，共十五讲，她已经得到了预付的酬金。第三天特雷莎就不愿再去听讲，丢掉了剪、尺、针，因为这位体面的小姐从第一讲开始便暗示特雷莎，她有机会在某些富人老爷身上挣些外快，那些人和博士是一类人，是纺织工厂的所有者，名副其实的绅士和受过教育的人。这些暗示很快便转为公开建议：“地方不成问题，幽会也可以在这里，在学校内一个房间里进行。这地方既可靠又舒适，是个安乐窝——漂亮的床，羽毛褥子，亲爱的。噢，还有，勃拉乌利奥博士·埃米利阿诺的合伙人，曾在街上见过你。”

特雷莎抓起手提包，没有告辞便转身出来。萨尔瓦莱娜惊奇不解，觉得是受了侮辱，嘟囔不休：

“破烂货，还自以为了不起……将来看博士不一脚把你踢开——到那时你就会跑来求我给你找主了……”突然一个令人不快的念头打断了她的谩骂：还有十三课没有讲，是否得把酬金退回去呢？不能退，不是我的过错，是这个假正经的破烂货自己不学了……

博士到来后，想了解特雷莎学习成绩。咳！不学了：她既没有爱好，也没有愿望，会做点日常用的东西，也就满足了。

博士有透视人的本领，谁能经受得了他这双清彻的目光呢？

“特雷莎，我不喜欢谎言，你怎么对我说假话？我对你说过谎吗？老实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她向我介绍男人……”

“勃拉乌利奥博士，我知道。在阿腊卡茹他跟我打过赌，他说他要让我戴绿帽子。听我说，特雷莎：将来向你求爱的人不会少的，如果哪一天你同意接受别人的爱情，先向我打个招呼。这对我，首先是对你，都有好处。”

“原来你不了解我，你想到哪里去了！”特雷莎因生气提高了声音，翘起了下巴，眼睛冒火，可是突然又低下了头，悄声说：“我知道为什么你这样想：你是从寄宿公寓把我领走的，你知道，我在属于上尉时，还同别人厮混过。”她的话变成了低语。“这是真的。我跟另一个人相好，可这是因为我不喜欢上尉，他是强迫我的，我从没爱过他，在爱情上我只忠于那另一个人。”她又提高了声音：“假如你这样看我，还不如马上走开，我宁肯呆在妓院里，也不愿在不被人信任的气氛中，在惶恐中生活。”

博士拥抱了她。

“别发傻。我没说不信任你，没说你会骗人，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假如将来你对另一个人发生好感，就来直接告诉我，正人君子都是这样做的。我不想惹你生气，我也没有这种理由。我认为：你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这我就满足了。”

他继续拥抱着她，微笑着补充道：

“我也愿对你真诚，告诉你实情。在我问你发生什么事

情时，其实我已全都知道，——别问我从哪里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人，什么事都浮在表面上。”

那一晚吃过饭，博士邀请她去皮奥伊廷加河桥上散步，从前他可没这样做过。黄昏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一位十六岁的年轻姑娘，携手漫步，岁数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一对相爱的男女，他们无拘无束，十分快活。偶尔走过的路人没有认出博士和他的情妇，把他们当成了一对普通的恋人。这里远离繁华的市中心，他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位老太婆甚至停下来打招呼：

“晚安，我亲爱的恋人们，祝你们散步愉快。”

他们看了河流、堤坝、码头，然后回到家中。博士从冰箱中拿出一瓶香槟酒。只听啪的一声，瓶塞飞向空中，特雷莎放声大笑，象孩子似的直拍巴掌。埃米利阿诺斟满了杯子，他们从一个杯子里喝酒，特雷莎第一次尝到了香槟酒的味道。她有这样一个好情人，怎么还能去想另一个男人，管他是富的、穷的、年轻的、年老的、俊的、丑的？博士每天都教会她一些东西，给她看，给她讲一些新鲜事。

“只要你爱我，我就永远不另属他人。”

13

一天，阿尔弗雷丹前来告别：

“我要走了，特雷莎太太。米萨埃尔来代替我的工作。他是个好小伙子。”

特雪莎从博士口中得知阿尔弗雷丹的请求：他被紧急派

到这里，原本是一个月的期限，可现在已经半年了，离开了家，离开了工厂。这个人没有固定职业，干什么都是一把好手。如果不是因为孙子们，他会留在埃斯坦西亚的，这儿的人都不错，最好的还是特雷莎。

阿尔弗雷丹的归去标志着特雷莎和埃米利阿诺生活中的不和谐时期已经结束。阿尔弗雷丹是一个寡言和安静的人，既是园丁又是保镖；既是看门人又是个可靠的朋友。在他的照料下，花儿盛开，果实成熟；在他的关怀下，一对情人相互信任，柔情蜜意日益增加。特雷莎对阿尔弗雷丹的丑陋、沉默、忠诚都已习以为然了。

起初的那个懒佣人辞退了，换了个彬彬有礼、活泼的阿莉济拉，园丁工作也由米萨埃尔承担了，他购物、看家，但并不看管特雷莎——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博士知道她已经完全可以信任。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流逝，特雷莎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在博士到来的日子里，她就没有多少时间来关心和操持家务了。喝酒、用餐、会友、读书、散步、洗澡、睡觉，——吊床上，花园中的凉席上，客厅中的沙发上（他阅读批示文件的地方），卧室的沙发床上（她缝纫、学习的地方），洗澡间里。在什么地方都令人心旷神怡，如糖似蜜。

14

夜里两点阿马里利奥博士回来，带来了埃米利阿诺博士

的死亡证明和关于他的亲属的消息。他用电话铃声惊醒了几乎半个阿腊卡茹的人，才在帆船俱乐部的舞会上找到了博士的亲人。他同他最小的一个兄弟克里斯托万通了电话。

若安·纳西缅托同医生一起来了，他脸上的表情是阴沉、激动、惊恐的：

"唉，特雷莎，多么不幸！埃米利阿诺比我年轻，他还不到六十五岁。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在我前头。身体那么结实，我就没听他抱怨过有什么病。"

床上铺着洁净的白褥单，埃米利阿诺穿着整齐，仿佛是要去主持巴伊亚和塞尔希培跨省银行行长董事会；他的明亮的眼睛大张着，似乎还没有失去对生活和人们的兴趣，还想看到一切，还想观察在情妇房中对死者彻夜祷告开始的情形。他是在情妇的怀中死去的。哭肿眼皮的若安·纳西缅托对医生说：

"可怜的埃米利阿诺不象是死了。他在望着我们，还要向我们大家发号施令，从在系里读书，开始他就一直是这样的。手中有玫瑰，只是没有马鞭了。既严厉又慷慨，最好的朋友，最坏的敌人，这位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卡扎泽伊拉斯糖厂的主人……"

"是那些不愉快的事把他毁了……"医生重复着自己的看法。"他从来也不向我袒露心事，可是流言蜚语越传越广，大家听到了也不问真假。他是你的好朋友，若安，也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吗？昨天？关于儿子，关于女婿的事？"

"埃米利阿诺不是那种人，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谈自己的私生活。我只听到他夸奖自己的家庭——成员都是优秀的人，简直就是皇族。他太高傲了，绝不同人谈起有损自己家族名声的事情。我只知道他女儿年轻时，他对女儿特

别宠爱。每次见到我都要谈谈他的女儿，女儿的美貌，聪明，及其它有趣的事情。后来女儿出嫁了，他就再也没提起她……”

“提什么？提她给丈夫戴绿帽子？阿帕等西达长得象父亲，肉欲强烈，感情炽热的烈性人，人们说她是毁坏阿腊卡茹的家庭宁静的祸首。丈夫也不让步：各行其是……”

“现今的时代就是这样，发疯的婚姻……”若安·纳西缅托总结道。“可怜的埃米利阿诺，他痴爱着自己的家庭、孩子、兄弟、侄子、外甥们，全力帮助他们。”

特雷莎走出房间。不一会儿端来了咖啡。

“你们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特雷莎。我看见了你，也就看见了埃米利阿诺。共同的生活使你和他相似了：同样的真诚、高傲，还有——说不出了……”

他沉默片刻，又继续说道：

“我来这里是为了同他告别，在你陪伴他的时候。他的亲人们来了，我就不愿留在这里。特雷莎，他是为你来到埃斯坦西亚的。他来的时候，我已经老朽不堪，在等死，是他使我复活了。我愿和你一起同他的遗体告别，我不认识别人，也不想认识他们……”

又是沉默。死者的眼睛睁开着。若安·纳西缅托继续说道：

“我没有兄弟，特雷莎，埃米利阿诺对我比兄弟更亲。我没有失去父亲的全部遗产，是因为他在代我操劳。可他从不提及此事。我刚对阿马里利奥说过：高傲和慷慨，马鞭和玫瑰。我来是要看望埃米利阿诺，看望你，特雷莎。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非常感谢，若安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和阿马里利奥博士；我在此地的这段生活，也使我交了不少好朋友，这也算是他的馈赠吧。”

“你要留在埃斯坦西亚吗，特雷莎？”

“博士不在了，我不能留下了，若安先生。”

最后一口咖啡他们是默默喝掉的。若安·纳西缅托想着特雷莎的将来；可怜的特雷莎，听说在埃米利阿诺把她带到这里以前，她受过很多苦，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心神不安的医生等着神甫到来，好去迎接既将到达埃斯坦西亚的死者的亲人们——女儿、女婿、弟弟、教母及朋友们。他为这些人与特雷莎的相见担心。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如何解决？他同埃米利阿诺的亲人们没有深交。神甫维尼西乌斯同他们很熟，他去过工厂几次，做过弥撒……他在哪儿？为什么迟迟不来？

若安·纳西缅托激动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死者，无法掩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我从没有想过，他会比我先去，我的末日也不远了……特雷莎，在那些人到来之前，我要离开这里。如果您需要我……”

他拥抱了特雷莎，嘴唇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他现在的样子比来时更显苍老了。很快我们就会再见的，埃米利阿诺！

15

在白日里他们也一起出现在街上了。起初是早晨一起去

河里洗浴——这是博士喜欢的活动之一。从在埃斯坦西亚安置了一位情妇后，这位工厂主就经常去皮奥伊乌廷加河上的瀑布洗浴。有时一个人，有时和若安·纳西缅托一起，早早地就出发了：

“洗浴——是健康的保证，若安先生。”

有一次博士给特雷莎买来一大堆东西，其中有一件游泳衣。

“我们一起到河里洗浴时穿。”

“我们？一起？”特雷莎沉静地问道。

“是的，两个人，一起去。”

特雷莎穿好游泳衣，套上裙子，博士穿上游泳裤衩，他们穿过埃斯坦西亚，向河边走去。虽然时辰尚早，嚼着烟叶的洗衣妇们已经在河边的石头上敲打衣服了。特雷莎和博士在瀑布下接受大自然的淋浴。这个地方美极了：河水在高树荫影下的卵石上流过，奔腾向前，形成了一个辽阔，平静，清彻的水湾。“淋浴”之后，他们又来到这里，跨过洗衣妇晾晒在草地上的衣服。

水最深的地面至博士肩头。他把特雷莎托在水面，教她游泳。漩涡，嬉戏，无忧无虑的笑声，河中亲吻。唉，这样的埃斯坦西亚的早晨，再不会有了！

一开始埃米利阿诺和特雷莎便引起了众人的好奇，所有的窗口都伸出了爱看热闹的脑袋，老处女则哀叹博士的蜕变——他从前举止谨慎，受人尊敬；可是近来却失去了谦虚的美德，变成了一个老色鬼，去满足一个年轻姑娘的任性要求。这个姑娘没脸没皮，只想和一个有钱的情夫招摇过市，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他，全然不顾家庭礼仪。这些伪君子们

哪里知道，博士每次请她去游泳时，她都是不肯去的。

“一起去？人们会说闲话的，要损害你的名声。”

“我的宝贝，让他们说去吧！”他握住她的手，又加了一句：“现在不是那时候了……”

什么时候？刚开始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的时候？——两个不期而遇的人，都在揣摩对方，还未互相了解。是考验的时候？——阿尔弗雷丹在街上盯她的梢，听她谈话并转告主人；看管全院大门，当特雷莎回到院中隐入花园时，把后面跟着的那些追求者和编造流言蜚语的人们赶走。特雷莎听从博士的要求和劝告，行为规矩。

什么时候？种子发芽，出现了笑声的时候？——交欢加进了柔情蜜意，博士承认她是个忠实的女人，值得信任和尊敬；特雷莎疑虑冰释，全身心地委身于博士，把他视作天神，她跪倒在他的脚下，成了他的情妇，虽然并不般配。起初他们的行动是小心翼翼和拘谨的。他们只是黄昏时分才一起上街，捡行人少的路走；在家里只接待医生阿马里利奥和若安·纳西缅托·菲里奥和最要好的朋友卢鲁·桑托斯。

那些时候都过去了。另一个时候开始了。而今已形成了一种由过去的种种感情融为一体的，全新的、完美的、宝贵的爱情。

特雷莎不再是一个从塞尔坦，从监狱和寄宿公寓出来的野姑娘。由于同博士的相处，她已平静下来，变得更漂亮，更婀娜了——一个洋溢着青春美的女人。以前是离群索居的，现在是既快活，又善交往；以前是孤僻、矜持的，现在已在欢乐中敞开了胸怀。

16

阳光透过窗帘射进屋内，落在死者的脸上。阿马里利奥医生出现在门口，样子很激动地扫视房间。特雷莎凝然不动，似乎瘫坐在那里。

“他们快要到了……”医生低声说。

特雷莎仿佛没有听见，两眼混浊无神。医生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离去了。他真想让这一切赶快结束。

“埃米利阿诺，我们两个人永远离开埃斯坦西亚的时刻临近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象它这样好客和美丽。河边的早晨，河湾和急流，古老宅院的黄昏，手挽手的散步，洋溢着栀子香的月夜，唉，埃米利阿诺，再不会有了……”

男子们不再嫉妒这个饱尝艳福的老博士；女人们也不再议论他的情人——走红运的小姑娘。再不能看到这一对蔑视道德、自由欢笑的快活恋人悠然地漫步街头了。

“别担心，埃米利阿诺，我没有象你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位太太，这也许是因为我不会，也许是因为我不愿意。做太太有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做一个诚实的女人。虽然至今我仍是个女奴、浪女、姘头，但不要为我的命运担心：本地的富翁们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埃米利阿诺！他们当中谁也休想动一动我裙子的花边。你的高傲，我也继承下来了。我很快就回到寄宿公寓去。

“你的亲人快到了，他们正匆匆赶来，来接我的主人。我们欢乐的节日也结束了——象开得快、射得也快的玫瑰。”

17

“星期六要在主教堂举行庆祝活动，你是不是参加，亲爱的？”

“我一个人到那儿去能做什么？”

“谁说你是一个人去？我不准你一个人去，那么多无耻之徒缠着你，我可不愿冒险……我建议你能同意在下陪伴你……”

特雷莎惊叹不已，象男孩似的高兴地拍着巴掌说：“两个人？我同不同意？还用问！”但是这种轻率立刻被理智取代了：“这样做会引起许多流言蜚语，是不值得的。”

“你还挺看重那些流言蜚语的。”

“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对我，说什么我都不在乎。”

“对我，也一样，特雷莎。埃斯坦西亚的善良人们如此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平时没有很多新闻可谈，我们就向他们端上一盘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吧。听我说，特雷莎，永远记住：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躲躲藏藏了。讨论结束了，让我们干杯，庆祝……”

“还没结束呢，先生。若安先生，阿马里立奥医生和维尼西乌斯神甫不是要到我们这儿来用午餐吗？”

“午餐提前一天，明天办，他们也是想参加庆祝活动的，神甫不去还不行呢。我们得事先通知卢鲁一声。”

“我太高兴了……”

埃米利阿诺吻了她，又斟满酒杯，然后说道："知道吗，特雷莎，这一次我带来的葡萄酒会让若安·纳西缅托感动得流泪的，这是我们在青年时喜欢喝的酒。"

第二天午餐时，特雷莎看到博士跟平时一样，尽力成为一个慷慨好客的东道主，餐桌上进行着真挚的、活跃的谈话。珍馐佳肴、各种名酒，美丽、优雅、殷勤的女主人——一切都是一流的，只是埃米利阿诺身上还缺少感人的活力、乐观愉快的情绪。

午餐将近尾声时，他终于精神起来，响起了一个生活如意的人的自由自在的感人的笑声。

"若安先生，站稳了，别摔倒，我有一件你意想不到的礼物……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一瓶'康斯坦迪'，我们青年时代的'康斯坦迪'。"

若安·纳西缅托·菲利奥立刻精神抖擞，仿佛是突然年轻了。他戴上眼镜，读商标，在阳光下欣赏这葡萄酒的金灿灿的颜色，赞叹道：

"你是个魔鬼，埃米利阿诺！……"

星期六下午，主教堂广场上十分热闹，庆祝活动是名媛淑女们为养老院、慈善机关举办的，售货亭的服务人员都是名门闺秀和少爷们。在两个临时搭成的酒吧卖冷饮，葡萄酒、啤酒、三明治、热小灌肠、柠檬汁、扁桃、柑桔及各种甜食。月亮公园开放，里面有旋转木马、飞船、转轮。

当博士偕情人出现时，众人都停止了，想仔细地看着他们。特雷莎太美了，穿着也十分考究，女士们不得不承认：埃斯坦西亚城内没有人可与她媲美。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偕一位古铜色皮肤的姑娘穿过人群，光顾一家售货亭。

博士的举止象一位青年人，给特雷莎买蓝色汽球；在射击靶场赢奖——一包针，一个顶针；请特雷莎喝冷饮；在轮盘上下赌；在拍卖行浏览：还没看见是什么物品，只听有人给价二十克鲁赛罗，他便高喊二百！于是便成了一个颜色很难看的灯罩的主人。拍卖者得到一大笔钱，连连鞠躬施礼，把一个并不值钱的玩意儿交给了博士。看到这些，特雷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之前，在那些有地位的女士、长舌妇、人群的侧目而视之下，特雷莎尚觉拘谨，但是现在，她笑得前仰后合，对那些好奇人们的目光、低语已经毫不在意了。她高高兴兴地挽着博士的手臂。

博士已经把那些操心事、不幸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他不时地回答熟人的问候。高贵的女士们在远处望着这不知羞耻的一对，评估衣裙、耳环、戒指的价钱——是真钻石还是仿制品？但是特雷莎的一笑是千金难买的。

她第一次有了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请求：

“我早就想坐大转轮了。”

“从没坐过？亲爱的。”

“从来没有。”

“那好吧，今天我们去坐。”

他们排队，然后占了个座位。转轮降下来，转过的乘客下来，新乘客上去。特雷莎心怦怦跳，她一手抓住博士的左手，另一只手抱紧他。当座椅达到最高点时，他们看到了全城。人群在寻欢作乐，模糊不清的谈话声，笑声传到耳中，货亭的彩灯在闪烁，还有旋转木马，广场的灯光。稍远处，是荒凉的、灯光暗淡的街道，“忧伤公园”的树丛，黄昏中富人宅院的暗影。河水在喧哗，从岩石间流过，在港湾中汇合，

然后奔入大海。头上是辽阔的天际，群星密布，埃斯坦西亚的月亮，大得出奇的月亮在照耀。特雷莎放出一个蓝色汽球，风把它吹向港口——也许会吹向大海。

“啊，真美呀！”她激动地自语。

广场上有几个闲人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有几位女士和长舌妇，为了看见他们，甚至不惜扭伤了脖子。博士抱着特雷莎，她的头依偎在博士肩上。埃米利阿塔抚摸着她的黑发，她的脸，吻她的唇——在众目睽睽之下，长时间地，用力地吻她。真荒唐，真不要脸，真甜蜜，真销魂！啊，幸福的一对！

18

在黑暗中，在寂静中，坐在房中的特雷莎听出了街上汽车驶近的声音。他们有多少人？肯定不会是一个人。“他们终于来了，埃米利阿诺，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他们会接管你的遗体，把遗体运走。但是只要你还在这所房子里，我就留在这里，同你一起。”

19

阿马里利奥医生用有些变了调的声音彬彬有礼地引路：

“请走这里。”

房间门口出现了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强壮小伙，跟博士一

样个头，一样俊美，可是又跟他完全不同。贪婪的眼睛中闪烁着狡黠的光，唇上挂着淫荡的笑。医生作了介绍：

“特雷莎，这是图利奥·博卡特利，博士的女婿。”

“埃米利阿诺，你说得对，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是个卡萨多特斯[1]，面首。”上层社会的这种人物，特雷莎还没见过，但不管这种人物的活动圈水平高低如何，他们总有些共同点，总有些虽然看得见，但却模糊不清的痕迹。

“夜安……”意大利的口音，悲伤的调子。

一双野兽的眼睛盯在特雷莎身上，他在心中估算她的价值。比听说的漂亮多了，混血的圣母，天仙般的姑娘。这老鬼真有眼力，无怪乎他把她藏在这里，藏在埃斯坦西亚。来人把目光转向岳父：死者睁着眼睛，跟活着一样。博士的目光犹如锐利的刀锋透进人们的心灵——图利奥一直未能把他骗过。埃米利阿诺待他十分客气，但在同自己的关系上绝不允许他有丝毫亲近，即便他是个能干的管理人，处事有方，善于赚钱。从他见到博士的第一天起，他在博士的眼中就只看到了轻慢、鄙视。眼睛是清彻的、蓝色的。残酷无情，咄咄逼人。

“ilpadrone[2] 仿佛还活着。”

仿佛还活着，但已经死了，企业家退出人生舞台了，图利奥·博卡特利终于成了富翁。

客厅里传来男男女女的声音，内中还有神甫维尼西乌斯的声音。图利奥出去又进来，跟在阿帕莱西达身后。大开领的舞会裙坦露出白皙的高耸的胸脯，后面一直坦露到腰部。

---

①卡萨多特斯：在巴西称追求富有女人的穷汉为卡萨多特斯。——原注。

②意大利语：企业家。

阿帕莱西达——相貌酷似父亲，一张同样性感的脸，一种强烈的、咄咄逼人的美色，贪婪的嘴跟埃米利阿诺的一样，只是父亲的贪婪被银须遮掩住罢了。她很激动，走路时左右摇晃着。在舞会上她没有喝许多酒，只是醉心于自己的舞伴，连续不断地跳舞。舞伴叫奥拉沃·比滕库尔，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精神分析专家，她不久前的情人——她喜欢花样不断翻新。可是在来埃斯坦西亚的路上她几乎喝了一瓶威士忌。

她靠在奥拉沃的手臂上。当她看见被四只腊烛闪动的烛光和微弱的晨曦照亮的父亲的遗体时，她跪倒在床前，特雷莎坐的椅子旁边，喊道：

"爸爸！"

"埃米利阿诺，虽然她是你的女儿，可你一点也不尊重她，你用了一个准确无情的词儿称呼她——荡女，但是你没有责怪她，你把罪过归于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族。"

阿帕莱西达号啕大哭——爸爸！

她旁边站着那个年轻的专治神经官能症及其综合症的专家，脸上流露出同情的神色，他准备用药片、注射、握手、情人的眼波、轻飘飘的吻来帮助她。图利奥从房间角落里满有兴趣地注视着阿帕莱西达的激动，并不干预她。

可是泪水盈眶的阿帕莱西达的眼睛在寻求帮助和支持，她寻求的不是情夫，而是丈夫。在家中只有他，这个罗马法西尼伯爵宫殿守门人的儿子图利奥·博卡特利，才能把大船继续驶向前方，承担指挥任务，保证欢乐的日子继续下去。他正在向阿帕莱西达微笑，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结合到一起。利益，几乎也同爱情一样强而有力。餐厅里同神甫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一个女人尖声叫了起来：

“这个女人不离开，我决不进去。她的在场是对可怜的伊丽斯和大家的侮辱。”

“安静，玛丽娜，别发火……”是一个男人的犹豫的免强可闻的声音。

“你愿意你就进去吧，你和妓女们同居惯了。我不！神甫，把这女人赶走！”

看来，这是克里斯托万的太太。丈夫是个酒鬼。玛丽娜——是个酷爱用纸牌算命的女人，对于追害丈夫的情妇和非法的儿子这种事十分起劲，寄匿名信，打电话辱骂，——她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

特雷莎——象一尊石像——从椅子上站起来，俯身床上：“永别了，埃米利阿诺。”她用手指轻轻抚摸死者的眼皮，合上他的眼睛，绕过死者的亲人，走出房间。阿帕莱西达抬起头，想看清她，这个人们纷纷议论的、父亲的情人。图利奥津津有味地咬着下唇：太美了！

床上——是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的遗体，卡扎泽伊拉斯糖厂的老主人。我的爸爸呀！——阿帕莱西达在啜泣！企业家死了，企业家永垂不朽①！——图利奥·博卡特利，卡扎泽伊拉斯糖厂的新主人，摆出了一副傲慢的架势。他对神甫和医生说：

“把他抬进救护车吧，权当他身体不适，比方，心肌梗死，或脑溢血——由您定，阿马里利奥医生。他是死在从工厂去医院的路上。”

远处响起了救护车刺耳的叫声，惊醒了人们，唤醒了埃斯坦西亚居民的好奇。汽车在宅院旁停下，医护人员走出汽

①原文中此句为意大利语。

车，抬着担架。

“阿马里利奥医生，如果您能乘救护车一起去阿腊卡茹，那就更好了。为了装装样子。”

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但是医生考虑了利害关系，还是同意了。在路上可以拐到家里通知一声，让等着他的维娃放心。

图利奥，维尼西乌斯神甫和尼娜进屋去了，医生和卢鲁去接医护人员，救护车的笛声惊醒了孩子们，邻居也惊醒了，奥拉沃·比滕库拉博士匆匆走来，要去照料被丢弃一边的阿帕莱西达。他妈的，怎么搞的，他怎么睡着了？本是到花园里抽支烟，在吊床上打个盹的——能求得她的原谅吗？他匆匆返回房中，在餐厅和特雷莎打了个照面。

特雷莎重又走进房间，根本不理睬死者的亲友。她走近床边，默默停留片刻，望着死者的脸。

“把这个破烂货赶出去！……”玛丽娜喊道。

“别喊了，闭住你的嘴！”图利奥发了脾气。

特雷莎仿佛觉得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她俯身抚摸了死者的脸、胡须、嘴唇、头发。“该走了，埃米利阿诺。他们运走你的遗体，而你的灵魂是要同我而去的。”她吻了他的眼睛，向他微笑。仿佛是把爱人、情夫、朋友、自己的爱情扛到了肩上，她缓缓走出了房间。医护人员把这位工厂主、银行长、企业家、地主、杰出的公民的遗体抬进救护车，是为了让他体面地死在奔赴医院的路上，至于是患什么病，心肌梗死，还是脑溢血，那就由阿马里利奥医生选定了。

20

救护车开走了。好奇的人们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着发生的事情，等待着事情的发展。尼娜把孩子们领走，又回到了人群中，很想把长舌头搬弄一番。

执事在房中收拾了烛台和蜡烛头，充满妒羡地最后望了一眼大镜子——这些色鬼，便离开了。神甫在这之前就已经告辞：

“愿上帝保佑你，特雷莎。”

特雷莎已收拾完皮箱。埃米利阿诺的办公桌上放着银镶头的马鞭。她想把它带走。可是她要马鞭何用？最好还是玫瑰。她用绣着红花的黑色披巾包好头——这是博士上星期四带来的最后一件礼物。

在花园里她摘下一朵盛开的玫瑰，血红色的。她想同孩子们和老艾乌莉娜告别，可是尼娜把孩子们藏了起来，而老厨娘六点钟才到。

右手提着皮箱，左手拿着玫瑰。蒙着披巾。特雷莎推开院门。把好奇的人们丢在身后，仿佛根本未看见他们。步履是坚定的，眼睛是干涩的。她匆匆走向汽车站，想赶上第一班去萨尔加多的车，在萨尔加多搭乘“巴西利亚莱斯特”铁路公司的火车奔往他方。

特雷莎·巴蒂斯塔把死亡抛进大海

1

生活——是个很复杂、很敏感的问题。特雷莎·巴蒂斯塔，又有人向她求婚，但她从没有料到：求婚者在这样庄重的时刻竟是喝得醉醺醺的。不过，也不该责怪他——马尔谢洛·罗扎多，他本是个滴酒不沾的人，少见的腼腆怕羞，这一次喝酒纯粹是为了鼓起勇气来表白爱情。

特雷莎并没有认真对待“拉莫斯·梅内泽斯”这个大公司会计的求爱。她不费多少力就提出了一大堆严肃的拒绝理由，把这一切化作一场笑话，事情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作为一个酒吧舞女，她现在仍在巴伊亚，她现今仍然是个无与伦比的少女，只是必要时才进出体面的、名声不坏的塔维阿娜妓院。当然，不得不承认，她在床上的成功要比在“荷花居”的歌坛上的成功大得多。

她没有大的花销，所以还是尽量少去妓院，虽然邀请信雪片般飞来。

早在阿腊卡茹时起，她就没同任何男人互送秋波了。对于爱情来说，特雷莎已经死了。不，这不是真的。爱情在灼烤着她的心，残酷的忧伤，最后的，微弱的希望在灼烤着她的心。让努啊，无边无际的遥远海洋上的水手，你在哪里？

2

她的朋友，妓院的女老板塔维阿娜，曾不止一次地对她说过：

“你呀，特雷莎，生来不是过这种生活的。你应该做女主人，当母亲。你应该出嫁。”

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塔维阿娜促成特雷莎·巴蒂斯塔结识了和蔼可亲、能说会道的阿尔梅里奥·达斯·纳维斯，勃罗塔斯一所面包铺的主人。虽然并不富有，但社会地位十分可靠。他同这位拉皮条的女人是老交情了。就是在这个妓院里，十五年前他结识了娜塔丽娅，那个羞怯的刚刚下海的姑娘。

阿尔梅里奥当时的面包铺距现今的不远，他日夜工作，为的是让这小面包铺财源茂盛。在同娜塔丽娅会过几次面后，他了解了她凄惨的身世：她的狠心的父亲得知她被一位花花公子迷住了，便把她赶出了家门。那位公子哥儿把她带到大学生宿舍，同居不久，他便不辞而别，连地址也没留下。阿尔梅里奥觉得，他对这位命运的牺牲品、年轻漂亮的美人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热情。他从妓院赎出娜塔丽娅，同她结婚了：就是在修女群中他也找不到比她更圣洁的妻子了。诚然，这个又能干又诚实的女人没有给他生个儿子，但在其他方面却是很美满的。几年过去，他们生意境况转佳，娜塔丽娅用不着一整天拴在收款处了，于是便决定收养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婴儿的母亲死了，半年后父亲——面包师的助手

又死于肺炎。阿尔梅里奥和娜塔丽娅便负责照顾这男孩，收作义子，并取了新的名字。这之前的几年是在安宁幸福中度过的。有了儿子这两年，夫妻二人眼看着儿子长大，家庭中充满了热闹和欢乐的气氛。一位富家的浪荡公子的汽车碾碎了这一家的幸福：他在面包铺的对面撞倒了娜塔丽娅……

为了寻求安慰，鳏夫来见老朋友塔维阿娜，在那里认识了特雷莎。

“安慰我的朋友吧，特雷莎，他不久前丧妻，还没取下黑纱呢。”

“我要在心里永远为她服丧。”

阿尔梅里奥是一个谦虚和讨人喜欢的人，同特雷莎谈得很投机，他谈到自己的生活、娜塔丽娅、儿子和面包铺。现在的面包铺比从前的大多了，可以跟垄断市场的西班牙人的那些铺子竞争。

“总有一天，”他骄傲地说，“我的面包铺会成为一个大企业。”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小业主便成了塔维阿娜妓院的常客。令人愉快的谈话亦在“荷花居”酒吧进行。因为特雷莎陪他的时间一周不能多于一个晚上，阿尔梅里奥便又来光顾砖街二楼的酒吧，特雷莎在这里充当“巴西萨姆巴的化身。”根据酒吧老板阿利诺尔·平耶罗签定的合同，特雷莎应该晚十点来，直到后半夜两点。她表演时的着装，可以成为巴伊亚女人别具风格的狂欢舞服，在表演前后，尚须接受邀请伴舞，或在固定餐桌陪饮。离开酒吧，她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很清洁，相当不错。房东是费娜太太，一位令人尊敬的、满和气的算命婆。她用来占卜的是一个水晶球，因为每天都要看

这小球，细细端详它，结果把眼睛累坏了。“接待男人可不许在我这里，我是个诚实正经的寡妇，”费娜太太警告说。

当面包师们正在揉面，炉火正红的时候，阿尔梅里奥便来到“荷花居”酒吧，跳一曲萨姆巴或一曲爵士，或者饮一杯啤酒，——唯一的目的是同特雷莎说上几句话。他不只一次地送她回家，然后才回到自己的面包铺。姑娘很珍重同他的交往，他的举止言谈温柔可亲。他从未要求她同他过夜。

阿尔梅里奥向特雷莎提出求婚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在“荷花居”酒吧等到特雷莎出来，跳舞、喝酒、谈心。在酒吧门口他邀请特雷莎陪他到勃罗塔斯，让她看看面包铺——乘出租车路不远，半小时后就可把她送回家。虽然特雷莎觉得这种邀请很奇怪，不过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他如此热衷地讲面包铺的大火炉及其它设施，使她真的觉得不妨去亲眼看看。

这位主人是靠个人奋斗迈入社会的，一切从零开始，他曾头顶着面包筐叫卖圆面包。现在在介绍这些设备、讲述面包师劳动过程、展示大火炉、大木锨时，当然是很自豪的。

“这将来能成为大企业。唉，假如我的好娜塔丽娅没有死！男人只有当他有爱妻时，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工作。”

特雷莎很有礼貌地夸奖这一切，微笑着接受了一个圆面包。她刚要向出租车走去，阿尔梅里奥又请她到他的住房去看看。房屋刷成蓝白两色，窗户是绿的，窗外有个舒适的，料理得很好的小花园，篱笆上攀援着藤蔓植物。

“春天里花园美极了。现在荒芜了。”

他们沿走廊来到儿童间，床上躺着一个男孩，手里握着个毛茸茸的狗熊，奶嘴掉在小胸脯上。

“这是泽克斯……他的名字是若泽，我叫他泽克斯。”

“真漂亮！”特雷莎轻轻地摸了摸男孩卷曲的头发。

她在床边停顿了一下，反复欣赏着这个男孩，随后，为了不把孩子惊醒，她踮着脚跟离开了那里。在汽车里她问起了这个男孩：

“他几岁了？”

“两岁。差不多两岁半了。”

“床有些小了。”

“可不是嘛，该买大一点儿的了，今天我就办这件事。这孩子没有妈妈来疼。有些事情光靠做爸爸的一个人是办不到的。”

只是到了第二天，当阿尔梅里奥邀她出去散步时，她才悟出了昨天把她领到他家去的缘由。这么晚出去散步？是的，这回他一定要对她有所表白。

他在十五年前也曾对另一个女人——皮肤白皙、腼腆文静的娜塔丽娅做过类似的邀请。现在，他这个意中的未来妻子却肤色类似古铜、性情热烈奔放。她的胸中永远燃烧着一团情感的火焰，可她却总是说：

“我总觉得我的激情不足。”

3

他俩登上沿着山峦伸展的巴伊市的山顶，乌瞰全市的景色，观赏诸圣湾的粼粼水波、渔船的点点帆影。特雷莎心情郁闷，而她身边的阿尔梅里奥却满怀着期望的激情：

"我爱上了你，特雷莎。你手按心窝，真诚地回答我：你是否愿意答应我的要求——嫁给我做妻子?"

特雷莎没有立即回答：阿尔梅里奥还在说个不停。他说他自从第一次与她相识便爱上了她，他不仅为她的姿色所慑服，——"你是一朵鲜艳的花"，——而且特别赞赏她的品格和行为。"我爱你爱得发狂，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让我幸福吧，让我领你到神甫和法官那儿去吧。"

"不，阿尔梅里奥，我可是个妓女啊。"

阿尔梅里奥对她经常出入妓院一事并不介意，正是在那里他曾遇到了自己一生难忘的娜塔丽娅的，他的那个前妻对待丈夫是任何别的女人难能比上的。过去的事并不重要，现在，新的生活开始了。此时此地，对她、对他以及对泽克斯(特别是后者）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泽克斯是唯一的障碍，那倒并不成其为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他把手伸给特雷莎，她没有推开，反而伸出两只手来紧握着说：

"不，这并不是唯一的障碍，还另有原因。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为你的要求动了心，象你这么好的人，对我如此尊重，这是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可是，要我嫁人，我却不能。原谅我，我不能，不能。"

"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是秘密的话?"

"因为我爱着另外一个人，他迟早会回来找我的，那时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抛开一切，嫁给他的。你说，我现在怎能嫁人?"

面包师两眼无神地望着前面。

"我并没听说你还有什么人。我认识他吗?"

“我想，你不认识。他是帆船船长，至少是这样。现在他驾船出海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平安地回到这里。”

她仍旧紧握着阿尔梅里奥的手，善意地轻轻揉搓着。

“我什么都告诉你。”

她把一切从头到尾都讲了。从她怎样在阿腊卡茹的“快乐的巴黎”酒吧发生殴斗时与让努邂逅相遇，讲到她如何在巴伊亚寻他无望，讲到她如何与他错过了相见的机会，以及卡埃坦诺·贡扎船长在上次远航回到卡那维依拉斯时在“温塔尼亚”船上对她所讲的那些话。当她把这些事情都讲完时，太阳已坠落到海湾的水波里，街灯早已燃明，海面上帆船已看不太真切，只见点点黑影在悠悠移动。

“他的妻子故去后，他到处寻找我，一直没有找到。当我到这儿来时，他又走了。我留在巴伊亚这儿，就是为了等他归来。”

她客气地放开了阿尔梅里奥的手：

“你还会找得到一个可心的女人做你的妻子，做孩子的母亲的。而我，请原谅我，我不能这么办。请你不要记恨我吧。”

善良的阿尔梅里奥被感动得泣不成声，他掏出手帕擦眼睛。

“我干嘛要记恨你呢，这是命中注定的事……然而，我可以等待。谁知道呢，有朝一日……”

特雷莎既没点头应允，也没再说拒绝，免得使他伤心。如果让努不回来，特雷莎的心灵将永世披挂黑纱。

4

那日傍晚，特雷莎·巴蒂斯塔在回绝阿尔梅里奥的求婚时，几乎是一句不漏地复述了卡埃坦诺·贡扎船长的叙述。虽然他所讲的事充满着令人不快的事件，但他毫不含糊地传递出真诚的爱情和希望：

"有朝一日，小伙子会突然乘船来到码头的。"

那日在甲板上，贡扎船长嘴里叼着泥烟斗，就是这么郑重其事地说的。特雷莎一直怀抱着这个希望。阿尔梅里奥眼里噙着泪水听着她的叙述，嗓子感到一阵阵紧缩：这确实是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宛若一篇广播小说！这位面包师本想娶特雷莎为妻，他是那么钟情于她，至今仍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要知道，有朝一日，让努阿里奥·热莱巴将要归来，挽着这个被遗弃的、失去爱抚的、他所钟爱的人儿走向曼切谢兰特教堂，举行神秘的婚礼（这"神秘的婚礼"一词他是在一次广播小说中听到的，当时他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在那一天，他阿尔梅里奥一定是第一个前去祝贺的人。阿尔梅里奥就象他自己在年轻时读过的一本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善良，无畏，心地纯洁，他愿为自己的心上人获得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切。这种表现可慰籍痛苦之情，使精神得以振作。

风儿带走了片语只言，夜晚常有骤雨喧嚣，忧伤萦绕，她不时伫立岸边凝视海浪波涛。受雇于巴拿马远洋轮船的让努阿里奥·热莱巴，你正在何处漂流？卡埃坦诺·贡扎的激动声调在耳边轰鸣。他期望小伙子，这个童年时起的好友能交

上好运，他对这个美丽、勇敢的姑娘寄予深切的同情。

当"温塔尼亚"艇穿过海湾时，卡马菲乌·捷·欧绍西毫不迟疑地派侄儿给特雷莎送来一张字条。然而她到傍晚才收到它。她当时几乎是飞跑着来到城市的下游区。那艘海艇停泊在海湾里。她乘上小船划过去，贡扎正在那艘海艇的甲板上等着她；他知道，这姑娘整天价疯一般地在等待着让努的消息。当贡扎得知她还活着时，甚是高兴：他曾经听说她已死于天花，看来这是一场虚惊。现在一切还算不错。

有一个月，特雷莎每天都到"迈尔卡多·莫捷罗"市场，到山坡港，天天打听"温塔尼亚"是否已经远航回来。她在港口到处寻觅这只海艇的轮廓，它在阿腊卡茹港口装运白糖时的姿影一直存留在她的记忆中。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温塔尼亚"舱里满载着干肉和一桶桶鳕鱼扬帆离港驶往南方，到卡那维依拉斯也许是卡拉维拉斯。归港的日期很难确定，因为帆船的航行速度取决于载货量、风力、海水流速和状态，是受海神娘娘伊曼雅的支配的。

特雷莎一到巴伊亚，就一直期望着这一天。她到这个州的首府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听到让努的消息。她在港口打听来打听去，得到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传闻，只有贡扎船长才对她讲述了详细的经过。

天花大流行平息后，特雷莎在塞尔坦地区流浪——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旅行路程漫长，心情抑郁悲伤。特雷莎身无一文，只好重操那早已忘却的旧业，然而这次却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几个月——到底是几个月，她也弄不清楚——她彻底地体味到了一个孤独无依的妇女所经历的辛酸境遇。

她在巴依亚开始寻找。起初她很谨慎，知道让努是已婚之人。她不愿闯入他的生活中去，给他造成困难。她只想找到他，跟随着他的每一个脚步，而又不被他发现。只是如此吗？她想看一看“海洋之花”，哪怕从远处瞥一眼也心甘。从远处？既然特雷莎本人也不知道她在等待什么和企求什么，又有谁能了解个中奥秘呢？她只是在寻找他，如此而已……

在山坡港和市场，人们都对她表示敬意，但谁也不能告诉她关于他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人们告诉了一些事，并没有拒绝谈论这个帆船船长的个人生活，然而，所谈的跟原来所想的并不吻合。只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让努的妻子不久前已经故去。

在让努当过多年祭司的那个坎多姆布莱，人们告诉她：让努的妻子，这个苦命的女人，是患肺结核死去的。那个黑皮肤的老太婆直勾勾地望着她脱口问道：

“你可是他在阿腊卡茹认识的那个姑娘？”

原来，在埋葬了妻子之后，让努为了“净身”，参加了坎多姆布莱的宗教仪式活动，然后才动身远航，他是这么说的。他还说，在阿腊卡茹有人在等他。“谁在那儿等他？是你吧？打从那时起，他就不在这儿了。听说，他远航回来后，又出海了。”

一次远航？两次？他活着还是死了？不见了。他在哪里啊？特雷莎直到“温塔尼亚”载着可可豆归来时才得知全部真情。

这次谈话是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进行的。它停泊在灯火辉煌的城市的对面，南来的风不时吹过，搅动着平静的海湾水面。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夜晚，不利于帆船航行的夜晚。海

洋女皇热纳英娜掀起暴风雨，寻找着自己的未婚夫，打算在海洋的深底举行婚礼，——贡扎船长这么解释着，用指尖蘸了一下水，然后把指尖移到额头上，不时地重复说着一句圣语向海神致敬：阿迪亚！帆船船长友善地接待了特雷莎，但却缺少应有的笑意：

“我知道，你会来巴伊亚找我的。我们这艘船现在泊在碇泊场，明天就要开到载货船边去卸可可豆。”

他俩坐在甲板上，风吹拂着特雷莎的黑发，船舱里散发着干可可豆的香气。特雷莎虽然害怕听到回答，但他还是先发问了：

“他怎样？现在在哪儿？我来巴伊亚已经快两个月了，没打听到一点儿关于他的准消息。大家说的都不一样。只有一件事是真的——他的妻子死了。”

“苦命的女人，那副样子看着都叫人寒心，瘦得皮包骨头，活象根苇杆儿。他的丈夫不离床边伴着她，直到她合眼。最后那几天，她的父亲来了，打算重归于好并把女儿送到医院去，可是太晚了。”

特雷莎一声不响地听着。贡扎船长的话音不时被风打断，充满着悲凉。她似乎重又听到了让努在阿塔拉伊雅海岸上对她说过的话：“我在家乡抢到的那个心爱的人儿本来是个健康、快活、美丽的姑娘，现在她是疾病缠身愁容满面，模样儿也变丑了，可是她的唯一财产是我，没有别人，而我也绝不把她抛掉。”好样的——让努啊！

“后来他出走了，打算多挣几个钱。他把帆船交给我照看，说是去找你。‘伙计，你还记得那个阿腊卡茹来的古铜色皮肤的姑娘吧？我现在要想尽办法找到她，要她跟我在一起。

我要重新结婚。'他这么说。"

贡扎船长把被风吹熄的烟斗又点燃了。帆船时起时伏，海浪越掀越高，南风发疯了一般狂啸，呼唤着死亡。特雷莎一言未发，她在思念让努，这个摆脱了镣铐的、准备用帆船把她带回家乡去的恋人。唉，他俩为什么要彼此分离呢？

"他找你找了三个月。他走时身上没有一个铜板，在一辆载重汽车上当了助手。心情十分沮丧，情绪低落。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旅行经过——他远至塞尔希培，穿越亚拉瓜斯、伯尔南布科、巴拉西巴，到过纳塔耳，只在塞拉尔停留几天；他去过许多边境州市，见过许多人，就是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那个姑娘。他在里西菲没有见到你的足迹，当他来到福塔雪泽时，本想从那儿乘船离开，可是又重新返回到阿腊卡茹，深入到塞尔希培州的腹地。就在那儿，有人告诉他你已死于天花。连死的日期、钟点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描述了你的长相——一切都神乎其神。只是没有说出葬在何处，据说是因为死的人太多，来不及一一埋葬，每个坟坑装五个。这就是人们告诉他的。"

风突然平息了，海水也变得安静了：帆船不再受风吹摆，轻轻起伏在海水面上。在开阔的海洋某处，热纳英娜正在跟自己的未婚夫举行那不幸的婚礼。贡扎船长的话语撞击在帆船的木板上：

"有一艘巴拿马大型商船来到港口，准备把六名患了狂犬病的海员送到医院去治疗。那艘船上的一只狗疯了，在人们没有把它打死以前，咬伤了六个人。为了继续航行，船长决定在当地招募海员。让努是第一个被招募的。他随船出发前，吩咐我卖掉'海洋之花'，把钱存起来，——他在这个

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他不希望那艘帆船在他离开时白白烂掉。船我替他卖了，把钱存到银行里吃利息，这就是说，有朝一日，他会再买一艘船的。这就是所发生的事。”

特雷莎只说了下面几句话：

“我留在这儿，一直等到他回来。如果他还爱我的话，他会在这儿找到等候着他的这个人的。那艘商船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叫‘巴里包阿’，——我怎能忘记它呢?!它是夜里出海的。打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你的这个小伙子的什么消息了。”

5

特雷莎拒绝出嫁后，她跟阿尔梅里奥的关系起了不大的但却是本质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对于特雷莎来说，这位面包铺老板首先是顾客。不过他与其他老头子不同的一是年龄——他刚到四十岁，而另外五个人都已迈入六十，有的甚至更老；二是会见的地点：他俩在妓院外，在她的那几个显贵的崇拜者谁也不会去的小酒店里。阿尔梅里奥向她讲述自己的企业、小麦的价格、至今难忘的亡妻、顽皮的男孩。特雷莎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是一位多情善感的主顾。他每周到她这里来一次，在固定的一天固定的时间。

阿尔梅里奥继续光顾“荷花居”，次数一点儿也没减少。他到那里为的是喝几杯啤酒，跳上一阵子狐步舞，然后伴送特雷莎回家。他虽仍是这个混血舞女的爱的追求者，但是现

在，他对触摸她的肢体、朝她投递伤感的爱恋目光、用哀求和殷勤去拨动她的平静的心弦等，已不象以往那般孜孜以求了。

阿尔梅里奥生来温和而乐观，甚至丧偶鳏居也没能改变他那活泼的特性而使他深居简出。他性喜娱乐，常常邀友欢聚，每次到"荷花居"总是衣冠楚楚、笑容可掬。他非常好客，在城市生活中常见到他的行踪，他几乎跟巴伊亚的一半以上的人士都处得很融洽。一日黄昏，画家热尼尔·奥古斯托到酒店来看望特雷莎并想要请她去当模特。特雷莎打算把他介绍给阿尔梅里奥，未曾想他们二人早就认识，而且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他们曾经一起在神庙参加过康谢依坎·达·卡莱伊亚和邦菲玛的欢庆活动。

画家奥古斯托问面包师：

"你把我忘了是怎么着？你还记得咱们欢聚痛饮的情景么？"

"我失掉了爱妻，亲爱的朋友热尼尔，我遭受很大的不幸。在忌日未尽前，我不能在家里设宴聚饮。"

只是到了这时，奥古斯托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在白色亚麻布上衣的翻领上缝着一个黑布条儿。

"我不知道，请原谅。请接受我对你的深切同情。"

他说罢瞥了特雷莎一眼，已猜到这里边定有蹊跷。这个朴实无华、笑容可掬、精力充沛、嘴角叼着香烟的商业家是最配从"荷花居"赎出特雷莎并把她带回自家的人。不知那姑娘有否此意？她表面上无忧无虑，而实际上悲苦缠身：她的心目中有一个海员，他正远航在外。然而，阿尔梅里奥宛若一只伺守着苍蝇的精明的蟾蜍：他默默地等在那里，时间

对他是有利的。有阿尔梅里奥在身边，特雷莎总觉得心里踏实。

6

画家是不久前在一次偶然机会在离市场不远处遇到她的。当时她正在跟卡马菲乌·捷·欧绍西及另外两个人谈着什么。那两个人的样子十分古怪：其中一个留着一头蓬乱的头发，蓄着长胡子，另外一个是大眼睛，身穿一件后背开襟的短上衣。卡马菲乌是看到特雷莎后，走过来闲聊的。他跟她早就熟识。画家当时恰好也路过该处：

“啊，是你，特雷莎·巴蒂斯塔？命运怎么把你安排在这里？”

他了解到：她在“荷花居”干着供人消遣的行当，有时还表演舞蹈，就象她在阿腊卡茹那样。起初，画家到这家酒吧是只身一人，后来又领去几个流浪艺术家。这些文人积蓄拮据，但情绪颇佳。当然，他们都打算跟她谈情说爱，尽欢通宵，而又一毛不拔。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甜言蜜语打动过她的心，结果谁也没能得手。然而，他们对此并不介意。

她也为其中几个画家做模特（她又有了一种职业），虽然收入甚微，但对她已积蓄的金钱来说也是一种补充。特雷莎置身于这些人中间，不由常常回忆起在埃斯坦西亚跟那个医生在一起度过的日子，想起那人的嗜好和对生活的依恋之情。

就这样，特雷莎跟许多人都搞得很熟，她参加在广场上举行的庆祝会，到以她做模特画了几幅画的那个艺术家所居

住的里奥·维勒梅尔奥街区去消遣。在卡培艾拉学校，帕斯基尼亚大师教她跳安哥拉萨姆巴舞；在帆船上，贡扎船长给她讲风力和海洋，讲列坎卡克海湾的一些港口。卡马菲乌建议她参加一个名为“阿马拉林外交家”的狂欢小组，但她拒绝了。

后来她又到各种坎多姆布莱去过。

她非常喜欢到市场山坡港，到帆船码头去散步，可说是每日必行。当“温塔尼亚”在此处停泊时，特雷莎常去找船长交谈。每当谈到让努时，就好象是有把手枪顶在她的胸口上，有把刀子捅搅她的伤口一般。

在码头，人们都知道她迫切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可是又有谁了解那艘名叫“巴里包阿”的巴拿马海轮呢？有六名巴伊亚水手跟它去了，他们现在何处？

在贡扎的帮助下，她找到了“海洋之花”号，这艘船现在已经是老水手马努埃尔的财产，新船长已把它更名为“圣茹尔若之箭”了。特雷莎坐在这艘船旁，用手抚摸着木质甲板外壳，留连忘返。她两眼凝视着前方，但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似乎想从这被海盐浸渍的木壳中体味出让努的手温，回忆起他的手势。船长的妻子，玛丽雅·克腊拉眼瞅着这个古铜色皮肤的姑娘说：

“你不要难过，他一定会回来的。我已经叫人给伊曼雅准备艾包① 了。”

特雷莎听人说，海神娘娘伊曼雅除了要一瓶香水和一只长梳子好梳头外，还要一对珠鸡作食品，一只白鸽子放生——

①艾包是一种内装某些供祭祀用的神品的小包，作为对巴西黑人和混血儿所信奉的海洋神明的供物。——原注

让它在海水上面飞翔。

7

在“荷花居”,在塔维阿娜开的妓院，特雷莎认识了不少姑娘，和其中几个交往甚密。自从那次她跟那个喝巴伊亚底层社会的膏血发迹的警察局娱乐处的密探尼可拉乌·雷包格罗特干了一仗后，她已遐迩知名。特雷莎常在彼洛乌利奥的阿娜利娅（她是埃斯坦西亚生人）那里，有时也在巴罗金涅的黑人多敏卡丝和玛丽娅·彼基斯蔻那里吃早饭。

玛丽娅·彼基斯蔻是一个年轻的、身体强健的混血姑娘，她易怒喜笑，爱哭多情，但又坦率直爽。那一天是特雷莎把她从西班牙人帕伐爱尔·魏德拉的毒爪里——更确切地说，是从他的匕首下——救出来的。

那是在星期二晚间，酒吧里人不多，特雷莎跟几个女郎在大厅里边的一张餐桌上坐着谈话，等候有人来请跳舞或陪伴饮酒。这时，突然这个西班牙人满脸杀气冲了进来，嘴里不住地骂着这个对爱情不忠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姑娘，可想而知，这种旋风式的快速恋爱历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你这个骚母狗!”

帕伐爱尔举起匕首便刺，玛丽娅·彼基斯蔻嗷地叫了一声，特雷莎急忙迎了上去，伸出手臂挡开了那只匕首，可那刀刃却把玛丽娅的肩头划出一道口子，皮肤上立即溅出血来——顿时，这个西班牙人怒气大消,醋意也不知何处去了。

男男女女慌作一团，大厅里一片混乱。每逢在这种场合，

自会有人报警。这常是与此事毫无瓜葛但又爱管闲事或专喜告密的那号人。玛丽娅被扶到楼上的一个房间，人们尾随着，大厅一时变得空旷起来。那个复仇者当时后悔莫及，抱头号啕，生怕被抓进警察局里蹲班房，被起诉判刑。特雷莎为了让这个可怜虫能躲过这场官司，待大家都跑开时便对他说：

"快点儿滚吧，你这个疯子，现在还来得及。你不会找个地方藏几天？"

"噢，我有个亲戚在巴伊亚。"

他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赶忙丢下匕首，沿着楼梯从后门跑出去，一头扎进一条胡同里，倏忽不见了。警方——确切地说，只有一个警察——过了半个小时后才出现。现场已经恢复了原状，谁也没有谈及匕首、肇事者及受害人的情况；看来，这次告密是某人蓄意戏弄当局。酒吧老板忙给伫立在柜台旁的警察启开一瓶冰镇啤酒。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帕伐亲尔·魏德拉事件过后不久，特雷莎到玛丽雅那里去吃早饭，发现这个姑娘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她的肩头留有一道小伤疤；原来那种快活的笑声、无忧无虑的欢乐性情哪里去了？那种使她蜚声载誉的一切特征都哪里去了呢？她拘谨，忧郁，满面愁容。不仅是她，就连另外几个黑姑娘——多敏卡丝，达罗切娅，彼卡诺塔，还有妓院女老板阿顺塔也都是这种样子。坐在餐桌主座上的阿顺塔痴呆呆的，迟迟不动刀叉。

"你们这是怎么啦？"

"让我们从港口地区搬走，难道你没听说？下周，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用早餐，你就得到那个谁知道什么鬼地方去见我们了，"阿顺塔回答道。她的情绪看来极其不佳。

“这是什么鬼名堂？我怎么不知道呢。”

“今天一清早，雷包格罗特和侦探考卡便来了，他们在巴罗金涅这儿一家挨一家地通知说：‘赶快拾掇你们的破烂家什，这里要强制搬迁。’”玛丽雅说。

“给一个星期的期限。到第八天头上，星期一，就要撵人啦。”阿顺塔的声音显得生硬而又疲惫。

黑女郎多敏卡丝用低沉柔和的声调说：

“听说都得迁走呐。从这儿开始，然后是玛西埃尔，保尔塔斯·托·卡尔莫，彼罗乌林诺，主要是把咱们这些妓女赶走。”

“赶到哪儿去？”

阿顺塔悲伤地哽咽道：

“唉，名堂最坑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哪！说是得迁到下游区，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一带的龌龊不堪的那地场。那儿已经早没有人住了，我到那儿去看过，简直一搭眼就想哭。”

那几个女人一声不响地嚼着东西，喝着啤酒。阿顺塔结束道：

“听说那儿的房主是些高官显贵，好象跟警察局总监柯基阿斯是亲戚，正象通常说的那样，是一根裤腰带拴着的人物。这些房子盖的地场孬且不说，而且屋里漏雨，一个大子儿不值。房主只能把它租给咱们这种人，而且要价还不小。你瞧，他们在警察局里就是这么勾搭连环起来坑人的。”

“一帮吸血鬼。”

“那么，你们就打算搬家啦？”

“那又有什么法子呀?!难道不是警察局管我们么？”

"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啦？上法院告状？提出抗议？"

"上告？……你告谁呀？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敢提出什么要求来着？如果我们要提出抗议，那只有遭到拳脚侍候。"

"这是蛮不讲理，应当想些办法跟他们对付。"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呀？"

"不搬，硬是不离开这里。"

"不搬？你好象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啦。咱们没有什么权力要求什么，咱们唯一的权利就是忍受。"

"只能忍气吞声，不然就抓你去蹲班房，给你一顿揍。"

"怎么，这你还不知道？你还没学乖呀？"

8

"萨尔基尼亚投资、贷款、租赁、不动产业务股份有限公司"享受政府的优惠待遇，准其在面朝海湾的山麓下的一大片土地上进行建筑。这里将要矗立一套壮观的综合性建筑群：住宅大楼、高级旅馆、饭店、商场、消遣娱乐设施。

大街上排列着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号召人们自愿投资购买股票助建这个巨大的企业，那上面用醒目的大字标明：股票兑现期为两年，计划现实，利润确保，受益非浅。"您也将成为这座东北地区最大的建筑群——圣民海湾公园的拥有者。您将成为一个不离开巴伊亚的旅游者：每一个股东都有权每年在这个综合企业中的旅馆里居住二十天，只须交纳一般顾客应付的一半房金。"

土地巨头老伊包利托·萨尔基尼亚，据了解内情的人说，

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能从石头中榨出牛奶来。他与工程师们一起视察了这块领地后，开始审视这里的房屋。

在组建这个巨型设施的第一阶段，要先拟出计划，建立各种组织机构，唤起公众的兴趣，聚积必要的资金，与此同时，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等等这些大都市主义派们研究并画出草图；建筑工作本身须在两年后方能开始。

两年，即二十四个月。老伊包利托在审视这些房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这些房屋是否会被那些小偷、流浪汉当成了避难所，成为孩子们和老鼠们的安乐窝？或者，按某工程师的意见，把这些房屋全推倒，把这块领地彻底夷平？这里原有的这些石砌灰灌的房屋的确有些凌乱，但是它们还不失为牢固的建筑物。老头子不同意那个工程师的意见。

“我看不出这些房屋有什么用处，只能给那些下九流的行当做窝。”那个工程师说。

老头子一声不响地听着。

9

对于阿顺塔和她的房客来说，把上游区的消遣娱乐场所迁移到下游区这项决定并非突然。如果她们平日细心读报，当听到雷包格罗特和达尔莫·考卡在宵查中向她们宣布关于搬迁的命令时，她们不会感到惊异的。然而，她们只满足于阅读那些关于犯罪行为和上层社会的生活的报导。一方面是盗窃、凶杀、强奸、哭泣、切齿的愤怒；另一方面是欢庆、接待、宴请、嘻笑和爱情，香槟和鱼子。

“有朝一日我还要尝一尝这种鱼子……”玛丽娅在读了鲁鲁金奥用其生花妙笔所写的关于捷妲·玛斯卡特家中欢宴的引人入胜的报导后，感慨万分地说：“香槟酒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已经不止一次喝过它了。”

“咱们国产的香槟差远着哪。最好的货还是人家法国的，可是你却捞不到。”性喜研究的达罗切娅道。

“你尝过那滋味了是怎么的，我的公主小姐？”

“我喝过一回。是那次在‘无绒头地毯’馆子里玩的时候，在那位从伊达布纳来的让尔巴什上校的餐桌上。那酒一个劲儿冒沫子，人喝进去的好象不是酒，只是些水泡泡。”

“有朝一日，我勾引上什么个有钱的上校，我也会吃上鱼子、喝上法国香槟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你们等着瞧好啦。”

她们只是谈论着香槟和鱼子，对刊有严肃问题、编辑部文章的版面并不注意。报纸老板对消遣娱乐场所均分布在城市中心这一点突然表示了不满，此类文章她们并未去读。

在巴罗金涅，在卡斯特罗·阿尔维萨广场旁，“是契里街，这是本市的商业中心，这里有最豪华的商店，出售布疋绸缎、服装、鞋帽、首饰、化妆品，就在这条街旁却存在着另一种肮脏的买卖——活肉交易。”上流社会的夫人女士在购买物品时，“不得不与妓女们在柜台边相撞。”从拉代拉·杰·山宾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无耻的图画：在巴罗金涅一带的门旁、窗内斜倚着一些半裸的女人，她们所涂抹的这幅画搅乱了我们社会的平静。”

“这种行当遍及整个市中心——捷列依罗，保尔塔斯·托·卡尔莫，玛西埃尔，塔保阿乌，凡是旅游者所到之

处，无一例外；真是荒唐至极！旅游者来到举世闻名的彼洛乌利奥这个殖民地的大街小巷，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便是这幅可耻的场景；他们遇到的是一些倚着门窗伫立的半裸（如果说还没有全脱的话）的女人；怒骂，酗酒，毫不检点的放荡行径，狂欢不羁。难道这些从南方和国外来的旅游者到这里来是为了参与这种跟我们这种旅游中心城市，跟我们的文明，跟我们的集会方式并不相称的活动么？不，决不！"文章的作者叹道。"旅游者到这里来，是为了亲身游览我们的浴场，欣赏我们那些镶砌着葡萄牙磁砖的金碧辉煌的教堂、住宅大楼、巴洛可式的建筑，亲眼观赏我们的人民庆典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者所举行的各种仪式，新的设备，工业的成就，是为了看到令人惊羡的美景，而不是来看亚拉加托斯的污点和脓疮、淫荡的娼妓生活！"

10

"他们可有好几千啊——我说的是水兵。他们付美元。你想到这一点了么？"

另外两个人在研究晚报第一版上的一段消息，——毫无疑问，这个想法不错。

"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若是有谁匆忙间来到"艾丽塔"酒吧（在玛西埃尔，许多顾客常称呼它的绰号："放荡者酒吧"）买香烟或火柴，偶尔瞥一眼这三位颈系领带、头戴礼帽热烈地议论着资本的对象及消费市场的条件的先生，那么他会把他们看作是为盈利的

企业筹划奠基而忙碌的干练人物，而这种猜测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

若是这个偶然光顾此酒吧的顾客坐在最近一张餐桌上，要上一瓶啤酒，仔细地瞧瞧这三位企业界人士的话，他会马上认出他们，说出他们的职业，因为侦探达尔莫·考卡、秘密警察尼可拉乌·雷包格罗特和专员拉班·欧利维拉的身上散发着恶臭的警察气味，几米外就能闻到。类似这次偶然发生的事件，当然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据说，至少有三艘美国海军分舰队的舰只正在南大西洋进行演习，它们必须到巴伊亚停泊，并在本港逗留数日。成千的水兵来到这个城市，一上岸便会四处游荡，寻欢作乐，而且他们付的是美元——雷包格罗特的干瘪脑子怎么能想出这么个绝妙的主意呢？拉班专员心中揣摸，这倒是个来钱的好机会：他心中也在盘算怎样把钱轻而易举地弄到手；贪婪会使笨脑袋开窍，把胡涂虫变成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咱们稍微扩大一下买卖怎样？”侦探考卡暗示道。

“扩大，怎么扩大？你莫不是打算在这个地区卖小首饰和乐器？”

专员没有弄懂侦探的暗示。按说干这种行当并非难事，因为提主意的是这个专办麻醉案子的警察。

“谁说小首饰和乐器来着？我是说香烟……”

“香烟？”雷包格罗特绞尽脑汁想了一阵子，最后似乎悟出了什么：“啊，你是想用麻醉剂调换美国香烟，是吧？这法子行：美国香烟——能出好价钱。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弄到。”

从雷包格罗特的口中当然听不到什么惊人之见，不过专员倒是个聪明而在行的人。侦探抹了一下脸上的汗，压低声

音说道：

“用药浸泡香烟。用海洛因。”

“啊！”

他们默默地思忖着这宗买卖。卖这类东西，靠那些专营奇货的人在街上搞，显然是不行的。搞这种交易须十分谨慎，问题格外严重和复杂，不宜在酒吧这类公共场所谈论。专员站起身来：

“咱们走吧。这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考虑。”

雷包格罗特随即站起来，冲着酒吧老板喊道：

“掌柜的，我们两不欠。”

对于维持社会道德和秩序的人来说，吃东西抹白嘴倒是一种施恩赐惠的表示。啊！成千的水兵。雷包格罗特乐得几乎手舞足蹈起来，横着膀子往外走，在门旁跟一个刚进来的顾客撞到一起，险些将那人撞倒。他满脸得意地冲那人呲了呲牙：

“怎么，不高兴？别找倒楣！”

11

面色苍白，身体肥胖，仪表邋遢，年纪在五十上下，头戴一顶黑礼帽（帽沿一直压在眉梢），身穿一件油腻腻的短上衣（只能用来捞龙虾），一只手枪从上衣下摆露出一块，以便让人看了能肃然起敬，——这便是那个声名狼籍的警官尼可拉乌·雷包格罗特。若不是在娱乐处供职，他又怎能有发布命令和管制淫佚放荡行为的权利呢？这个人名声在外，其

原因并不只限于此，他的两个豆蔻初绽的女儿也已成了他那难以抑制的情欲的牺牲品了。

他是那种向拉皮条的，扯线的撮合者和鸨儿，妓院、寄宿公寓、饭店和酒吧老板敲竹扛、勒索钱财的小霸王之一。他吃喝从不付帐，看中哪个女人就把她拉来睡觉，谁敢违抗，不是遭毒打，就是被抓去受罪，而且还要她为自己的怠慢付出巨额钱款。特雷莎·巴蒂斯塔只不过是暂时没有落入他的魔爪而已。她这个人对密探之类的纠缠从不买帐，而且常常在“荷花居”内大庭广众之下取笑他们。

“滚开！我什么时候愿意跟骟猪睡觉，我自己会找到猪圈去的！”密探们的胡作非为和威胁恐吓使特雷莎极为反感。她愤怒已极，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眼中闪烁出大家常见到的那种金刚石般的光芒。

侦探考卡却不同于雷包格罗特，给人一种彬彬有礼的印象——犹如商店里的时髦广告模特。他年纪轻轻，身穿剪裁合体的流行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礼帽；他的手枪不外露——他的威力表现在自我克制的举止和锐利的眼神上。不过，他俩只是外表和衣着不同，其余则毫无二致。

至于专员拉班·欧利维依拉，最好还是不要揭他那为时不短的令人发指的生活和事业的历史罢。尽管他相对来说收入并不多，但却十分富有。看来，他十分热心于钻营赚钱的买卖。他曾经两次被停职，拘留审查，然而，到后来并未发现他做过任何有损他的道德、荣誉和其职务的行为。他被认为是两袖清风的警官。就是他看出了在巴伊亚港口区罢工的活动范围（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盖篮子罢工”①）。关于此事

① “盖篮子”指妓院关门、妓女拒绝接客。

件我们打算在这里作一概述，因为已经不止一次为警察所注意到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不知何故也投身到了这一活动中。

12

是的，不知何故。特雷莎住在体面的住宅区，只不过有时到生意并不兴隆的塔维阿娜的妓院里走走，按理说她与搬迁并无瓜葛。然而，她却参加了进去，并且使目击者感到惊羡的是，她还是在此次活动中表现最为激进的女人之一。雷包格罗特确信，她是这次肇事的主谋。就凭这一点就足以激起警察们的恼怒。

从她来的塞尔坦地区那里传来一种说法，把她形容成为一个喜欢惹事生非、总是披头散发胡搅蛮缠的女人。谁也没有叫她来，也没有征询她的意见，她怎么也卷到这里边来了呢？总想为别人分担痛苦，嫉恶如仇——她生来就具有这种执拗的禀性。这样的女人似乎有权去挺而走险,不服从法律，有权与警察抗争，参加罢工，——要不然，就没法活下去！

报纸放出风声说，巴罗金涅的几家寄宿公寓已经在往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一带搬迁了；报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在搬迁的人们中间煽起了反抗的火焰。为什么报界只为巴罗金涅的几家（只有六家）大吹大擂？在这种微妙的事体中本来不应如此露相的。

听说警方已经给有关人员授予了勋章,因为他们在搜查巴罗金涅，阿茹达以及整个港口地区和逮捕安东尼欧·捷·卡

斯特罗·阿尔维斯（即那个诗人、流浪汉、学生、秩序破坏者）①的行动中建立了功勋，虽然这位诗人早已于一百年前故去，现在巴伊亚的一个广场上耸立着他的纪念碑。这是否真有其事？那个与诗人誓不两立的警方专员拉班所发布的命令虽然着实可笑，但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一个脸色苍白的蓄着两端上翘的小胡子的英俊的青年人，两眼炯炯有神地出现在罢工进行时——有人看见他飘行在示威者的头上，那不是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又是谁？他已于一百年前死了么？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在巴伊亚么？玛丽娅·彼基斯蔻这样描述着这位诗人："他光芒四射，出现在人民的头顶上，美丽极了。"

"盖篮子罢工"——报纸上这样称呼这次运动。在笃信宗教的妓女中间自古就流传着一种风俗习惯——在复活节那周自星期四起便不接客，换句话说，"把篮子盖上"，一直到星期六半夜。在灯红酒绿的场所，在复活节那周，天主教徒一直严谨地保持这个风习。然而，在当前，宗教习俗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水兵们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很多人信奉的是新基督教。

13

艾利欧·柯基阿斯学士，用报纸记事栏编辑的用语来说，即"警局绅士"（在某些场合常称呼他的绰号："放荡的鲁鲁"），

① 安东尼欧·捷·卡斯特罗·阿维斯（1847—1871）——巴西民族英雄，为黑人和奴隶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巴西的最伟大的诗人。——原注

实在按捺不了自己的激怒心情：

“你们到哪儿逛去啦？真他妈的见鬼，你们在搞些什么名堂？”

雷包格罗特嘟囔了一句什么请求原谅；拉班两眼冷冷地盯着警察总监，毫无表情，他认为还是缄口不言为妙。“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爸爸的儿子，破烂货。你用不着跟我扯脖子喊，我可不买你的帐。如果你再这样，我就给你个颜色瞧瞧：我不是私人买卖行里的小职员，我干这么些年，还没有谁过问过我买卖有多少捞头哩。”警察总监的目光仍然冷冰冰的，令人见而生畏。过了一会儿，他的口气缓和下来，命令道：

“我要求立即把那些女人带到这儿来。全部。把巡逻队的车子开来。我看她们搬迁不搬迁。”

拉班跟着雷包格罗特朝门外走去。刚到门口，他便示威性地吹起了口哨。学士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同是性情暴燥的人在一起共事，可说是一种厄运。唉，若不是指望奖赏……

任命艾利欧·柯基阿斯学士担任监管娱乐活动纠纷的职务，按善意的报界的看法，是政府当局有意启用为居民所信赖的合适人士以更新警察局的成员的明显证明。他出身显贵，婚姻顺遂（其妻卡尔敏是萨尔基尼亚企业主的家庭的一个成员），今天早晨在电话里又受到妻舅的称赞。电话来的不是时候，当时他酒劲未过——昨夜宴席上喝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显然是后贴商标的冒牌货，后来，多亏了议员夫人、美丽动人的芭塔（他常称她为“塔那格拉小塑像”①），是她把他融化了，在那之后他梦见自己沉浸在玫瑰色的霞光中。

①塔那格拉是古希腊一城市，毁于二千多年前，从该遗址掘出的古物中有许多用粘土焙烧的小塑像，十分精致可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她们来了，一共六个人。这次接见总共只有几分钟时间。她们被粗暴地推进了总监办公室。总监按着惯例先来一顿臭骂；学士的风度荡然无存，他甚至怒气冲冲地敲起了桌子。"你们难道以为巴伊亚这儿没有政权当局么？你们已经得到了关于搬迁的命令，已得知搬迁地点，就应到那里去商量租金和预交租金的问题，可你们倒好，象是什么也不知道，继续赖在巴罗金涅。你们难道都疯了不成？"

"我们不能住在破屋漏舍里，那儿地板、墙围和墙什么的都发霉啦。我们都容身不得，接客就更不用提啦。"阿卡西娅鼓起勇气说道。她是寄宿公寓的鸨儿头，满脑袋花白头发，一只眼睛斜视。她那里住有八个女人。"那地场臭烘烘的，简直都没法插脚。"

"我这里有卫生局的记录，上面说，这些房屋都有必需的卫生设备。你们难道想住到王宫圣殿里去？你们是这么想的吧？"

"不，老爷……"阿顺塔想插嘴。

"住口！我召你们来，不是想跟你们闲扯淡。要搬迁去的地方挺不错嘛，已为卫生局和警察局所证实。没有什么可谈的了。限你们明天一天的时间，如果明天巴罗金涅再有一家馆子开业，那你们就等着挨揍吧，咱们把话先说在头里。我现在是以诚相劝。"

14

晚上，当经过警察局时，艾利欧·柯基阿斯学士想要打

听一下关于搬迁的消息。

“拉班专员在哪儿？”

“出去办事了。”

“尼可拉乌呢？”

“也出去了。他们两人一起出去的。”

也许是去检查搬迁活动的情况去了，因为他们两人负责此事。不管怎样，只有明天一天的期限。在挂着白牌子的汽车里，卡尔敏正等着他。他俩现在是到议员家去玩牌，今晚上流社会的几对夫妇都将到那里去：学士微笑着一个劲儿想着芭塔。昨夜他说她象是小塑像，今天他打算对她说：你是谜一样的明星。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那种假牌子的威士忌了，来杯啤酒就足够了。

为了赢得时间，他命令司机抄近道走，免得误了事。汽车从小胡同穿越，车前灯照耀到一个个女人身上，她们倚在酒吧、妓院门旁，袒胸露臂，扭腰摆臀，勾引着男人。卡尔敏满有兴致地观赏着。

“你现在就是领导着这帮女人，是吧？我的小艾利欧，妓女的国王。太可笑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之处，这是个重要的职务，极其重要。”

汽车驶到巴依苏·托斯·萨帕杰依罗斯，径直朝那扎赖奔去。

15

在每家酒吧都有回头客和偶来客。餐桌上摆着啤酒、白

兰地、烈性鸡尾酒、卡沙萨酒，桌旁围坐着拉皮条的，扯线的撮合者，受姘妇倒贴的面首，画家，浪漫派的新诗人。在“圣米盖尔之花”，德国人汉森正在跟女人们谈笑着。他个子高高，长着浅黄色的头发，蓄着下端尖尖的胡子。他长于写生——舞台速写或静物、人物素描。他跟这里的妓女都熟，他了解她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酒吧里有爵士乐队的演奏团；此时钢琴正在弹奏舞曲，舞池里一双双一对对地正跳着狐步舞、伦巴舞、玛尔什亚斯舞。有时还穿插演奏阿根廷探戈舞曲。午夜前一小时女歌手、女芭蕾舞演员、女体操运动员登台演出——都是一些格调不高的节目；演出完毕，掌声一落，她们就任顾客挑选，陪伴过夜，不过，索价较高——这是官方规定的。

生活的沸腾度随着时间的前进而涨落，在九点至十一点之间顾客最多，过了此时，人数渐趋减少。

在警察总监驶过的那个地区，僻静的角落出现幢幢人影，匆匆奔往瓦瓦的巨型楼舍。达尔莫·考卡和特雷莎·巴蒂斯塔从不同地点同时来到此处。

刚迈进门坎，这个警察的目光立即落在这个女人身上：这正是那个在“荷花居”表演萨姆巴舞的古铜色皮肤的漂亮女人。难道她现在到瓦瓦这儿来拉营生了？据雷包格罗特说，这个女人为人拘谨，已不操持卖淫生计了，那她为什么现在却跑到巴伊亚最大的这家妓院里来了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最近几天，待局势平稳时，侦探达尔莫·考卡倒要实际调查一下雷包格罗特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是今天他可没有时间。他到瓦瓦这里来，另有要事在身。

16

瓦瓦的真名实姓是什么？本埠可能无人知晓，虽然他在此处专权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有一个记者，以其富有幻想的文笔和社会倾向性称他为“欢乐王国皇帝”，但即使是他，也未能道出瓦瓦的家庭出身和本人经历。如果这个记者真是个行家里手，他应该去警察局专门档案室，在不动产的卡片薄上会查到瓦尔捷拉·阿马卓那沙·瑞柱斯的签名。此名氏庄重大方，听起来又相当响亮，但却不如瓦瓦这一称呼，后者可说是声震本埠，名扬域外。

更难弄准的是他的年龄。他好象自从有马西埃尔这个地方，就在这里，在这座大楼里。起初，他是这所宅第的房客，继之他成了这里的唯一房主，不单本座大楼，连毗邻的楼舍也成了他的财产；他认为购置不动产是最佳投资，尤其是购置繁华地带的楼舍更要不择手段。记者特别列举了瓦瓦所拥有的整条街整条街的房屋的名称。不过，真正了解其具体数字的只有房主本人。总而言之，这批房产每月的租金收入相当可观。

这个大名鼎鼎的瓦瓦坐在轮椅上管理着这桩产业。他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驼背，长着一个特大的脑袋——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怪物，其全部生活精力都集中在他那一对狐疑而狡黠的目光和两只硕大而有力的手上：他不住地揉搓着两枚核桃球。一个名叫阿马捷尔·迈斯特列·瑞盖的过去的拳击师，时刻不离他的左右，协助他管理企业并在每天照例进

行视察时侍候他上下楼层。

从午间到翌日清晨四点钟，这里的一切都处于紧张的运动之中。为数众多的女人，难以计数的顾客；客厅里常常高朋满座，由阿娜多姿的美女格里塔·加尔芭端茶送开水。有时，瓦瓦离开客厅，那时他便回到二楼那间宽敞舒适的房间去——这个房间既是他的办公处又是他的卧室。这里摆着双人床，洗脸器皿，不大的写字台，收音机和电唱机，唱片和家庭祭坛（那里供奉着巴西黑人所崇拜的神灵——艾舒·吉利利的塑像）。瓦瓦对这个祭坛里的神像怀着十分敬仰的心理，虔诚祀奉。瓦瓦认为，若不是有艾舒在保佑，他这种为人所嫉妒、怀恨和觊觎的人早就一命归天了。许多人望着他手里的金钱，无不垂涎三尺。

这些人包括警方人员。尽管瓦瓦每月按时不误地把钱送到拉班及其整团的侦探名下，但是这帮人会制造各种名目来搜刮他。警察是翻脸不认帐的，他们可不会装模做样。

有一天，几个警察和少年法院的一个专员持着拘票闯到这座楼舍。他们带走了七名十四岁至十七岁的少女。据瓦瓦后来解释，警察局对法院的这一行动早有所闻。难道他对警察的收买还嫌不足么？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花了他的钱。可是为什么事前不给他一个机会呢？若是那样，瓦瓦完全来得及叫这些女孩子先躲出去，不致于遭此劫难。在妓院重新开张前自然又得经历一段艰途了。若不是他跟法院里几个说话顶事的人有来往，若不是有那法力无边的爱舒在庇护，他的买卖就得倒台，而他自己也难免锒铛入狱。

又有一次，有人向警察局告发他贩卖毒品，封闭了他的企业达一周之久，对他下了逮捕令，把他关了一天一夜。这

一次，他花掉了他在五年内一个大钱一个大钱积蓄起来的全部存款（而那本来是准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对面街上的那座大楼的），才得以转危为安。这也多亏了爱舒，是他及时提醒他，让他把罪责全都推在那个名叫阿尔塔米兰多的侦探（是个吸毒者）身上，这个阿莱人便替他云游地府去了——对吉利利可不能等闲视之啊。

"我要跟你私下谈谈。"达尔莫·考卡道。

"又打算挤油啦。"瓦瓦心里琢磨着。这个侦探并不是吃他贿赂的人名单中的一员——他管办吸毒案，而瓦瓦就怕再沾上毒品和吸毒的边儿。听说这个达尔莫·考卡是个鸦片烟鬼，背地里都管他叫达尔莫·烤大烟。这个地区不论有什么消息，都会很快传到瓦瓦的耳朵里的。

17

西方文明的捍卫者在巴伊亚港短暂逗留期间，警察局将派三个人主管欢迎事宜，他们要为客人们提供娱乐消遣的良好条件，保证舒适的睡眠，以使客人们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在这三个人中，侦探考卡并非最无知和愚蠢的。

考卡在斜面的写字台旁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随即向楼舍的主人和盘端出自己的设想，甚至连阿马捷依·迈斯特列·瑞盖也没避开。要在整个区域安置一些人拍卖性欲兴奋剂（该品是雷包格罗特的好友艾伦·马德鲁戈的厂子制造的）。在这方面倒不需要瓦瓦的配合，眼下需要他予以协助的是更为有利可图的另外一件事：当在街上可以公开出售避孕工具

时，可想而知，一些行家自然希望能在幽静的妓院里以适当的价格供应最佳的国产马可尼亚香烟了。

“你想在我这儿做马可尼亚的买卖？”

“不仅仅如此，亲爱的。”

在达尔莫·考卡名下有一批已订妥的麻醉品，明天晚上就收货，因此他必须寻找到一个可靠的地方来贮存，一直到售出为止。美军舰艇很快就要到达；至于具体日期谁也不知道，这毫无办法——军事秘密嘛。

最可靠的地方莫过于瓦瓦这里了。难道他墙壁里没藏着保险柜？是有的，那次发生的混血儿阿奴西阿桑·托·克拉塔事件就暴露了这一点。即使它不大，一只小皮箱在一个角落里怎么也容得下罢，当然喽，皮箱得锁上。偌大的妓院，顾客流动量如此之大，——是个理想的仓库。来人可在这里跟从事这种交易的侦探看货订货。顾客纷至沓来，谁也不会注意有多少马可尼亚的买主进出，他们混杂在来嫖妓女的人们当中，无法辨认。

“藏在我的房子里？在我住的房间？”瓦瓦的两只眼珠几乎要从眼眶里冒了出来。“你疯了！绝对不成！”

值得庆幸的是，此刻侦探的神经并非受他的意志支配，不可抑制的恼怒并未使他的鼻翼搧动。若不然，即使有瑞盖在场，也挡不住这个表面文雅的侦探挥拳猛击敢于违抗他的意志的人的嘴巴的。

瑞盖总共参加过三十场业余的与职业性的拳击比赛，其中十六场因得分不利而败北，但有四场却以一击获胜而夺魁——他在这几场拳击赛中都是一拳击中对方的下颏或胸部。致命的一击。他对瓦瓦是一片忠心，但考卡若是当他的面殴打自

己的主人，他会还手么？他敢反抗侦探？只有上帝知道。

考卡只不过是对他进行威胁。在你拒绝警察局特别处的来人的小小要求之前，应当三思才行。你难道还不晓得关于搬迁的命令么？这次可不比往常，这次是从上边来的，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遵令执行。明天巴罗金涅的女人们就得搬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去。然后是马西埃尔的女人。这里的所有企业都得迁到彼拉尔那块地方去，那里的房屋只有一两座还算有个模样，其余都是些破烂。这里的所有下流行业都要消失，在山脚下盖高楼大厦。有人可从警方获得照顾，得到某些好处。瓦瓦应该一直与侦探和睦相处。达尔莫·考卡明天晚上要来，届时将最后确定有关的细节。他来时是否会把货随身带来也未可知。

写字台上恰巧放着两盒美国香烟，侦探抓过来放进口袋里便走了。瓦瓦一时没有了主意，心慌意乱地垂下了头。

他跟巴罗金涅那里的女人不同，他什么报纸都读，早已得知有关搬迁一事，但这并未使他过分恐惧：每当报纸上无合适的论题可谈时，总是要对本地区的这种行业说三道四的。不过，昨天他得知警察专员命令巴罗金涅的人两天内迁出，他倒是有些着急了。这回听了侦探的一番话，终于确信无疑了。

门槛上出现了格里塔·加尔芭：

“有一位姑娘想找您谈话。特雷莎·巴蒂斯塔。”

18

他对特雷莎·巴蒂斯塔其人早有耳闻。他听说她过去曾

杀过一个坏男人；那次西班牙人帕伐爱尔·魏德拉因争风吃醋欲制人于死地，是她挺身而出救了玛丽娅·彼基斯蔻的命，但同时又放走了可怜的肇事者，——这两件轶闻在本地均为人称道。还有人告诉他，说她曾当面挖苦取笑过雷包格罗特；至于她的姿色，都说相当出众，然而她的收入却并不优裕。现在听说这么个怪人来临，瓦瓦心中很不平静，他甚至忘掉了达尔莫·考卡刚刚来到这里，忘掉了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和忧虑。他又一次嘱咐瑞盖，叫他明天一定要把神甫那季维达杰请来。他现在还多了一个心思：在跟阿奴西亚裳·托·克拉达这个女人的事完结后，他每次祭祀艾舒都要祈愿自己的婚事。瓦瓦身受嫉妒和背叛的威胁，不能不从各方面考虑自己的保护措施。

“请进，请坐。”

她朝写字台这里走来。看那窈窕的身段，看那轻盈的步履，哎呀，我的上帝！她走到方才侦探坐的那只安乐椅前，坐了下来。残疾者的两只大手搬弄着轮椅，向她靠拢过来。是什么使得她来到这里？既然她在塔维阿娜的馆子里专挑有钱的主顾，那她是不会到他这个供一般人消遣的地方来的。她在那里，跟某个有教养的阔绰老头子过一个晚上，比在他这里不停歇地干两天两宿挣的都多。

特雷莎用坚定的口吻开门见山地说：

“您听说过娱乐消遣企业动迁的事了吗？”

“请你管我叫瓦瓦，我也好管你叫特雷莎。你问我什么来着？”

“好，就照您说的办。我方才问您听说过关于搬迁的事没有？”

“我刚刚跟人谈到过这事。”

“巴罗金涅的女人们接到命令，限她们明天晚间以前搬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去。您知道那个地方的房屋是什么样子吗?”

“听说过。”

“您知道其他人也得搬迁吗？您知道马西埃尔的人搬到哪儿去吗?”

“到彼拉尔，我知道。现在，你已经向我提了不少问题，请允许我问你一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谈话进行当中，他本想只注意那些具体的事实，可是这个姑娘每说一个字脸儿都闪烁着光芒，连她的整个身子都好象在空气中燃烧起来，窜着火苗。他有一次在梦中就见到石崖上出现过这种燃烧着火焰的姿影——犹如黑暗中点燃的火炬。

“巴罗金涅的女人们不打算搬迁。”

“呣？不打算搬迁。”

这种表白包含着一种新的、可推倒一切的思想，把瓦瓦从刚见到特雷莎时产生的浪漫蒂克幻想中牵回到现实中来。他疑惑不解地盯着她，又重复问了一句：

“呣？她们怎么个不打算搬迁?”

“留在她们所在的地方，继续住在巴罗金涅。”

“这是谁告诉你的？老阿卡西娅？阿顺塔？密拉别尔？可别信密拉别尔说的。老阿卡西娅竟敢违抗命令?”

“正是这样。谁都不服从这个命令。”

“警察局会让她们吃不了兜着走的。”

“她们早就准备好了对付这一招。”

“会用武力把她们强迁走的。”

“就是那样，她们也不走。没有一个人会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去的，就是逼到马路上来住，也不搬。”

“那就会给抓到监狱去的。”

“不会坐一辈子牢的。我来就是跟您谈这件事的。”

“你的意思是？”

“听说巴罗金涅之后便轮到了马西埃尔。先生，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您告诉我……请恕我直言，请告诉我……您打算遵令搬迁吗？”

瓦瓦的双眼仍旧直盯着特雷莎；目光穿身透骨，令人疑惑不解——这两只眼睛具有着独特的特征。为什么她不炫耀自己的美色，那迷人荡魂的美色？哎呀，我的上帝！

“如果我能办到的话……那我当然是不搬的喽。”

“如果谁也不搬，没有一个人同意离开，您认为警察局会动用武力强迫搬迁么？我看未必。”

不服从警察局？真是愚蠢可笑的念头！不过，假如人们真能坚持到底，到头来能留在多年居住的原地，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瓦瓦没有再回答什么，反而问了一句：

“请告诉我：你认为警察会去砸塔维阿娜的馆子吗？”

“不知道。”

“我也拿不准。我一怀一疑！他们会强迁所有的人，可是塔维阿娜绝对碰不到边儿。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参与此事，你又不是在巴罗金涅或是我这里搞营生？这是为什么？”

“这没什么不好懂的。我眼下是在塔维阿娜的馆子里，可我过去也曾在一般的馆子呆过，今后也会重新再到那里去的。”她说着，突然闭上了嘴，瓦瓦惊异地看到她那两只乌黑的眸子里闪耀着光芒。“我是身陷逆境的人，我清楚地知道：如

果不进行战斗，在生活中就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反抗警察？真是愚蠢！可是，有谁能出主意，告诉你怎样行动方为上策呢？艾舒？神甫？赞助人？

“容我想一想，明天午间答复你。”

“明天中午我一定来。”

“你就走了么？不想喝点儿什么？”

“我还有事。”

“明天来跟我一起吃早饭罢。”

“十分感谢。”

她站起身子。瓦瓦两眼不住地在她的躯体上溜来溜去：哎呀，我的上帝呀！特雷莎微微一笑，跟他告别了。

19

曾风流一时的雍容华贵的混血儿，绰号泼辣女帕乌丽娜，在狂欢节被拥戴为皇后，目前巴伊亚市民称其为帕乌丽娜·捷·绍乌扎，或简称帕乌丽娜夫人，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身体发胖了，性情也温顺了，当上了彼洛乌利奥和塔包安两处四家寄宿公寓的老板。帕乌丽娜夫人是本埠仅次于瓦瓦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她对这个地区的众多居民具有很大影响。妇女们对她更是钦佩：帕乌丽娜虽嗜财惜金，但对有难的女人从不拒绝资助，不象其他那类人，只知道吮血榨髓。

帕乌丽娜夫人亲自订立各种规章制度并督促人们遵照执行。她不允许寄宿公寓中出现一点点混乱现象。她所管养的女人都必须会自己管理自己，时刻不忘她们在干着一种赢利的工作。吵架，饮卡沙萨酒，服马可尼亚麻醉剂———一概不准！若是有谁受不了——请到别处去好了。

帕乌丽娜与市政局的一名财政官员一直交往甚密，该人名为阿里欧斯托·阿尔沃·利里欧，是一个混血儿，身材瘦削，举止文雅，颇有教养。因此，她不想再操持这个行当了。依据法律的规定，她用阿里欧斯托的名义在她的出生地圣广萨洛·托斯·卡姆包斯弄到了一座楼舍和一处田产，以备晚年之需。再过五年，当阿里欧斯托作为市政局的官员开始退休、靠养老金生活时，她将把这几家生意兴隆的寄宿公寓拍卖出去——这种行当可是热手货——然后跟自己的情夫（到那时他会成为她的合法丈夫的）隐居田园、安度余生了。

帕乌丽娜是通过阿娜利娅跟特雷莎·巴蒂斯塔相识的。阿娜利亚这个姑娘总是面带微笑，文静温柔，整天价象只小鸟似地哼唱着塞尔希培小曲。

阿娜利娅栖身于这位前狂欢节皇后的寄宿公寓。她有一次请特雷莎到自己这里吃过早饭。从那时以后，特雷莎便常来做客。帕乌丽娜夫人惯于跟这些姑娘交谈，自己讲也听她们讲，逐渐对特雷莎这个举止文雅、谈吐带有知识分子腔的姑娘产生了好感。特雷莎讲述了塞尔坦地区，巴西北方的一些城市的生活，有趣的见闻，还讲述了人、兽和鬼魂。她对待士绅显贵和平民穷汉一视同仁。每逢她来做客——有时只

是来吃白饭，——帕乌丽娜夫人总是很高兴，一玩就是一个夜晚。阿娜利娅私下里偷偷告诉帕乌丽娜夫人说，特雷莎过去曾是塞尔斯培一个富豪的姘妇，有过豪华的生活。又说，特雷莎现在若是向那老头子求援，她也会把身子赎出去的，因为那老头子对她言听计从，要星星不给月亮。

这天，特雷莎在规定外时间来到了帕乌丽娜夫人这里。夫人虽然很忙，但还是破例接待了她。

“来吧，坐到我身边来。告诉我，来干什么？钱不够花了吧？”

“不，谢谢。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限定巴罗金涅的女人们明天都得搬走。”

“这也太无理、太不要脸了！今天警察局的密探雷包格罗特来过这里，打算挤些油。”

“不过，巴罗金涅的女人们并不打算搬。”

帕乌丽娜夫人睁大了眼睛：

“抗拒命令？谁能保险不出乱子？”

“所有的人都决定不搬。我已经跟瓦瓦谈过了，我想他也会这么干的。”

“姑娘，来，你讲清楚点儿，详细点儿。”

特雷莎又讲了一遍。强制搬走几家寄宿公寓是能办到的，然而，警察当局又有什么能力使整个地区都搬走呢？巴罗金涅的人已经决定了：他们不离开原来的住处。

“不服从命令？可是警察……”

“警察当然会动用武力的，他们是要抓人，恫吓人的，可是那也不会有人往巴卡里亚乌搬的。寄宿公寓的女老板们

是会赔上几个钱的，但是搬迁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

“这话不假。”

以后怎么办？马西埃尔的人也不搬。瓦瓦说明天给答复。特雷莎打赌说，他也会这么干的。彼洛乌利奥的寄宿公寓也不会搬。如果帕乌丽娜夫人言语一声，塔包安的寄宿公寓也不会搬的。这全凭帕丽娜夫人一句话了。

“真是横行霸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填满侦探们的腰包了。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雷包格罗特，这个坏蛋，已经开始受贿了。”

“若是这一招不灵呐？密拉别尔已经花了钱，可是无济于事。”

恰在这当儿，阿里欧斯托·阿尔沃·利里欧来了。他年轻时参加过职业工会的演讲比赛，在市政局工作还参加过罢工，反对过采纳有损于一般官员利益的法律方案。他口齿伶俐，在市政大厅门前发表演说时，博得过热烈掌声。时至今日，他仍常常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基本上赞成反抗的计划，认为那样做会取得肯定的效果。他的兴致很高。

不过，帕乌丽娜夫人，这个聪明的女人，还是反对匆忙行事。建议未被立即采纳。特雷莎还得等待。

“这将是世界的末日。”寄宿公寓的女老板咕哝道。

帕乌丽娜夫人年轻时（当她还是泼辣女和狂欢节皇后时）常到安哥拉神庙去，那里供奉着欧古恩·彼依瑟·马林诺。现在她还是在做什么大事之前先听听神的意见，听听自己的保护者的心音。

“你明天再来一趟，”她对特雷莎说。“至于你，阿里欧斯托先生，还是靠边为好，不要往这儿伸鼻子，否则会不利于你在市政当局官运亨通的。”

20

坎多姆布莱的祭司，也就是那个主管天、地、水的安哥拉女王，玛丽阿基尼娅“妈妈”，热情地迎接了帕乌丽娜·捷·绍乌扎。这个信女朝神像虔诚下拜，按宗教仪式吻土地，接受祝福，吐露自己的真情：

“事情严重啊，妈妈。搬迁会使我们破产。若是贿赂警察，得花掉多年的积蓄。”

玛丽阿基尼娅“妈妈”慈爱地搂抱着“女儿”帕乌丽娜——她心灵高尚，乐善好施，支持神庙，使它光芒永照；积极参加纪念欧吉恩·彼依瑟·马林诺的活动。祭司用手从上至下从头到足抚摸着她，祝愿她逢凶化吉。海水隆隆轰鸣，表述着海神的见解。“妈妈”激动地说，虽然事情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但是欧古恩·彼依瑟·马林诺说过：只要行为好，利益定来到；要想大发财，就得豁出来！……

对特雷莎姑娘是否可以信任？回答是肯定的：要绝对相信！她是一位刚毅正直的姑娘，女神央裳的女儿；在欧吉恩·彼依瑟·马林诺身后站着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头子。随着一阵狂风吹过，这一切幻觉全都消失了。玛丽阿基尼娅“妈妈”浑身颤抖，慢慢睁开了眼睛。帕乌丽娜吻她的手。远处，从港口堤岸那里，传来咚咚的鼓声。

21

翌日傍晚，在“荷花居”，当阿尔梅里奥跟特雷莎跳舞时，他发现她好象心事重重。他因患了重感冒，卧床在家，四天没有跟她会面了，今天病刚见好，立刻来到了这家酒吧。特雷莎见他到来，亲切地问候道：

“你怎么这几天连影子也看不到……”

口上说着亲近的话，内心却充满着忧虑。在舞池里，他一边跟她跳着伦巴，一边问她是否得到让努的什么消息。没有，叫人不安的是什么新消息也没有。她找到了为远洋轮船船长招募水手的那个商行办公处。那里答应她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她。“请留下电话号码，那样更方便些。”电话她是没有的，不过她会三天两日来打听是否有什么新的消息的。她已经到那里去过两次，但至今杳无音信。“巴里包阿”可能改变了航线——“巴拿马轮船不死守一条航线，什么地方有货，他们就到什么地方去，都管这种船叫茨冈轮。”商行的发货主任西班牙人罔沙洛解释道，两眼欲火熠熠地盯着她。特雷莎现在只能耐心地等待，至于生活，能糊口度日就行了。

阿尔梅里奥对她这几天所做的事很感兴趣。哎呀，竟有这么些新闻，而他却一无所知。她讲了又讲，讲个没完。她心情异常激动，跳舞、谈话都没能使她安静下来。

“你知道我今天跟谁在一起吃的早饭？十分可口的炸鸡肉。我想你是猜不到的。”

“跟谁？”

“瓦瓦。”

“瓦瓦？马西埃尔的那个瓦瓦？这是个危险的人物。你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

“刚认识……我现在就跟你解释……”

她刚想往下说，只见有人从楼下跑上来，刚迈门槛便气喘吁吁地喊了起来：

“巴罗金涅的人挨揍了！”

特雷莎从阿尔梅里奥的怀里一下子挣脱出身子，立即朝楼下跑去，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大门。小业主紧跟着她也跑了出去，茫茫然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

22

一辆装满被捕者的汽车从特雷莎身旁驶过，随后又驶过一辆，还有两辆正在巴罗金涅装人。

反抗已经被镇压下去，冲突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汽车运来了很多侦探和警察，他们封锁了街道，闯进住房，逢人便打。戴着铁指手套的拳头无情地落在暴动者的脊背上。居然敢不听警察局的命令——什么地方看到过？"给我用棍子揍这群母驴!"警察总监艾里欧·柯基阿斯命令道。他是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者，不负众望的英雄。呆在妓院里的男人，有几个打算帮助暴动者，也未能幸免——一起被捕了。

许多女人进行了反抗。玛丽娅·彼基斯蔻用手抓搔侦探达尔莫·考卡，并咬了他一口；多敏卡丝，这个象牛一样的黑姑娘，跟警察展开了一场拳击战，直到被打倒。侦探们把

一个个女人拖进警车。已经很长时间没能一次逮捕如此之多的人了，真是一次大丰收。今天晚上监狱里瞧着有热闹吧。

特雷莎刚跑到街头，便看见两个侦探拖着阿卡西娅。这老太婆一边高声咒骂着，一边挣扎着。特雷莎很快便跑到这些女人中间去了。这次袭击行动的领导人之一是雷包格罗特，他手里挥舞着手枪，一眼便看见了这个从“荷花居”来的舞女。哈哈，复仇的时机来到了，这个女恶棍这回得偿还奚落我的旧帐了！

一个警察紧挨着特雷莎，正在驱赶着人群。雷包格罗特指着特雷莎：

“她在这儿！抓住她！别让她跑了！就是这个女人！”

特雷莎挥动着两只鞋，用鞋跟击中了那个警察的太阳穴，随后赶忙朝阿卡西尼娅那面冲去，打算将她抢回来。这时，雷包格罗特奔了过来，特雷莎被夹在他和那个脸被砸伤的警察中间，那警察不住口地怒吼着：“你甭想溜掉，你个狗娘养的！”正在这当儿，一辆载着被捕的女人的警车开了过来。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个老人，挡住了雷包格罗特的视线。这个碍事的老人身穿白色亚麻布上衣，头戴智利礼帽，手里拄着一根嵌着金色镶头的手杖。

“滚一边儿去，老该死的！”雷包格罗特吼着，用枪逼着老人。

那老人并不介意，仍然挡着路。侦探推了他一把，可是那老人还是站在那里不动。就在这时，只见阿尔梅里奥乘一辆出租汽车赶来，一下子便把特雷莎拽进了汽车。她不满地说：

“他们在抓阿卡西娅。”

“已经抓走啦。你也想到那儿去吗？你疯啦？”

出租汽车司机插口道：

"从来没见到过这么打人的。殴打女人——真不害臊。"

雷包格罗特和那个警察还在瞪着眼睛寻找着这个狡猾的女人。那个老人已经不知去向了。

23

侦探和警察把家俱、褥垫、睡衣、服装、圣像、电唱收音机等全部搬出屋外，堆在地上，只见房屋门外这里那里全是成堆成垛的东西。时过不久，开来了警用载重汽车，装上这些凌乱的物什，径直开向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卸到那里的房前门外。象征性的搬迁就这么结束了。一等寄宿公寓的女老板放出来，她们自己便会张罗去搬剩下的那些日用家俱什物了。常胜专员拉班在这次密谋活动结束时，就是这样向警察总监艾里欧·柯基阿斯报告的。在宽广的近港地区现在呈现一片安宁的气氛：反抗活动被镇压下去了，暴动的老窝被捣毁了。总监若是愿意的话，他可以安静地去睡觉了，至于被捕的男人和女人们，请把他们留给专员，这对他来说倒是一种乐趣。我的总监，今夜监狱里将是一番欢乐景象。总而言之——现在呈现着一片安宁的气氛。

24

不，并未呈现安宁的气氛，——所谓"安宁"，只不过是

饶勇而自负的专员的一种误解。在近港地区，危机四起，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

正当警察总监放下心来安静地睡觉时，关于强迫搬迁和暴力逮捕的消息已经迅速传开了。帕乌丽娜夫人从一个顾客口中得知了这个戏剧性的搬迁经过。她想起了欧古恩·彼依瑟·马林诺的一句话："要想大发财，就得豁出来。"什么时候该轮到彼洛乌利奥呢？……

瓦瓦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得到了消息。他此时正在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神甫那季维达杰。在吃早饭时他未能给特雷莎肯定的答复：

"还是午夜后再说罢。请原谅，这不取决于我。"

值得庆幸的是，密探还没有带马克尼亚来。但是他随时都可能来。达尔莫·考卡参加了巴罗金涅的逮捕行动——瓦瓦得到了详尽报告。那个漂亮姑娘也去了，不过她未被抓去。

在"圣敏尔盖之花"酒吧，那个埠内外知名的身材修长、性喜欢聚的尼丽娅·卡芭莱（她曾因闹事和反抗当局被捕过几近一千次）当众宣布道：

"诸位都听着：在我的那些姐妹们没回到巴罗金涅以前，我坚持罢工。请跟我这么做罢。关板吧，就象复活节到来那样。"

德国人汉森站起，在尼丽娅·卡芭莱的面颊上吻了一口。坐在餐桌旁等候顾客的六个女人一致同意尼丽娅的倡议。她们走出酒吧，在自己的门旁宣布了这一决定。尼丽娅·卡芭莱从酒吧老板那里弄来一把挂锁，插在自己的裙子上。一些诗人，几个流浪汉，还有画家卡林也跟着这些女人来到了街

上。

日历页倒翻过来了。

25

特雷莎在面包铺对自已的朋友阿尔梅里奥叙述了在这次警察局娱乐处的警察特务袭击巴罗金涅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件。这个小业主在报纸上读到这一些有关的消息。按她的意见，特雷莎不应再返回“荷花居”去。警方已经注意到了她，她须提防雷包格罗特这个小人。她最好搬到这里来，在泽克斯的房间里住——即使在费娜的寓所也难遭厄运，这帮侦探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然而，特雷莎没有听他的劝告。她瞥了一眼睡在新床上的男孩，便告辞了。

“那么，我送你回家。”

不，这也不需要，因为她现在还不打算回去。首先她应得到瓦瓦的回话。

“那么我送你到瓦瓦的楼门前。”

出租汽车停在瓦瓦的楼门旁。当阿尔梅里奥伸出手来扶特雷莎下车时，有一群妇女朝着他们边跑边莫名其妙地呼喊着：

“盖上篮子！盖上篮子！”

特雷莎朝楼上走去：

“非常感谢你，阿尔梅里奥。明天见。”

然而，阿尔梅里奥并没有走，他让出租汽车等在这里。这时，那些女人已经来到了跟前，只见其中一个女人衣服上

挂着一把锁头，象发疯了一般。司机按捺不住好奇心，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本埠的妓女们决定盖篮子了——就是这样。

司机摇了摇脑袋：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什么时候听说过这种事啊——在年终过复活节？可能是一帮女酒鬼胡闹罢。

26

瓦瓦双眼玩味着特雷莎的姿色，爱慕的言词险些从口中脱颖而出。他几乎是立刻就爱上了她，然而，通往缪合之途还相当遥远。在当前的情况下，爱情的因素中还掺有与爱情本身殊异的其它一些成分。瓦瓦甚至不打算按照艾舒神所暗示的那样去表现自己的情感。不过，他的眼睛出卖了他——他竟然对这个姑娘流露出炽烈如火的目光。那季维达杰神甫很快就会来到，瑞盖乘出租汽车接他去了。

“请你再耐心地等一会儿，恕我怠慢。我知道，巴罗金涅那里出乱子时你去了。你到那里做什么来着？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去得太迟了，本该一开始就在那儿。让她们不搬迁的不就是我么？”

“你太轻率了。不过，坦白地说，我倒喜欢这种火爆脾气。”

“有二十多个女人、寄宿公寓的女老板和姑娘们被抓走了。”

“现在她们在挨揍受打，你也想尝尝这个滋味么？”

“若照您的意思，就得低下头来搬迁，甘愿住到垃圾窝里去不成？是这样么？警察局不会把她们关押一辈子的！”

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格里塔·加尔芭神色慌张地出现在门口：

“瓦瓦，女人们都到街上去了，把顾客扔下不理，说是为了抗议在巴罗金涅的暴行，决定盖篮子啦，一个个都象遭了疯邪一样……”她两只手神经质地比划着，声音都变调了。

瓦瓦的眼中现出凝重的怀疑神色，目光从格里塔·加尔芭身上转移到特雷莎身上，他到处见到的都是欺骗和背叛。

“你留在这儿，我去去就来。”

说罢，他摇动着轮椅向客厅奔去，格里塔·加尔芭跟在他的身边。

“这是怎么一码子事？你们上哪儿去？”

有几个女人正往外走，她们站下来对他解释：她们现在盖篮子，只有巴罗金涅的女人们返回原处，她们才能开篮子。

“你们发昏了是怎么着？都给我回来！顾客在等着哪。”

然而，她们就象没有听见瓦瓦的话，仍旧继续往楼下奔去。眼下这种情景倒象是学生们在闹学潮一般。瓦瓦无奈又摇着轮椅退回房间，格里塔·加尔芭叉着腰问道：

“瓦瓦，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跟她们在一起呢，还是袖手旁观？”

“滚你的蛋！”

回到房间里，他用狡黠的目光望着特雷莎，突然怒吼了起来：

“好哇，亏你想得出这些花招儿！狂欢节到了！”他伸出自己那变形的手指朝她戳着。

“花招儿？什么花招儿？你说什么狂欢节？”

见到特雷莎现出惊讶的表情、纯真的目光和慌张的面容，瓦瓦镇静了下来。他激动地对她讲述了方才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和女人们的决定。他越说，她的疑惑神情也就越少了。未等他说完，她便从坐位上站起身子：

“我以后再来听您的答复吧。”

27

在瓦瓦的妓院里，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在这个时间听不到人声和乐响。在这不寻常的寂静里，只听见格里塔·加尔芭若有所思地咬指甲发出的咯咯声：她应不应该跟那些女人一道去呢？

在瓦瓦的房间里，那季维达杰神甫在听残疾人跟他解释事情的严重性：

“我的父亲，我派人请你来，是因为我的事情棘手，想同你商量。”

瓦瓦的颈上挂着一串黑红相间的念珠，这是艾舒的念珠。他有许许多多疑团要解开，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帮助。如果警方非要把所有消遣娱乐企业从马西埃尔搬到彼拉尔去，从而使他破产的话，那他是一如既往那样服从呢，还是听信这个姑娘的劝告？他是否应该把巴罗金涅那边的姑娘收容过来？还有，对侦探打算送到他这里贮藏的马可尼亚麻醉品又该采取什么办法？值得大包大揽吗？他这可是太担风险了啊！最迫在眉睫的是我的这群女人现在所采取的这种疯狂行

动，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艾舒？我应该怎么办才对呀？我拿不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请回答我：这个姑娘行为端正还是表里不一？我是否可以信任她？也许她压根儿就善玩欺骗和背叛的手腕吧？我已经在我这无辜的胸脯上饲养够多的蛇蝎了；如果这个姑娘居心狠毒，那就让我将她摆脱掉，使我得到挽救罢。如果其人真如其面那般美丽忠贞，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季维达杰神甫旋转双手，轻声唱着祷词，然后回答道：

"艾舒希望首先看到篮子都盖上。如果发生骚乱和流血，那无所谓，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而且没有一个人会从马西埃尔搬走——艾舒不允许这么做。只要警方仍在抓人，无论是这里，还是别的地方，篮子就不能开盖。下命令盖篮子的是我，艾舒，不是其他什么人。"

那季维达杰神甫咒咀道：让大灾大难降临到那些在巴罗金涅未向上帝道出"哈利路亚"①之前就接待男人的姑娘头上吧！让大灾大难降临到那些仍然开业的寄宿公寓的女老板、家俱齐备的公寓楼主的头上吧！

"可是那个姑娘你又怎么看她呢？她叫特雷莎·巴蒂斯塔。她行为端正吗？还是徒有美丽的躯壳而胸内藏着卑鄙狡诈的黑心？"

艾舒叫他不要再讲下去："若是想称呼特雷莎这个名字，得先把嘴洗干净。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都没有比她更完美更合适的女人了。但是你不能缠着她。现在还为时不晚。她不是为你而存在的。她的胸中刺有一把匕首，特雷莎已经把自己抛到大海里去了。"

"是疾病，还是爱情上的不幸？"

①哈利路亚—对上帝的赞美用语，常用于祷告中。

“爱情上的不幸——不治之症啊！”

“爱情上的不幸是可以治好的……”谁也不如瓦瓦的见识广。

“带好那个姑娘，我会跟着她的。让大灾大难降临到不盖篮子的女人头上吧！大灾大难降临了！”

28

“大灾大难降临了！”女人们不住地重复着这个咒语，从巴罗金涅到卡尔莫，从马西埃尔到塔包安，从彼洛乌利奥到拉代拉·杰·曼塔尼亚。从一栋房子传到另一栋房子，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人的口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口中。

“大灾大难降临了！”——从瓦瓦和帕乌丽娜那里传出，带着一种威胁力量向四外扩散着；这个咒语也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老阿卡西娅那里传了出来。

“大灾大难降临了！”——艾舒的声音在向四面八方传布，这是所有道路的主宰者的声音，是所有篮子的主宰者的声音，是开锁的钥匙的主宰者的声音。

29

警察总监艾里欧·柯基阿斯很早便起床了。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亲戚，谈了好长时间。他情绪高昂、自我吹嘘地告诉

对方："搬迁事实上已经完成，家俱已运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巴罗金涅的房屋已经封闭；逮捕了一些人，不得不采取了铁的手腕。"他的亲戚对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不值得夸耀。如果女人们的搬迁是平安无事进行的，没曾议论纷纷，报纸没有作出强烈反响，没有那些愚蠢的访问记，岂不更好。如今报上居然发表了装着家俱的警车的照片和一篇署名为约瓦的评论，此事尤为令人不安。"这个老不死的，没有他满足的时候。"

报纸披露了警察在巴罗金涅的行径，套色的标题十分醒目：近港地区冲突；搬迁始于殴打；警方强载女人们移往巴卡里亚乌。有一则评论还配有一幅现场拍摄的照片——装载着强虏的物品的卡车。

当侦探们用戴着铁指手套的拳头和手枪柄袭击女人们时，摄影师大胡子里诺及时赶到并摄下了警察们的这些"英勇"行为。摄影师的照相机被夺去了，胶片被毁掉了，他本人也险些被抓走。这些名符其实的道德的卫士们具有谦虚的美德，他们不愿将自己的英雄形象和对社会事业的忠诚表现公诸于世，他们倒希望能登载一些可显示他们忠于职守的照片。

比方说，应邀参加特别视察活动的杂志记者在短促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摄的满面笑容的警察总监的照片。"我们采取了一次爱国行动，清除了市中心的祸源地。我们现在是从巴罗金涅开始，还将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直到近港地区不存在任何一个消遣娱乐行业为止。"

总监的妻子卡尔敏（娘家姓萨尔基尼亚·埃·萨尔基尼亚），性情乖戾，当她在晨报上看到总监挺胸昂首的这幅照片时，漫不经心地评论道：

“啧啧，这算什么英雄？镇压自己的臣民——妓女的凶神！小亲亲，你在警察局官运亨通了，你会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

尽管某些细节并不令人满意，但无论怎么说，总监昨日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受到了嘉奖。

30

上午十一点左右，艾里欧·柯基阿斯总监乘小轿车来到了娱乐监管处。他命令将逮捕的人从牢房里带出来。

天刚发亮，那些男人被连推带搡地拉出来释放了；他们刚一表示不满，立即挨了一顿拳头，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干予警察的行动。“叭叭”几个嘴巴子——再敢胡说八道！

黑姑娘多敏卡丝在被捕时表现得十分英勇，警察好不容易才将她逮住。她鼻青脸肿，显然遭到了毒打，原来光滑媚人的脸蛋儿现在涂满了血污。

总监为了提高个人的威望，站在较高的一处地方。不过，被打伤的多敏卡丝的外观还是使他吃惊不小。这个黑姑娘的黑皮肤的青紫伤痕历历在目。拉班专员鄙夷地望着总监那不住闪动的目光。警察这个行当是给男人们干的；象娘们儿一样柔弱的人哪配当什么警察！

“女无赖，是个捣蛋鬼。在牢里碰见谁打谁，只好教训她一顿，若不然谁也甭想睡觉。这号人只认识棍子。对这帮臭婊子就是不能手软。”专员解释道。

总监却认为，用这帮臭婊子来培养自己的冷酷性格，颇

不值得。他下令把妓女释放，只留下那几个寄宿公寓的女老板。这位学士在排成一行的六个不幸的女人面前踱来踱去，用一种严厉但又含有某种父兄的感情的口吻说道：

“你们不吃软的，只好给你们来硬的。反抗有什么好下场啊？谁答应出去后立刻搬迁，向前迈一步，我立即命令把她释放出去。”

他本来期望得到的是一致同意和感谢。然而，只有密拉别尔稍微动了一下，但老阿卡西娅的声音却把她镇住了：

“我们不搬，哪怕蹲死在牢里，我们也不搬。”

总监发火了，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拍：

“那好，你们就烂死在这里好了。专员，叫人把她们再关回牢房里去。”

专员今天情绪很好，他建议道：

“每天早饭和午饭时每人用格尺打十二下手板作为加菜。这法子再好不过，她们很快就愿意搬了，不信您就瞧好了。”

就在这时，雷包格罗特连门都未敲，忙不可迭地跑了进来，搓着两手乐呵呵地说：

“美军舰队已经出现在依达堡。等着瞧吧，美元就要象雨点儿似地从天上往下掉了！”

31

专员听到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欣喜若狂，急忙向外走去，以致把每天在送稀菜汤和硬面包前要用格尺打寄宿公寓女老板十二下手板这件事都忘记交待给监狱长了。若不是那

个忠于职守的雷包格罗特突然跑了进来，这群肇事分子是不会被剥夺享用这种免费的有效治疗方法的权利的——这种疗法既能增加她们的营养，又能增加她们的体重。

在出门前，他唤醒了密探达尔莫·考卡。

关于马可尼亚麻醉品的密谋一事怎么样了啊，达尔莫密探，我的朋友考卡？昨天卡莫安斯推脱说该品突然供应紧张，撕毁了协议。约他今天（具体时间是下午）会见。这次可不能再上当了！如果他再支吾搪塞，进行欺骗，那就以贩卖麻醉品的罪名把他押进监狱，从档案柜里找出老案算一总帐，一切按法律办事，决不含糊。

赶快去找到这个人，我的同行、伙伴，我的老友，把他连同那些圣品都掘出来。要知道，象现在这么容易把钱弄到手的事可是十年九不遇的呀。

32

这三个伙伴按照现代企业行之有效的原则进行了业务分工。拉班专员，这个冷酷的长官，是主要负责人，掌管全局和必需的原料供应事宜。

他跟一些小贩和流浪儿进行了接触，讲好了出售这种性欲兴奋剂的办法和分配方案。他在圣茹阿基姆集市上没出多少钱弄到一些草织篮子，交给每一个小贩和男孩用来盛货。有多少人售货？这可没人说得准。他们人很多，分布在整个港区，用装有麻醉品的小瓶暗中进行交易，换取美元。对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甚至要求每个售货的角色都得背会几

句英语。自然还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以杜绝货款被吞蚀。可话又说回来啦，其实最能使这些售货者不弄虚作假的还是专员对他们的威慑力，只要一提拉班的名字，任何一个好汉都会双腿发软的。专员这个人可惹不起。

专员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天才的财政专家。他对他的两个伙伴说，他是从几个熟悉的高利贷者那里借到一笔必要的活动经费，数目相当大，得按一定利率偿还。实际上，这笔钱他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如此这般，他又从自己的两个胡涂伙伴身上刮下一层油。

在动荡不安的那天上午，他并没有跨出办公室门槛。他派出几个心腹出去跟一些小贩和流浪儿取得了联系。现在，伟大的一天终于来临了！

33

在塔包安的一座被遗弃的肮脏房子里，秘密警察雷包格罗特正在同伯尔南布科州著名的化学家艾伦·马得鲁戈进行业务谈判。他刚刚付给这个化学家应支付的五百只“阿芙洛蒂希阿克”① 药款的一半。

尊敬的艾伦·马得鲁戈闻名于塞尔坦地区和几个州的首府。他早在里西菲州的著名化学家多里斯和帕乌洛·拉乌列依罗博士夫妇的实验室工作时，便对化学及制剂学发生了兴趣。当时每天早晨他到患者那里去采样，晚上送化验结果并收费，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用器皿和玻璃圆球体混合

① Aphrodisiac（英语）——一种可使性欲高度兴奋的麻醉剂。

各种盐和酸这种工作上面。奇异的颜色，蔚兰色的火苗——多么美丽啊！他还钻研了化学术语和公式。

他经常把化验费据为己有，还常偷些小物件。一次，事情败露，他被解雇了。这使他很难过了一阵子——他对化学家夫妇俩是尊敬的，他们两位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不过，他心里并不感到空虚，他知道自己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可以去给人（更确切地说，是给生物）解除痛苦了，因为他有时还搞搞兽医，而且疗效还相当不坏。他被狗咬过，被马踢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干科学就得豁出来。

他所制造的药品，在东北地区的农民中间和小城镇的居民中间颇受欢迎，在集市上和市场上常有出售。

至于"阿芙洛蒂希阿克"麻醉剂，其作用之神效，为人所共知。以黑色作衬底，配以红色字母制作的英文商标出自马得鲁戈的心裁，文字翻译由密探考卡担任，他通晓几国文字，这次售药者要掌握的几句英语会话也由他包教。对那些流浪儿——他们自称是沙漠之舟的船长——其实不必教什么外语，他们会说各种语言，呲牙一笑，面部表情极为生动，干什么事都不会落空，虽然这都是些瘦骨嶙峋的黑皮肤的小孩子，可是他们却是巴伊亚的老主人哩。"过一会儿专员就会派人来取货的，因为美军舰队已经到达了依达堡灯塔附近海面。"雷包格罗特说。

"已经朝这儿驶过来了。"

"眼看就要到这儿了吗？"

"妓女们哪？她们不再罢工了吧？"

"什么罢工？"

马得鲁戈说，昨夜他到埠上，打算逛几家馆子，可是他

却扑了一个空。所有妓院的门都关闭着。他想，也许是时间过于晚了的缘故，因为当时已是后半夜三点来钟了。他随即在街上踱着步——或许会碰见一个酒吧女郎。后来他来到"圣敏盖尔之花"酒吧，隔窗望去，只见里面人影晃动，话语喧腾，桌旁坐着许多女人。然而，哪个女人也不理他。

雷包格罗特听罢并不以为然：只要警察把这些女流氓和惹事生非的家伙逮捕几个，给她们点厉害瞧瞧（就象他昨天在巴罗金涅所做的那样），其余的女人就会重新回到酒吧去交杯痛饮、打情骂俏的。不过，有一个女人倒引起了他的注意：她模样儿出众，态度也比谁都过激。马得鲁戈几年前在里西菲就认识这人，他说：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不同，她打过男人，更确切地说，她打过不止一个男人。马得鲁戈亲眼目睹过她的勇敢行为，而不是道听途说，因此他谈得有根有据。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特雷莎·巴蒂斯塔。

雷包格罗特听到这个可恨的名字，气得满嘴唾沫星直飞地吼道：

"昨天这个妖精竟然从我的手指缝里溜掉了，我到现在还纳闷儿她是怎么搞的，好象施了什么妖法。不过，这没什么了不起，她迟早得还这笔债的。我现在明白了：是她在唆使这帮小娘们儿跟我们做对，好哇，这个骚货！"

34

九月二十一日这天，晚报上用通栏标题印着如下几个大字：**节日的气氛笼罩着全市——春天和水兵**。

头一天晚上，在“圣敏盖尔之花”酒吧，当得知娱乐监管处的警察袭击巴罗金涅和听到尼丽娅·卡芭莱的战斗性的号召时，大学生卡里尔·萨马斯激烈地批评了那些奴颜卑膝效法欧洲风习的人——比方说，在九月的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庆祝春天的到来，这帮白痴们在复活节把孩子们打扮成兔子的模样，在天气炎热的十二月用棉花装点着圣诞树，当作冬日的雪花——“只差没穿上棉皮大衣，迎着寒风颤栗了……庆贺春天的到来！纯粹的殖民主义。最好来一场飘泼大雨浇一浇这恼人的热带暑气。”

晚报上这个大字标题足足占去了第一版的上半部分。为了把真话说到底，编辑先生把它作如下的润色岂不更妙：“**节日的气氛笼罩着全市——春天，水兵和欢乐的姑娘们**”。

35

密探达尔莫·考卡让自己的同路人等在汽车里，独自一人登上通往妓院老板住室的楼梯。虽然已是黄昏时分，天气仍然十分燥热。门，那扇通常于下午一点开始便对无数的顾客敞开着的门，现在却上着锁。

密探又敲又喊，没有一个人答应。考卡站在管理处的门前，最后才弄明白：房间里的确是空无一人。从各方面来看，时间略嫌早些，然而在平日此时此地却总是热闹非常的。在人行道上也早就应该有手里拎着传统的小皮兜儿的“夜蝴蝶”走来走去了。可是现在只是偶尔有几个过路人，居然没有一个干这种营生的女人出现。考卡如坠入五里雾中。他又用拳

头敲了一次门，口里招唤着瓦瓦的名字。毫无反响。

他只好奔下楼梯，钻进汽车里。他的同路人之一，卡莫安斯·福马萨问道：

“怎么回事儿?”

卡莫安斯即使跟特别监管处的警察在一起，身边有社会秩序的维持者，也总觉得不安全。首先，他认为这个秘密警察不懂得道德的概念，其次，他又是个嗜毒者。这个密探约他今晚见面并带来那笔谈妥的巨款。可是答应的款子哪儿去了？今天午饭后，密探来过，什么也没带来，装出一副十分焦急的样子。军舰就要到港了，可是马可尼亚在何处？他极其着慌，甚至恫吓说：若是不赶快成交，就得加倍付款！卡莫安斯心绪极其不佳。

“怎么回事儿?”他又重复问了一句，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不知道……一个人也没有，娘们儿好象都死光了。她们能到哪儿去呢?”

卡莫安斯对坐在这辆笨重的汽车方向盘旁的那个沉默不语的小伙子命令道：

“走!”

密特考卡坐在汽车里，脸上布满疑云，嘴里仍在不住地说着：

“他妈的，这帮娘们到哪儿去了呢?”

36

她们有些人留在寄宿公寓里，利用这段时间修补衣服，

编造些无中生有的谎言写信给家里人，也利用这段时间歇歇身子。昨天保持的缄默又有谁肯打破？艾舒神早就预言过，要用疾病和死亡，失明，麻疯，坟墓来惩罚。

今天早晨被释放出来的女人们本想返回现在被侵占的房屋，以便重新在那里立足，或者打算去取些衣服杂物，然而，布置在巴罗金涅的警察岗哨根本不放任何人进去。他们只好到邻近的寄宿公寓去藏身。只有帕乌丽娜·捷·绍乌扎夫人收容了十二名，空出了自己的三个房间，每屋住四名。帕乌丽娜夫人决定给黑姑娘多敏卡丝一些钱，让她到圣广萨洛·托斯·卡木包斯去。

“她需要调养。她被打得很厉害。”

然而，黑姑娘不同意这个时候离开巴伊亚。她和玛丽娅·彼基斯蔻最为担心的是：主宰着巴罗金涅的阿绍西和欧古恩神会找到她们么？

“明天就是他们的圣诞日。”

“你们以为他们不知道你们的去向吗？在巴罗金涅，在圣广萨洛或者在这里——无论在何处，欧古恩都会找到你们的。”

大多数女人决定在街上闲逛，于是整个城市回荡起欢声笑语。这群姑娘穿戴的样子有的象工人、店员、大学生，有的象家庭主妇、多子女的母亲，她们熙熙攘攘如同过节一般，买东西，看电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在幽静的近郊街区里游逛；有的跟自己的恋人挽着胳膊喁喁私语，——姑娘们大都风流艳丽，男伴们则严肃寡言。

另外有些女人去探望自己托付给外人照管的孩子。

在这个前所没有的真正欢乐的春天的日子，大家还看到

了几个老太婆。平日，她们浓妆艳抹以掩盖颜面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不顾羞耻地争拉顾客，今天她们露出了本来面目——她们显得那么衰老，那么疲惫。

姑娘们难得有这么一个清闲日子，她们有些不习惯地在整个城市里跑来奔去——这种节日对她们来说太少见了。她们光着脚在海滩上跑着，在草地上坐着，聚集在动物园的猛兽、猴子和鸟笼前，出入于圣邦菲珥教堂。

那些在山岗上观看高尔夫球的人，大约在十五分钟左右看见有三艘军舰驶进了海湾。

37

接近十六点钟时，州长先生在官厅接见了在本港停泊的美军舰队的总司令。海军上将在随员的伴随下对本州政府首脑所给予的欢迎深表谢意并邀请州长先生翌日登旗舰参观，与军官们共进早餐。

镁光灯不住地闪烁，摄影记者来回奔跑着，抢拍下了一个个微笑和鞠躬的境头。海军上将通知说，官兵将被允许于晚间登岸。

38

“阿巴埃泰电台”——为广大听众所收听的最大的一家广播电台——在十八点钟播送的新闻报导节目中详细地介绍

了停泊在本港的美国军舰的情况。“最新消息——阿巴埃泰电台独家新闻”,“请听详细报导——由阿巴埃泰电台播送”,“历史在倾听阿巴埃泰的麦克风”,——播音员在广播节目进行过程中不断地重复着。“即使没有什么新闻,阿巴埃泰也会编造一些出来的。”竞争者不满地议论道。

这家电台在播出了关于高级军官与州长的会见,关于互相表述的恭维言论,关于决定互相躬访的消息后,又对三艘军舰做了补充介绍:舰名,下水日期,军官和水兵的数目,武器配备,射击力,航速,指挥官们的姓氏和简历等等材料。广播电台的情报研究部又一次显示了自己所具有的优良传统。

报导透露:官兵们傍晚时分将离舰登岸,具体时间未定,大约在八时(即二十点钟)左右。

与军舰官兵的造访方式有密切关系的耸人听闻的最新消息是:为了抗议昨日警局娱乐监管处在巴罗金湟以武力强迫娱乐企业遵令搬迁,妓女们已决定罢工,她们目前不能返回被驱逐的那些居室,因为强迫搬迁的威胁并未解除。

芭塔的寓所在戈珥保阿岗上的一幢楼房里。总监嘴里叼着香烟,耳朵听着意大利民歌的曲调,眼睛望着窗外在港口下锚的三艘美国军舰。

在来见芭塔之前,柯基阿斯学士曾去过特别监管处履行职责。拉班专员向他做了如下汇报: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舰上的官兵将于傍晚登岸,近港地区的警戒已布置停当,另派军事警察加强了民警的实力,以防止骚乱发生。至于消遣企业的女老板们,她们仍然顽固地拒绝执行搬迁的命令。只有对她们动拳头,她们才肯听话。

此时,收音机里轰鸣的音乐声戛然停止,传出了播音员

的声音："听众注意！听众注意！近港地区的局势已引起当局的关注。舰上官兵将于二十点在卡依鲁广场登岸，然而该区的消遣娱乐企业至今仍窗门紧闭。在场的拉班·欧利维依拉专员正为改变现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他向我台保证：在舰上官兵登岸前，该区局势将恢复正常。海军官兵并不只习惯于欣赏自己的舰只。不能无视目前的状况。'我们的文明哪里去了？'拉班·欧利维依拉专员不无感慨地说。已经采取了有力措施，警方正在恢复秩序。请继续收听'巴伊亚社广播电台'的播音！"

柯基阿斯学士不禁瞠目结舌。这算是哪路消息？为什么说近港地区的局势已引起当局的关注？收音机里又传出了音乐声，这是一支那坡利的忧郁的曲子。他拧动机纽，寻找新台。末了，只听有一家电台播送道："……未见有什么骚动，男来宾们莅临在即，警戒力量已得到加强。近港地区的罢工仍在继续。我台记者已到达玛西埃尔。该区的警戒力量正在加强。我们将在该地进行现场播音。请不要关闭收音机，密切注意收听阿巴埃泰电台的播音。"

警察总监惊魂未定，他的职责已不允许他呆在这里。应该到总监办公室去，解释一下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具有什么作用并立即掌握住全局，那样他才不愧为娱乐总监。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刺耳的声音："我们现在从彼洛乌利奥直接播音。警方已决定以武力开启消遣娱乐企业的大门。"

39

在娱乐监管处，拉班专员向警察总监谈了行动计划，特

别做了如下保证：

“请相信我好了。我将不惜一切迫使这帮女人重操旧业。我一定让她们在一个小时后停止罢工游行，否则我就不叫拉班·欧利维依拉。”

一提到拉班这个名字，妓女、拉皮条的、骗子手、违法者或无辜的公民——所有接触这些道德和风尚的卫护者们的人都会听而生畏的。人们私下里常偷偷谈论警察所干的那些残酷的凶杀，谈论被暗中掩埋的尸体，谈论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事例。当某些判决已决定在报上公诸于世，又何处得见那无用的辩护之词呢？

这日傍晚，连那些拳脚从未软过的侦探，那些常常一道做生意的老同行，见到了专员一反常态的外貌，都禁不住大吃一惊。他的两只眼睛射着凶杀。射着凶光——再没有更确切的词句来形容了。柯基阿斯学士是一个习惯于动感情的人，这在警察中被称为无能小辈的表现。这次，他在做出决定时，自我感觉欠佳，但仍不得不做出一副笑脸。当时他觉得胃内一阵阵发紧，有什么东西在往喉咙方向冲来，好不容易才没有呕吐。为了使情况缓和下来，来位警察绅士要求采取一次名为“归来的幸福”的行动。他并不走运，因为前已提及的那位诗人约瓦·捷·卡尔瓦里奥在针对这个事件的随后的一篇评论中，认为这个冠冕堂皇的行动是“骇人听闻的恶毒哄骗，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

40

在上流社会酒吧，或女神酒吧——谁愿意怎么称呼就怎

么称呼，反正老板对此满不在乎——在向敌视习惯风习的势力发起进击前，拉班专员在对自己的属下进行最后一次布署。

"归来的幸福"——多么动听的名称，只有警察的敌人才会批评它。然而，正当专员在为中止罢工，开始这个"归来的幸福"行动制订详细方案时，本地的两家电台所播送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已在整个城市传播开来。

遐迩知名的体育节目评论员聂列乌·维尔聂克在晚间播完关于美军舰队官兵所喜爱的运动的详细的报导后，提请听众注意罢工问题。他质问道：

"当意欲寻欢的舰队官兵登岸后，竟然找不到人，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循规蹈矩返回军舰重温自己那孤独之梦么？不，他们登岸后，将在街上追逐女人，可能还会闯入私人住宅，使诸多家庭蒙受耻辱。类似的事件过去曾发生过，听众想必还记忆犹新。"

令人不安的质问在空中回响，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城，家家户户关门上锁，一片惊慌。

41

市府议员列任那尔多·巴万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表现自己、扬名于众、提高个人威望的机会。他是一个善于辞令、喜放空炮的人，巧嘴俐舌，到处发表演说。无论到哪里，一发现有人聚集，他这个知识贫乏的政治骗子、钻营能手，便立刻趋附上去，高谈阔论起来。这次他当然也不甘落后。

今晚市府召开会议，决定向美舰致函表示欢迎。会后已

是傍晚时分，他来到彼洛乌利奥，象往常那样，朝帕乌丽娜·捷·绍乌扎夫人的妓院走来。他一向认为这个地方的姑娘漂亮，房间干净，环境也幽雅宜人，除此而外，他还是阿里欧斯托·阿尔沃·利里欧的朋友，后者在选举活动中一向支持他。这地方是他寻欢作乐的场所。然而，今天这家妓院却大门紧闭。

后来，有人看见这位议员在彼洛乌利奥、塔包安、马西埃尔几条街踱着步，跟坐在酒吧里的顾客和警察交谈。然后，他来到娱乐监管处，柯基阿斯学士彬彬有礼地倾听了他的议论。总监自然坚持那个将消遣企业从巴罗金涅迁移到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的主张。搬迁一事实际上已于昨日完成，现在要做的是让寄宿公寓的老板服从警察局的命令，须知此项命令有利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别无他法，亲爱的市府议员，这可是上面下来的命令——总监把手大挥了一下，叫人懂得其来头非同小可。

至于善后之事，那已责成拉班专员处理了。他必须使罢工结束。行动要迅速果断，因为在二十点钟美舰官兵即将登岸。

42

傍晚时分，近港地区已经变成了战场。专员派来的增援警察部队纷纷驱车赶到，巡逻车和囚车封锁了大街小巷的入口，武装警察的巡逻马队在彼洛乌利奥和马西埃尔两条街上来回奔驰。许多好奇的市民躲在街心公园里观看。出事地点

周围的几家酒吧里仍有一些不听劝阻的男人在餐桌旁争论着（当然，他们并未忘记一边喝着自己的杯中酒）。只有酒吧开着门，而妓院都是大门紧锁。拉班专员派来的侦察们向这些女造反者们下达了最后通牒：在半个钟头时间内必须开门启户，打扮停当，倚身于门旁、窗侧，坐候于厅内、室中，或者摇摆于屋外的人行道上、街头、巷尾。然而，却无人予以理睬。

在马西埃尔，拉班专员手持短枪向维持善良风习和道德的部队下了进攻令。在彼洛乌利奥，稍晚了一分钟——那里使用的是从走私贩子手里没收的表，——率领着大批军警开始进攻的是雷包格罗特。

“战斗开始了！”阿巴埃泰电台的播音员高声宣布道。“战场在何处？——请继续收听阿巴埃泰！”“近港地区已变成地狱！”与该台竞争的另一家广播电台——“巴伊亚社电台”的音波在空间回荡，这家电台主持播音的是潘托·斯蔻丹小姐，著名的“金嗓子”。

43

寄宿公寓和其它一些娱乐场所的大门破裂了，被用脚踢开了。警察和侦探们闯进室内，见女人就抓，强逼着她们到街上去。他们使用铁指手套、橡皮棍，有些侦探干脆光手挥拳头——东一下西一下，逢人便打。叫声震耳，骂声冲天，女人们纷纷弃屋外逃；遇有不驯者，则施用武力将其拖拽出来。“归来的幸福”行动开始了。对于维护法律的军警来说，这真可

以说是一种——享受。

然而，在某些地方，这种“享受”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不愉快的结果。比方说，在谢列斯·格列洛·格兰杰的妓院里，由于厕所坏了快两天了，人们只好使用夜壶，这些东西排放在屋地中央，此时便成了十分精良的武器。妓女们手执盈满的夜壶猛击入侵者，使后者抱头鼠窜，达尔莫·考卡尤倍尝其味。

拉班挥舞着手枪指挥军警们进袭瓦瓦的妓院。他率领几个亲信跑上台阶，踹开大门。这座两层楼的里面空无一人。蚊帐里空空荡荡，周围一片沉寂。老板何处去了？唉，专员若是能找到他，定会叫他遵照警方的意图起草命令，那样很快就能获得全胜，因为瓦瓦统管全埠，他的话便是法律。他跑到何处去了呢，这头跛腿驴？

拉班一挥手，瓦瓦的住室房门被砸开了，侦探们一窝蜂闯了进去。然而，这里也不见瓦瓦的踪迹。他们怒不可遏，从床上扯下了被褥，翻箱倒柜，将那些敬赠给瓦瓦的礼品什物掼满一地；撬开了写字台的抽屉，把里面的文件掏个稀巴烂；他们还想砸开砌在墙壁里的保险柜，但没有成功。

拉班回忆起从前镇压神庙暴动的那段黄金时代，那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密探，刚开始自己的锦绣官涯，但从那时起他便是一条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此时，只见他径直朝着绘有黑人神像的那面墙走去，打算把它砸掉。没有一个警探敢上前去帮他干这件事。一个名叫阿利里欧的，都管他叫冷血刽子手，突然惊恐地叫道：

“专员，可别干这种蠢事，别去碰艾舒！”

“废物！一群胆小鬼！我呸他这个艾舒！”

警探们一动未动，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专员。专员把那些神像戳了个支离破碎，还恶狠狠地朝上面吐着唾沫。

44

被驱逐出屋的妓女们四处逃走，她们钻进胡同里，一会儿便溜得无影无踪了。骑警们本想把她们都包围起来，但谈何容易。整个近港地区到处都在追踪着女人。

酒吧里的顾客们（其中包括德国人汉森）操起空酒瓶子朝骑警的马腿上掷着，对警方的暴行表示抗议。诗人捷尔莫·谢拉抢在巴伊亚社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于是在太空中便回响起了一个新词语——“野蛮行径”。

“近港地区着火了!”有一个播音员说了这么一句话，为这个城市的混乱起了点火助燃的作用，但很多人是按这句话的本义来理解的，于是便传播出关于该地区发生了火灾的消息。摄影记者们的镁光灯下闪现出一个个女人的姿影，其中一些人惊恐万状，而另一些人在怒骂不停。达尔莫·考卡从头到脚粘渍渍湿漉漉，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不得不提前撤离了战场。

45

设在“战场”上的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麦克风自然不能不被市府议员列任那尔多·巴万所利用。“这位在政界交锋中的著

名人物，为了寻求可使这越来越严峻的现状得以改善的方法，冒着极大的危险到达了此地。”播音员介绍道。

列任那尔多·巴万的嗓音回响在成千上万的寓所里。他在市府议会的讲坛上和竞选台上发表演说时，从来未曾获得过如此广大的听众。全城的收音机无一关闭，居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关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最新消息。

列任那尔多·巴万“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向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听众，向全体巴伊亚的居民”讲述自己那由于激愤而变得混浊了的双眼所看到的“悲惨场面”。他将目前这一事件与“在罗马帝国专制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空中传来颤巍巍的声音：“泪水已令我啜泣难言……”

议员对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听众所说的这番震人心弦的话取得了难以形容的积极效果。遗憾的是，这个激昂的演说并未被当事人听到——那些女人正在被殴打，她们正躲闪着马蹄向四处逃散着。

随后，列任那尔多·巴万向他的最尊敬的州长大人“表达我们通常对决定巴伊亚命运的伟大人物才有的那种崇高的敬意”，恳请他“以耶稣所具有的那种感情，再次表现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不止一次表现出的言出必果的高尚品格”。舰上的官兵已开始登岸，而女人们却无视警方的命令，情况极其微妙，冲突可能愈演愈烈，构成对巴伊亚每个家庭的威胁。高尚的市府议员最后向更高尚的州长恳求道：“请阁下先生下令释放寄宿公寓的女老板，允许她们重新开启昨天警方勒令关闭的企业的大门，不再逼迫她们从巴罗金涅迁往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

混乱的气氛笼罩着全城，居民家家闭门上锁，政府当局

的宫厅内、警察局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接连不断，纷纷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46

在彼洛乌利奥，维持道德和法律的军警在一级密探尼可拉乌·雷包格罗特的指挥下转入进攻，其形势与在马西埃尔所发生的相仿：妓女们被殴打着从屋内拖到广场；四处逃窜的女人被马队追逐着。在这地方，逃跑和藏匿都极不容易：通往切列伊罗·杰·瑞竹斯和巴伊舒·托斯·萨巴切伊罗斯的街口已被警车层层封锁。警察们挥舞棍棒疯狂地殴打着女人们。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只要女人们不改变主意，就不能轻饶。"归来的幸福"行动计划正被完满地执行着。

进攻主要的保垒——帕乌丽娜·捷·绍乌扎夫人的妓院——使警察们费了不少气力。

最后，门被砸开了，攻击战的指挥官雷包格罗特沿着走廊向里面奔去。他看到了谁？是那个鬼女人，爱惹是非的娘们儿，女无赖——是，是特雷莎·巴蒂斯塔！就在这一刹那，他突然被一只方头的摩登女鞋击中了腹部，跌了个仰面朝天。这双鞋还是特雷莎给画家米拉勃·萨木耐依奥绘制"圣母哺婴"做模特时所收的赠品哩。

"哎哟！"

指挥官的痛叫使进攻者们大吃一惊。就在警察们惊呆的这一瞬间，特雷莎穿过人群，跟其余妓女一起逃到了街上。雷巴格罗特蜷缩着身子，两手紧按在被击伤的部位，甚至忘

记了报复——只顾哎哟了。过了几分钟，当他被两个警探搀扶着从地上爬起来后，才一边哼唧着一边破口大骂起来。

狂欢节皇后和娱乐消遣企业的女领袖帕乌丽娜·捷·绍乌扎夫人，在四名警探组成的护卫队伴随下，高昂着头，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一辆囚车走去。警探把她跟刚刚逮捕到的几个妓女关在一起。她不住地安慰着那几个人："不要怕，欧古恩·彼依瑟·马林诺说过，一场都会逢凶化吉的，要想大发财，就得豁出来。"

特雷莎被军事警察追赶着，登上了罗扎里奥·达斯·聂格拉斯教堂的大台阶，上气不接下气地将身子靠在大门上。另外几个妓女紧紧跟随着她。骑警打算从台阶上把她们抓下来，但是马蹄刚一踏上台阶便哧溜溜打起滑来，只听噗登登几声，好几匹马都摔倒了。

从彼洛乌利奥寄宿公寓逃出来的女人们慌慌张张地想溜出警察的魔掌，但是不少人还是被拖回到人行道上去了。一些逃亡者在朝教堂奔来。从马西埃尔和塔包安跑来的女人们也在寻找藏身之所。教堂的长廊逐渐塞满了逃难人，有些女人跪在地上，口里不住地念着"我们的在天之父"。

47

遵照拉班专员和为了接待美舰官兵而建立的旅游组织的总经理的指令，于二十点钟到来时，整个近港地区出现了成帮结伙的游商小贩，他们每人都拎着一个小包或挎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放着装有兴奋剂的小药瓶。

就在警察们在专员的指挥下准备对妓女们采取制服行动时，游商小贩们吵吵嚷嚷地来到了街上。

军事警察部队并不知道这些指令，他们纵马驱赶这些突然出现的胆敢违抗当局命令的小商贩们，使本来就存在的骚乱搞得越发不可收拾。

这些商贩原本想看到兴致勃勃、彬彬有礼的主顾——嚼着口香糖、逢人就递香烟的水兵，他们当着满脸堆笑的警察的面用美元购买兴奋剂。然而，现在他们遇到的不是水兵和姑娘，而是劈头盖脸殴打他们的马队。充当商贩的男孩子们吓得四处乱跑，见屋子就往里钻，不计其数的玻璃安瓶掉落在马路上摔碎了，那具有奇异效力的药剂溅了一地。

妓女们捡起那些装有兴奋剂的瓶子当作武器朝警探们抛掷过去。拉班专员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想挽救那精心谋划的买卖，使它不致于彻底完蛋。

48

州长在得知事态严重的报告后，不得不暂时离开宴会大厅（那里已经端上威士忌酒，即将宴请美舰的海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官员），以便与匆忙赶来的市府议员列任那尔多·巴万商议对策。

列任那尔多·巴万以一种多情的呜咽语调开始讲述古希腊的悲剧。为什么要讲古希腊？市议员是否将亚里斯多德的书读得太多了？……州长先生打算这么提问，但是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不过，州长觉得，在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前，

同他在这里耽搁一些时间，也不无好处：

“请您稍候片刻，亲爱的巴万，您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并将它转达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您是怎么说的来着？您使用的是几个十分华丽的词藻……啊，对！……我们的妓姐妓妹们……”

“是妓姐妓妹，然而她们也是选民，阁下先生。”

州长在办公室同警察局长通了电话：

“强迫搬迁是个什么名堂？窑姐罢工——何时见过？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所管辖的巴伊亚！那些美舰官兵又将如何呢，我亲爱的？”

他听到的是支支吾吾含糊不清的解释——警察局长本来证据充分，但却慌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州长严厉地打断了局长的辨白。当前最要紧的是消除骚乱，恢复近港地区的安宁，不能让美舰官兵感到“兴趣索然”（这是突然变得聪颖起来了的激奋异常的巴万所采用的表达方式）。要下达命令，立即让娱乐消遣行业重新开张。

州长回到了接待室，市府议员立即询问他此次的所为将获得到何等利益。州长嘿嘿一笑，暗自想道：巴万呀巴万，这只下水道里的可怜的大耗子，什么见不得人的念头都会在他那张出卖他本人的嘴脸上反映出来的。向妓女们转达关于和解的命令——荣获这样一个密使的差事，正是这位议员先生梦寐以求之事。

“亲爱的巴万，我已经命令释放昨天逮捕的那些女人并且停止任何形式的搬迁。请您将那些可怜的女人们领回巴罗金涅的居所，将她们的本届选票装到您的背心口袋里吧。这就是对您的赠品，我的朋友。”

"我的选民——也就是阁下先生的选民！毫无疑问！"

49

警察局长不住地品味刚才州长的训斥，感到前景不妙——如果不及时转弯，以后不会有好结果的。想到这里，只好打电话给娱乐监管处下达命令：释放巴罗金涅寄宿公寓的女老板们，允许她们重归原住所，恢复旧业。电话听筒另一方的下属人员还想辩白什么，局长抚摸着下颏，不无同情地说：

"并非任何时候都能为朋友们效劳的呀。不幸的是，咱们的事情没什么结果，更确切地说，结果很不妙。释放那些女人，保证不再逮捕她们；命令我们的人撤离该地区，只留下平时所设的岗哨。"

总监还想诉苦，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是州长的命令，我个人毫无办法。至于说到老头子，由我负责，我亲自跟他谈。不要忘记跟我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近港地区的局势，我有责任保证州长顺利履行其职责。"

柯基阿斯学士放下了听筒。老头子还是由我来对付吧；可是卡尔敏那儿又怎么抵挡呢？妻子和舅舅谁也不会轻饶他的。他真想把一切都抛开不管，让一切都见他妈的鬼去，自己退职回家，整天关门睡大觉，——他已经疲惫不堪了。

职务，家庭，情妇，嫉妒心，外表上——成功，实际上失败。饱受苦难的妓女，被打得颜面变形、口唇破裂、遍体鳞伤的黑姑娘。专员的阴险狡诈的两只眼睛。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到头来还得释放那些老板娘，中止搬迁。

放在桌边上的收音机突然停止播送那愈演愈烈的事件，广播了另一条新消息——在下游区发生了一场大火，火势席卷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一带的建筑物。总监好不容易捂住了嘴，从办公室里飞步朝外跑去，在门旁，跟一个手足无措的警察险些撞到一起，在离厕所只差几步远的地方，只听哇地一声，从他口里喷出一滩绿色的苦胆水。

市府议员列任那尔多·巴万，摆出州长阁下的密使应具有的那种庄重而又和霭的仪容，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娱乐监管处的办公室。

50

“冲天的大火把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一带的建筑化为乌有！”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个消息无疑是给原有的激动不安的情绪之火添加了一盆油。警方为昨天从巴罗金涅迁来的从事特种职业的女人们所指定的这片简陋的住房，正被大火吞噬着。救火车飞速地开往火灾现场；我们电台的麦克风就设置在这些救火车上。火灾的起因尚不清楚，不过，谁都知道，昨天警察的载重汽车运来了不少家俱什物，扔在拉代拉·托·巴卡里亚乌这里的房屋门前，无人照管。港口这边的可怖的大火跟近港地区的紧张局势是否有联系呢？因为今日的社会安全保卫措施实在不堪一击。现在，全市都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乘坐舢板的美国海军官兵正离开舰只朝我们的港口划过来。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是必要的。我们劝每个家庭的成员都不要外出，将门窗牢牢锁上。金银财物最

好存入巴伊亚和塞尔希培州际银行中，然后再安然地睡觉，请注意调准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波段，收听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太太们这个惊厥，那个虚脱；救护车拉走了一个老太婆——据说是心脏破裂。老处女薇拉丽谢一边关着门窗，一边惋惜地叹道：“哟，若是那帮水兵象疯子一样吓人唬狗地闯入民宅倒不错哩！那我就会对黄头发的年青力壮的美国佬说：来呀，让我舒坦舒坦吧！”

51

正当艾利欧·柯基阿斯思前想后心绪沮丧，即将下令释放老阿卡西娅、阿顺塔和其余几个巴罗金涅的寄宿公寓的女老板时，在彼洛乌利奥，罗扎里奥·达斯·聂格拉斯大教堂的大门敞开了，从里面涌出了几百名妇女和姑娘，她们是在这次追捕中逃到这里来的。

新闻记者、摄影记者、配备有最新的播音机的广播电台播音员从各个角落跑了过来，照相机的镁光灯开始闪烁。女人们在台阶上越聚越多，人群的前面是一尊奥诺福来神像。

“罢工的妓女们开始举行示威游行了！盖篮子示威游行！”阿巴埃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广播着。“巴伊亚社金嗓子”潘托·斯蔻丹不甘落后于竞争者，播出的消息更加耸人听闻：“近港地区的居民组织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现在队伍正朝市政官进发！”

四个妓女——其中有身体发肿的黑人多敏卡丝和仍然不

失顽皮气质的玛丽娅·彼基斯蔻——肩上扛着从法衣圣器室找到的担架，上面放着奥诺福来神像。从这个著名的古老广场的四面跑来了警察、密探、军事警察，他们戴着铁指手套，拎着橡皮棍，握着手枪，怒气冲冲，煞是吓人。骑警的马匹跃跃欲试，准备用蹄子来对付这个游行队伍：哼，非把你踏个稀巴烂不可！

以武力恢复秩序和法律的这次行动是由拉班·欧利维依拉来领导的。这帮丫头片子使他梦寐以求的一笔好生意化成了泡影。一级密探雷包格罗特遭到突然袭击，被打倒在地，哼哼唧唧的，已经很难耀武扬威了。密探达尔莫·考卡一身污秽，不知何处去了。专员和雷包格罗特还不晓得“马可尼亚”的命运，这东西不致遭到破产，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他们一直认为：麻醉剂跟美元一样，什么时候也不会贬值的。

女人们在教堂的大台阶的顶端做了个短暂的停留。一个名叫沃沃的女人扯着嘶哑的嗓音唱了起来——如果她不是目前这种身份，她早就在克鲁斯·达斯·阿尔马斯大教堂里当歌手了。祈祷的声音冲出人群，向四处扩散着：

万福，玛丽亚，

万福，玛丽亚……

人们应声合唱，抬着微微晃动的神像，沿着台阶慢慢走了下来。神像后面跟着大队的妓女，走在最前排的是特雷莎·巴蒂斯塔。雷包格罗特一眼望见了她，竟忘了肚子疼，冲开众人朝前挤了过去。恰恰在这当儿，一群酒吧常客，高声激烈地谈论着，从酒吧里涌了出来，其中有前程远大的舞星汤姆·莉维奥，专擅表现近港地区妓女生活的木刻艺术家德国人汉森，诗人捷尔莫·谢拉——终年漂泊的艺术家的代

表们，他们经常彻夜不眠议论世界的命运及拯救全人类于大难与毁灭之中等问题。艺术家的手中擎着一幅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些挣扎在社交场合的衰竭羸弱的妓女，她们半裸着身子，正在摆脱奴役的锁链。

专员向军警高声下达命令：驱散游行队伍，对于那些肇事的头头一律逮捕，殴打，如有必要，可致她们于死地。

骑警发动了进攻，游行队伍被驱散了，警察们挥舞着橡皮棍殴打着女人，用发火器吓唬着她们。奥诺福来神像被放到了地上，沃沃站在像旁继续唱着祈祷诗。从外表上看来，她的年龄似乎已经超出了一百岁，而她所从事的这种最古老的职业似乎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这只要看看她那皱纹密布的干瘪的颜面和因无牙而塌陷的口唇就够了。然而，她并不惧怕同警察对峙，仍在虔诚地赞美着圣母玛丽亚：

万福，玛丽亚……

万福，玛丽亚……

拉班专员挥着手枪吼叫着，不许她再唱下去，然而未料到一脚踏进一个小坑里，身子一歪，跌倒了，不过，他的枪还是射出了子弹——老太婆的祈祷声戛然中止了。广场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沃沃的瘦小躯体靠着神像慢慢地倒了下去。

警探们慌忙地奔向专员，扶他起来。他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好象是双腿骨折了。密探阿利里欧大吃一惊，急忙伏身在地，用头不住地往石板地上碰，因为他在这以前就曾提醒过专员：别干蠢事，别去碰艾舒！

警车朝警察局驶去。一辆辆的警车塞满了被逮捕的妓女和流浪艺人，实际上整个近港地区都被投入了监狱。车队驶到广场上时，雷包格罗特把车截住了。他自有他要忙的事：

在一辆囚车里，在持枪的警探监押下，坐着特雷莎·巴蒂斯塔。

他该多么想好好教训她一顿，让她知道知道他的厉害呀。雷包格罗特不住地搓着双手：在这个倒霉的一夜里这是唯一的一件快事。

52

当美国舰队官兵来到近港地区的中心彼洛乌利奥广场时，在一幢幢楼房的阴影处，他们遇到的不是原来所想象的美貌多情的女人们。他们只找到了一个丑陋的年愈古稀的婆娘，根本不敷使用；她若不是心脏停跳，也不会仰面朝天地躺在妓女的保护神——奥诺福来神像的身边的。

水兵们被这意想不到的场景弄得茫然若失。正当此时，舰上突然传来了命令：立即返回军舰；该市局面混乱，狂欢节改期举行。

53

然而，第二天的确是一个节日。中午十二点，巴罗金涅的妓女们唱起了“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停止了罢工活动。自前一天清晨起便释放了被逮捕的妓女，同时释放了在酒吧和监狱一直跟她们团结一致的那些自由派艺术家们。

几天夜晚搞得杂乱不堪的房舍，到头来被付之一炬了，

不过，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房主和由于当局的无能和过失而蒙受灾难的人们赔偿损失。

因此，可以说火灾并未带来什么损失，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灰堆里找到了一具烧焦了的尸体，是一个出售“马可尼亚”的小贩的，名叫“黑猫辛辛那托”。这样的牺牲品自然无足轻重了。

特雷莎·巴蒂斯塔仍在关押中。即使能决定把她跟大家一起释放，她也很难走出来了。自从雷包格罗特光顾了她一次之后，她已经站不起来了。那密探虽然自己被揍得连走路都有些困难，但他并未让自己又处于指挥动刑的地位。他亲自插手了。

54

阿尔梅里奥·达斯·纳维斯在得知已发生的事件后，十分悲恸，他竭力为特雷莎的获释而奔走：在那夜逮捕事件发生后，他去过所有的诉讼机关。美国军舰在逗留了三个昼夜后，已经驶离了港口。这样一来，老处女薇拉丽谢企望同黄头发的美国佬秘密幽会的念头终于成为泡影；那个敬神的骚乱者、年愈古稀的沃沃也被埋葬到肯达斯的公墓里，为人所遗忘了；报纸上再也看不到引起论战的主题文章；然而，特雷莎仍然被关押在监狱里。

连那个在州政府某些官员中享有不小威信的艺术家任耐鲁·阿乌古斯托也没能把她救出来。特雷莎是一级密探尼可拉乌·雷包格罗特下达命令作为人质而逮捕的，因此，在这

位巴罗金涅战役的英雄未彻底复原之前，她是不会被释放的。

雷包格罗特感到不满足的是，她在那夜抓来后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当时有四个人用棍子收拾了她，打得很厉害，而雷包格罗特却未能尽其所欲地参予这一行动：他受伤的部位疼痛难当。要知道，他不单单希望自己能有力气殴打特雷莎，更重要的是，他还打算尽情地嘲弄她一番，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无力来保护自己了，他想让她也尝尝在“荷花居”他受到侮辱的那种滋味儿。

已对自我欺骗感到厌倦了的艺术家汉森，委托自己的朋友律师安东尼奥·鲁依斯·卡尔曼·捷赛依列插手此事。这个律师在水下狩猎界里以记录创造者塞坎欧而为人知晓。这是个“哈比斯可普斯”① 案——这位学士断言道。他要求公正审判。特雷莎终于被释放了。当局正等待这个姑娘的朋友们为此举鼓掌鸣谢——每一个掌权者都想冒充为那纸释放令的起草人。

事实上，特雷莎的获释应该归功于瓦瓦。是他为此出了力，而且他的这步棋走的正是地方：他直接跟负责管理风尚道德的警官接触，破费着实不小，其中很大一笔款子为拉班专员所攫取。拉班当时躺在床上，骨折处打着石膏，医生叫他全休两个月。专员一心想要尽量减少自己经营的生意破产所带来的损失。为了不再计较瓦瓦的无理怠慢行为和释放这个女肇事犯，他向瓦瓦索要一笔为数惊人的酬金。在勒索这笔款子时，他反复强调这个女人罪行严重——拒捕并殴伤了他的同事和朋友。瓦瓦没有还价，立即付了那笔款子。

---

① habeas corpus—— 拉丁语，意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系英国国会于1679年通过的关于人身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开首字句。

他没有还价就付了那么大数目的款子，是出于爱恋之情，但是他并不对此怀有任何非份的奢望，因为爱舒神又一次告诉他：特雷莎——不是供残疾人享用的美味。此外，他还派人调查过她的经历，知道她有一个追求者名叫阿尔梅里奥·达·斯·纳维斯，还曾经有一个名叫让努阿奥·热莱巴的船长死于海洋。他不能让这样一个行为端正的女人再在监狱中蒙受新的苦难。他派了几个中介人到警察局去，特雷莎于是得以重见天日。

瓦瓦的保镖瑞盖在警察局的大门旁把她扶上汽车，直接送到瓦瓦的寓所。在这里，塔维阿娜邀集了一些朋友和相识，心情激动地等待着她的归来。特雷莎面色略显苍白，身子消瘦多了。她的大腿和胸部残留着殴打的伤痕。然而，她面露微笑，为自己有幸被捕而感到高兴。特雷莎——仍然是时代的英雄。

瓦瓦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炫耀自己，甚至连暗示一下自己的作用的话也没有说，他把目光从特雷莎的身上移开。她——不是供他享用的美味。或迟或早还会有他会钟情另一个女人的，尽管不会是如此美丽、这般称心。

55

塔维阿娜派人给阿尔梅里奥送去一张字条；她没有在她获释前让他知道，生怕专员同瓦瓦的谈判最后变成圈套。面包铺老板急急忙忙奔至塔维阿娜的寄宿公寓。当他看到特雷莎时，泪珠盈眶，呆呆地伫立在那里，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了。特雷莎走到他的身边，吻了吻他的双颊。

“她需要调养身子，看这皮包骨的样儿，那帮狗东西把她咬得简直找不到一块好地方了。”塔维阿娜说，接着又补充道：“应该暂时把特雷莎藏起来。雷包格罗特这只猪知道她出狱，会大发雷霆的。他这个家伙一肚子坏水儿，哪里有一点儿人味儿！”说罢，她“呸”地吐了一口痰，用鞋底蹭了蹭。

特雷莎认为没有必要躲藏起来，她想要很快再出现在“荷花居”的舞台上。然而，阿尔梅里奥和塔维阿娜都不同意：“你别任性了。你还想再被抓进监狱去，让朋友们为你提心吊胆，不得安生么？快别这么想啦！”

“我会把她安置在一个妥善的地方的 ”阿尔梅里奥道。

他把她带到圣广萨洛·托·列基罗的坎多姆布莱，托付给了那里的“圣徒之母”女祭司照看护理。

56

过了数日，特雷莎谢别了“圣徒之母”，离开这个庇护所，移居到捷斯切罗的费娜夫人的寓所去了。

“荷花居”老板见这个印第安混血女人不再前来，感到对她的重新登场无何指望，便雇用了新的献艺者——一个马来亚男人和另一个女歌手。特雷莎失业了，可是很快就接到了允许她在“塔巴利斯”登台的通知。这“塔巴利斯”可是巴伊亚最享盛名的酒吧，她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在那里的舞台上演出。不过，她还须等待，因为她要接替的那个名叫拉塞里·蒲希奥的女人的合同期尚未届满。

她是可以等待的，因为眼下还不到无钱度日的程度。帕乌丽娜·捷·绍乌扎夫人送来了一笔钱，说是借给她的，但还债期并无限日；塔维阿娜为特雷莎预支了一部分存款，以应急需。就连塔维阿娜本人，年轻时也未曾有幸在“塔巴利斯”的舞台上演出过哩。

一天傍晚，卡马菲乌·捷·欧绍西的侄子突然来找她，说是卡埃坦诺·贡扎要跟她紧急会见。特雷莎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她预感到此次谈话可能要给她带来不幸的消息。她匆忙地披上了盖代斯博士临终前赠给她的那条披肩，跟这个年轻人乘拉塞尔塔电梯①走了。

在市场入口处，卡马菲乌告诉她：“温塔尼阿’号就在附近，它停泊在海港码头旁。特雷莎听得出，自己的朋友说话时支支吾吾，语调不同往常。

特雷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小船，向“温塔尼亚”艇划去。

未等贡扎开口，特雷莎已经发现他满面愁容，便沮丧地脱口道：

“是他死了吧……”

船长证实了这一点：“巴里包阿”货轮在秘鲁海岸附近遭遇到地震前的飓风袭击而沉没了，全体船员全部遇难，无一人幸存。这件事是前去救援该轮船的其它两艘船的水手讲的。他们说，他们根本就没能靠近轮船，只看到海浪高高掀起，一下子就把载着水手的几只救生艇吞没了。

船长递给她一张报纸，她伸手接过，两眼直盯盯地望着

①在萨尔瓦多·达·巴伊亚城内，上游区与下游区被六条电梯连接在一起，供人选乘。——原注

上面，已经没有力气读了。

特雷莎肩负着死亡的担子，一种可怕的重担子。这付重担她一直负到今日，从未痛苦忧伤，从未绝望悲哀。她肩负着这付重担，曾三次死里逃生。但是今日这次的死亡她已经再也经受不住了。“让努阿里奥·热来巴，水手，我亲爱的让努，我已经随同你一起死去，我的末日来到了。”

57

为什么要到海轮商行呢——是为了从冈萨洛先生那里听到对此事的进一步证实，为了去听那例行公事的同情话语，为了去看那审视她悲伤的面容和姿色的淫荡目光？不就是他本人向报界公布的名单吗？是为了把匕首的锋刃更深地戳进心窝，消除那最后一线希望？特雷莎坐在海轮商行的阴冷的会客厅里，从这个西班牙人的口里听到了关于包括巴伊亚在内的“巴里包阿”轮船全体船员遇难的电报全文。

她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为了让匕首戳得更深，如果可能的话。一切都完结了！一切……

她头上裹着的是一条华丽的披肩头巾，博士的赠物；每逢心情欢悦或投入斗争，她都少不了要戴它，而现在，它变成了寡妇的面罩、亡灵的盖头。忧郁无光的眼神，毫无血色的口唇，她扯下披肩，没有把它缠在头上，默默地离开了那里。电梯把她送到上游区。她刚走到彼拉萨·达·塞，突然迎面走来了雷包格罗特。侦探看见了她，立刻破口大骂起来：

“臭婊子！骚母狗！”

他希望这一招儿能激怒她，使她做出同样的举动，那时他就会再次把她逮捕，以雪前仇。特雷莎只是双目茫然地望了一眼这个挑衅者，继续走着自己的路。侦探愕然地伫立在那里，身子一动未动：这目光是那么阴森可怕，好象从一个游荡在街上的僵尸的眼睛里射出来的。

58

玛丽雅·克腊拉和马努埃尔把她接到自己的渔船中，开始了沿着海湾的缓慢而又漫长的航行。特雷莎告别了城市、港口、大海、海湾、帕拉古阿苏河。她决定离开巴伊亚，回到她所诞生和成长的家乡。

不过，她希望能乘这艘“圣茹尔若之箭”号帆船，沿着让努所经过的航线航行。曾几何时，这艘船称为“海洋之花”，为那个手脚钉着镣铐的让努阿里奥·热莱巴船长所有。她希望认识一下他在阿腊卡茹的帝国桥上给她讲述的那些古老的港湾。卡绍埃依拉，圣费利克斯，马拉哥瑞拜，圣多阿马罗达普里菲卡桑，圣弗兰西斯科多坎杰，还有一个个被忘却的海岛，运河——这令人忧伤的地理。既然让努已经没有了并且再也不能复生了，那回忆这些往事，观赏这些风光，倾听海风的呼啸，又有什么意义呢？

船长马努埃尔掌着舵，在他身边的是玛丽雅·克腊拉，她坐在船尾上吟唱着关于热纳英娜的歌；这是一首海洋之歌，死亡之歌，海神公主伊娜耶鼓扬起暴雨风帆，海神娘娘伊曼雅用自己的头发覆盖着溺死者的身体，那头发如海水一样碧

绿。

黑夜即将结束，明月消失，朝霞微显，渔船停泊在帕拉古阿苏河的入海处，船帆已紧紧卷起。马努埃尔倾听片刻，未听有什么响动，想特雷莎早已入睡，便和玛丽雅·克腊拉搂抱在一起，于是水面上回荡起一阵阵卿卿我我的爱的喘息。

爱的喘息声回响在并未入睡的特雷莎的头顶上方。此时，她仰面卧在船舷旁，两只眼睛干涩无光，呆滞不动，一只匕首插在她的胸口上，心脏已经僵冷了。

59

当帆船在市场山坡港旁停泊时，特雷莎已经决定告别巴伊亚，隐居到塞尔坦地区去。心地善良的阿尔梅里奥正在港湾码头这里等候着她。可怜的朋友，当他得知这一切时，他会感到痛苦的，然而更糟的却是她留在这里，想象着让努的航行路线，看着他在世时奔波其上的大海，触摸着他曾经掌舵航行的帆船外壳。

表情激动，嗓音暗哑——阿尔梅里奥痛苦难当：

“特雷莎，泽克斯病了，病得很厉害。患的是脑膜炎。医生说，孩子恐怕活不长了。”说着，他呜呜咽咽抽泣起来。

“脑膜炎？”

她跟阿尔梅里奥一起回到了他的家里，在男孩的床边一连度过了十天，护理着他，头不挨枕，牙不沾食，脸色变得苍白骇人，她在跟天花做斗争的那些日子里，学到了一些医疗知识，掌握了一些护理本领。她一次次地跟死亡搏斗，

每次都取得了胜利。现在，她本身已经失去了生命，又在为一个孤儿的生存而呕心沥血。

年轻的儿科医生沙比诺，几天以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当阿尔梅里奥对他表示感谢时，他用手指着坐在病情改转的男孩的床边的特雷莎说：

“这孩子是多亏了特雷莎夫人，而不是我。”

莎比诺医生看到他俩并排躬腰关切地看着那个男孩，便以一个青年人常有的那种粗鲁劲儿，插手到他本来不该管的事情上来了：

“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是单身，那为什么不结婚呢？孩子更需要有母亲来照顾。”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他俩面对面坐在那里。阿尔梅里奥抬起双眼，鼓足勇气，张开嘴道：

“确实应该这么办……就我本人来说，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喽。”

身经百死，特雷莎已经如同失去了生命一般，这次为了看护这个男孩，被折磨得益加虚弱不堪。

“容我想一想。”

“想一想？有什么要想的呢？”

作为一个女友，协助料理家务、教养孩子——这倒完全可以。仅此而已。她还有精力扮演她应该扮演的角色么？在寄宿公寓倒还可应付，然而，在夫妻的床纬里谈何容易。

阿尔梅里奥并没有急于向她求爱，他相信，爱情之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然成熟的。他只希望她能跟他和孩子住在一起。尊重和友谊。她已经失去了欢乐，不能从她那儿再得到它。唉！她已经不能表现其能力了——厌倦了妓女生活的

特雷莎·巴蒂斯塔。

“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

阿尔梅里奥飞快地朝面包铺跑去，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的人……

60

玛丽娅·彼基斯蔻和阿娜利娅在费娜夫人的寓所里帮助特雷莎穿戴打扮。什么地方见到过如此悲伤的新娘子？她是在准备参加婚礼还是在忙于为自己送葬？

阿娜利娅责备自己的女友，埋怨她不感激命运的恩赐。噢，假如我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我已经十分厌恶这种生活了——从这双手过到那双手。你看到过卡里尔了吧，多么出色的小伙子呀，可是他抛弃了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阿娜利娅并不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为了嫁人，她也会把原先考虑不周的爱情关系一刀两断的。噢，假如我能有个小家庭，男孩，丈夫！哎，特雷莎，假如我在你的位置上，我会乐得闭不上嘴，笑得前仰后合的。玛丽娅·彼基斯蔻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她跟他的这门亲事，因为在她看来，男人大都很难叫人相信。

特雷莎已经梳妆打扮停当。玛丽娅·彼基斯蔻给她戴上了那条璀璨迷人的“让善”项链，那个在战争中可免除死亡的胜利象象征，是神庙里诸神灵的创造者瓦尔捷德·列果的赠物。阿娜利娅把她领到镜子跟前，让她自己欣赏一下颜面、衣着——美丽动人，然而却忧郁悲伤。

当女友们自己梳妆打扮时，特雷莎看见了镜中的自己的形象。失败者、已经不善于此行了。心灵已经僵冷了。

她回忆起已逝的往事和已别的故人。博士，上尉，卢鲁·桑托斯。在监狱中的日子，在寄宿公寓的岁月，艾斯坦西亚的春秋。当她被巴伊亚的警察逮捕并殴打时，她究竟是多大岁数？二十六岁？不可能。也许是一百二十六岁，一千零二十六岁或者更大一些吧？在死亡的时刻里很难记准年龄。

突然，从门厅那边传来一阵吵嚷声，费娜夫人跟某人的争辩声，回答声和笑声。特雷莎浑身颤抖起来，她的心急剧地跳动着——这熟悉的嗓音，叫人想起海洋的喧嚣和贝螺的细语的嗓音，是来自谁的口中？

“她出嫁？那是可能的，不过只能嫁给我。”

特雷莎颤抖着身子站了起来。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犹犹豫豫地迈步来到走廊里，惊诧地朝前望去。她看见一个彪形大汉正不顾一切地往屋里闯着。啊，是他，这只海鹰，他活着，健康无恙，是他！特雷莎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飞快地扑了过去，投进让努阿里奥·热莱巴的怀抱中。

61

“婚礼不举行了！”玛丽娅·彼基斯蔻从停在阿尔梅里奥寓所旁的出租汽车里钻出，大声喧嚷道。

她离开时，特雷莎和让努还在互相拥抱着。这就是说，他并没有溺水，没有死？没有失去知觉？没有半死半生？他活着，他还活着，特雷莎该有多么幸福呀！在“巴里包阿”

号沉船遇险前三个月，他和一个名叫基尼奥的巴伊亚人一起同该船算清了帐目，便启程回家了。他各处游览，行程并不匆忙。末了，他终于回到了这里。他的朋友卡埃坦诺·贡扎向他讲述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新郎阿尔梅里奥无论怎么要求，这个婚礼也是不能再举行了。

当阿尔梅里奥刚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是如何地失望，怎样地震惊，已非笔墨所能形容，然而，他却不能缄口不言；怎么能发生变故呢——手续已经办好，婚礼的用费已经付出。不过，作为一个低级趣味小说的老读者、广播故事的狂热听众，他惯于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此时好奇的心理终于战胜了失望的情绪。于是阿里梅里奥镇静下来了，开始询问事情的始末根由。请相信吧：不过半个小时，他这个人就会沉醉到这段离奇的故事中去的。玛丽娅·彼基斯蔻来这里通知此事，恰与法官和神甫同时到达。法官立即离开了这里；基莫切欧先生却留在了阿尔梅里奥的身边：这个可怜人可能需要神甫的安慰。

"可准备好的这么多吃喝咋个办呀?"老米凯尔·桑达那关心地问道，他这个人早饭吃的很少，留下空肚子和食欲准备在婚宴上痛饮饱餐一顿的。

"哟，我的上帝，这就是说，热闹不成啦!"黑姑娘多敏卡丝本来打算通宵达旦大跳萨姆巴舞的。

在这当儿，阿尔梅里奥由阿娜利娅陪伴着来到了大厅。他听到这些牢骚话后，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膀：这并非他的过失。

"朋友们，"他说，"我的婚礼取消了。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伤心的，可是特雷莎却因此而得到了真正的幸福。本来

以为她的未婚夫不幸身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平安地回来了。如果他来迟一步，那可就糟了。”

“噢，既然如此，我们就来庆贺一下好喽。”作曲家卡伊米提议道。他最会出好点子。

阿尔梅里奥望了望大厅和走廊里挤满的人群，望了望摆满珍馐的一排排的餐桌，望了望冰镇的酒瓶，望了望爵士乐队。他的唇边浮现了微笑。他提高了嗓音，希望所有到场的宾客，整个巴伊亚，都能听到他的话：

“我的婚礼虽然不能举行了，可是欢庆活动并不撤消。来，开香槟！”

“太好啦！”米凯尔·桑达那快活地应声喊道，转身便往宴会厅里跑去。

这是一次为特雷莎·巴蒂斯塔表示庆贺的宴会，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人们一直欢宴到天明，场面极其热烈。吃光了所有的食物，也喝光了所有的饮料——象今天这种盛宴，只有在巴伊亚才能遇到！乐队里的人也都喝了酒，品尝了每一道菜，但爵士乐的演奏却一直也没有停歇。人们尽情地跳着舞，到东方发白时已经跳到了街上，最后在“电力三重唱”的伴奏声中结束。这一夜，阿尔梅里奥始终同阿娜利亚跳着舞，他的样子有些傲慢，而她又不是那种喜欢献媚的女人，她只对他说她非常喜欢孩子。您瞧，这可真象是一部地道的罗曼史哩！

帆船鼓满风，在海面上滑行。轻风微拂，夜幕笼罩着海湾。特雷莎·巴蒂斯塔的黑发迎风飘扬，她不顾海水飞溅全身，贪婪地呼吸着海洋的咸味。她宛若重生，哈利路亚！特

雷莎·巴蒂斯塔紧紧偎在让努阿里奥·热莱巴的胸脯上。让努船长掌着舵，检验着帆船的质量："这船若是走得顺，我就用分期付款买下它。我的朋友贡扎替我把钱都存到银行里了。我们买下这艘船，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你说？"

特雷莎没有先提取什么名字，她说：

"你知道，我曾经杀死过人。这个人混蛋透顶，只配送他去见上帝。不过，这样一来，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到今天也没有卸掉。"

让努把烟斗揣入怀中：

"唉，不要提它了，把这付重担子抛到大海里去吧。这个人既然混蛋透顶，那就让他去喂鲨鱼好了。这样你也就不会被这个家伙缠着啦。"

他笑了，笑意里闪现着阳光。让努活在世上！

"还有一个人，他在欢乐时死在我的怀里。我不知道他算是好人还算是坏人，不过那时他对我来说却是世上最亲近的人，我曾把他看作是自己丈夫和父亲。他死在我的心灵中……"

"既然他死于欢乐，那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进了天堂。一个人若是这么样死去，那他就会得到上帝的庇护。放掉他，让他自由地漂流罢。你要摆脱掉他的死亡给你带来的烦恼，而他给你带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你却应该永远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

突然间，大海裂开了一道缝，但随即又合拢了起来。特雷莎如释重担一般叹了一口气。让努问道：

"还有谁？如果还有什么人，那就趁这个机会，把他抛掉罢。"

特雷莎想到她可能会有一个男孩。

她把自己的手放到她所热烈爱恋着的这个人儿、让努阿里奥·热莱巴船长的手上，让他转舵，改变航行方向。帆船驶进一个不大的海湾里。这里两岸竹林丛生，周围一片寂静。特雷莎在船尾仰身躺下：

“让努，我们要有一个男孩的。”

“那还用说……”

那里，在晨色朦胧中，河流和海水汇合成一体了。

译后记

（一）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是著名的巴西作家、巴西民族科学院和巴西文学科学院院士、列宁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1912—　　)经多年精心构思，于1972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对诸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物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善良、同情、无私、忘我的美好品质，并以辛辣的笔触抨击了那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细腻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肉体虽被侮，意志不可辱”的妇女斗士形象。

（二）

父母双丧、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年仅十三岁的特雷莎·巴蒂斯塔，被婶母卖给了财主朱斯迪尼阿诺，这个老色鬼不仅把她当做女佣使用，而且动用酷刑逼她充任泄欲的工具。她反抗、逃跑，但一直摆脱不掉自己身上的桎梏。然而，她虽然肉体被财主所侵占，但她的心灵却从未屈从。她保有自己的青春，自己的人格。因此，当法官的儿子达尼埃尔勾引她坠入情网时，她便以身相许，企望得到真正的幸福　但正当这个公子哥儿谎称要与她远走高飞时，事情被老财主发觉了，将他俩双双擒住；此时特雷莎一反过去的奴隶地位，操起一把切干肉的刀，勇敢地杀死了朱斯迪尼阿诺，而对那

个曾经海誓山盟向她求爱的然而却被财主的淫威吓软了腿的达尼埃尔嗤之以鼻，坚决与他一刀两断。特雷莎被押进了监狱，一个老财主埃米利阿诺·盖代斯博士将她保释出狱，让她呆在自己的一座庄园。特雷莎为了报答埃米利阿诺博士的恩情，为他操管家务，并怀着一种对“丈夫和父亲”的感情，给埃米利阿诺以温存和慰藉；谁曾想到，这个可依赖的“丈夫和父亲”却在其饱享欢愉的时刻死于她的怀中。贵族家庭的森严等级、复杂的氏族关系逼得她生无栖处，只好委身于青楼。她出入于酒吧、寄宿公寓（妓院），卖笑献舞，维持生存。然而，作为一个已经成熟了的女人，特雷莎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人的尊严和正义。她姿色绝伦，但却不容人凌辱；有许多人倾倒在她的裙下，但她的心却不轻易献给他人。在一次酒吧舞会上，当一个歹徒侮辱一个少女时，特雷莎挺身而出，虽遭殴打却毫不让步，此时，远洋帆船船长让努路见不平，击退了歹徒，救出了特雷莎。让努的正义行为赢得了特雷莎的心灵，她愿把自己的一切捧献给这个勇士。但是，与歹徒向有瓜葛的警察当局还是编织罪名逮捕了让努。特雷莎奔走求助，终于使让努恢复了自由。虽然让努坦白地告诉特雷莎自己是有了妻室的人，但她认为他是唯一的爱恋着的人，她的心只能是属于他的，她愿永远等待着他。让努的船出海了，特雷莎将让努深深地留存在自己的心中。一场骇人听闻的流行性天花席卷了她所流落的市镇，有钱有势的人纷纷逃离，就连那个耽于她的美色的奥托医生也找借口躲避了这个“恶魔”。特雷莎和许多象她这样的妓女毅然投入了医护患者、扑灭疫病的工作。因为她深深感到：只有救助遭受苦难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只有不屈从于恶势力，才能使

心灵得到安慰。扑灭天花后，特雷莎为了等待心爱的让努归来，又回到了巴伊亚。此时，某大亨为了建楼谋利，通过市政当局借口"有伤风化"强迁舞厅、妓院并逮捕违令者。为了抗议这种暴行，特雷莎加入了游行罢工的行列。一个新的情况使被关押的妇女获得了自由：美军舰队即将来此处造访，当局为了满足"友人"的消遣，决定放出妓女、舞星，令其重操旧业。然而，事与愿违，受尽折磨的妇女坚决抵制了当局这一无耻行径，使得美军极为扫兴，提前离开了港口。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在这些活动中变得越来越坚强了。她的绝伦姿色——不，还有她那高尚的情操深深地打动了小面包铺的老板阿尔梅里奥。这个中年丧偶、膝有遗孤的小业主同情她，帮助她，关心她，进而向她表露爱情，但经过各种艰辛遭遇的磨难的特雷莎，心里只有那个发妻已亡、现正远航在外的船长让努一人。她同情阿尔梅里奥，但却不能嫁给他。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噩耗传来：让努的帆船遭到暴风的袭击，全船覆没，无一人幸免。悲恸已极的特雷莎，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表现自己的忠贞，来到原属于让努的那只船上，用匕首刺进心窝，——她追随着自己的心爱的人，与海天化为一体了。

（三）

《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是亚马多的得意作品之一，它除了具有深刻、细腻、生动的写实特点外，在结构上采用了插叙、倒叙以及意识流的手法（如书中最后三节描写的主人公"死而犹生"），使情节跌宕起伏，使主题发挥得更为完美，从而更具有感染力。特雷莎·巴蒂斯塔是巴

西文学画廊中独放异彩的典型人物，是亚马多献给世界现代文学宝库的一块宝玉。

本书是据俄文版本转译的，该版本是尤里·卡路金从葡萄牙文原文译出的，据我们所知，它是一部值得信赖的优秀译著。中译本由文华、育伦、忠亮合译，最后经忠亮统校及润色。由于译者水平及条件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和同行不吝指教。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哈尔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文华　　育伦等译
页数＝２８５
ＳＳ号＝１０５０６１２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０３月第１版